

肾盂肾炎

(长篇小说)

陆文

(独家授权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下载)

(<http://www.chinesepen.org>)

目录

作者近照

作者简介

第 1 节

第 2 节

第 3 节

第 4 节

第 5 节

第 6 节

第 7 节

第 8 节

第 9 节

第 10 节

第 11 节

第 12 节

第 13 节

第 14 节

第 15 节

第 16 节

第 17 节

第 18 节

第 19 节

第 20 节

第 21 节

第 22 节

第 23 节

第 24 节

第 25 节

第 26 节

第 27 节

第 28 节

第 29 节

第 30 节

第 31 节

第 32 节

第 33 节

第 34 节

第 35 节

第 36 节

第 37 节

第 38 节

第 39 节

第 40 节

第 41 节

第 42 节

第 43 节

第 44 节

第 45 节

第 46 节

第 47 节

第 48 节

第 49 节

第 50 节

第 51 节

第 52 节

第 53 节

第 54 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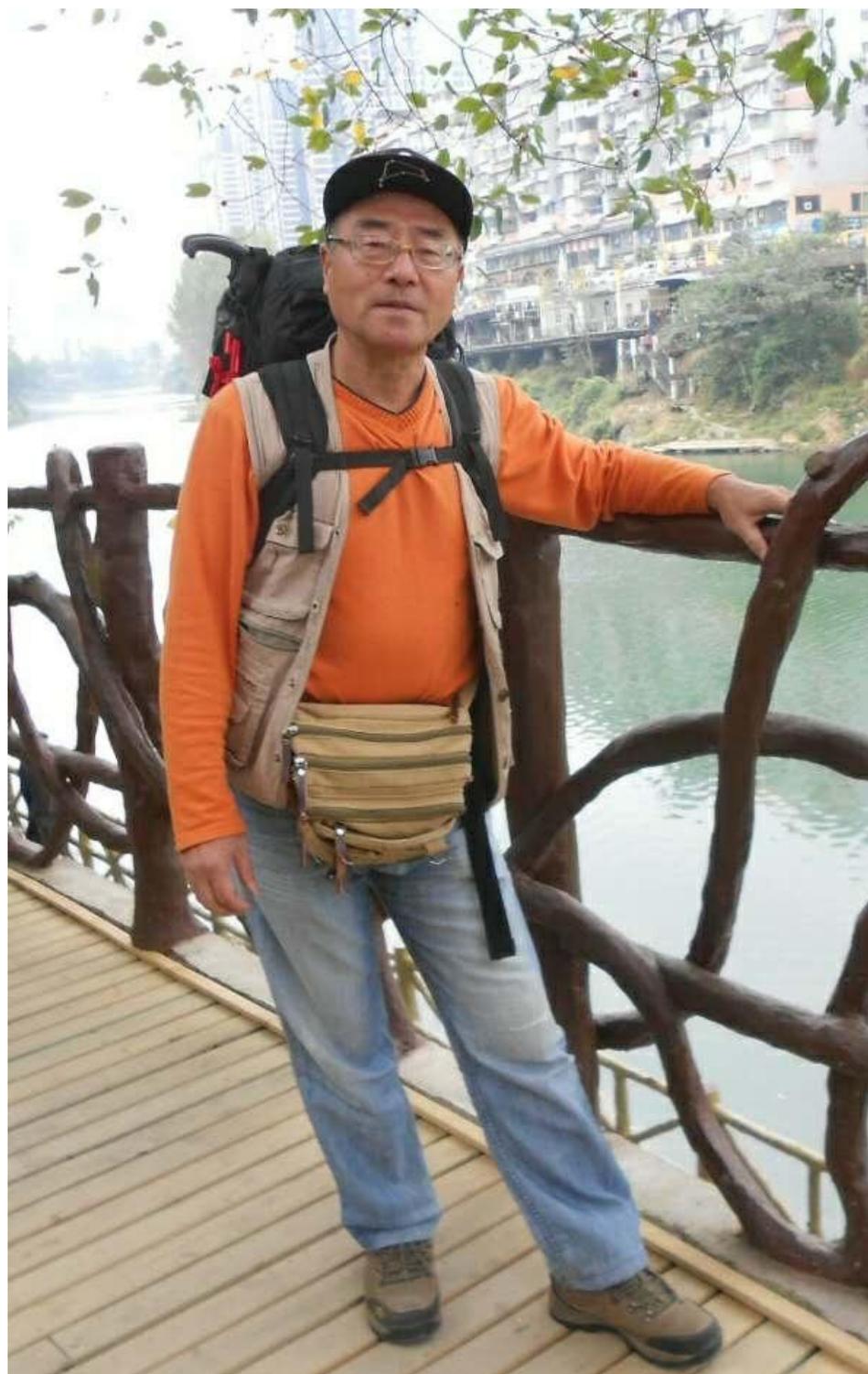
第 55 节

第 56 节

第 57 节

第 58 节

写作随想



作者简介

笔名陆文，曾用网名江苏陆文、竹园荒田，江苏常熟人，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，1950年出生，1968年插队，1979年回城，1987年获江苏省自学考试中文文凭，随后开始写作。著有小说集《桃花源消亡记》，代表作《梦莲》、《细麻绳》、《肾盂肾炎》，作品散见于《钟山》、《漓江》、《东方文化周刊》、《雨花》、世纪沙龙、关天茶舍等。博讯新闻网《独立笔会》栏目有“陆文文集”专栏。本小说定稿置放于独立中文笔会网站，供读者下载。

手机：13962378813（可搜索微信）

电子信箱：luwens m@vip.sina.com

陆文文集网址：<http://boxun.com/hero/luwen>

第1节

这件事发生好多年了，确切的说，发生在1968年我插队第五年的初冬。那年由于谋生，我从故土流落到姑苏。也是运气好，奔波一星期找到工作。先屈尊做了几个月搬运工，后经人介绍进某丝织厂当油漆工。油漆是我本行，尽管学艺不过三年。我是生计无着，漆活难觅，迫不得已才做了一阵搬运工，现在重操本行，重拾职业荣誉，心情比较舒坦。活儿用油漆涂没掉墙上过时的标语，以及油漆车间及办公室的门窗。没有定额，任务轻松，住宿也由厂方解决。

那天上午，我在厂传达室旁边漆几块标语牌，为联络感情，我抽出两支淮海牌香烟递给两位看门人，并给他俩点了烟。我其实不抽烟，只是因为走百家做漆匠，才装作抽烟，以此获得东家提供的每天一包香烟。久而渐之，口袋就常备烟。为了防止受潮和压瘪，我在香烟外面套了一只白塑料烟盒。

至多十点钟，门口有两个捡垃圾的在张望，都是女的。其中年纪大的那位，短发、阔嘴、大眼，长相尚可，体型蛮扎实，样子近四十岁，穿着蓝土布棉袄，像在跟看门人交涉，可能是恳求，希望能进厂捡取所需肥料。看门人不让进，也可能犹豫不决，不知怎的，我走上前去对看门人说，是我同乡，不过不是一个大队的。看门人笑了，我也笑了，他心照不宣说，那么你负责带她们进厂，再负责带她们出厂。

那个阔嘴女人喜笑颜开，说了声谢谢，就拖了垃圾车进厂。后来知道她姓刘，党员，是漠成公社某生产队的妇女队长。我记得她说过村名叫刘家角。她的同伴跟随其后。长发披肩，棉袄外面套了件红罩衫，雪白的衣领翻在外面，劳动卡长裤，一双土布鞋，一看就是插队青年。

刘队长蛮会套近乎，马上知道我姓赵，还晓得我是丝织厂的农民工，真实身份也是接受再教育的。而且好像摸透我心思，主动把她的同伴介绍于我，说姓朱，叫朱小圆，你俩都是插青，可以认识认识。我正眼看了一眼，发觉朱小圆貌不惊人，姿色至多中上等，脸色泛黄憔悴，嘴唇很薄，有点紫，眼睛眯缝，厚眼皮，表情紧张不安，既像怕见陌生人，又像为捡垃圾的行当羞愧。我觉得她体型虽称不上骨瘦如柴，但也不能说是丰满茁壮，但那种楚楚动人的气质，孤独无助的外表，蛮激起人的

怜爱。

刘队长捡垃圾有顺手牵羊的癖好，眼睛不专注于垃圾箱，东张西望望，不要说纱头碎布油漆桶，甚至一小罐绿漆也不经我同意偷偷塞进垃圾车，上面还用白菜烂叶子覆盖。朱小圆几乎是旁观者，拿着畚箕，身子却处于闲置状态，我没见她走近厂里任何一只垃圾箱，她似乎成了刘队的监工或跟随。刘队长还对伙伴说，累的话，到小赵油漆间里休息一会，看那儿有厕所去小便。朱小圆没吭声，我望了她一眼，她的眼睛更睁不开了，而且两朵红晕爬上她的脸。我的身体有一点反应。

到中午 11 点，厂吃饭铃声响了，朱小圆看了一下手表。是女式手表，不知上海还是天津生产的。我也无意识看了一下腕上的东风牌。我对刘队说要不在这儿吃顿饭，这儿的红烧肉圆好吃，我中饭一只，晚饭有时再吃一只。刘队大概做贼心虚，急于离开作案现场，也可能拿了我的绿漆，不好意思让我破费，所以说不了，船上有饭吃，你有空到齐门下塘玩，我们后天回家。水泥船船篷盖的是一块蓝颜色的塑料布，挺好找的。我顺水推舟说，好的，一定。一边说，一边瞄了朱小圆一眼，心里蛮乱。朱小圆若无其事。我担心为了一罐绿漆发生啥意外，将她们送出厂门，才安心去食堂吃饭。

当晚去了齐门下塘，寻找那块蓝颜色的塑料布。很快找到了，船上的垃圾沉甸甸的，船舷快接近水面，两辆垃圾车放在垃圾上面。跳板架在岸上，垃圾船离岸三尺远。刘队对我蛮热情，船上另外两个男人对我也客气，似乎晓得刘队得了好处。后来知道其中一位老是气喘的是刘队的丈夫。此人未老先衰，仿佛经历了不少苦难，背驼，说话有气无力，烟鬼。老是说丧气的话，比如，没钱买荤腥，鸡不准养，出门每天补贴一角五分，只多两分工分，这日子怎么过！抽完我递给他的第五根烟，熬不住困倦，说了声我们先睡了，你坐一会儿，就同另外一位哑巴似的男人，揭开水泥船的后舱盖钻了进去。我曾出门削过草茎，睡过水泥船的后舱，有体会。里面黑洞洞的，听的见流水声，人仿佛睡在水面上，身子能躺直，不能坐直，盖上舱盖，不是牢房胜似牢房。

两个男人睡后，妇女队长摆脱了妻子角色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朱小圆仍沉默寡言，自始至终像个龙套电灯泡。偶然露出笑颜，附和一声，细声细气像没吃饱饭。几次搭讪有去无回，实在摸不透心思，只好由她

做听众，只跟妇女队长聊，不过一边聊一边仍朝她瞟上两眼。聊了一会，水泥船夹舱里的气温比刚才低了，船篷里还钻进一阵阵寒风。这时朱小圆靠住船舱沿，用被子盖住下半身，还用手托住腰。气氛有点异样，刘队长白眼越发明亮，时不时说脏话，噢，还说乡下黄色笑话。朱小圆难为情，坐立不安。以为暗示我离开，其实想小便，最后熬不住，穿了鞋子，上岸上厕所了。我想送上岸，趁机说几句私房话就此告别，被刘队拦住。

刘队拧暗煤油灯，在黑暗中摸索。先握我的手，见无拒绝表示，把右手放在胸脯上，至多分把钟，又把手转移到棉袄里面，先放在棉袄与粗羊毛绒线衫间，后来转移到土布衫里面。很暖和，很柔软，两座膨胀有质地的山丘。成年之后，我还是第一次与它俩亲密接触。刘姐呼吸急促，面孔通红，像刚拖了三车垃圾，我汹涌澎湃，手指骚动，活像卖力地批刮着腻子。另外一只手紧紧搂住她的腰。还想有进一步动作，试图探索隐私，羞于脸面，也可能过不了道德那道关，没让她得寸进尺。可能觉得不好意思，她的手才安分起来。期间轻轻地说：“小赵，苦啊！有男人等于没男人！”当时缺乏深奥的性知识，对她的诉苦一知半解，更谈不上有啥感受，所以没有附和安慰。待跳板响，朱小圆上船，我急忙抽掉右手，松开左手。刘姐整理了衣襟，拧亮煤油灯。我陶醉在情欲中，恍惚的神智好一阵子才恢复。

刘姐在我面前暴露了软肋，我说话无所顾忌，对朱小圆说，最近几天我会探望你，如果欢迎的话。朱小圆依然不发一言，刘姐说，欢迎，小圆住屋就在村东晒谷场旁，原是生产队仓库房，一打听就知道。隔一会，刘姐见我执意要走，对朱小圆说，送小赵上岸，他戴了眼镜，走路不方便。上岸时，我悄悄对朱小圆说，需要什么跟我说。朱小圆沉思一会，回答：扑克牌。回答时她没看我的脸。

朱小圆抽掉跳板，站在船头上，没有马上钻进船舱。无月色的夜晚，微弱的路灯光，看不清她的面容。船儿仍在晃荡，河面泛着粼粼波光，周边垃圾船上的人都睡了，河边路上不见人影。我呆呆的站在岸边，凝视那近在咫尺的身影。小圆站在那里，起码有两分钟，她听任着夜风飘拂夜色笼罩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3、21

电子信箱: 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2节

我像着了魔，隔了三天请假往朱小圆所在的刘家角。乘车到了海虞家乡的漠成公社，走了不过一刻钟，走岔路时打听了两次，便顺利到了她所在的宅基（村子）。我在中午近12时到达，即便她田间出工，此刻也放工在家吃饭休息。也是不巧，近晒谷场时遇到那位老是气喘的驼背。敬了一支烟，寒暄分别。驼背蛮知趣，倒没有尾随而来。

朱小圆看见我，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，可是不说话，不叫我坐，说下午出工。我说，出工就出工呗，赚工分要紧。答应送你扑克牌，不能失信用。我没说走了好几家商店，好不容易买到两副。

小朱住所是一间瓦房，泥地，用芦条为墙一分为二，外面灶间，放一些桌凳和农具，里面卧室，除了床铺，还有米窠皮箱。一扇窗上没有窗玻璃，遮了一层尼龙纸。老鼠比较活跃，白天在梁上走动。大概为了遮灰尘，床上架着蚊帐，帐顶上用几张报纸遮盖着。一只可以放三百斤粮食的米窠，放在架子床的一端。小皮箱无处可放，放在米窠上。我发现枕边有本书，居然是久违的《青春之歌》，我以前看过。

僵持片刻，自找台阶坐了下来，故作轻松说，小朱，烧点开水给我吃。小朱回答，这里不是茶馆。我哈哈笑了，她也笑了。我明白她是开玩笑，并非有什么反感。随后洗了铁锅，加水，往灶膛里塞草把。我趁势坐在她旁边，没避让。火光映着她的脸蛋，青春洋溢，一片暖色。偷了个空子吻了她的头发，一阵羞涩，身子抖了抖，眼睛睁不开了。我发现她眼皮有点肿，并非厚眼皮。想吻绯红的脸，犹豫片刻，还是不敢。小朱。她不答应。我又叫了声小朱，才回过神来，说啥啦（什么事啊）？我说没啥。从她酥软的语音中，晓得动了情。我拿出硬糖往她嘴里塞了一颗。想闭嘴，来不及了。

吃水的当儿，妇女队长来了，叫了声刘姐。我认为在刘家角，刘姐是可以依靠的，因为我是她馋涎欲滴的小羊羔，当代所谓的小鲜肉。刘姐的那些揩油，或者说小打小闹，就她的容貌以及价值，应该满足她的，况且自己也乐意，没觉得负担，当然让她吃个畅还不至于，准确的态度是给她希望，不让她轻易得手。朱小圆给刘姐倒了半碗水。刘姐说，小赵来了，你陪陪，反正田里开沟的活儿不忙。农闲抢工分，队长看不惯。

晚饭你们两个到我家吃，青菜有的是，鸡蛋也有。小赵睡我家，免得村里有闲话，我对你娘也有个交代。我赶紧说，不了，顺路探望你们，今天回家。其实心里多么想留在这儿，最好睡在小朱床上，但小朱不松口，刘姐饥不择食，我可不想出啥意外。

刘姐没有要走的意思，小朱的神态似乎希望她留下，气氛有点冷场，我觉得别扭，可想不出什么法子打破僵局。后来灵机一动，动员小朱跟我回城。我对她说，农闲常回家望望爷娘，尽子女一份孝心。今天回家，明天下乡，只花费一天时间。刘姐说，你难得到小朱这儿，住一夜吧，反正有地方住，并不为难小朱。小朱，你说呢。

听了劝说小朱跟我走了，刘姐有点失望，不知怎的，我也依依不舍，好像欠着刘姐什么，还可以给她点什么，反正不损失什么。说实话，今夜住在这儿，住在她家，按刘姐的胆子，我的感恩，和男人偷腥的习性，说不定出啥事情。因为没有她的牵线搭桥，我没机会碰到朱小圆。到了那时，刘姐借助我的生理反应，我可没能力拒绝那件事，按现代的说法，总要给点回扣吧。小朱在房间整理东西时，刘姐忍不住握了我一下手，我捏了她一下屁股。一边捏一边隔着墙壁对小朱说，床上的那本书带上，我要看。

走在乡间小路上，刘姐退到我身后，我开始一心一用。放眼四望，阳光灿烂，田野光秃秃的，有的田地已植了油菜，有的田地开了沟，可能已播下红花籽。小朱放松了，可以让我握手，甚至河边，干枯的芦苇旁，我们还坐在那儿站在那儿说了一会话。小朱蛮诗情画意，她会望着河水发呆，盯着枯黄的芦苇失神，喃喃自语：“芦苇在寒风中衰败，死亡，可它来年又一春。”趁她失神当儿，我趁机亲她的脸，没有拒绝，脸上还有享受的表情。路上她告诉我，没爹，公私合营时死了，姐姐也死了，生脑膜炎死的，是母亲把她拉扯大的。没受什么苦，家境不错，生活安稳。刘姐是她的朋友，乳名翠翠，母亲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，还每月给她煤球券。还说母亲是妇产科医生。总之蛮唠叨，跟初见面时判若两人，可能以为我是查户口的。我现在评定小圆具有双重性格，当时感觉她是海虞人所谓的“死猫活贼”。让我感动的是，靠在我身上说话，后来还让我拉进怀里。亲她的嘴唇，隔着衣衫摸她的乳房，她眯缝着眼睛看蓝天，陶醉在相爱的幸福中。冬日的太阳晒了一段时间，身上暖暖的，我想解开棉袄，她推开我的手。退而求次，左手想伸进她的棉袄，

她依然推开我的手。我说小朱。她答啥啦。我又说小圆，她又答啥啦，并张开眼睛调皮地朝我笑。我没说下去，因为此刻语言是多余的，人都躺在你怀里，还要说什么呢？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3、22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3节

到了海虞县城，小圆跟我去南门外，此地原闹猛，清代民国时期有妓院戏场、茶馆饭店，翁同和被贬回乡，曾在这儿的得意楼茶馆消磨时光。现今十分萧条，晚上红星电影院门口只剩一个卖五香豆的流动摊位。进了百货商店，她给我买了两双尼龙袜，褐黄色，袜管上有几朵印花，花了六块钱，还想给我买的确良白衬衫，被我拦住了。我说，我有钱，应该是我给你买礼物，怎么倒过来了？要么你家想招我做女婿。有朝一日进了你家门，你还这么疼我？我每月稳定收入四十多，日子过得去。你大手大脚花钱，娘知道了会怎么说？你怎么有那么多的钱？小朱抿着嘴笑，不说话。

下午三点，我们去了山脚下的人民公园。空气清凉，人烟稀少，遇到两个县工人纠察队队员，没穿制服，据说无制服可穿，像光汤，走路吊儿郎当。所谓光汤，就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。他们打量我们一番。我头发一边倒，亮得流油。上身穿青涤卡两用衫，下面是包屁股的纯涤纶紧身裤，脚下跟小圆一样，也是白塑料底懂经鞋（松紧鞋）。这种装扮，在小县城蛮时髦，可以认定为流氓。我对小圆运用快刀斩乱麻的李逵手段，所以也承认自己是流氓。不过因为小圆穿了白塑料底的懂经鞋，而说她是流氓，我不同意，她只是碰到流氓而已。盘问蛮认真，我们不敢问其身份，只好据实回答。又问我俩是什么关系？认识多长时间了。问我们的那位，贼溜溜的盯着小圆的脸，似乎以为她是拉三（女流氓）。小朱没躲闪，蛮镇静，她抢先回答，恋爱关系，认识一年多了。纠察队没继续为难我们，可能心情好，也可能是农闲季节不能给我们罩上倒流回城的罪名。

在公园逗留了两个多小时，小圆老是想坐，不想走路，说腿肿，说头昏，还上了两次厕所，让我好生奇怪。我说，你养尊处优，捡垃圾像参观，不活动腿怎么会不肿？在山坡支边亭休息的当儿，又想动手动脚，她说，规矩一点吧，人家刚查过，看见了以为流氓，这儿不是乡下，由你胡来。见我情绪低落不说话，她说，怎么啦，碰不起（得罪不得）？为了缓和气氛，碰碰我的手臂，问我，“德德”的名字谁起的，重复叠字有啥意义？还不如叫“润玉”，赵润玉。润玉是父亲给我起的，给娘否定了，才叫朱小圆，我送给你。我说，润玉蛮好，可惜适用女生，男生叫润玉不太好。小圆答，那么也可以叫玉润。我说，真的叫了玉润，

跟你的名字蛮相配，珠圆玉润。小朱想想也笑了，说，你七攀八攀，七否搭八，跟我认识的那天起，就不转好念头，刘姐说你看相我。德德，你蛮流氓……

近下午五点，我们在东风面店吃了碗阳春面，我三两，小朱二两，小朱还想夹一筷面给我。买面筹时，小朱抢着付款，粮票用的是全国粮票。出面店，小朱掏出皮夹子，又硬塞我十斤粮票，说，食量小用不完。已到分手辰光，我恋恋不舍，她含情脉脉，双方都舍不得就此道别。想了一会，小圆说，娘可能值班，反正顺路，我去医院探一下。要是值班，你到我家坐一会。正如小朱所料，她娘果然在医院，有个产妇指名道姓要她做剖腹产手术。小朱喜孜孜的带着我往她家走。路上她又上了一次厕所。

小朱的家在城西状元坊，不像我们只配住城南杀猪弄。老式两层楼房，木结构，二上二下，就两个人住，有天井，天井里种了两棵茶树。客厅宽敞，有名贵桌椅，一盆葱绿的水仙供养在红木桌上。富贵气扑面而来，我有点手足无措，说话声音放低了不少，也不像在乡下时那么放肆了。毕竟父亲原是典当的朝奉，现已落魄，成了柜台营业员，专卖油盐酱醋、榨菜萝卜，娘不用说了，在街道办的加工厂上班，月工资 28 元，家境没法跟小圆家比。1960 年，父亲把家里的物件能卖的都贱卖了，只是为了喂饱一家四口的肚皮，全家因此活了命，可是娘仍埋怨男人败家。

走宽阔的木楼梯，从客厅右侧上楼，左手一间便是小朱闺房，足有 20 平方，幽雅芬香，一尘不染，似有人经常打扫，也可能她经常倒流回城。老式写字台上有笔墨纸砚，还有她写的蝇头小楷：“一方自成天地，富贵形如浮云”，“缘，缘，缘，无缘不成亲，不打不相识”，“人怕病来磨，命惧阎王催”，字迹稚嫩拘谨，像自学。我说，好啊，出手不凡。书架上除了《毛泽东选集》，还有竖排本的《唐诗选注》《石头记》，此外还看见几枚毛主席像章，以及一件玉挂件、一只铜香炉。

小圆进房脱了松紧鞋，穿了双拖鞋。我在书桌前的太师椅上坐了一会，指指大腿，不是叫她抱粗腿，而是叫她坐在它上面，又习惯性地拿出一颗糖，就像呆在她乡下灶口头那样。她逃得远远的，流氓流氓，咕咕笑。隔了片刻，我招招手引蛇出洞，说，过来，有话跟你说。小圆

乖孩子般走了过来。我放肆地抱着她滚翻到老式的花雕床上，倒不是有啥不轨念头。说实话，那时才 23 岁，思想禁锢，教育受限，老是为几个铜板东奔西走，其实并不明白男女的交合之道，只是听师兄们绘声绘色谈女人，谈偷婆娘，才有间接印象。我只是兴致勃勃的，抓住壮丁当试验。当然，晓得小圆被我攻击得昏头昏脑，才这么随心所欲的。小圆用劲推开了我，说，不行，不行，我有肾盂肾炎，要死人的，我在吃药。一边说，一边挣扎着坐了起来。没顾得上穿拖鞋，马上溜到书桌旁边，吃了几口水，咕咕咕笑，嘴里说了声“嫩（你）骚来”。不过依然任我亲，任我摸，甚至允许我伸进内衣里摸，任你多少时间，可就是不让我进一步探索。

我很沮丧，初恋就碰到一个肾盂肾炎！跟着感觉走究竟错在哪里？我不懂啥叫“肾盂肾炎”，在我观念中这不是癌症，怎么要死人？肾盂肾炎难道是爱情的挡箭牌？相爱成了罪孽？成了谋杀？爱情真的如此弱不禁风？热情顿时减退，说真的，此时此刻，除了亲吻抚摸，想不出其它相爱的花招，我黔驴技穷了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3、23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4节

娘，啥叫肾盂肾炎？娘答，就是腰子病，短寿，不能结婚，不能生孩子。我心一沉，自此将小圆淡了下去，尽管她不甘心，音容笑貌仍不时脑海浮现，两只结实的乳房也在我眼前晃悠。多漂亮啊，刘姐哪里能跟她比！一个结实，一个松弛，一个是未开垦的处女地，一个是被驼背早耕耘的田地。但我明白爱的果实不能从盐碱地里收获。尽管有个弟弟，不是独苗，为了赵家的繁衍，我也应该出份力，不能接纳不生蛋的小嫩鸡。姑娘有的是，我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。妻子早已出生，肯定存在于茫茫人海中，只要苦心打捞，四处寻觅。

说良心话，我有意疏远，不能说我负朱小圆，而只能说可恶的肾盂肾炎负了我，负了朱小圆。小圆与其恨我，恨我负心，不如去恨肾盂肾炎。不过，说是这么说，我却舍不得穿那两双尼龙袜，空闲还不时翻阅她借给我看的《青春之歌》，我多么怀念跟小圆鬼混的时光啊！

我的工作不稳定，是临时工，过年时活儿告一段落被解雇。该厂的供销科长是我进厂的介绍人，因此多算了半个月工资。离开丝织厂，在县城做了一个月的油漆零活，漆片子床、大衣橱、夜壶箱，漆门窗地板，甚至用过的马桶，憋着呼吸也要漆。直至四月初，才回到塘市插队所在的生产队。

离开丝织厂前，我从不与小圆联系，想用失踪的方式，将她从我生活中抹去。小圆曾三次来我这儿，一次依然来姑苏捡垃圾，不过衣着光鲜，没拖垃圾车，由刘姐陪着到厂里来的。我请她俩吃了中饭，多加了三只菜，特地点了该厂厨师最拿手的红烧肉圆。肉圆婴儿的拳头大，精肉制成，味道难以形容，一只一角。刘姐心思不在肉圆身上，我想小圆完了，你的作用也完了。她邀请我去垃圾船上玩，我借口晚上去居民家漆家具婉言拒绝了。这次碰头，仿佛刘姐代表小圆跟我谈恋爱，小圆又是“死猫活贼”，不过两眼闪烁，情意绵绵。小圆上厕所时，刘姐说了我不能在这里说的话，我只能回答她，没有机会和场所啊，刘姐。刘姐面皮到底没有流氓厚，不好意思再说下去。还有两次小圆特地来姑苏，守门人认识了，说小漆匠交上桃花运。第一次我陪她玩了拙政园狮子林，第二次计划玩留园和虎丘，玩留园时，天空飘起了雪花，越下越大，一会儿留园的路就白了，于是取消了玩虎丘的计划。小圆漫步于飞舞的雪

花中，逗留于亭榭水池边，披散的长发，清秀的脸庞倒映于池水中，活像画中人。她还叫公园拍照的给我们照了张合影。我一百个不愿意，生怕伤她的心，只得顺从了。她曾问我插队所在地，我说塘市，血吸虫多，死了不少人，爸妈弟弟我都不让他们来，小圆听了没说话。一路上，除了乘公交，她都依靠在我身上，我搂住，不，托住她的腰。她说，吃力，腰酸背痛，这种日子怎么过啊，又要小便了，你帮我拿包。我感觉她的毛病比以前严重，于是关照自己，不要脱口而出：有我在，你放心。我请她吃了馄饨汤团和面条，还请她去新聚丰吃了清蒸桂鱼桂花酒，那次花了8元。小圆为我肉疼，又想付账，被我阻止了。我不能用她的钱了，我几次想把十斤粮票还给她，生怕她起疑，只得作罢。心已冷，血已凝，笑容是骗人的塑料花，我徒剩一具躯壳，依然扮演小圆情爱的护士。虚情假义，虚与委蛇，拉手也不敢热情。小圆兴高采烈的，不知我心怀鬼胎。我一改往日的亲昵和轻浮，道貌岸然，端出正人君子的架子，她当然失望，不悦，我也顾不得了。临分手，在平门汽车站乘车时，给她买了车票，她掏出十块钱，死命塞给我，说害你破费，我生怕关系拖泥带水婉言谢绝。不过，嘴里仍说，欠你的太多，叫我今生怎么还？小圆。那一瞬间她眼圈红了，想握我的手，不好意思，想说什么，说不出口，那可怜的样子不忍直视，我硬着心肠只当没看见。唉，她今生再也没有机会说，“嫩骚来”。小圆。

我所在的生产队叫钱家村，绰号钱家坟。田多人少，人均五亩多，不是野芦苇，便是沼泽地，且血吸虫横行。因血吸虫死亡，占死亡率70%。为了粮食产量，尽管劳力紧缺，田地仍一年种三季：小麦、前季稻、后季稻，没有肥料，则养猪、削草茎、塘草泥，还引进新品种：乌克兰猪、哈萨克猪。虽说江南鱼米之乡，这儿可不是宜居之地。因此有门路的插青都溜之大吉，有的出嫁，有的上调，有的出门做手艺。我同队插青小郑凭父亲关系跳龙门，进了内地兵工厂。他的本村未婚妻钱惠娣只好孤居乡土，独守空房。

提起钱惠娣，她的痴情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，连她的同村姐妹金娣也劝不醒。金娣是队长兴兴的老婆，初中生，闷葫芦，尖鼻头，不过兴兴听他的。小郑的滑脚，惠娣不以为是他的错，而以为大队公社不同意她与男友团聚，借口没有结婚证没法迁户口。我曾指点，你去武汉，不见得把你赶回家吧。宁可拉破面皮做秦香莲，也应该找陈世美算账。只当自己是孟姜女给丈夫送寒衣。她一直下不了决心，还以为男友总有一

天会接她去那儿。为此，请我帮她写信，希望说服一去不回的情郎。信石沉大海，即便回信也是干巴巴的，最后索性称钱惠娣为同志。我也写了封信劝说，不仅没激起他的负疚，反而被数落了一通，说“我走了，我住的一间半是你的了，应该开心才对，不要管同伴的闲事了”。我把此信给惠娣看，她又哭了。

我原与小郑共居生产队为我们搭建的三间草屋。草屋靠河，靠近生产队的晒谷场，离村子有百米距离。河面铺满水花生、水葫芦，河边有船坊芦苇和两棵大樟树。农忙午休，社员就在船坊里睡午觉。

小郑去了武汉，钱惠娣仍把小郑的居所当成她的家，床上枕头两只，桌上放着他俩的合影。揩台抹凳，扫地洗衣，有几夜还住在这儿。挂在墙上的镜子跌碎了，她心疼得脸色都变了。村人一方面笑她痴情，一方面跟我开玩笑，叫我娶了她，这样房子的另一半也是你的了。我可不想吃人家吃剩下来的。试想，要是娶了她，乡人所谓的“叔接嫂”，我就不叫赵德德，该叫赵搭搭（13点意）了。

话说回来，假使抹掉性生活污点，凭心说，钱惠娣天生丽质，具有仙女般的容貌，身材亦无可挑剔，应在朱小圆之上。为人处事也讨人喜欢，惜文化程度不高，可能小学没毕业。不过她是插秧能手，且能歌善舞，是大队宣传队的台柱子。但她与小郑的事家喻户晓，同居非一朝一夕，要拉破脸皮与其同结连理，没有难度，但着实让人难堪。毕竟我在恋爱领域，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尽管我在朱小圆那儿遇到了挫折。我五官端正，能说会道，身体健康，多情善感，又有油漆技艺，找一个名声一无瑕疵的健康姑娘，还是绰绰有余的，我可不想戴现成的绿帽。因此跟她一直保持距离，以免村民的碎言闲语。钱惠娣也自重，与我不即不离，并无攀结我的意思，至多叫我代她写封信，顺便倾诉一下苦闷，再加上我常外出油漆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呆在乡下，我通常不参与田间劳动，我是手艺人，赚铜钿换工分，村民也理解，羡慕。只有农忙时候，农民一天12时拼死拼活时，我才溜到城里避避风头。平时看看书，吃吃茶，生活蛮适意，做漆工才三年，目前我的积累高达280元，要是不买手表，高达四百。这是一笔巨款，不干活，至少活两年。到邻村帮人家漆一套结婚家具，就足够我农村两个月的开销。要是油漆新造住房的门窗，利润更不用说了（这种机会极

少，因木材紧张，房屋椽子都用棺材材料，门窗保护大多擦桐油)，况且我还会钓鱼，基本没有空手而回。

钱惠娣也说，做手艺是正路，种田没出息，这种日子何时有个头？我说，不破罐子破摔找他算账，吃苦便是自作自受。这么卖命干活，一年田间收入不过 120 元，毁了青春，为了谁啊？人家说，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你插在穷乡僻壤，演戏给瞎子看。我没对她说，势利的娘害了你，眼看小郑每月有十元来自武汉的汇款，便以为他是女儿的终身依靠。其实小郑是猪脑子，全凭父亲摆布，只会用牛气力下田干活，挑起河泥没得命，还会捞水花生，轧成浆，给她家喂猪食，这样才博得了母女俩的喜爱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3、24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5节

有一次回城，娘说有个女孩到我家，送来一件的确良白衬衫，还有一封信。不需要娘描述相貌，我也晓得这件衬衫是小圆送来的。读了信果然如此。“郎无情，妾有意，明媚鲜妍能几时！小圆。1974.4.8”。里面还有一张苏州园林我俩合影。她的头靠在我肩胛上，脉脉含情，幸福满脸，裁掉下半身，活脱脱一张结婚照。面对白衬衫，还有这封信，以及照片，我哭笑不得，不知如何应对才好。我没想到随口说出的住址，她居然记住了。心里盘点了一番，对她有无亏欠。觉得贴肉摸乳有点过份，时间太长，还捻处女乳头，不知轻重，没有分寸，远远超过恋爱的界线，难怪人家浮想联翩。最大过错，莫过于唤起她本该恋爱无望的希望。要是软心肠，继续抚慰，给她希望，又不给结果，只是增加伤害，终久不欢而散。半途而废，显然是明智的选择。

最近有个变化，钱惠娣似乎对写信失去兴趣，除了出工，下雨天就躲在我对面的房间里做花边，而不跟多病的娘待在一起，只是吃饭时候才回到村后那三间破旧的老屋，喂猪食的活儿也似乎娘在干。她娘近五十，白发苍苍，常捂着肚皮，走路也困难，大概腿关节有毛病，男人早去世，也是死于血吸虫病。惠娣晚上睡在小郑房间的次数明显增多，或者这么说，只要我呆在钱家村，她没一夜不睡在这儿。这种不必要的作茧自缚，或者说守活寡，当然更可能是她出众的姿色，无形之中给了我影响，我开始对她注意和关怀起来。比如到镇上吃茶，跟师兄弟们碰头，回家会给她两块粢饭糕两根油条，有一次还分给她一斤腿花肉。钓了鱼，当然也会送她一条两条。有一次钓到近二斤的鳊鱼也给了她。

我知道乡下人，就是贫下中农，他们没什么吃的，养了猪也是给人家吃。像食草动物，除了不跟猪猡抢夺类似水花生水浮莲那样的水生植物，饥饿极致时，米糠麦粞也跟它们共享。双方的食物没什么边界，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，我吃你的猪饲料，你吃我的下脚水。唯一区别，我们用筷子夹，它们用嘴巴啃。

投桃报李，下雨天，惠娣主动帮我收拾晾在外面的衣服，有时还给几棵青菜、几把马兰头，甚至给了我用旧布头做的两双鞋垫，针脚密密的。不知哪天起，我俩房间都不上锁了。双方话多了，眼神有交流了，我凝视她的脸，也不闪避，也不觉得难为情。真没想到，受了致命伤害，

脸色尽管憔悴，缺乏红晕，眼睛依然一泓秋水，我近视的眼睛仍能从她的眼珠中看见两个身影。在田野散步，还有在村西头的最高处——老闸口，我会眯缝眼睛，希望能找到钱惠娣的身子。有一次，看见金娣指指点点，再看见一个女人在弯腰干活的妇女堆中脱颖而出，不用说，当然是钱惠娣罗。

有一次在老闸口居高临远，看直至天边的正在盛开的油菜花，还有被水花生侵占，只剩一条航道的钱泾河，以及被血吸虫笼罩的林浜。林浜烟雾弥漫，可望不可即，死亡率全公社排列第一位。去年秋季连续三个月接连死人，死了六个人，死时都是大肚皮，不知死于肝癌，还是血吸虫鼓胀病。很少有人光临此地，公社干部下乡视察，亦避而远之。正在这时，阿根刚巧路过回家。他说，德德日脚好过，像地主。我要紧敬烟，点烟，叫林书记。

林书记肥头大耳，肚皮看上去比以前大了。他口才一流，蛮会跟知识青年套近乎。我们也识相，有的送肉皮，有的送煤球券，为了做小学耕读老师，也有女孩给他老婆一块布。阿根对我另眼相看，大概喜欢我的结铃子（明事理），插队第二年年底补助我十块钱。我给了他两包向阳，请到我处，请他吃了一碗青菜咸肉饭，阿根不饱，添了一碗。小郑嘴馋，只好在自己房间里往外张望，我不好意思，也给他吃了浅一碗。

五月初天气，虽说不上炎热，麦苗还在快速生长阶段，蚊子却开始活动了，嗡嗡叫，看不见，捉不住。钱惠娣帮我架起了蚊帐。现在忘了，不知她主动还是我邀请的。缺根帐竿，她回老屋，竹园里砍了一根，蚊帐上有洞眼，她用橡皮胶将其贴没。她是穿着衬衫干活的，领口不自觉敞开，我趁其疏忽瞄了一眼。保管得很好，连个轮廓都没看到，只看见白净的颈项，披散的长发，换了个角度依然如此，只觉得胸脯胀鼓鼓的，似有无穷的乳汁欲喷薄而出。这是成熟的女性，水灵灵的，肤色滋润，眼神活泛，已到了瓜熟蒂落的丰收时刻。随意将树身摇一摇，羞涩的苹果便是小姐抛的红绣球。说实话，我早从她的眼神中读到她的内涵。一把眼泪，一串鼻涕控诉男友的不义时，其实心中已把我当作她的亲人。

回忆跟她近几年几次近距离接触，夏季的一天，她中午吃饭回家发现小腿叮了蚂蟥，而小郑在公社开先进知青会议，她下身穿着短裤到我房间求助。蚂蟥一大半钻进小腿的肉里，只留下个屁股。我先用盐进攻，

后用手掌在蚂蟥周边拍了很久，惠娣小腿的肌肉很结实，蚂蟥终于掉下来了。惠娣明媚的笑容一直灿烂于我心底，身上的汗酸臭也觉得香香的。当时还给我一个印象：大腿小腿黑白分明，白的耀眼，黑的流油，白得如凝脂雪花膏，黑得似地底下的石油。还有一次她送了我一碗炒青菜，在递交过程中，碰到了她的手指。手指如古筝的琴弦，拨响骚动的心灵，似小溪之水，荒漠之泉，滋润我的饥渴。还有一次大便，去队里的集体粪坑。惠娣刚巧蹲坑，我们露天并肩大便，没有隔墙，还聊了家常，这是不是江湖传说中的“相濡以沫”？心里激动，但不能过于激动，否则身体某个部位会有局部反应。奇怪的是，当时没有斜眼偷窥的念头。

钱家村那儿的民俗，标新立异，惊世骇俗，政策严重向单身汉倾斜。异性大小便时，见了退步溜走，便是对她侮辱，就像男人河里洗澡，裸体上岸，女人不能闪避。记得刚插队下乡，专家指导，关照不要大惊小怪，有异性蹲坑，照样光明磊落小便，心地坦荡大便。专家说，这可能是母系社会的残留，也可能是群婚制细节的孑遗，囿于经济条件，移风易俗任重道远。专家还说，有的公社，在一只大锅里混浴，女的裤子没穿好，男的脱光已进来了。水像混泥浆。当地人说，白萝卜都是在混泥浆里洗干净的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3、25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6节

记得帮我架蚊帐后，有一次以猥琐的目光凝视她，眼神不仅没回避，而且扑哧笑了起来，说“黄世仁”。于是加大力度，模仿黄世仁做了个追逐喜儿的动作，就是原始的老鹰捉小鸡。惠娣以为追她，无处可逃，人靠在墙上，咕咕咯咯的笑了起来，披散的长发遮住了脸，活像黑毛女。“触心”（令人厌恶），她开口说话，亮出一排碎牙，像大腿白，着实动人。她似乎理解童男子的饥渴，只是限于脸面不好意思投怀送抱。那夜我失眠了，半夜忍不住劳动手指，今生第一次释放，很快清空多年的库存积压。那积压我形容为牛奶，粘糊糊的，又像稀释的浆糊，随后精神放松，情绪稳定，很快睡着了。

我变得安心扎根了，居然破天荒的在乡下待了 20 多天，哪怕放弃一星期的油漆活儿也在所不惜。期间，幻想她半夜进我房间，扑在床上，叫德德，以哀求的目光看着我，又出货两次。那奢侈的行为，就像资本家将白花花的牛奶往海里倒。这种浪费，还不如给自荐枕席的刘姐，给刘姐物尽其用，她还感恩戴德。

钱惠娣跟我一样，也失常。脸潮红，出工心不在焉，时不时溜回来，拿毛巾，喝口水，反正看上去都有借口。注意我的动态、衣装，仿佛担心我去镇上吃茶，心血来潮往城里走，就此一去不复返。我看出来了，惠娣心理上对我有了依赖。尖鼻头金娣也对我说，“要不要请我做介绍人”。我怀疑惠娣跟她串通一气，至少和盘托出，她极有可能是惠娣的耳目和军师。

说到心理依赖，我何尝不是这样！有一天晚上大概茶喝多了，起床小便，由于房间没夜壶，更无厕所，我通常在门前屋后的地里乱尿。小便后进屋时，发现窗户亮着灯光，大概还在做花边。我居然在她房门口站了一会，直至蚊子叮咬，才发觉自己有失体统。奇怪的是，房门虚掩，不知啥原因。我想起了开门揖盗、引狼入室两个成语。推开房门，朝里探了探。果然做花边，伸出舌头，做了鬼脸，头又缩了回去。

唉，居然把她当红颜知己，跟朱小圆的事跟她说了，还提起刘姐，把挑逗我的过程，以及我如何坐收渔利，说得极详细。现在回想起来明显自我抹黑，有说书人加油添酱的成份，其实我没有这么老练，没有这

么无耻。她问，那么为啥不玩？我振振有词作答：小圆不让我玩，刘姐我不能玩。她又问，小圆让你玩，你要不要玩刘姐？我答：刚才说错了，我不是玩小圆，我要跟她结夫妻，刘姐嘛，反正不会主动玩，至多被动玩，要是小圆叫我玩，我只好，不，肯定玩。这时我想起了自慰。

我记得在提起朱小圆任我摸的时候，发了牢骚，说插队第一年 18 岁时，被贵村妇女按在稻柴堆上“开剥”，她们同心协力解开我的裤带，掏我鸟窠，鸟儿经不起恐吓缩成一团，她们都笑了，也不知抒发秋天丰收的喜悦，还是要观察知识青年与乡下后生生理结构的异同，她们好像太关心知识青年的鸟儿成长了吧，谁赋予她们权力掏童男子的鸟窠？我发现她们不开剥本村的，专开剥陌生的新鲜的，尤其童男子。她听得津津有味，但没说什么，只是说合影给我看看，又说，肾盂肾炎伤脑筋，长期治不好便是慢性病，就算治好会不会旧病复发。小圆对你这么好，疏远抛弃，良心蛮黑的。我解释，这称不上抛弃，既没有许诺结婚，又没叫她失身，只能算是失败的恋爱。说实在的，女人可能都是被抛弃的命，恒恒抛弃钱惠娣，德德抛弃朱小圆。惠娣听到这儿，打断说，不要赖，你承认抛弃她啦！一边谈恋爱，一边跟刘姐鬼混，不如恒恒（小郑）。不过隔了一天，旧事重提，假如那天住刘家角，住妇女队长家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说，你怎么老是纠缠刘姐，又不是你姐姐，你看样子希望我跟她睡觉，那么我跟她睡觉好了。她看上去像当家的，由她说了算。要是趁驼背睡着，爬到我床上，我没奈何？她晓得我要爆炸，掌握七寸，晓得没有老虎不吃荤。驼背没睡着也只好装睡。谁叫他不让老婆吃饱？驼背聪明的话，应该凌晨到镇上吃早茶，让刘姐玩个痛快，这个叫顾全大局，为了家庭和睦。说到这儿，我嘻皮笑脸笑了。难怪大师兄说，童男子配得上流氓称号的，海虞独有赵搭搭。我曾向他透露，在电影院摸了前排姑娘的奶子，对方一声不响，任由我摸。写到这儿，我露了马脚，原来摸刘姐朱小圆之前，还摸了陌生女人。哈哈。惠娣笑了，说了句“让你逃脱，也是刘姐没福气”。不过说完面孔红了，假装有事，溜到娘那儿去了。那夜她没到小郑房间睡，我半夜无眠。

自那以后，我俩无话不谈，发现在情爱上惠娣跟我有共同趣味，喜欢探索，不知疲倦，好像明白情爱是人生的一本大书，跟柴米油盐一样重要。不知她曲意逢迎、投其所好，还是我们是一对天作之合的臭搭子。我俩关系似乎有了质的变化，还有点鬼鬼祟祟的样子。我吃准没有瞒过常来白相的金娣眼睛，也吃准这隐私只局限于三个人之间，除非金娣嘴

快告诉兴兴。我想克制，但身不由己，我多么希望有个监护人，勒住我情欲的缰绳。

以下是我俩默契与变化的细节：有人在场，她不跟我主动攀谈，待没人喜笑颜开。并且恒恒这两个字不怎么提了，桌上两人的合影不见了，床上少了个枕头。

郁积的相思似有松动，兴致好的时候，还哼几声小调。我出门钓鱼，有一次还关照不要到林浜，说那儿水花生水葫芦泛滥，是血吸虫的重灾区，河岸上没有洒石灰，没有灭钉螺。林三婆大着肚皮昨天刚死，还没出殡，听说阿根婆娘的肚皮也大了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3、26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7节

噢，把隐私告诉了我，说跟恒恒有个孩子，想生养，恒恒执意要流，流了。问，啥时候，说，恒恒去武汉前三个月。有了孩子，想领结婚证，温吞水不答应。现在有苦说不出。早晓得不流，领结婚证。我说，会不会阴谋，滑脚前三个月打胎，还不领结婚证，太明显了吧。

彼此交换隐私，开始莫名其妙对她巴结起来，不仅送钓到的鱼，看她雨天套着木屐艰难地走到三间草屋来，还主动买高统套鞋、塑料雨衣。拍马屁蛮露骨，当着她的面，拿起她的布鞋量了尺寸。塘市到县城，交通只有水路，村之间的来往大多需要摆渡。一下雨，道路泥泞，从村前到村后寸步难行。农人穿木屐，有双高统套鞋，可谓奢侈的了。买了雨具，惠娣没付钱，不说声谢，“德德”也不叫了，那迷离恍惚的眼神，似乎把我当成昔日的恒恒。

我也神思恍惚起来，思忖能否像对待刘姐那样随便。我是纸上谈兵的赵括，说得头头是道，其实没实战经验，前面以前讲过。为此到塘市茶馆，趁与师兄弟碰头之际，向二师兄请教男女交合之秘诀。二师兄已婚，刚有小孩，工龄虽短，技术不怎么精通，但毕竟有临床经验。听了来意，他一副为人师表的样子，不保守，将玩的要点和盘托出，还详细介绍女性的生理结构，尤其模糊的通道。讲得错综复杂，似同迷宫，还说一会儿水就来了。听不懂，虽是知识青年，只好继续不耻下问。二师兄讲了三遍，见我不开窍，恨不得手工画一幅地形图。尽管二师兄，谈吐如流，视性交似等闲，感觉他还是以老婆的肉体作为说教的模板，并无偷野食经验，经验还是狭窄的，单一的，并没有经过验审。不过后来说，可以叫人家爬到上面，坐享其乐，这让我刮目相看，以为这是他的亲身体验，我可从来没听说过。《青春之歌》的作者，把林道静跟余永泽的恋爱写了好多页，也没透露这旷世绝技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，我顿时有了底气。

刚巧来塘市白相的大师兄，鼓励说，这种事不是学油漆，上床就会，猪狗也会。大师兄是海虞城郊人，常代师傅安排任务，我们都是他手下的喽罗。他信任我，视我为心腹，因为他偷婆娘，我曾望过风。临作案，他说，有人闯门，要不顾一切打架，吵嘴打架五分钟，算一天人工。师傅不关注他私生活，只叫我关注他的动向，发现偷漆马上报告。我从没

出卖大师兄，而且遵嘱将一箱醇酸清漆送到他家里。他妹妹看见我，马上溜进房里，不知为啥，害我想了好久。大师兄迟早掌门人，毕竟师傅七十有七，日薄西山，我犯不着冒险为不久要入土的效忠。师傅死了，他便是老大，按我跟他的私交，说不定破格提拔为二把手。为了生存，就该及时更换主子，这是典当朝奉以前教诲我的。

还有一件事，忘了告诉大家。我问二师兄，要是秀肉可餐，亲嘴时不小心馋唾水（口水）沾到人家脸上，要不要道歉，用绢头（手帕）揩干净？二师兄皱眉，说，想脱人家裤子的，根本不管人家脸上的馋唾水，脱自己裤子都来不及呢。德德，你在弄我乖张，不作兴个（作弄，不道德）。大师兄说，秀色可餐，赵搭搭，你看着办。

回家路上，又迷糊了，因为究竟有多少通道，二师兄跟大师兄争执不休，二师兄结论两条，大师兄坚持三条，有一条是金光大道倒达成共识。看样子只好瞎子摸象，在黑暗中摸索。

有一点蛮有把握，身子她是愿意给的，至少一次愿意给。要是不给，真的太小气了，刘姐抢着给呢。小圆能给的都给了，不能给的爱莫能助，也许还内疚。她还给了粮票尼龙袜和衬衫，而我则给了食物套鞋和雨衣。大家莫笑我斤斤计较，小家子气，典当朝奉对我说过，一衣一食当思来之不易。有铁换糖，不值钱的东西，不让进典当。我承认接受遗传基因，可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。人家不见兔子不撒鹰，我食物都给了，套鞋都给了，雨衣都给了，总该享受应得的成果吧。

感到心安的是，惠娣面皮嫩，即使不愿意，也不会板面孔，把我当黄世仁，至少不会报告公社公安特派员。问题是她的当务之急跟朱小圆一样，寻找婚姻归宿，而不是刘姐的寻欢作乐。这就造成了一方寻求欢乐，一方期望归宿的矛盾，尽管是人民内部矛盾，处理不好，也会升级为敌我矛盾的。目前许诺婚姻，这个面子我拉不下。不许诺，人家干吗给你玩？你总不能说给了雨衣套鞋，就当一回刘姐吧。当然，守株待兔，被动受惠，所有的盘算就没必要了，也没必要未雨绸缪，买什么套鞋雨衣。默默接受礼物，不说声谢，是不是暗示在耐心地等着我开口，在守株待兔？思前想后，尤其想到大师兄说的，习于性生活的，一旦没了，也是难熬的，我吃准水到渠成，便能享受她的肌肤之亲。

把事情想的这么复杂，大家莫见笑，当时缺乏情爱选集，又没及时登门向刘姐求教，而手里只有一本《青春之歌》，还是小圆给的。我只得独自黑暗中摸索，性生活处于草创之中，摸着石头过河也是没办法的事。

顾忌后果躲躲闪闪，五月下旬终于出现了性骚扰举动，十分下作。比如男女生殖器的字眼故意挂在嘴边；盯着她看，不说话；捏她的手，亲她的脸，无动静，便解下她衬衣上面那两粒扣子，又戛然而止。这倒不是调戏，而是临阵退却了。这些病态，不，变态的举动，可能是想逼着她跪下来求，说德德，秀肉可餐，玩我吧，这样就掌握了主动权。还有一些病态，生怕污染笔墨，不好意思往下说了。不，就说一件吧。帮她剪趾甲，慢慢吞吞剪，边剪边摸脚板。脚板结实粗大，脚底老茧厚厚一层，样子像碰到碎玻璃也没啥要紧。脚板之独特，明显是长期负重挑担的结果。剪着摸着，眼睛一酸，舔了她一只脚趾，是她的右脚大脚趾，底下有一道已愈合的口子，伤口蛮深，还有凹痕，肤色异样，像不是划口子，而像切掉了一块肉，一块肉。抚摸了一会，又吮吸了两下，既像吃棒冰，又像舔净伤口上的血迹，惠娣没想到我对她的脚趾情有独钟，受宠若惊。说前年“石水担”不小心划开的，瓶玻璃，一个月不能下水田，少赚五百工分。所谓石水担，就是赤着脚，挑河泥、挑猪窠灰往水田里奔，是施肥的一种方法。通常是男人的活儿，为了多挣工分，或劳力紧缺，姑娘也要这么干。

她不拒绝，不迎合，不躲避，实施三不政策，待人处事，如行云流水，温柔妩媚，似观音菩萨，任世态反复，人情冷暖，咬定青山不放松。我束手无策，既想向两位师兄再次请教，又希望她软下心来开门揖盗。感到宽慰的是，面孔跟我一样涨得通红，似乎也不能自己。我知道迟早要倒下，说不定明天她就倒下，因为我已学会出老千，以自慰的方法自我减压，她熬不过我。不摸乳房，不捻乳头，也熬不过我，明天给钱，叫她买衣服，我就不信她不引狼入室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3、27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8 节

早晨醒来已过七点，推开惠娣房门不见其人，估计回家吃早饭。吃了碗泡粥，吃了父亲店里夹带回家的皮蛋和榨菜，拿钓竿，想往老闸口西边的小泾河钓鱼。那儿原是渔业大队鱼塘，后因偷鱼厉害放弃了。

路过集体粪坑，金娣正在蹲坑，打了招呼，她问哪儿去，我说钓鱼，就这样分手。金娣没有以前胖，以前精神，脸色苍白，蛮憔悴，不知由于熬夜做花边，还是有啥暗毛病。走了几步路，问惠娣在吗。我转身回答，不晓得，会不会回家割猪草了。

麦子金黄，眼看成熟，油菜果实饱满弯下了腰。不知不觉沿着钱泾河走到老闸口，看见兴兴在自留地里割韭菜，朝他挥挥手作算打了招呼。兴兴近四十，像李逵，动不动三斧头。我回村，常要到他家坐坐，送袋味精，送瓶黄酒，有时还把东家的香烟转送于他，兴哥兴哥的。他眉开眼笑，明确表态，用钱买工分，队里赞成。种田做漆匠都是劳动为革命。所谓买工分，是汇到队里我的工资款折算工分。通常一元换价值五角的工分，外加分配按劳粮，因此匠人都千方百计在工作单位领现金。我不敢与他过分热络，因为他性格有缺陷，情绪不稳定。比如在小队会议上，叫大家就农事安排提意见，真的说了跟他相反的观点，就跟你针尖对麦芒，倒并非引蛇出洞，也不想秋后算账，只是听不得反对。时间长了，他的决策，比如从早上 6 点劳动到深夜 12 点，大家没意见，政治队长也没意见，说农忙嘛，吃苦是暂时的。社员累瘫了，只好在田埂上睡觉、打瞌睡，有的睡得像死猪，踢了几脚都不醒，用泥巴塞鼻孔才醒了。不过，他不是一下子从早上 6 点到深夜 12 点的，先早上 6 点到晚上 8 点，然后 9 点、10 点、11 点。这跟纺织厂一样，先叫你看两台普通布机，后四台、六台、八台、十台，直至十二台。一个家里有三个孩子的纺织女工，中午吃饭凭一分咸菜汤，一天走三四十公里。因此大家都惧他，喊兴兄、兴哥、钱队。他一屁股坐在队长的位置上，已经坐了 12 年了，看模样还想坐 12 年。他还敢同林书记叫板：只有你下台，没有我撤职，你下台，我便是大队钱书记。

插队第二年，村子里窃窃私语，有人在大樟树下交头接耳，担心事泄，带了一只老雄鸡，摇船到小泾河冷僻处深入讨论，制订方案，每人备了口罩白毛巾，不知啥用途。叫我一起去，我晓得所有对抗最终失败，

就像李自成、太平天国，所以理都没理。再者，作为外乡人不该干涉人家的内政。生产队总该有队长，谁做队长关我啥事？我只要上贡，准备红糖味精黄酒淮海烟就行了。

老闸口在丫字形中间，从南至北是钱泾河，从老闸口往西便是小泾河，它起着水位的调节作用，用来切断外河与内河的通道。水泥筑就，上面有水泥板可以坐人。我没事喜欢在这儿呆一会，无病呻吟几句唐诗宋词。曾经跟外大队的女插青在这儿见过一次面。她难为情，不愿到我的住屋，生怕把她吃了，走了一段路，敷衍了几句，匆匆分手，后来就没来往了。这能理解，当年女插青左右为难，患得患失，既喜欢男插青的潇洒，又害怕我们的贫困。像朱小圆这么投入并不多见。

我记得和那位女插青从老闸口沿着小泾河往西走，荒草萋萋，沼泽遍地，几乎在芦苇丛中穿行，寂静无声，她有点怕了，紧紧靠拢我，轻声说，这儿充分体现了塘市的水乡特色，我想回家。后来我有事没事往那儿转悠，不是看连绵不绝的沼泽地，也不是欣赏那枝叶繁茂的芦苇丛，而是希望能遇到《柳毅传书》连环画中的洞庭龙女。说实话，只要小泾河龙王发神经欺负妻子，泾河龙女被打得鼻青脸肿，逼其放羊，那儿就可能出现苦命人儿，我要抓住机会做一回柳毅。

钓到下午一点，吃了两只 S 酥，又钓了两个钟头，转身回家。手气一般，鳊鱼两条，鱼不大，两条至多两斤。到老闸口，看见惠娣娘从林浜方向过来，挑着湿淋淋的水花生，大概是从外荡里捞的，以作猪饲料。走路摇摇晃晃，弯下了腰，估计一担水花生起码有八十斤。我赶紧走上前，说，伯娘，我来挑。她说，德德，上次吃了你的鱼，今天又帮我挑担头，嫩（你）好来。伯娘，这条鳊鱼送你吃。惠娣娘说，德德，你良心好，老天晓得。

平时匆匆而过，今天算是初次到惠娣家，面对眼前场景，不由想起白居易的“黄芦苦竹绕宅生”的诗句。屋后的竹园繁盛茂密，竹笋穿墙而过，就生长在厨房里。三开间房子阴暗潮湿，厨房已漏雨，一根横梁中间撑了根木柱，有点不可收拾的样子。泥地，望板砖发黑，看不清本来的颜色。房间里除了一张老式木雕床，一只箱柜，和床踏板上一只长马桶，没啥器具，衣服打包放在塑料袋里，草草堆在一张门板上。两条新棉胎，塑料袋装了，吊在屋梁上。看样子惠娣回家跟娘睡，就局限在

那张幽暗的木雕床上。

猪在猪圈里叫唤，惠娣娘用铡刀铡水花生，她说猪不挑食，有啥吃啥，我当羊养，可惜长不大，养了几个月，仍然像小猪。人没啥吃，猪怎么有的吃呢？担心它生病死，猪死，养猪的本就没了，等于倾家荡产。德德，没有你送鱼，送腿花肉，我娘儿俩一个月没荤腥吃。

我想掏五块钱给她，生怕露出马脚，生怕吓了她，要知道当年咸肉一斤七角八，惠娣做一个月农活，收入也不过十块钱。我想帮她铡水花生，又外行，只好站在她身边跟她聊天。惠娣娘一边干活，一边揪揪肚皮，说年纪大了，常肚皮痛，有刀子在割我的肾、我的肝，大便出血，活不长了。黑心贼把惠娣丢了，死都不闭眼。边说边怒火满腔，还说上了当，瞎了眼。

她没请我坐，没叫我喝口水，客堂间里堆着十多只竹笋，没说拿两只尝尝鲜。她可能不知道我和惠娣的事。女儿也不会说，德德给我买了套鞋，买了雨衣，千方百计邀我睡。我想坚持再站一会，看时间不早，于是告辞回家。

到家，看见惠娣和金娣坐在门口做花边，阿根站在墙边跟她俩说话。要紧叫林书记，递烟于他，他也递烟于我，说，钓鱼回来了，彼此谦让一番，我接了他大前门。我说，林书记，屋里坐。他看了看天色，又看手表，说，不了，天气预报有暴雨。阿根走后，我从米窠里拿出两只酥，一只递给金娣，她放下花边立起来接了，马上朝嘴里塞，一只给惠娣，惠娣没正眼看我，接了放在木凳上，说了声谢谢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3、28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9节

当夜外面下着暴雨，从下午四点落到下半夜。金娣穿了惠娣的套鞋雨衣逃了回去。从门口望出去，天地白茫茫的，屋右面的钱泾河大水泛滥，水栈石级几乎淹没于水中，队里小木船挣脱了绳索，逃离了船坊，飘到了河对面，顶住河岸，双方纠缠处于胶着状态，顶了一会，船忽地打横，横着紧贴河岸，大批水花生涌过去围观。苦了两棵落汤鸡似的大樟树，原地不动呆在河边，忍受着风吹雨打。

惠娣烧饭，我俩对脚板一起吃，还是头一次。她淘米、剥皮蛋、切榨菜丝，手脚蛮撇脱。我烧火，坐在灶口头，此时觉得她不像朋友而像妻子，她给了我家的感觉。惠娣担心娘，有点心神不定。我安慰，这么大的雨，娘该理解，会照顾自己，我路过给了她一条鳊鱼。她不会肚皮饿，让鳊鱼活着。惠娣说，我不动筷，她不会独自吃，这条鱼今夜不会死。

另一条鳊鱼下了锅，用热油炒了一盘榨菜丝，想吃酒，平时不吃酒，再者，屋里没有酒，又雨，去大队代销店买不值得，只得作罢。吃晚饭的时间蛮长，但没怎么说话，而是用眼神传言。不知怎么，总感觉她紧张不安，内心似有解不开的结，不知她有什么心事，还是怕今夜有人把她吃了。

吃完饭，我洗了碗，坐在床沿上看惠娣做花边。不知想起什么开心事，朝我笑了一下，我士气大振，以为她开门接纳，像刘姐那样送货上门。于是趁着大雨不止的黑夜，加大力度。我先坐在她身后，摸了屁股，见她无动静，只顾低头做花边，于是放胆捏了几下，又无动静，就昏了头，熬不住伸手从她背后摸奶子，摸了很长时间。奶子挺柔软，挺温热。她有点中了邪似的，坐立不安，明显的症状，针尖刺到自己的手上，叫哎哟，后来不做花边，呆坐不动，脸色绯红起来。

我闷声不响，摸住奶子不放，就像蛇缠青蛙藤绕树。她只好放弃三不政策，把手里的花边放到桌上，问，怎么啦？我不说话，走到她前面，蹲下身子伏在她的膝盖上。她抚摸我的背脊，抚摸我的头发，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我的头不断移动，终于钻进她的怀里。紧张激动，刺激愉悦，有生以来，我从未享受这种感觉，在小圆那儿也没有。小圆让我

舒坦放肆，似乎告诉我，她是小孩，是你的，想怎样就怎样，用不着乞求，她也并非恩赐。而惠娣，我是厚着脸皮乞求，用小恩小惠笼络，挖着陷阱捕猎，又像狗一样舔她的手掌，以获得垂怜。这种不平等的爱，瞻前顾后，充满算计的爱，加剧了我的自卑感，使我心理上一无优势。简单的说，若是说惠娣是爱情的受害者，我不过是情场上的叫化子。

抬起头来亲她的脸，惠娣的脸光滑白嫩，还有一种让人心醉的芳香，当然，这也许只是感觉，受了传统书上常有的“肉香”这字眼的影响。眼睛柔情似水，乳房似乎膨胀了，诱惑着我再去触摸。我不敢撩开她的衣服，掀开她的胸罩，因为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，后果是什么，不是担心拒绝，而是担心一夜欢娱的后果。因此只是把她扶起身，先是吻她的头发，耳朵，后来紧贴她的身子，扳她的屁股，死死地顶住她，就像那条小木船，趁大雨倾盆，逃离船坊，死死顶住对面的河岸。

雨越来越大，似乎夹杂着远处的雷声。惠娣轻轻推开我的身子，说，我去关一下大门，这么大的雨，金娣不会来了，娘更不会来了。

关了大门，惠娣没有进来，她进了我的房间，没有开灯，只是床沿上坐着，一动不动。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脸。抚摸她的长发，亲她的脸蛋时，发现泪流满面。我说，不要哭，有伤心的事跟我说。她说，德德，你怕啥呢？是不是男人？你不是寻开心，是在作贱自己，作贱我！你摸我，摸得我难受，你也难受。我因为难受，才被人家睡了。你想想，猫玩老虫（老鼠）玩了多少天。其实只要喜欢，就是你的，我就愿意让你睡，也需要你跟我睡。你放心，我一钱不值，成了破鞋，不会连累你，我就是你的刘姐。三年之中，队里的两个插青都跟我睡了，还有——不能说啊，我还啥面孔在大队宣传队做副队长？我不是破鞋也是破鞋，我承认破鞋。

我当时头都昏了，不信幸福以这样的面目出现，忙着给她擦泪水，说对不起，跟你开玩笑，摸得过头了，以为舒服，没想到难受，我不懂。到此地步仍在花言巧语，不承认不贸然下手，是因为想找个原装货，大概怕伤惠娣的心。

记得当时心慌意乱，被惠娣的泪水所惊扰，哪儿还想到像刘姐那样吃人家的豆腐？惠娣身子发软，我要紧叫她躺下，她闭上眼睛。我拉亮

电灯，给她倒了一杯糖汤，让她喝了。灯光下的惠娣，头发分外的黑，肤色分外的白，红衬衫也将苍白的脸染成红晕。我握着她右脚的大脚趾不放，像大人哄孩子，说，不是刘姐，是小朱，小圆，朱小圆。从今后，我不欺负你了。

惠娣睁开眼睛，嚷：不是小朱小圆，是破鞋。随之惠娣，不，我的娣泪如雨下，“破鞋，破鞋，不是刘姐，是破鞋啊……”我要紧捂住她的嘴。她一边嚷，一边挣脱我抚慰性质的搂抱，主动宽衣解带，连内裤也一齐脱了。胸罩是细布做的，灰白色，解开了纽扣，就悬挂在胸前，玲珑的乳房半遮半掩，一会儿，胸罩滑下来了，隐秘的景色一览无遗。她像刘姐那样抓住我的手放在乳房上，说，摸，摸呢！刘姐也是叫你这么摸的吧！你也摸我！我很长时间没人摸了，我为了谁不让人摸呢？隔了片刻，赤身裸体下床，脱掉了我的球鞋，把双腿搬到床上，闭着眼睛，疯疯癫癫说，“狗吃，还不如给德德吃”。我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安抚，只好抱住她柔软的身子，等待她平静。隔了一会，她睁开眼睛，面孔彤红，喃喃自语：德德，德德，又抓住一只手，闭上了眼睛，随即身子挺了一下。我呼吸急促，只会亲她的脸，抚摸乳房，翻来覆去就是这些动作，把二师兄的课程都忘了。惠娣喘了一口气，胸部一起一伏的，她拉灭了电灯，房间一片漆黑。

黑夜之中，浪迹天涯的、孤苦无依的也有一盏明灯。惠娣是明灯，是向导，不因我是技术上的外行而居功自傲，也不因我的虎头蛇尾而灰心丧气。让我高兴的是，只要先生指点，哪怕是二师兄那样的半吊子，典当的灰二代也会卷土重来，用他的行动证明他是男子汉。

平静之后，她没立即入睡，仍将我的手放在她的胸口，精神并不集中，似睡非睡，还像极度疲惫。她会忽地爬起身子端详我的脸，给我戴上眼镜，仔细看我的脸，就像现在登录网站，老是问你密码验证码，担心冒名顶替的德德睡到她的床上。重新躺下，她说，你是童男子，我是“腻忒兑”（失身者），配不上你，不要求成家，把我当刘姐好了，甘心做地下老婆。大家知道我跟你上床，怎么说啊！我难为情死了！我怕！我对金娣说过非恒恒不嫁。说话不算数，让她笑话。你嘴紧点，我做你的地下老婆，由你玩。我赶紧捂住她的嘴，再次安慰，不是刘姐，是惠娣，是小圆，从此以后，惠娣就是我的小圆。

我俩是什么性质的关系？我说，做地下老婆，就是秘密夫人，介于偷情与通奸之间。偷情，一般是未婚男女做的事，通奸，双方都有家室苟合在一起。如果你认为我俩都是未婚男女，则是偷情，如果打算结婚，便是婚前性行为。假使双方的性关系不被法律承认，换句话说，不领结婚证，便是非法同居。惠娣听我一套一套的，象婚姻专家，爽朗地对赵括说，宁愿非法同居，做秘密夫人。我打断她的话，说，长期非法同居，又成了事实婚姻。惠娣说，我不懂，你这种说法，意思我想小郑，你想小朱，我俩便是通奸，假如不想便是偷情。绕来绕去的，多烦。我喜欢跟你睡觉，又不想连累你。德德，我有苦说不出，有些话不能跟你说，说了你要嫌弃我的啊。我说，日子长着呢，你慢慢吐苦水。你知道我喜欢你，不计较“腻歪兑”。惠娣急着说，你不仅仅喜欢，你爱我，哪怕你和刘姐睡了，小圆没有肾盂肾炎，也让你睡了，也不妨碍你爱我。我说，爱的标准是什么？惠娣答，疼女人，挣的钱肯给女人花，你都做到了。舔我的脚趾头，痴痴地看着我，缠住我不放，给我买套鞋，买雨衣，就是爱我。铁石心肠也被你感动。小郑就是这么爱我的，把我弄得神魂颠倒。我做你的秘密夫人，原因是，要脸，害怕乡邻背后指指戳戳，害怕连累你，还期望能去他那儿，做他的老婆，做一个工人。德德，你不知我为他受了多少苦，放弃他实在不甘心。惠娣说到这儿，泪水流下来了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3、29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10 节

早上六点钟，惠娣，我的娣醒了。钻在我怀里，搂住我的腰，居然呼呼大睡五个小时，下半夜只有一次惊醒，抓我胳膊，流了泪，可能做了恶梦。我亲她脸，又摸了她那儿，以为我还想要，赶紧做准备动作。我笑了，说起床泡粥吧。她也笑了，很羞涩。

一夜欢娱，娣似新嫁娘，面色红润，眉开眼笑。她说，金娣来了，不要跟我热络，不要叫我吃中饭，她鼻子尖能闻出味道。我和小郑第一次发生关系，看我的脸色和眼神，一下就猜到了，人精。如果瞒过她，所有人都能瞒过。不能帮你洗衣服，你看见我不要嘻皮笑脸，不要正眼斜眼看我，也不要多说话或不说话。我笑了，说，就算瞒过金娣，能瞒过娘吗？不回老屋烧晚饭，我送鱼，送腿花肉，娘就算驼背，也不是瞎子。

这时想大便，对娣说，要不要两人摆对去蹲坑，娣说，不想，你去吧。吃饭在一起，蹲坑在一起，赛过夫妻了。

地皮开始干爽，走路蛮轻松。蹲坑毕，漫步田野，感受空气之新鲜，想起惠娣给我的爱，世间的磨难何足挂齿，我似乎才理解人生意，有一美人足矣。

泡粥切菜的当儿，她像主妇那样盘点家里食品，发现碗橱底层，有两袋半斤装的袋装味精，三瓶酱油，二十多只皮蛋，以及大量发霉但洗了还能吃的块状榨菜……很惊奇，问哪儿来的？我答，还用说，都是典当朝奉从店里夹带回来的，持之以恒，水滴石穿。她已听懂典当朝奉指我的父亲。米窠里还有 S 酥、红糖、开口笑、帆船牌饼干，隔一会带点你娘吃。娘捂住肚皮，弯了腰，也像驼背啦。惠娣说，这么好吃的，以前为啥不给我吃，想留给小圆吃？啊，惠娣居然随着我叫小朱为小圆了。

关于典当朝奉的夹带，曾问过娘。娘说，这称不上偷，心照不宣，大家都夹带，店主任也这样，利润过头，不能分红，分现金，只好用这种方式消化超额利润。

狂热持续一星期，双方有点疲惫，但仅是体力上的疲惫，并非精神

上的厌倦。惠娣说，只要放下架子，没有负担，你的发挥让人吃惊。唉，不给你的话，终久也是狗吃了。我没听懂。直至有一夜，窗帘前有人影，听见敲玻璃窗，轻轻敲了两下，隔了一会又敲了两下，才明白其中奥秘。当时我竖起身子，惠娣拉住我，过后告诉我点滴。我吃了一惊。怪不得她不要我体外发泄，原来她知道女人不可能同一时间两次怀孕。我的心落进了冰窟窿。

安慰我，不用怕，玩你的。有了你，我安全多了，饭吃得下，人睡得着，做花边不戳痛手指。一个好女人，只想过安稳日子，竟然给三个男人睡了，这是不是命？惠娣眼睛湿了，我不明究竟，也跟着沮丧。有半个小时不说一句话。惠娣不说，我不想知道，尽管心如刀绞。惠娣无私奉献，纵有污点，仍是冰清玉洁的观音。

那一夜超出常规，我要钻进隧道，直达她内心的深处。不仅仅触摸乳房，还要爱抚她的心脏。惠娣的心脏被贫困蛀得千疮百孔，惠娣的血液，被吸血虫吸得一干二净，惠娣在早季稻晚季稻中挣扎，气力给了沼泽地，身子给了郑恒元。惠娣成了弱不禁风的纸人儿，今年，她将剩下的爱又给了一个试图吃白食的。没人竖她的牌坊，只会异口同声说她是破鞋，而她承认破鞋。那么流氓非要买双皮鞋，买双松紧鞋，套在惠娣脚上，告诉全世界：她不是破鞋。

终于在枕边说：他说大队敲图章，公社自然听大队的，跟着盖公章，凭这证明到武汉领结婚证不就完了。总要有个回报吧，又不费难，又不是问你拿钱，反正破了身，没法检查，没人晓得，你已几个月没男人了，何苦亏待自己。他反复来，为了这证明只得迁就。都是骗人的，有啥用。他连我娘都不怕，娘只好忍气吞声。后来趁我大意，不用避孕措施，目的留种。等患血吸虫的老婆死了，叫我带着孩子上门。他自己肚皮也大了，死到临头都不知，当我不知道，我才不让他亲我的嘴，一肚子坏水，一肚子毛病。除了一个大队公章，一个大肚子，什么都没有，还好意思问我借十块钱。我宁可死在钱家村，也不想死在林浜那个破棺材里。

我说，没什么可怕的，只要坚定拒绝，他就不敢胡来。肚里的肉团便是绞死他的绳索，重婚罪足以送他进监狱，他不敢冒险与你撕破面皮。有我在，就掀不起大浪。我在村里这么多天，只见过他两次，一次老闸口，一次我屋门口，半夜只敲一次窗，证明还是有顾忌的。惠娣说，敲

了，敲了三次，都是下半夜，没理他。我继续说，可以先发制人致他于死地，把他干了，小泾河西面一片沼泽地，在那儿把他埋了，剥了衣服埋在烂泥里，待发现，只剩一副骨架，谁知道是谁？公安特派员哪儿有时间精力查这种无头案，只好以失踪案处理，贴几张寻人启事。当然，也可以后发制人静观其变。他认为你走投无路才这么胆大妄为的，就像我勾引调戏你一样。惠娣捂住我嘴，说，你怎么能跟他相比！你是天，他是屎！不要为我杀人，为我吃枪子，事情还没到这地步。对的，肚里有了他的孩子，他便是重婚犯。

惠娣问，孩子怎么办？我答，孩子无辜，也是你的亲骨肉。我大不了计划生育的一胎指标，被他抢去，我认命，无怨言，只当前世少他的债，你身体要紧，跟小郑流了一次，为了我再流，我不忍心。惠娣又流泪，喃喃说，我没脸跟你领结婚证，只要不抛弃我，我发誓，愿意像佣人一样跟你一起过。你跟小圆结婚，我不说什么。我说，我跟小朱八字没一撇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她连我插队在哪儿都不晓得，不过萍水相逢。从今你是我的妻子，你对小郑还有念头，我不说什么，你愿意做秘密夫人也同意。不过孩子不能处理，我不愿你因我再次受到伤害。瞒不住，成了家，我做他的父亲好了。

惠娣还是跟娘一块吃，我独自吃。只要娘过来，金娣出现，我俩就像没事一样。她不到我房间扫地，也不收拾灶头上的碗筷。仍旧睡小郑那间，夜深人静，放下花边活的时候，我才走进她房间。躺在床上，小声说话，甚至不说话，以防隔墙有耳。

白天我大多到二师兄那儿，做他接手的活儿，有时油漆门窗，有时油漆轮船，漆家俱往往单干。耕了田，放了水，油漆活儿基本停止。二师兄蛮关心我，问我学到的生理知识，有没有学以致用。他说其实不难，万事开头难嘛。坦言，新婚第一夜，忙碌一个时辰才有所进展，第一次虎头蛇尾。我蛮感激，但不好意思炫耀成果，毕竟不是原装货，这没什么值得炫耀的，再者，她的苦难，我没有面孔向人诉说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3、30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11 节

农忙进入白热化，有许多迹象可供佐证。清早县人民广播站提前一小时播放，按惯例先歌颂红太阳，播放乐曲《东方红》，然后说了声“社员同志们”，便是“天气预报”、“农事五分钟”。

“农事五分钟”，对乐果、二二三，以及六六粉之类的农药，进行深入浅出的介绍，使用方法极其详细。而农人实际操作中，结合自身的生存状况，举一反三，还积累了另外经验，晓得此类农药除了能治小麦水稻病虫害，比如稻飞虱，还可以把自己当病虫害自我了断。是的，乐果十分刺鼻，但捂住鼻子，仰望星空，像现在吃啤酒一样一口干，便能一了百了。公社卫生院统计，三十到四十岁的农妇最喜欢喝。不是由于赌气，便是由于精神崩溃，能起死回生的十有三四。死亡率高的原因，死者有个共同特征：要么不喝，要喝就是一次喝个够。

大队代销店的商品极其充足，咸肉、咸鱼、鸡蛋、咸菜、榨菜、酱油萝卜一应俱全，还有黄酒烧酒。香烟品种多样，淮海、勇士、向阳放在架子上，没有五角一包的牡丹烟，晓得社员吃不起，也没有二角九一包的飞马烟，货源紧张，这个要开后门。煤油草纸不少，套鞋雨衣手电筒电池不必提了。不过，进货从来不进水果，特别是所谓的厄瓜多尔香蕉，我也从来没看见梨与苹果，硬糖还是有的，棒糖牛屎饼也有。

到各大队放露天电影的电影队停止活动，跟公社领导拿着镰刀一起支农去了。城里，居委主任也忙碌，对倒流回城的插青进行登记，并规劝返乡。县工人纠察队配合基层，加强对插青的控制，大街巡逻，入室捉拿，称之为“大扫除”。五大三粗，眼神灵活，外表像便衣，其实一直无制服。执行任务比较原始，巡逻靠两只脚或自己的脚踏车，也没有现今才有的监控头和智能手机的辅助，更没有“美电贝尔雪亮工程平台系统”，此系统可以利用家庭电视和智能手机，“实现人人可监视，处处可监看，时时可响应”。县工人纠察队传达命令不用书面文字，依赖的是口口相传。命令说，到东沧街 28 号捉人，也有的听错了去了 38 号。控制囚犯不用手铐，使用的则是绳子。据说，内部曾进行捆人比赛，五花大绑最快的只需三分十八秒。

兴兴吹哨的时间开始提前，从早上七点提前到六点，甚至五点。后

来改变手法，放弃提前，尽量收工延迟。村民已习惯哨子的管理，承认它的权威，这就是所谓的号出令行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如果兴兴隐身幕后，由李莲英吹哨子，只要模仿逼真，大家照常执行。兴兴的吹哨颇有艺术性，像经过训练，大家听过几遍便条件反射，按他哨声的意思执行。就像战士明白何谓冲锋号、撤退号、起床号。“居——居——居，就是下田，“居居——居居——居居”，就是出工催促，“居居居——居居居——居居居”，不是蟋蟀叫，它的意思不等你，要扣工分了。兴兴有个特点，吃田头午饭，还有收工，很多时候放弃吹哨，随心所欲，有时手一挥，有时自顾自走了。大家看他的举动行事，把他当作领头羊。因此一到吃饭收工辰光，心不在焉，盯着他的行止。发展到后来，兴兴想大便，便感便风起云涌，不少人跟着学样。据传，某日兴兴干活时到河边的河泥潭大便，原在田里死命松土的三个男劳力跟着去了。兴兴蹲了一会，便感消失，无趣的立起身，另外三位也站起来系好裤子。

农忙给我带来压力，使我蛮难立足钱家村，从早到夜，哨子脚步声，还有村人妒忌不屑蔑视的神情，都在提醒务农为贵，你是农村二流子。要不是为了惠娣，我早流窜到县城里去了。于是我到塘市镇坐茶馆（茶客稀少，上午九点就剩下我一个），或者到小泾河钓鱼，很晚才回家，以减轻压力。我曾对娣说，去县城两三天，进补油漆材料、生活用品。娣不悦，说，要走一起走，我不敢独个呆在这儿。我说，跟我公开来去，这不成了地上老婆，不是秘密夫人了吗？娣，我的娣，想想也笑了。

惠娣还是睡在小郑房间里，跟娘一起吃。娘肚皮痛，实在没力气下田，有时睡在床上，惠娣收工还要烧饭，我在旁干着急，帮不上忙，至多去大队代销店买点咸肉鸡蛋，帮助母女俩改善伙食。惠娣不愿拿回家，说次数一多，娘看出眉目，以为我脚踏两条船。她知道我一门心思当工人，想去武汉。我说，你吃咸肉鸡蛋鲜鱼，娘没得吃，于心何忍？就算娘晓得内情，晓得女儿有两个男人，也不会做大喇叭。娘挑水花生摇摇摆摆，再加上肝火旺，没什么吃的，容易出毛病。娣，娘用的毛巾像揩台抹布，看不出本色，该换一条了。

晚上七点，惠娣收工到家，八点才能到我那儿。累得不行，我帮她洗脚擦身子。没有洗澡的地方，河里血吸多，不敢下水，只好坐在大脚盆里擦身子。娣舍不得用柴烧热水，用冷水将就。不管如何累，惠娣还要跟我睡在一起，不是想那件事，她说，我怕。我说，怕啥，我在你身

边。

我清楚记得 1974 年 5 月 22 号那天，我在小郑房间睡到半夜，大概 11 点，听见敲门声，敲了三下，随后茅屋南窗窗布上出现一个黑影，起先不动，接着敲了几下玻璃窗，喊惠娣惠娣，见无回音，继续敲，继续喊，一会听见重重的踢门声，踢了三脚，随之“啪啦”一声，碎了一块玻璃，又“啪啦”一声，又碎了一块玻璃。

惠娣钻在薄被里，一只手搂紧我的颈项，一只手捂住我的嘴。我心想，总不能让她整天活在心惊肉跳里，了结的时候到了，我不想做缩头乌龟！跟她咬了耳朵，听了我的计划，只得同意。悄悄起身，进我房间，摸黑穿了跑鞋，拿了床边的防身木棍，大步走到大门口，慢吞吞开门，故意弄出声响，黑影果然中计，待我开门他已走到门口。我大声问，啥人？手里的木棍已朝他的肚腹戳了一记，这一记很猛，把我相当于三次自慰的能量，以及历年来的憋屈一并用上了。阿根应声倒地，捂住肚腹说，我啊，林书记。我一边说哪儿来的林书记，只有流氓重婚犯，把人家肚子弄大的阿根，一边又连击三记，这三记打在肚腹上。后来又打了两记，打在两条大腿上，不知有没有击中膝盖骨。担心出人命，手下留了情。阿根痛得地上打滚，说，德德饶饶我，饶饶我！我管你什么林书记，啥书记，哪儿来的那么多书记，又朝他的裤裆踩了一脚。一声惨叫，这一脚肯定踩中了要害。我说，再看见你到这儿混，不要怪我不客气，不送你公社，也要叫你死在小泾河。

门澎的一声关上了，外面好久没有动静。惠娣穿了衣服，蹑手蹑脚走到我身边，颤抖地问，打死了？我答，没死。

许久没动静，以为阿根走了，其实没走，因为听见叫唤：惠娣，我走，从此不来了。帮我求求情，叫德德不要到公社报告，给我一条活路。孩子留着，行行好，活菩萨，我烧香。声音凄惨，满腹哀怨。

躺到床上，惠娣脸色发白，浑身颤抖，话都不连贯，她说，以前不是这样，只是敲门、恳求，没希望，骂几声就走了，这次估计吃了酒，以为你回了海虞。要是今夜你不在我身边，我完了。你下手怎么这样重，不怕出人命？我说，不辣手，不打破脊梁骨，不会丧失斗志，还会使用手段玩花招。往死里打，才知道光棍一条的惹不起。

惠娣久久不能平静，显得比往日反常，或者说疯狂。她先是死命的抱住我，后来还把舌头伸进我嘴里，我晕晕乎乎，说，舌头不是棒棒冰，睡吧，明早还要插秧。惠娣不听劝，说：我要，我要吃棒冰。我顺着她性子，最后也得意忘形了。

早上，她不舒服，说头昏，我摸摸额头，有点寒热。我用热水瓶里的隔夜热水泡了碗糖汤，叫她喝了，情况稍有好转，脸色开始红润起来。于是她到娘那儿吃泡粥，待她再到我这儿，出工的哨子叫了。惠娣嘴说肚皮有点胀，有点痛，仍坚持出工。我说，一天挣三毛钱，全村哪户人家年底有分红，不透支？透支多少关啥事？债多不愁，虱多不痒，能活着就好。她答：只要在钱家村，哪怕一个月不出工，第二个月仍要出工。说到这儿，惠娣面孔雪白，捂着肚子蹲在地上，浑身冒汗，说，德德，去把娘叫来。我说，先把你抱到床上。她说不要，我自己来，下面流血，有血块流出来，大概流产，帮我拿草纸，洗脚布给我，把娘叫来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3、31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12节

通知了惠娣娘，飞步回家。娣坐在马桶上，手里拿着脚布，脚布染红，仍能看出原有的浅绿色。四周寂静无声，因为社员都下田干活。兴兴“居居居”的哨子不等惠娣了。我说，娘来了，叫兴兴派船送医院。娣说，没事，感觉好多了，头不昏，肚不疼。宁可死，生私囡的事不能让人晓得。我说，假如不受惊吓，不玩，不会发生这种事。娣说，迟早发生，他有啥福气叫我给他生孩子，流了蛮好，这是我的心病，对不起恒恒，对不起你。娣抬起屁股让我看马桶。又说，胎盘胚胎都从子宫脱落，像水泻，像开闸，控制不住。娣刚抬起屁股，一股血腥气扑鼻而来，我赶紧憋住呼吸。血水染红了马桶，胚胎不大，至多比桂圆大一点，看上去血糊糊的，在马桶里继续膨胀，继续生长，它漂浮在浅红色的血水之上，犹如一团深红的水草。马桶里的东西，其去向我一无所知，因为由惠娣娘处理，可以肯定不会倒在生产队的集体粪坑里，那块红脚布，也可能陪同那团深红的水草，埋在她家暗无天日的竹林里。整个过程，既像小产，又像养私囡（私生子），我的面皮薄了。

惠娣既心疼又惊喜，因此心情复杂，而我与其相似。不能表示过份伤心，也不能显得过份快乐。因为伤心显得虚假，肚里的种毕竟不是我的，而快乐，面对娣的伤痛，又成了幸灾乐祸。我甚至在惠娣娘面前，还要表现成一个不明真相的群众，我觉得吃力。利己的反应，应该开心才对，但我的利己已覆盖惠娣，她成了我一部分，让我无法作出自身本能的反应，身心只能分裂，成了左笑右哭的双面人。我还不能多呆在惠娣身边，以免她娘看出破绽，这更加剧我的烦恼。惠娣娘饱经沧桑，看见女儿久久坐在马桶上，似乎明白个中原因，她到场朝我看了一眼，我知趣转身离开，她关上房门。我其实是她俩的同谋，原应接纳我，惠娣娘不明真情，却把我视作局外人。

村人只知道惠娣发高烧，是因为食物中毒，腹泻拉肚子，惠娣眼窝深凹，形销骨立，符合一个中毒者形象。惠娣满可以借此休息几天，调理一下受伤的身子。

我对惠娣说，流产是绝对机密，归我俩所有，娘知道会守口如瓶。泄露出去，阿根晓得，就丧失他犯罪的证据。这是我们扼住他报复的依靠，如果泄露，死无对证，形势蛮难预料。他可以叫两个基干民兵将我

五花大绑送公社，说我殴打大队书记，也可以把我吊在梁上，将我一顿毒打。娣连连点头。

我想买只鸡，娣不允许，说，这个村谁吃得起鸡，你痴特哉（疯了），我又不是给你生孩子，怎么有面皮吃你的鸡？我想买些蛋，她默许了。我希望每天能钓到鲫鱼，让娣补补身子。

平生第一次钓鱼有了目的，以前都是玩玩，消磨时光，现在真的想捉鱼，鱼影踪全无。鳊鱼辜负了我，草鱼辜负了娣，幸好小鲫鱼、小塘鲤给我钓到了几条，有的手指长，有的半只筷长。惠娣娘就在原女婿的锅灶上，烧起了鲫鱼蛋汤，我给它加了红糖，这有点坐月子的意味，仿佛惠娣刚生了个小宝贝。惠娣娘说，谢谢你。我说不客气。我到塘市镇买了大饼，撕成碎块，加红糖，用热水烧了，给惠娣吃。背着惠娣娘，还烧荷包蛋，送到她床边。

只要惠娣娘到场，娣就暗示我回避，我孤眠独宿，嗅不到娣肉体的芳香，听不到惠悦耳的嗓音。无聊时候只好看看《青春之歌》。

一刻不忘警戒，临睡前还要巡视一遍茅屋，防止阿根突然袭击，我甚至过了晚上八点不出门，更不到屋西河边。我原来习惯在大樟树下呆坐，思念思念老家，唱几句《知青之歌》，看看满天繁星，望望从小泾河尽头处悬着的月亮。我至多在晒谷场上散步，听听旁边队里的猪猡此起彼伏的叫唤，让散步，让夜风吹凉我沸腾的血液。娣的房间窗户重配了玻璃，我逐条检查一遍窗栏杆，在她的床旁还放了木棒。

惠娣娘陪女儿睡了五夜，每夜叽叽咕咕，似有说不完的私房话。我多想参加她俩的聊天啊，但夜深沉，房门紧闭，门外只剩下孤家寡人，我似乎靠娣的笑容，和每天偷偷几个吻而活。

农忙如此忙碌，金娣仍每夜前来探望。面对最好的朋友，娣却不能吐露隐私，倾诉内心的创伤，其实等于包庇阿根，宽恕了小郑。我不能暴露自己的真面目，其实也是对爱情的不义，和对惠娣的不公。惠娣情愿默默奉献，做无名英雄，做秘密夫人，其理由匪夷所思，让我不能释怀。说实话，我愿意永远待在她身边，而不愿做一个匆匆过客，我多想光明正大跟她结婚，娣是我的妻啊！娣！

农忙很快过去，娣恢复了勤快，出工之余，她居然在茅屋四周种上了蔬菜，我不懂种类，估计是菠菜韭菜小青菜之类，难怪娣说我五谷不分，小麦当韭菜，枉为知识青年。她叫我从她家里搬了一只原先腌咸菜的水缸。她每天从钱泾河提水，倒进缸里，储存一夜，不准我接触河水，生怕我得血吸虫病。

至中秋节，这段时间我曾自慰两次，我熬不住，又不愿让娣受到伤害。尽管我晓得喷射的物质表面上像上文所说的似牛奶、像浆糊，但事实上是我身体的精华。我见娣身体复原，克制许久的情欲又蠢蠢欲动，我不满足于亲吻抚摸。娣理解我的欲念，看清我渴求的目光，欣然接受了我的求欢。不过她要求戴避孕套。我很不理解，且没这么试过，不好拒绝，结果还是她帮助我戴上了。娣戴避孕套动作极其娴熟，让我心内一阵酸楚。自此以后，该套成了我俩性爱的必备。我问过为何戴套，套从何而来。娣说，不要知道得那么多了，短期内不能怀孕，否则以后要习惯性流产。

阿根不见踪影，原来做大队长的祥福担任大队书记，兴兴提了一级，兼任大队长。确切消息说阿根被逮捕，其原因，一说，大队耕读老师、女插青彩华想报名进修县城幼儿教师班，另一说，想抽调回城当幼儿教师，为了一张大队证明，给阿根玩了。政审结果有一半人未录取，有的因为家庭成份，有的因为体弱多病，彩华因为不是处女。彩华本是处女，她坚持好多年，准备献给未来的郎君，结果被林书记捷足先登。为了前程将贞节送给阿根，这有点像让叫化子吃大闸蟹。彩华恼羞成怒检举。阿根逮捕入狱，据传将判刑五至七年。

我问了兴兴，确证阿根被捕的消息，一颗悬挂的心才落地。对娣说，没事了，我回县城一次，望望爷娘，前几天母亲打电话到代销店，请催娣娘转告叫我回家。娣没说什么，只说了一句，快去快回。后来加了一句，见朱小圆的话，要告诉我啊。我笑着说，地下老婆吃醋了。

从塘市乘轮船到县城，需三小时左右，票价二角半。母亲见我回家，烧红烧肉叫我补补身子，又炒了两只蛋。典当朝奉说，浪子回家哉。娘拿出一封信，还有一件绒线衣。绒线衣是紫色粗绒羊毛织成的，很厚实。上面有小翻领和三个纽扣，套衫。不用说，就知道是谁送来的。信，我

不敢拆开看了。我担心自己心软与她联系。

晚上和刚开始上班的弟弟挤在一张床上。弟弟因我插队而留城工作，对我蛮感激。他告诉我一个秘密，那姑娘晚上来的，跟娘聊了没几句就走了。蛮漂亮的，文静，衣服也讲究，坐凳子只用半片屁股，像有钱人家的女儿，比他同进厂的那位女学徒漂亮。还说女学徒对他有意思，他不敢和她去看朝鲜电影，担心被开除。工厂明文规定，学徒期间不准谈恋爱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3、31

电子信箱: 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13 节

惠娣娘的病江河日下，从七月初就不能参加田间劳动。起先还能打捞水草水花生，后来猪饲料背不动，只好息了这念头。猪嗷嗷待哺，没日没夜叫，仿佛人类不是要吃它的肉，而是要它的命。有时候发生这种情况，娘以为女儿喂了猪食，女儿以为娘喂了，其实双方都没有去喂，结果饿极的两只猪只好消化身上的脂肪，吃铺在身子底下的稻草，啃猪栏，猪急跳墙，入侵邻居的自留地。引起公愤，惠娣娘只好忍痛割爱，廉价出售。

过了国庆节，娘痛得走不动了，我们这儿也难得来。她以前赤着脚来，今年才舍得穿一双破布鞋。要是去塘市镇，担心磨鞋底，赤着脚去，到了镇子才穿她的布鞋。娘疼得喊救命，娣只好到赤脚医生那儿配止痛片，每次顶多配十片，不知价格贵，还是生怕多吃有啥后果。肚皮日渐隆起，赤脚医生无法确诊，只能搔搔头皮判断：不是血吸虫引起的，便是肝癌晚期。因为它们都有肚皮肿大的特征，并且都极其疼痛，有高烧。拿出《赤脚医生手册》给惠娣看。娣不死心，又包了娘的大便去公社卫生院化验，未发现血吸虫卵，肠内寄生虫倒不少。

由于我尚处于娣的秘密丈夫阶段，不能经常探望惠娣的娘，只能以路过的名义进去转转。有一次她发烧，掀开了被子侧身睡在床上，发现她穿的是一条紫红色短裤，屁股后面能隐约看见五角星。向娣请教，娣说，将废弃的旗帜染了，马虎缝了，穿在身上，晓得见不得人，在家里穿。

只要说起送医院检查，惠娣娘便摇头，她说，血吸虫鼓胀病，跟肝癌晚期有啥区别？都是大肚子病，都要死。既然都要死，分清血吸虫鼓胀病，跟肝癌晚期有啥意思。我不想临死之前给医院敲竹杠。娣解释，合作医疗免费治疗。娘说，总要付床位费，总要吃东西吧，你陪我，不能出工，哪儿去赚工分？赚按劳粮？如是坚持，做出撞墙的架势。她说眼看入土，犯不着花冤枉钱，还问女儿有多少钱，恐怕只有刚卖猪的钱吧。我悄悄问娣，娘有多少钱？娣说，至多十块。我又问，你有多少钱？娣迟疑了一下，看着我的脸，答，卖猪的 70 元，做花边的 16 元。

娘浑身冒汗，布衫湿透了，临死前，脸上没有肉，肚皮像十月怀胎，

里面是一肚子水，止痛片不见效。她嚷，死吧，死吧，天老爷让我死吧，死了可以见我的老猢猻，死了，惠娣不再受累，好安心去武汉。恒恒没良心，害了惠娣，惠娣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我心痛啊！老天！后来不吃不喝，想加快结束这条命。起先吃点粥，吃点水，最后粥不吃，水不喝，嘴唇裂开，说不出话。女儿喂粥，咬紧牙关，女儿灌水，闭住嘴唇。娣哭着说，娘，要死一道死，你不能丢下我。你吃口粥，喝口水，让女儿尽一点孝心，不要让地底下的爸爸难过。我从小没有爸，不能再没有妈了，妈！

饥饿难耐时，吃了半碗粥，一根咸萝卜，吃的时候，有点不好意思，眼睛不朝惠娣看，吃了几口，想不吃，把碗递给女儿，女儿不接受，娘看着那只碗，咽了口唾沫，结果还是吃了，还剩下几口，死都不吃。女儿想给她吃只水煮蛋也不吃。对食物的依恋，对生存的最后一点依恋，我只看见一次。

田头村口的广播喇叭原在播送芭蕾舞《红色娘子军》乐曲，突然停播，说下面播送一个重要新闻，重复了两次，然后读了一段最高指示：“忙时吃干，闲时吃稀，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。”还说粮食是宝中之宝。然后是庄严的声音“中共中央……”普通话标准，中气十足，一听就晓得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转播，也晓得此人刚吃饱了饭。女儿急于给娘喂粥，也没有静下心来倾听国家大事。

我后悔去年五月用 120 元买手表。总以为有了手表，有面子，女朋友好找，其实并非这回事。黑暗之中，刘姐并非因为戴了手表叫我摸，小圆也非因为有了表，而对我这么痴情。我要找个机会问我的娣，是不是有了手表才从了我。

又一次到惠娣家，走到娘床前，对她说，德德来望你。可能神智不清，只是唠叨德德好人，说不出其它话。隔了一回，又问惠娣呢，又去做花边，扔下老娘了。娣说，娘，有啥吩咐，说呢。娘说，放不下你啊。我走了，你孤单一人怎么过？我熬不住说，娘，惠娣是你女儿，我也是你儿子，今后由我来照顾。我有一口饭，她也有一口。娘不说话，可能拿不定主意，还要听听女儿意见。女儿不说话，娘催着说，说吧，让娘死了安心，总找个婆家吧。娣才回答，德德是我弟弟。娘说，那么你不想去武汉，不想当工人了？口口声声说当工人，现在又改变主意？你

的心多活啊！女儿回答说，再说吧，小郑没有信，怎么当工人？娘说，随便你，德德也蛮好，送我腿花肉大鳊鱼，还给我送终。娘喘了喘气，又说，床顶上一只小箱子里有五只银洋，祖传的，以后交给你的男人，三间老屋，屋后竹园也作算你的嫁妆。这五只银洋，老猢猻宁可饿死，都没有变卖。说完，眼睛闭上，再也没有动静。

临死前拉了一堆屎，撒了一滩尿。气绝身死，娣一边哭，一边给她脱衣服，准备擦身子。听见哭声，隔壁宝阳娘闻讯前来帮忙。脱掉紫红短裤，里面还有一条紧身内裤，黑糊糊的，已分不清裤布的底色，似乎似橡胶跟皮肤粘在一起。见不可收拾，娣用剪刀剪了，用铺在床上的塑料纸将它与紫红短裤一同包了。宝阳娘见状，干嚎了一声，惠娣娘你死的好苦，又关照惠娣，这时节省气力不要哭，待吊唁的来了再哭。说完回家拿了几条白腰布，说原想做鞋底，今天刚巧用上了，也省了布票和铜钿。没有热水，惠娣叫我去烧一大锅水，她先用冷水给娘擦脸和洗脚。洗完了脸和脚，半面盆水黑糊糊的像墨水，我见状，回去拿了块肥皂。

记得下半夜守灵堂，娣对我说，移风易俗，不让搞迷信，提倡丧事简办，蛮好，反正没钱，不用白腰带，腰里系草绳也可以的。

娣用自己的内裤给娘换了，又给娘穿了条娘的黑色棉裤。娘只有一件干净旧布衫，女儿给她穿了，没有外衣，女儿将她仅有的棉袄给娘穿了。娣有两床嫁妆被，一针一线做花边做出来的，原是打算送给小郑的，她用其中一条红被给娘盖上了。娣给娘洗头梳头的时候，我卸下灶间的两扇门板，揩掉了灰尘，以作娘的灵床。

兴兴来了，金娣来了。惠娣伏在金娣的肩上哭了起来。才哭了几声，金娣说，这时候不哭，待人来了再哭。兴兴去晒谷场挑了一担稻草，准备给陪夜的打地铺用。又通知阿三明天来这儿出工。阿三是厨子，业余厨子，平时没有那么多菜肴供其实验，技术还是停留在红烧肉、红烧鲫鱼、大蒜肉丝、炒鸡蛋的水平上。

我塞给娣五十块钱，说办丧事用。娣婉拒了，说，有卖猪的钱。我问，我是德德，还是弟弟？她心不在焉没回答，似乎沉浸于母亲死亡的悲伤里。后来说，德德弟弟意思一样，没啥区别，不要计较。

惠娣给了金娣十块钱，叫她到大队代销店买一条向阳烟，再买二斤咸肉二斤咸鱼，二斤鸡蛋和三斤黄酒，有蜡烛的话，买十支白蜡烛。叫金娣张罗，隔一会一起吃晚饭。阿三来了，惠娣给了他三十块，请他置办五桌酒。所有行为惠娣不跟我商量，把我当局外人，白腰带也不让我系，还说了句不客气的话：你识相点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2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14 节

晚上，村里 18 户人家都送了礼金，同他们说定明晚每家两人前来吃豆腐饭。礼金有一元，有二元，兴兴送了二元，金娣当着我面塞了惠娣二元。娣的隔房兄弟玉宝玉贝各送了三元。

当晚吃酒，八个人，一方桌。惠娣、金娣、兴兴、阿三、宝阳娘，还有玉宝玉贝两兄弟，以及我。惠娣跟金娣坐，我和兴兴坐，与她俩隔桌相望。玉宝玉贝两人坐，余下一方阿三和宝阳娘坐。阿三屁股坐不稳，不时往灶头动手脚，吃到最后又变出一只鸡蛋炒韭菜，兴兴啊的一声，说阿三会变魔术。吃的是髹装零拷黄酒，兴兴品了品，说好酒，没渗水。一桌人吃了三斤，瓶底朝天，桌上碗盆狼藉，阿三问惠娣拿了零钱又去代销店添了三斤。兴兴吃得兴致勃勃的，等于添酒回灯重开宴，舌头硬仍不过瘾，还问阿三代销店有无劳动瓶（劳动牌烧酒，小瓶装），被金娣挡住了。

吃酒开始前，惠娣哭了一阵，饭后零零碎碎哭。她起先低低的哭，不时隔杂几声呜咽，后来没命的嚎，带有哭天抢地之态势，蛮有震撼力，我都被她变化多端的表达打动了。她的哭泣常被打断，比如在痛哭中途有人塞上礼金，痛哭只好戛然而止，脸上还要浮现临时的笑，收了礼金，痛哭固然可以继续，但痛苦的力度还是打了折扣。就像绳子被截断几段，绳子不成其为绳子，痛苦也不成其为痛苦了。娣对娘的感情，由于异化成表演，我感受不到哭声中有什么深情。我想哭，跟我的娣一道哭，为娘的紫红短裤哭，为妻的独脚戏哭，然而，看地下老婆的表情又不敢哭。我的角色只好由其分配，而成了她的木偶。

酒桌上，宝阳娘建议竖牌位，说，该让惠娣娘身有依傍，魂灵有个着落，不让点纸，照片没有，牌位还是要竖的。兴兴说，牌位，牌位，骂人也用这字眼，小牌位，贼牌位，跟浮尸、枪毙几（枪毙鬼）、小舢舨棺材，常是拼档（搭档）。破四旧，立四新，移风易俗从我们这代开始，灵前不放油面蛋，不点蜡烛，不点纸，不竖牌位，卫生起见，明天出丧。小队派挂机船往牛角湾火葬场火化。这本来亦是娣的想法，事实明摆着，遗体多呆家里一天，就多一天开销。

吃到夜九点，玉宝玉贝醉醺醺回去，说隔一会来守夜。阿三明天要

烧饭也回去。兴兴吃了酒，睁不开眼，打了个哈欠走了。宝阳娘洗碗收拾酒桌，酒桌上还有一小段咸鱼，她舍不得扔进了嘴里。

金娣打算陪夜，花边不做了，直坐到 12 点，被娣劝了只好回去。宝阳娘收拾好桌子，因明天要做阿三的下手，所以坐了一会回去了。娣见玉宝玉贝两兄弟来了，使个眼色叫我回去。我心犹不甘，又担心她的身子，假装没看见她的暗示，赖在那儿。

娘躺在灵床上，由于哭声势孤力单，听不到排山倒海的响声，唯能听到女儿时断时续的啼哭。她穿戴整齐，身上还盖着女儿红红的嫁妆被，不过那被子掩盖不了十月怀胎似的肚皮。她像睡着了，一动不动。白天去塘市镇，她不穿鞋子，到我们那儿不穿鞋子，可今天躺在床上却穿了布鞋。布鞋来历不明，不知来自何方。一块白布遮盖了她树皮似的脸，她躺在这儿，再也不要弯腰挑水花生了，也用不着为女儿的婚姻愁眉苦脸，阿根半夜三更对她母女俩的骚扰恫吓，对她也鞭长莫及。她乐呵呵的踏上黄泉路，与自己的老伴相会，对他说，家里的传家宝，宁可饿死也不花的五块银洋，已安然转交给了惠娣。

深夜近一点，我被娣赶了回去，临走附耳对我说，明天带十斤米过来。她生怕吃豆腐饭，饭烧的太少。我想不走，玉宝接着劝我走。玉宝是小队会计，兴兴的最佳搭档，他还是大队支部委员。他说知识青年对贫下中农的感情不过如此了。兴哥对我说，德德是可塑之材，原可培养，可惜不喜农活，不肯扎根农村，让他入党，恐怕支部难以通过。

呆在房间里，久久不能入睡，我不能给丈母娘守灵，只好守自己的灵魂。我的灵魂随风飘荡，随波逐流，犹如钱泾河上无根的水葫芦。但有根又如何呢，就像河边那两株大樟树，也没有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、妻妾成群，照样在忍受着默默无闻、日晒夜露。

翻身起床，又穿了一次紫红绒线衫，毛绒绒的，大小正好，与我的体型挺相配。又拆开了给我的信。她说，都说女人水性杨花，你才是无根的萍，才是浪子燕青。这次署名是朱小圆，而不是小圆。我泪水流出来了，我爱惠娣，又爱小圆，我是反覆无常的情种，并非是忠诚不二的燕青。我这条流浪的船，停泊她俩任何一个港口，都心定神安。

午夜三点，惠娣来了一趟草屋，来拿什么东西，没有忘记进我的房间。红着眼圈，亲了我好几次，并把红布包着的五块银元放在我枕边。我握住她的手不放，叫惠娣，我的亲亲。

参加送葬的，均是直系亲属、亲朋好友。人员有惠娣金娣、玉宝玉贝及其他俩的家属，还有宝阳娘。兴兴原想也去，因今天有公社三干（三级干部）会议，只好不去。我想去，妻说不要去了，还是按我们的约定去做。她坚持做地下老婆，我只能顺着她的心意。

门板抬着惠娣娘，送到了挂机船上。红红的被子光耀夺目，乡亲们涌到村后钱泾河边，看惠娣娘离村远航。早上七点出发，下午五点就到家。水路来回七小时，等待火化用了两小时。中午的伙食，大家吃了碗阳春面，由玉宝付账，作算出差菜金补贴，并偷偷给大家记了人工。那只原先放银洋的小木盒，装上了死者的骨灰。

邀请的 36 人到齐了，兴兴邀了大队书记祥福，惠娣邀了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保元队长。外村两位亲戚，还有宣传队里惠娣三位好友也来吊唁，送了礼金，位置坐不下，因此阿三、惠娣、宝阳娘没有落座。我想让位（其实还多一个座位），惠娣担心露出破绽，不允许。安顿好骨灰，惠娣和玉宝娘子、玉贝娘子哭了一阵，被人劝了，说人死不能复生。于是惠娣止了哭声，玉宝娘子、玉贝娘子就座。

借的四张八仙桌，连同娣家的一张，都已摆放整齐，客堂间原来放置的布机、矮桌、农具、蓑衣已搬至室外，空着的地方摆了四桌，还有一桌放在惠娣娘房里。床踏板上的那只长马桶不雅观，我转移到了床的右侧，并用塑料纸遮住。红烧肉、红烧鲫鱼、咸肉、韭菜炒蛋、青菜等，摆放得齐齐整整。豆腐饭开始。桌上的两包向阳烟先按人头分了，黄酒嘛，每个男人一小碗，不管能吃不能吃。这有点绝对平均主义的味道，有几个男人竭力反对，阿三作了妥协，按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的原则作了安抚。也不知厨子的饭菜味道好，还是社员的胃口好，反正至多二十分钟，红烧肉碗见底，鲫鱼剩鱼架子，咸肉不见了。阿三见势不妙，要紧将炒猪肝、烧豆腐、榨菜肉丝蛋汤端了上来，锅里的饭盛入饭箩，再烧了一大锅饭。惠娣有先见之明，晓得母女俩的口粮所剩无几，才用我的米救急。社员陆续盛第二碗饭时，进食才稍有缓和。村民开始缅怀惠娣娘的过去，以及她的动人事迹，比如救过隔壁宝阳娘的阿弟，让人在她

的竹园里砍竹子……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3

电子信箱: 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15 节

娘走后，娣的生活起居发生变化。具体说，她整理老屋，请做泥瓦匠的隔房哥哥玉贝将卧室墙壁粉刷了一遍，又叫我将门窗油漆了。门窗呈灰黑色，木筋凸露。她说不是要漂亮，涂涂油，不让门窗朽烂就行了。我想省点钱用桐油涂抹，后来还是用了两小桶清漆，刷了两遍。化了二十多元，又花了四天人工。大概为了给我打气，还做我的下手，帮我清除灰尘，磨了两天砂皮。假使不是自家房子，花这些钱漆旧的门窗，真让人肉疼。她这么做给我感觉，或者想重整家业，或者准备招女婿。我喜孜孜的，抚摩着她五块银洋的嫁妆，想像着洞房花烛的那一夜。

此外，她不跟我一只锅里吃饭，一日三餐都在老屋，不过烧了蔬菜仍要偷偷送一碗，水缸里的水仍旧给我盛满。做花边不待在小郑房里了，尽管时不时睡我这儿。她这种谨慎，似乎提防小郑在村里安插卧底。

性生活依旧，频率比以前高，质量有所上升。她全身心投入，乐此不疲，不像往日心事重重，既要担心娘的冷眼，村人的闲言碎语，又要提防阿根的骚扰和袭击。房事前，蛮注重前戏，可以吃着“开口笑”或 S 酥，跟我卿卿我我，（每次回县城，我都不忘携带类似脏物的食品回乡），让我以为只是一次愉快的聊天。待聊天接近尾声，我将睡非睡时又卷土重来。最可贵的是，娣没有任务观点，由着自己的性子，并且翻花头，比如，令我叫姐姐，叫妈妈。叫姐姐，就说，弟弟，我用小木梳帮你梳头，叫妈妈，则说，儿啊，便将奶子塞进我嘴里。

说真的，娣已脱胎换骨，甚至有点放荡，或者说不拘形迹，她不将性生活当作繁殖的手段，也不将它当作依附男人的工具，纯粹一门娱乐，就像当代人吃了老酒，去 KTV。我怀疑她长期呆在宣传队，艺术细胞发达。黄世仁在磨房里追逐喜儿的那种猥琐，那种淫荡，很可能在娣的心房里烙下印记。

娣年轻貌美，身体苗条，随着精神放松，尽管比以前略胖，却显示了少妇的丰韵。长发黑黑的，皮肤白白的，乳房凸凸的，臀部翘翘的。性欲虽称不上炉火纯青，动作也有点土法上马，但至少可以说是收放自如、出类拔萃。而且，也不像以前那样腼腆羞涩。有啥推陈出新的念头，她愿意切磋商榷，希望试验实践。我是她一手培养出来的，虽不好意思

师生相称，师傅的话，我还是不敢违逆的。

让我感动的是，她承认我比小郑强，至少跟我睡比他睡放松。跟他睡眼睛闭上，跟我玩则睁开。说他烧酒当冷水卖，气力用在赚工分，而不是性生活上。还说看看人高马大，却无耐力。玩起来不专心，谈工分，说上调，农村的粗话也要对我说，“热粥难为（浪费）菜，好妻伤丈夫。”好像我成了狐狸精，迷了他的魂儿，吸了他的精气。

我曾问她为何住老屋，秘密夫妻的生活何时了。她说住在你这儿，总有一天会有风言风语，再给我一年时间，看恒恒能否回心转意。如果我是你的，不管做地下老婆有多久，仍是你的老婆。如果不是你的，做地下老婆越久，你玩的越久，并且等于白玩，反正人家不晓得。我的理想是嫁给恒恒，做个工人。这个问题早跟你讲清，你没啥想不开的，我本来不是你的，有的玩不是蛮好，谁给你白玩，还不是我！我说，既然如此这样，五块银元的嫁妆为何放我这儿，把我玩得魂不守舍，你安什么心！我现在不是想偷情轧姘头，我要老婆，我要结婚！你本来是我的女人，我为啥要偷偷玩？就像玩了别人的女人，就像偷了自己的东西。你娘也说“德德蛮好，给我送终”。你回答，“德德是我弟弟”。惠娣说，是不是你的女人，由我说了算。我说弟弟，没说男人啊。嫁妆放在你那儿，意思是，理想破灭则嫁给你，不破灭，还是要带着银洋走的，我又没有卖给你。我不是喜儿，你不是黄世仁。我说，这么说，意思露水夫妻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爱情的收容站。惠娣呵呵笑了，说：不见得白玩了我，你吃了亏。

我第一次感觉惠娣难缠。她以前处于下风，被我调戏，忍辱负重，委屈求全。那时候，她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，不经同意，我可以踏进她房间，放肆地解她上衣的两粒纽扣，她也不拒绝。她有求于我，尤其阿根事件上，是我把她救出苦海。现今翅膀硬了，关系就此疏远，精神上与我不即不离。我不知她喝了小郑多少迷魂汤，为了他宁愿被阿根睡了，至今痴痴地想着小郑，是喜欢武汉户口呢，还是真的出于爱情。大家想想，一个你所喜欢的女人，你没有所有权，她公开对你说，有机会要跟你分手，你是什么心情！难道除了我，她还有权跟别的男人睡？

想刺激她，骗她说，其实我被刘姐玩了。小圆以前写了求爱信，送了白衬衫，这次又来信，还给我一件她亲手编结的紫红绒线衫。绒线衫

可暖和呢，我试穿了三次，不信你试试。可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

似乎向小郑租借了他的女人，我不用付租金，尽管享用，只要到期归还，完璧归赵。他认为惠娣与我睡觉，不影响他跟夫人的关系。他俩心心相印，肝胆相照，旁人对娣肉体的污染，他毫不在意，因为他的词典里并无失节、守贞、绿帽之类的概念。小郑心胸博大，海纳百川，像弥勒佛那样，大肚能容天下人难容之事。

想挣脱情网，不让她称心如意，勇敢地对她说“不”，但看到她的脸容心就软了。只要她今夜住在小郑处，就像发出做爱的暗示，我就心猿意马。只要她踏进我的房间，我即骨软筋麻。她那自荐枕席的骚劲，竟成了征服我的杀手锏。她动作熟练，剥我裤子轻车熟路，哪怕一无前戏，凭那温柔缠绵的劲儿，也能把我送云霄。但我感觉，这虽是享受，其实也成了她的奴仆，因为她掌握了性爱的主动权。我扪心自问，是否因为我早期的掌控，与现在失去权力相对照，才对我的娣产生怨言。

出走过一次，回海虞老家。这次家里没收到我的信件。娘说那姑娘又来过一次，听说我不在，眼泪汪汪走了。我心里十分空虚，既没有面皮去找朱小圆，又赌着气不到钱家村。于是玩了人民公园，又往方塔那儿转了一圈。方塔千疮百孔，摇摇欲坠，塔檐没了，棱角模糊了，只剩些秦砖汉瓦互相依靠耸立在那儿。鸟儿叽叽喳喳，塔底下黑糊糊的，都是些鸟粪。那棵银杏树挺立在斜阳里，青翠的叶儿，沧桑的树皮，显示了它那顽强的生命力。

干了一星期油漆活儿，娣的面容在我脑海挥之不去，终于熬不住回到乡下。我关照自己不要去她家，不要踏进小郑的房门，也像她以前那样守株待兔，我也可以执行她的三不政策：不拒绝、不迎合、不躲避。但这种小伎俩都被惠娣秋风扫落叶，倒头来，我还是俯首听命，曲意逢迎。无形之中，等于自动交出了爱情之舟的指挥权。

我明白我已沦落到阿根的境地，尽管原因不同，结果都相同，就是没有播种权。我曾试图采用阿根的阴谋诡计，不戴套，让怀孕造成婚姻的既然事实，惠娣一步不让。我曾赌气说，关系到此为止。她哈哈一笑，说，你舍不得。我说我非常想念朱小圆，只有她能给我爱情的稳定，我需要稳定，我愿意用代价来买稳定。惠娣说，一片痴情换来两个负心汉，

我和小圆都是例子。我说，小郑负心，你不能向我报复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4

电子信箱: 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16 节

为爱的主动权，我俩勾心斗角很长时间，直至元旦娣收到小郑的信，才告一段落。娣有个优点，光明磊落，凡事对我一无隐瞒。不像我将有害我俩关系的隐私藏得好好的。不管如何忘乎所以，如何灵魂出窍，小圆的两封信，还有赠送白衬衫、绒线衫之事，我从未透过风。娣当着我面拆开了信。信的意思，叫娣见信速往武汉，那儿有临时工作。没说月工资多少，有无转正的可能，也没寄路费，户口婚姻更谈不上了，不过称惠娣，而不是钱惠娣同志，当然忘了问候惠娣娘，娘在世不在世，他也不知道啦。

惠娣问我怎么办？好像我是她的弟弟，而不是小郑的情敌，有义务为她出谋划策。事到临头，我心痛如绞，表面上倒出奇镇定，我说，按你心意，不能听我意见，因为说不定我的意见夹杂私心。你不想跟我怀孕，可能为了小郑，那么该成全你。她说，不是，我担心马上怀孕会不会习惯性流产。我说，按约定，你是我的秘密夫人，我们是临时夫妻。小郑出现，理应解除关系，假使勉强你，今后日子过不下去会怨恨。我只答应娘，我有一口饭，你也有一口。你打定主意去武汉，我就交还那五块银洋，还乐意提供路费，也算我们露水夫妻了一场。娣说，莫怨我，我要试一试，不甘心。我没了娘，没啥牵挂，我走了，你找老婆吧，我不能再陪你身边了。

那夜，我俩如新婚离别，一边流泪一边做爱。娣像情场上的赤子，降临凡间的神女，把她的灵与肉一塌刮子献给了我。我第一次拉亮电灯，欣赏她的肉体，欣赏是双向的，她也凝视我一丝不挂的身子，直至娣打了喷嚏，才重新钻进被窝。

明天她要动身去武汉，已到玉宝那儿打了小队外出证明，借口出门走亲戚，金娣都瞒过了。此外，她把老屋与小郑房门的钥匙交给了我。临动身我把五块银洋，连同包银洋的红布交给了她。还说，没有什么礼物送你，送五十元路费生活费吧。娣没说话，表情看上去忧郁，或者说阴沉，没有兴高采烈的样子，大概刚与我共度良夜，拿了钱，便投奔另一位男友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她说银洋留着吧，就算感情给你，身子给恒恒。说实话，没有你，这些日子熬不过去，可能早死在钱泾河里了。

S酥，还有开口笑，各拿了五只，给她充作路上的干粮。我原打算长亭送别，至多十八相送，没想到至塘市镇意犹未尽，她的眼神也舍不得分手，于是又乘轮船，陪着她到了县城。想请她到我家坐坐，做贼心虚怕见我的爷娘拒绝了。在县城长途汽车站，我俩就近吃了碗阳春面。帮她买了开往姑苏平门的车票时，我不由自主也给自己买了一张。

上车时，见我跟着上车，她激动得眼睛都湿了，说了句让我迄今难以忘怀的话：“德德，弟弟，姆妈欢喜你！”其实她大我一岁，姐姐姆妈老是粘在嘴上。

坐在车上，车子在沙石路上奔驰，车后扬起一团团尘土。车速并不快，到姑苏起码要一个半小时，一路上我紧紧握住娣的手，趁颠簸的当儿，还亲她的脸。我还把那五块银洋，悄悄塞进了她文艺宣传时用的黄书包里。

到姑苏平门才下午二点半，没去火车站，却和她乘公交去玩了怡园。她依偎在我身边，恍若昔日的小圆。晚饭，我们在姑苏新聚丰落座。进店前有一番拉锯。娣大概被店面的气派和招牌吓坏了，死活不肯进去。我说价格其实不贵，上次我招待帮助我解决工资汇款问题的建筑工程队领导，也是在这儿。纠缠一会，娣只好顺从。仍旧坐在我跟小圆坐的那张桌上。与她对脚板坐，复制了我与小圆吃酒的场景。点的菜依然是清蒸桂鱼等，这次没吃桂花酒。因娣不愿意，我不再勉强，于是加了个“腌笃鲜”（笋烧咸肉蹄膀汤）。

饭后，找旅馆的路上，娣对我说，一个月做花边，只值一顿饭，你花钱太随意。又花一元五开房间，用的是小队证明，上面只有惠娣一人名字。服务员先问我们是什么关系，来姑苏何事，目的地哪儿？待明白关系后，不让我俩一起住，甚至不让我住，理由是我没有单位证明，没有结婚证，恕不接待。我说在新聚丰吃饭不要证明，怎么住宿要证明？大便要不要证明？女服务员铁板着脸，没理我，晓得我在无理取闹。僵持片刻，决定让娣住下，我去丝织厂睡，反正宿舍里有熟人。分手又是一阵伤感。娣人地生疏，无法适应环境，抱住我，不忍我离去。女服务员呆在房门口，催我离开，说晚上八点半，旅馆不接待客人，请自觉遵守。我说这时不到八点，还有半小时。她可能想想也对，就下楼去了服务台。娣的房间是水泥地，靠窗，能看见平门那儿的河。房间里除了单

人床、矮柜、热水瓶、洗脸架，没什么。房门上无插销，锁不能保险。我亲了娣的脸，对她说，睡觉前，面盆放些水，连同洗脸架放在门背后。娣娣送到我旅馆门口，说，德德，你明天清早来接我，我怕，像花了钱住在牢房里。

第二天早上碰头，娣告诉我，半夜被惊醒，原来洗脸架倒了，面盆里的水泼了一地。一道电筒光照在她脸上。待电灯亮了，看见床前站着两个四十岁的男人，女服务员站在门口。他俩也像女服务员那样盘问了一番。重点问，昨晚跟她在一起的去了哪儿。有没有性关系，发生了几次。娣说没有，刚恋爱。其中一个说，要注意安全，不要上坏人当。在房间里逗留十分钟，有一个看了娣的小队证明，还想翻检她的书包和蓝布包袱，给另外一位阻止了。想翻包的问娣，包里有无避孕工具。娣没搭理。吓傻了。娣对我说，包里有两只，那时成了贼货。一直都是金娣给我搞的，赤脚医生小林是她表妹。我也舍不得用，有时洗过再用，最多用三次，生怕有针眼有漏洞才不用。跟恒恒的人工流产，是因为套子有漏洞。要是老实交代跟那些男人有关系，我岂不成了流氓？今天见不到你了。那些人，我不知是谁，就这样走了。

娣舍不得我花钱，因此早饭只吃了大饼油条豆腐浆。我问她要否买四只馒头，路上吃。瞪了我一眼，说不吃。默默走了一段路，不看我一眼，再乘公交至火车站。在售票处，娣停住脚步，不排队买票。我俩站在那儿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。隔了一会，娣说，一个临时工在武汉待不下去，路费都不寄，德德，我跟他的缘份断了。拿了你的钱跟他碰头，我的心肠够狠的。我暗自惊喜，说，换了我，不寄路费，把现有的男人扔了，去找新生活，也觉得风险太大，有多少成功把握呢？丢一个男人，换一个男人，手里仍是一个男人，没多一个男人，倒浪费了盘缠。你决定去武汉的原因是什么？为了摆脱我，摆脱钱家村，还是真的想一厢情愿跟小郑过日子？娣不说话，隔了一会，说，让我静一静，你老是跟我噜里噜嗦，把我的头都搅昏了。

静了一会，娣说，你说得蛮漂亮，却是伪君子。把我给你的五只银洋，放在我书包里，啥意思？是不是赶我走？是不是想扔了我，跟我一刀两断？从接到恒恒的信，你就没提出反对意见，一刻不停催我走，一路上押着我走，像押送犯人到武汉。你越是跟得紧，押得凶，我越是晓得你不安好心！还要给我买馒头，怕我路上饿，哼！担心路费不够，给

我五十块，送佛送西天。我走了，白玩了我，正好去找朱小圆，你打的好算盘啊！你好狠啊，德德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5

电子信箱: 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17 节

娣钻牛角尖，我无话可说。想想看，自己动脚朝武汉走，人家十八相送，还了银元，送了盘缠，成全她好事，倒成了不安好心，想改换门庭。女人心思，男人真的摸不透。给我感觉，娣说的跟想的不一样。我不是她肚里蛔虫，如何能猜准她心思。就拿所谓的地下老婆协议来说，也是掩耳盗铃。她以为性爱是搞地下工作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不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暗度陈仓总会留下蛛丝马迹，“叔接嫂”的风言风语便是例证。再者，一男一女共居三间茅屋，总有瓜田李下的嫌疑吧。随便啥时候听壁脚，偷情亦水落石出。她曾对我说过，赤脚医生小林是金娣的表妹，她从金娣手里讨了许多避孕套，我不信金娣不认为她在偷野食。就算没怀疑我，也吃准惠娣暗地有个野汉吧。当然，我明白这时语言是多余的，于是紧紧搂住她，以肌肤之亲抚慰她，也不顾旅客的注视。娣在哭泣，我说，顺着自己的心意，不想去就不去，再给我银元不就完了，地下老婆协议依然有效，随你执行到啥时候，正如你所说的，我还没玩够呢。我有一口饭，你也有一口。老屋刚油漆，不住多可惜。

娣嘟着嘴说，不把话说清楚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，要是回去就撕了地下老婆协议，我可不想让你白玩。你晓得我鸭屎臭（丑闻），尤其阿根的事，还有，我跟恒恒正经谈恋爱，在你眼里也是失身，你倒清清白白，我一件不晓得，也不知有没有出过事情，跟刘姐究竟有没有。一旦你心里抹不平，以后跟我算帐，我不想忍气吞声，只好投河上吊。我往武汉走，倒不是贪图做工人，恒恒不知底细，他就无从计较，还会像以前那么疼我。我说，娣，我不会甜言蜜语，只是由着性子爱你，我不多说了，只告诉你，不管私下还有公开场合，若是揭你老底，你可以打耳光，说你情愿吃屎不能怪我。娣说，流了两次产，生不出孩子，会不会把我丢了？我答，我宁可绝后，也不另起炉灶。实在不行，大不了领养一个孩子。我对选择负责。爱情毕竟不是做生意，不存在吃亏便宜，若有风险也认了。你在我的身边，整个天地都亮，因为你就是太阳，就是月亮。多少年后，朋友尤其大师兄说我拍马屁没界限，我说是的，但我没觉得拍马屁，当时都是性情的真实流露。娣笑了，说，德德，说话算数，姆妈欢喜你。

我打算像陪小圆逛姑苏园林那样，跟我的妻一道旧地重游，可惜娣没有雅兴，玩了沧浪亭，便想回家。这也难怪，她不知沧浪在姑苏园林

中的地位。闹中取静，移步换景，水石桥竹，四美俱备，若是绝代佳人进入画中，便是五美聚会了，这儿且有山林之野趣，垂钓之雅事。其中还有一对联：清风明月本无价，近水远山皆有情。在丝织厂工作时，我常到这儿吃茶。

乘车回海虞，我对娣说，从现在起你是地上老婆、公开夫人了。迟早要见公婆的，今天见了。娣说，难为情啊，难道初次见面就叫爸爸妈妈？我说，你叫得出口，晚上睡在一起，叫不出，只好分床睡。

路过南门坛上，我进了小圆曾领我进去的那家百货商店，给我的妻买了两双尼龙袜，还想买一件衬衫，给她挡住了。她说，神经兮兮的，谁叫你买尼龙袜的，一双袜子值九斤黑市米！我哈哈笑了，我就喜欢历史的复制，旧日场景的重现，尽管付款是不同的人。

娣的漂亮，我今天再一次领略。不要说典当朝奉目瞪口呆，老妈也手足无措。老妈毕竟出身有根底，娘家有老妈子，吃冰西瓜，还有丫头打扇。后来大师兄跟我说，林立果看见弟媳，也会抢夺民女，收归国有的。我不好意思王婆卖瓜，说“养在深闺无人识，一朝睡在德德侧”，反正娣的眸子勾人魂魄，她不是仅仅放射两道光，放光谁不会！而是让你在一泓秋水中看见两个月亮。她的笑颜如一抹春风，一片绿叶。她的乳房，我都不好意思形容，无论它的体积与形态，还是硬度和肤色，只有亲密接触的才深有体会，乳头的模样我不说了。娣是翡翠，妻是白玉，娣是杨玉环，妻是赵飞燕，任何形容都不过份，哪怕形容天姿国色、沉鱼落雁。我也不去描述一排碎玉、纤纤玉手了。过多形容，说不定西门庆打她的主意，有人还会说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谁家没有老婆啊。

弟弟知趣，吃了饭，去竹行街睡觉，反正从杀猪弄到那儿不过走五分钟。竹行街的房子面积二十多平方，公房，原是政府安排刑满释放的祖父居住的。1967年，祖父经不起折腾，在一次批斗中死了。死了直接送火葬场，家都没回，因此临死啥模样，我一无印象。按理他是死老虎，老反革命分子，只是陪斗，走过场，可以隔岸观火，却在一片口号声中倒下了。一说被吓死的，看一伪保长裤裆被红卫兵踢了一脚，一说心肌梗塞死的，心脏经不起群众专政的威慑。我倾向于心理脆弱，斜阳草树吃勿消雨打风吹。那房子由父亲出面承租，所以房管所迟迟没有收回。典当朝奉担心没收，以前叫我去住，我插队下乡后，叫小儿子去住。

我的油漆材料就放在那儿。典当朝奉的原则，不让空关，常有人在那儿居住，以免邻居妒忌报告。

娘拎得清，地主的女儿居然帮农村媳妇铺床理被。终究塘市乡下的，多见树影，少见人影，娣受宠若惊，两朵桃花爬上她的脸，忙说，妈，我来铺，妈。喜得老娘眉开眼笑，连说，赵家的福气，祖上积德啊！囡！

钻在被窝里，犹如久别重逢，破镜重圆。说不尽的恩爱，道不完的风流，我俩陶醉于温柔乡中，直至午夜才合眼。这一夜非同寻常，娣欣喜万分，动用了每块肌肉每条筋脉，也不用避孕套了，她说，过去担心怀孕，压力太大，几乎丧失乐趣，哪儿敢全身心投入。还说，弟弟，姆妈欢喜你。只恨今夜没盖上那条绿色绣花嫁妆被。我捣了一下蛋，说套子不用了，不担心习惯性流产了。

第二天上午陪娣看了方塔，游了人民公园，走山路至辛峰亭，后从往读书台的方向下山。中午在东风饭店吃了碗阳春面，随后往竹行街美美睡了一觉。娣说，这是神仙日子，她一生从未这么度过。割猪草，搓草绳，打草鞋，挑马兰头，纺纱，做花边，割麦，插秧，割稻，种油菜，排练，演出，日夜不得歇。我说，你这么勤劳，是不是党员？娣说，是啊，党龄已有三年。我说，连累你了，我祖父是历史反革命。娣说，跟你过日子，跟旁人无关。不管怎么积极，在乡下至多混个大队书记、妇女主任。我说，其实我们每天可以这样过日子，娘死了，少牵挂，少负担，领个结婚证，跟我回城，我做漆工，你寻找一点针线活儿，完全可以呆在城里，我一个人干活，也能养活全家。住这两间房子，爷娘不会不同意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6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18 节

回乡去公社领了结婚证，办了五桌酒，还是每家出席两人。夫妻名份确立。大家道喜。玉宝私下称赞我的远大谋略，因为通过婚姻形式，合法并吞了人家的财产，当代所谓的资产重组。自此丈母娘的老屋、竹园，还有小郑的一间半茅屋，连同他的女人，归入我的名下，纳入我的帐户。

吃喜酒时，因为不收礼金，贺客说我上路（慷慨），祝我夫妻恩爱，早生贵子。“叔接嫂”没人提了。兴兴朝我翘大拇指，说大队最优秀的女党员被德德拐了去。保元说，新娘是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流报幕员，她的退役是宣传队的重大损失，后继无人哪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金娣当着我面，对娣说，鬼鬼祟祟的，没冤枉你吧，一边红脸，一边不承认，谁信？要那么多套子干吗？呵呵。

兴兴支持惠娣跟我回城过日子，不过说了句，队里少了个好劳力，只当嫁到外村去了，有啥办法。只要铜钿到帐，口粮照给，大家透支，你不透支，不欠队里钱，谁会有意见。当夜，我叫老婆送了六瓶劳动牌烧酒。二两半装，包装精细，软木塞，外封收缩塑料膜。金娣喜笑颜开，第二天到我们这儿，问惠娣要否再给一盒。惠娣不好意思说，用不着了，我要生孩子。后来，兴兴反馈烧酒是棟树果果做的，说，我是老吃客，开瓶闻了气味就知道，气味难闻啊，不如直接吃棟树果果。我连说真没想到，欠理了。后来通了路子，弄了一条飞马烟，算是赔罪。

回到县城，我俩住在祖父的两间旧屋里。据说里面曾吊死一个地主，死后几天，地主婆也吊死了，两个孩子哭着要吃饭，闹得邻居吃不下饭，被送进收容所。我没告诉娣，担心她雨天看见鬼影子，夜里做恶梦。我看了横梁，觉得地主夫妇还是动了一番心思的。如果没有方桌加方凳的加长，将绳子穿进梁木，还是有一点难度。再说，横梁上全是积年灰尘，穿吊绳，灰尘很可能迷了眼睛。

虽说倒流回城，只要平时低调，让居委掌握行踪，农忙时不背马桶包，不穿着小裤脚管裤在大街招摇，居委和县工人纠察队也不会找事。我和娣住在竹行街，几年来，县工人纠察队半夜从未入室查户口。

住城里有几个好处，娣认为出门方便，不必穿高统套鞋，也用不着听兴兴吹哨子。若是看枪毙也容易，不必坐挂机船从塘市赶到县城。以前大队组织到城里参加宣判大会，带个冷饭团，或几只山芋，清早五点就要开船，大会结束到家至少下午五点。

当年社会有几个特征，买副食品，凭券供应，有的要排队；出现反动标语，验笔迹，排人头；看不得婚外的男女关系，喜欢捉流氓；金门电影院前，常有不三不四的单身汉，试图勾引女性；对单身汉特别关注，一旦成婚，就淡出人家监控的视线。

祖父住的两间旧屋，座落于大院内，样子像大户人家的侧厢。一大一小，里面一间有14平方，外面一间顶多10平方，用水蛮方便，天井有水井。院内居民生活用水都依赖它。我们将里间做卧室，外间做吃饭起居室，烧饭的煤炉就放在门旁。没有煤球券，只得自己想办法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惠娣在家做外加工，有时做绒线衣的缝合拼接活，有时给衬衣剪线头、钉纽扣，活儿蛮轻巧，但繁琐，每天八小时能赚一元以上，运气好的话，能赚一元二。当然，能有外加工活儿，也要有点关系，至少请吃饭，送两包香烟。

我工作回家，她已烧好饭，等我一起吃。有时晚回家，哪怕七点到家，她仍等着我。娘有时过来送鱼送肉，送酱油送榨菜。媳妇请她吃饭，从不坐下动筷，担心加重我俩负担。娣的饮食习惯，喜欢吃荤腥，大概在乡下长年蔬菜吃厌的缘故，可给了她钱舍不得买。于是我回家常带些熟食，比如，爆鱼、走油肉、氽小鱼、猪耳朵。娣还喜欢吃粢饭糕、豆腐干和油氽花生米。我弟弟懂事，也时不时送点零食给嫂子吃。以上食品我说得太少，其实娣什么都喜欢吃，她说很多没吃过，苹果香蕉没吃过，啤酒雪糕没吃过，油条只吃过三次。睡在床上，我将一条氽小鱼塞进她嘴里，就像过去将硬糖塞进小圆的口腔，她开心的笑了。有一次说，德德，你比恒恒好。我装作不开心的样子，说，不许提小郑，他怎么能跟我比？他根本不知道你的价值。

娣对现状满意，与邻居相处也和睦。其中有个邻居她比较照顾，此户人家孩子夏天赤着脚，没有一双拖鞋，冬天睡稻草铺，穿窟窿棉袄，里面只有一件土布衫。他们三天两头借东西，比如，一勺油、一只煤球、

二斤米、三块钱。米和钱要还的，油与煤借过就算了。

娣只有一件事烦心，希望有个孩子，但直至 1976 年，耕耘不止一百次，也未曾怀孕。她心焦似火，有时上半夜忙完了，天亮还叫我加班。我对她说，这不是种双季稻，不管稻飞虱如何厉害，总有一季收成。这时我才相信何谓有心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行。当年用了那么多的避孕套，狙击精子卵子的相会，仍两次怀孕，现在一只不用，让它们自由来往，肚皮依然平静似水。因此，娣对性生活的态度又有了变化，不是为了性愉悦，而是为了生孩子。这固然具有强烈的功利性，说实话，也符合性生活的本义。失望之际，她自我安慰，我不相信今天夜里白忙，就算白忙，明夜不会白忙吧。如果经期延迟，就说有了有了，这次肯定有了。待月经来了，唉声叹气，说，叫我向你的爷娘怎么交代？他们背地里会不会说我是只不生蛋的小母鸡？有时为不孕事，又想寻替罪羊，用试探性的口气说，我死也不相信是你的责任，难道油漆味是杀害精子的凶手！我怀过两次孕，总不能说是我的责任吧。这种话刺痛我的伤疤，让我一阵难过。在我眼里，妻冰清玉洁，岂容他人染指。妻无与伦比，怎能让狗吃了！可是她一向对我有话直说，我不能板面孔，只好沉默。

妻有个优点，若是晓得啥地方得罪了我，会千方百计弥补。要是晚上睡不着，不会让我睡，就是喜欢干那件事。奇怪的是，我从不厌倦，晓得开心事来了，马上就醒了。但我性生活的目的性不强，我听天由命。娣也说，德德，你喜欢睡我，生不生小孩你不急，仿佛生育是姆妈的事。

娣后来跟我达成一个共识，我俩是性生活的最佳搭档，要长相守，常白相，哪怕老天不给孩子。这种另类的山盟海誓，现在想来，不逊于唐玄宗杨玉环的夜半私语：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我常这么想，要是娣没有失贞，没有这么多磨难，绝代佳人根本轮不到寒门子弟享受，既然到了手，我要加紧玩。

我们所住的地方，没有厕所，没有洗澡的地方。只好用马桶大小便，用大脚盆洗澡。娣一无怨言，因为大院里的邻居都是这种生存状态。娣喜欢我帮她洗澡，尤其擦背，我乐此不疲。擦背的时候，我有意无意逗她的乳房，她咕咕咯咯笑，说弟弟吃姆妈豆腐，揩姆妈的油。娣的身子多光滑啊，多白晰啊，我不想形容为牛奶，反比比牛奶强。有一次洗澡，我看了她那只受伤的大脚趾，摸了一下，娣告诉我，就是因为这个，你

让我心动的，你舔我的脚趾，满怀深情舔我的大脚趾，舔得我心都软了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7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19 节

城里过日子有个问题要解决，惠娣是党员，每月有四次组织生活，要是不请假，常常缺席，要遭受党内处分，而每月四次回大队参加组织活动不现实。娣想把组织关系转到竹行街所在的城南办事处，遭到婉拒，理由党员应在户口所在地开会学习。娣没法，跟大队支部书记祥福相商，祥福不回答她，先表扬了一通娣婚礼不收礼金，带头移风易俗，最后才作答复，每月至少一次参加组织活动，并交学习心得一份。自此以后，娣每月回乡一次，像月经那样有规律。学习心得，我负责操刀，并作为随从陪同前往。

每月陪娣下乡参加组织生活，娣蛮开心，但觉得过意不去。我安慰，顺便拿点口粮，乡下的老屋竹园需要照料，三间茅屋也是爱情的发源地，我喜欢在那儿鸳梦重温。其实内情我没跟她说，我已离不开她，晓得世界一钱不值，只有她才是我生命的一部份，只有妻才是我全部的家当。

吃了晚饭，我和娣喜欢散步，从竹行街，直至一号桥，再到汽车站，转身回家。或者从阜安桥，往北走环城马路，从垮塘桥那儿返回。有一次路上，妻说吃力，我背着她走了三百米。妻咕咕咯咯笑，那悦耳的笑声让我想起了朱小圆，让我想起了小圆说的“嫩（你）骚来”。

散步途中，娣曾问我，吃了父亲那么多的开口笑、S酥，为何背后叫典当朝奉？昨天，还送来一袋味精，十只皮蛋。我说，一钱如命，冷酷无情。祖父刑满释放投奔，因大儿子去世，三女儿不知下落，妻子病死了，竟然不接收，不让落实户口。祖父差一点朝他跪下，白发苍苍，老泪纵横，说，不收留，不知能否熬过这个冬天，劳改农场三天两头死人，都不用棺材殓尸了，你难道看着为父的去死？被子卷了，给人埋了！娘都听不下去，噙着眼泪躲进房间。政府帮了忙，帮祖父解决住房和生活问题。还有，他看我与你同居，生米烧熟饭，儿子的喜酒都不想办了。娣，我明媒正娶，欠你一个婚礼，早晚补办，我不能贪污克扣你应有的风光，我身上可没有典当朝奉的恶习。

娣问我祖父的生平经历。我说是个苦命鬼，原在上海奉贤县政府当文书，一手好字，印艺一流，能快速用肥皂刻章。后上海沦陷，经人介绍投奔汪伪 76 号总部，深受李士群赏识。因温文尔雅，善解人意，护

送新四军干部几次过江，其中有潘汉年。临渡江，潘先生握着他的手，说小赵辛苦了，代我向李先生吴先生问好。当时我党与汪伪关系尚可，你不破坏沪宁线，他给你一块地盘，不斩尽杀绝，清乡扫荡通知我们。解放后祖父恋故土，爱妻儿，自认为跟他们有交情，未曾逃离，后被逮捕判刑15年。

1976年5月下旬传来坏消息，说金娣死了，吃农药死的。我大吃一惊，金娣生性乐观，又是干部家属，自杀几乎不可能，若是像她这样的都想死，农村的大批妇女都有理由去死。宝阳娘没有去死，荷芬娘没有去死，花娘娘腰子病，痛得不能站立，弯着腰仍挣扎在这世界上，金娣有啥理由死？！具体吃啥，是吃乐果，还是二二三、六六粉不清楚。我倾向于乐果，因为大量农药致死案例，证明农妇喜欢快乐的果子。死因，一说兴兴轧姘头，还打骂了她，一说金娣身无分文，家里油盐酱醋都断了，兴兴仍要紧吹哨子。娣痛不欲生，我亦欲哭无泪。待赶到乡下，人已出丧。娣给了礼金十元，一条飞马。吃豆腐饭时，见兴兴老了许多，完全失去往日的锐气。兴兴女儿才十岁，在豆腐席上嚎啕大哭，姆妈妈妈，哭得大家不好意思端饭碗，惠娣把她搂在怀里，跟着流泪。

1977年5月惠娣终于怀孕，娘开心死了，典当朝奉笑容满面，叫我德德。我十分小心，不让娣弯腰，拿重物，生怕第三次流产。隔了几个月，惠娣肚皮渐大，见我饥渴，摸摸这儿，捏捏那儿，便安慰，实在熬不住，给你想办法，帮你吸牛奶，或找个姘头也行。还打趣说，找刘姐。我说，饭不吃要饿杀，不日，没听见死人的。

吉星高照，顺产一子，大胖小子，哭声嘹亮，七斤，大眼，皮肤也白。为题姓名，两人商讨一番。我坚持姓钱，因钱家无子，以报答惠娣的知遇之恩。娣拒绝，理由并非黄花闺女委身于我，且要考虑你爸妈的心情，毕竟未来的弟媳妇肚皮争不争气不晓得，怕绝了后。思忖再三，为减轻对小圆的负罪心，增加一个“朱”字，我没跟妻明说。男孩取名为赵铢钱，原想叫赵泉砾，泉砾谐音贱猪，只好免了。妻问我名字啥意思。我说嵌个钱，暖暖心，古时钞票叫五铢钱，我姓赵，所以起名赵铢钱。祝福孩子今后有钱，不为贫穷所苦。不过报户口时，户籍警说名字不雅，太俗，将钱换成了泉。

一晃两年，赵铢泉会叫爸妈会走路时，插青上调，我安排进了某机

械厂，瞒了手艺，做了仓库保管员，主要负责产品原料登记，给它们开出厂证。活儿轻松，工资 29.5 元。之所以忍受低工资收入，一是求安逸，平生无发财之想，有贤妻足矣，二是不愿仰人鼻息，寄人篱下，做大师兄的小爬虫。

娣作为插青的家属亦随之上城，安排到百货公司当营业员，组织关系转上来了，缴党费，开党小组会，被公司列为重点培养对象，第二年评为先进生产者，玉照贴在先进人物光荣栏中。我有点不安。妻对我说，你怕啥呢？弟弟，姆妈吃了这么多苦，你救我，没死，难道还会上男人的当？我说，娣，你漂亮，单纯，耳朵软，担心你被人家骗。不能那个，那个，我就完了。

我记得听到上调的消息，娣抱住我亲了好多下。孩子看见怪异的举动，吓得哭了出来。也算娣运气，听说不少地方，无法安排工作，插青的农村家属不让落实城市户口，有的直至九十年代才解决，还有的花两万买城市户口。

那几年的生活真是似蜜甜，收入低但稳定，无忧无虑，白天上班，晚上看电影《红楼梦》。娣看了三遍，带手帕去的，否则泪如雨下只好用袖管揩。她说，我是薛宝钗，不，林黛玉，德德便是我的贾宝玉。被禁的文艺书籍，新华书店开始出售，我买的书中有一本《青春之歌》，跟小圆的那本是同一出版社的。有朝一日，我要将此书还给原主。我对妻子说。娣也对我说，想见见朱小圆。

有一件事，我忘了说，我与娣夫妻几年，发现她有个怪癖，喜欢提起朱小圆，不是吃醋，不是把她当假想敌，而是好奇，还问我抚摸她的感受，如果她身体好了，愿意给，你会玩一下吗？没有地方玩，带到家里来，我站岗，望风。反正说的话，不像一个女党员，倒像一个女流氓。生怕伤她的心，赶紧撇清，说，我要从一而终。

现在才明白，从一而终是女人向男人献忠心的专用词。当时迷恋成语，经常滥用，自以为是。有一次大师兄生日请吃酒，我酒桌上问众兄弟，何谓一言九鼎。都说不知道，老八请赐教。我说大师兄的吩咐指令，一律执行，这个就叫一言九鼎。大家都笑了，说马屁精。那天我送了礼金，惠娣也去了。何谓光耀夺目，光彩照人，楚楚动人，你看了娣顾盼

生姿，脉脉含情眼神就知道了。不是吹牛，把大师兄的老婆比下去了，把他的妹妹比下去了。他妹妹非一般人，不仅人出色，皮肤白，脸上有小酒窝，眼睛会说话，还是一街道厂的厂长。大师兄私下承认，说搭搭油漆手脚不行，骗女人倒有一手，也可能要紧骗女人，油漆技艺才不行。还厚着脸皮对我说，假使不是你女人，我要千方百计玩一玩。朋友妻，不可欺，算你运气。

回城那几年，我在大师兄的地盘上工作，漆轮船，漆门窗，漆车床，活计从未断过，大家一致认为大师兄是领头羊。我算是拜了老头子，躲在他的保护伞下。

插青抽调上城的第一年，弟弟成婚，做了上门女婿。第四年，大约1983年，铢泉六岁，一家三口仍睡在一张床上。他要求睡在中间，只得依他。因此白相只好偷偷摸摸，不让娣嗯嗯唔唔。没想到，儿子已学会性骚扰，有一夜玩得起劲时，坐了起来，说，爸爸不要欺负妈妈。直到他长大住到爷爷那儿，睡在弟弟空着的那间房里，我和娣才获得自由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8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20 节

晚饭后，一家常出门散步。有一天傍晚，在靠近阜安桥的环城马路，铖泉小便，娣领他到小便池。我站在马路边等母子俩。一辆新脚踏车，样子像飞鸽牌女式跑车，在我面前停下来。啊，小圆。米拉头，黑色蝴蝶结，穿的是红方格子拉链衫，涤纶裤，荷兰式皮鞋。她说，有了新人丢旧人，黑心贼，以为我不知道，以为我死了，我还活着。说完，不容我分辩，骑上车子走了。我呆在那儿，心如冰块，无地自容。说实话，从性成熟之后，在女生面前我一向灵活随和，从没出过洋相。像今天被小圆冲撞，从来没有过。当然，不能怪人家，玩了一通，不辞而别，连封信都不回，就此消失。娣从厕所出来，看我发呆，问怎么啦。我说碰到朱小圆。她怨死我了，骂我黑心贼。惠娣不理解，还调戏，她没像以前那样说“嫩（你）骚来”？我感觉娣的语调中有点醋意。

这一夜没好好睡，没跟惠娣玩。提起玩，铖泉出生后，我们碰到如何避孕问题。当时计划生育，执行一对夫妻一胎政策，二胎怀孕，不管几个月，哪怕八个月，二话不说都要拖到医院，一根毒针，叫胎儿重返奈何桥，或者缴天价罚款。避孕有三种选择：结扎、戴环、避孕套。相比较，我们选择惠娣戴环。因为听说结扎，伤害体力，易患腰子病，还有可能成为太监，而避孕套形似隔靴搔痒，穿了袜子洗脚。

那夜，妻察觉我异常，说，碰到老相好，魂都没了，明天约会吧，嫩骚来，难道还没吃饱？饭量究竟有多大？我不敢顶嘴，轻轻嘀咕了一句，你玩，我没玩！真的玩了，吃醋来得及！因她是我的掌上明珠，其地位相当于杨玉环在唐玄宗心中的份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决不会跟她吵嘴。没想到给她听见了，一记耳光，说你情愿吃屎，关我啥事！出手很重，我面孔热辣辣的。孩子吓得哭了起来。我自知理亏，钻进被窝，不敢说话。当时已近九月，由于房间潮湿阴暗，还有百脚蚊子，平时洒石灰六六粉不起作用。这时，蚊子叮了我一下，隔了一会，又叮了我一下面孔，我愤怒得打了自己的耳光。半夜，娣摸我的脸，亲我的嘴，爬在我身上，向我示好，见我不理睬，软绵绵的，只好翻身睡了。我连续冷淡三天，娣说，明明错了，说话不算数，冤家，还用软刀子杀人。

瞒着娣给小圆写了封道歉信，讲了前后经过，以及我目前的处境，再三表示道歉，请她原谅。这封信其实不奢望谅解，更不是为了鸳梦重

温，只是为了减轻负罪感，所以不希冀小圆回信。不过信中有个细节，我是刻意写上的，我说，孩子叫赵铄泉，铄，便是你的朱啊，小圆。

正如我所料，信石沉大海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我的心淡了，跟她的合影照也懒得看了。尽管穿她的衬衫，穿她的紫红绒线衣，通过一个同学，知道她在一家布厂上班，在食堂里烧饭，后来工资打五折，长年病假在家。又听说，谈过两次恋爱，晓得她患肾盂肾炎，都不欢而散，一个结婚三天即离婚的男子想跟她谈恋爱，被拒绝了。那男子想当然，自己不行，你不能生小孩，一起过日子不是蛮好。

说真的，小圆目前状况让我内疚，仿佛她的单身是我造成的。这内疚长期驻留，成了我心理上抹不掉的阴影。

仍旧在机械厂看仓库，跟姓徐的和姓简的共事。姓徐的愁眉不展，沉默寡言，拿张报纸坐半天。原来他十九岁的儿子插队乡下时被枪毙了。儿子喜欢摆弄收音机，以为玩收发报机，将他逮捕了，用里通外国和妄图里通外国的两种罪名逮捕的。现已平反，赔偿一千多元，他没去领。

姓简的，原来也是插队青年，随身带黄酒，没事喝一口，当茶喝。有一次喝多了，泪流满面，喃喃自语：为啥不喊救命？不喊强奸？原来相好女同学跟他插队同一公社，住小队仓库房，夜里生产队长翻过矮墙房梁，空降到她的床上，由此怀了孕。老简说，当时失恋，曾有轻生念头，幸好时间医治创伤。后来听说她生了两个女孩，生活困难，住的也是草房，翻不起房子。按这个生产队长的条件，农村姑娘不会嫁给他。事隔五年，女朋友主动上门给他睡了，睡了一次，临起床，又叫他睡了一次，还说约好时间再让他睡。他感激得哭了，因为他仍光棍，找不到老婆。女朋友起床，问他讨 10 元，说日子过不下去想到他，晓得只有他肯救助。他给了 20 元，抱着她哭个不停。

职务不久从职工提升为组长，管三个人。后来上不去。入党才能做官，试图入党向组织靠拢，以改善处境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也没人提出做我的入党介绍。我到处搜索党的大门，党就像空气，看不见，摸不着。有时候看到祥云飘动，香烟缭绕，闻到红烧肉的芳香，环顾四周却找不到它的方位。都说母亲、太阳、北斗星、寒夜里的明灯、荒野里的篝火，真的去找了，就是一片虚空。后来发现它大多出现在文件中、门牌上、

会场里，比如一大，还有在莫斯科召开的什么大。真的，党让我望眼欲穿，可望穿秋水，唯见党员惠娣的情影。我孤零零的，面对冰冷的世界，面对失联的党，只有我的娣和儿子给我温暖。我曾试着写入党申请，寻章摘句，雕琢文字，写了几张都撕了，因为实在找不到邮寄的地址。

工厂上班，让我明白许多道理，比如，上班要准时，到了，吃茶看报纸随便；跟门房要搞好关系，门房通常是厂方的耳目，喜欢打小报告；要尊重等级制度，遇到厂长和车间主任，先跟厂长打招呼，要是厂长跟情人在一起，哪怕跟女职工在一起，就不要打招呼；开中层干部会议，仓库小组长不要不请自到。此外，厂部在食堂招待客户、上级，哪怕朋友，或自家一伙，不要闯进去，跟他们共进中餐或晚餐。晓得某领导有个情妇，不要在职工中散播；最重要的，不要闲聊镇反公私合营，还有打土豪分田地，放水养鱼，关门打狗，也不要说上甘岭是万人坑屠宰场，消费了不少国民党起义人员，那是人家的心病，就像人家生了杨梅疮，你老是挂在嘴上……

娣说我比以前懂事多了，说，既像党外的先进群众，又像组织的候补党员，我是你厂书记的话，一定让你入党，还跟你上床。我说，书不是白看的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比如，我知道铢泉睡在身边，不该呻吟，儿子不在，叫床无妨。我关照她，不要搔首弄姿、卖弄风骚，你是凭党员身份和这张脸，才被接收为营业员的，跟能力强不强无关。营业员女性多，一有风吹草动，爱落井下石。手脚不干净，或跟店主任顾客有花头，抓住把柄便完了。要是跟人家不三不四，晓得不饶你，把你打个半死，不要不信。惠娣调皮说，轧了姘头，你也舍不得打我个半死。

娣这几年没啥大变化，仍旧做柜台组长。她还好意思告诉我，有了个绰号，叫绒线西施。男人都喜欢带着女人到她柜台买东西，为此销售额上升。我为她高兴，晓得她绝不会为了营业额暗送由我独享的秋波，但靠脸蛋吃饭，凭悦耳的嗓子谋生是肯定的。娣还给我看陌生男人塞给她的纸条，面部神色蛮自傲，并不厌恶。我有点不安，有一次说，姆妈，我的幸福全靠你，你拆烂污前，请送我一瓶乐果。娣开心极了，亲着我的脸，说姆妈喜欢你，一百个臭男人也比不上我的德德。我仔细观察，觉得老婆作息正常，性生活正常，梦中也没有叫汉榔头（情夫）的名字。

惠娣用她的青春，跟柜台绒线搏斗，我用时间跟仓库材料拼消耗，

双方不分胜负。任容颜老去，时间流逝。起床，执手相看，竟无语凝视，娣有二三灰发，我有四五皱纹。屈指一算，年已四十，旧屋枯守十五年。

期间的愉悦，不外乎听听靡靡之音邓丽君歌曲，和看看香港的走私录像带。娣跟我一样喜欢邓丽君，说比《北京的金山上》好听了。特地用近百元的钱买了台春雷牌单录机，将《梅花》和《君在前哨》反复播放，反复试唱，蛮投入感情。我说你成了小邓丽君了。娣说只怪自己不会一件乐器，否则还可演奏。起先听邓丽君歌曲尚有风险，要把盒式磁带藏来藏去。在攻击批评《梦中的妈妈》时，把最喜欢听的几首曲子复制备份，藏在典当朝奉那儿。

记得有一次趁儿子不在，我俩看黄带，突然停电，原来电闸刀被人拉了，闯进两个联防队查录像机，查获了卡在机子里的黄带，看模样我俩是夫妻，没法罩我们聚众观看淫秽视频的罪名，以便没收机子，罚款两千，只好教育了我们一番，掉头而去。

其中有个联防队员对我们的夫妻关系有所怀疑，这也难怪，惠娣太漂亮，不是住破屋的所能般配。惠娣想拿结婚证给他看，我指指镜框里的全家福，打消了他的怀疑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9

电子信箱: 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21 节

1990 年年初，厂里新来一位女厂长，双排座，既是厂长又是书记。她来仓库视察，刚踏进门，就叫德德。啊，原来是大师兄的妹妹小霍，以前在大师兄的生日酒桌上见过面，在大师兄家里也见过。我激动得话都不会说了，呆呆地看着她，晓得运气来了。于是组织跟我谈心，入党介绍人出现了，马上入党。据说，党内有异议，人保科长老孙说，赵德德同志政治面貌不清，祖父是历史反革命，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成员。霍厂长一锤定音，不搞极左的那一套，重在表现，不搞唯成份论那一套，老虫（老鼠）生的儿子也可能是老虎。赵德德同志积极参加上山下乡运动，战天斗地，经风雨，见世面，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，他的妻子是农村姑娘，多年老党员，赵德德同志在本厂工作表现有目共睹。

入党宣誓时出了点洋相，可能紧张，也可能我是左撇子，用左手还是用右手宣誓搞不清，老孙笑了，看我出洋相，霍厂在旁监誓，帮助纠正，才避免了失误。

娣听到我入党很开心，晓得我俩从今以后不仅是夫妻，还是同党了。她说，我俩不但可以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，也可以战斗在自家的被窝中。她展望未来，待铗泉长大也入党，我家就有三个党员，可以成立党支部，用不着风里来雨里去到外面去过组织生活。

入党不久，我升为仓库主任。半年后，后勤科周科长退休，随后调任我为后勤科长。后勤科长是肥缺，通常经手的手套、工作服、肥皂、老 K 皮鞋都要雁过拔毛。上任才一星期，有天上午来了一位推销员，叫金静梅，眼睛会说话，口齿也伶俐，说是山前河程家桥人，推销劳保用品手套之类，还有隅山绿茶，我看她的容貌，尤其体型有点像小圆，就收下了，还谢辞了她的回扣。

之后跟霍厂长吃酒的次数多了，总叫我坐在她身边，做她的酒葫芦。从此学会了吃酒，酒量还行，两瓶黄酒不醉，四瓶啤酒灌肚不小便，且学会了作弊，将烧酒吐在手帕里。吃二师兄的生日酒，碰到大师兄，他说，你初中毕业，文化程度太低，否则妹妹想提拔你为办公室主任。建议混张文凭，还问，为啥以前不参加函授电大自学考试，那是上进的敲门砖，人家花了钱都在买文凭。我笑笑。水上浮萍，无意功名，做漆匠

也是端只饭碗。表面要求进步出于面子，不甘屈居底层而已。有了娣这个天生尤物，我没啥追求的。

霍厂对我青眼有加，以为是大师兄的面子，毕竟培养外人，不如提拔自己人。不久看出了异常。原来她是个外冷内热之人。比如，酒席散时，她推托上厕所，慢走一步，叫我拿衣服拿提包，待出厕所，眼里闪出火花，叫德德。关照有人在场叫霍厂霍书记，没人随便点，叫小霍，叫宝囡。宝囡是小霍的乳名。有一次赴宴，我和她乘电梯，她伏在我肩上说头昏，香气扑鼻，我有点晕晕乎乎。扶住安慰，隔一会不要吃酒，喝茶吃饮料吧，宝囡。还有一次酒后回家，她说我怕，陪我走一段路。那天月儿正圆，路上没见一个鬼魂。路过永济桥时她不想走，站在高高的石砌拱形桥上，看一轮明月，又坐在古桥的栏杆石上，说月亮多圆！又说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说月亮多圆，却不看月亮，只是盯着我的脸，叫德德，欲言又止，那脸上的表情让人遐想。我不好意思说，我的面孔没有月亮圆。还有一次这么说，德德，厂里职工集资房造好了，想不想分一套？一家三口挤24平方，不是长久之计啊！听出言外之音，赶紧撒娇，不分我房，不听你的。新房分配，旧房最好不要回收。霍厂笑了，说：你成了太上皇了，我有这个权力吗？这要看你的表现。

霍厂姿色中等，小我一岁，属兔，胸大，耳大，福相，手指肉厚，体型靠拢刘姐，但嘴不阔，有女强人风范，外表看不出有什么软肋，也没有绯闻。短发，着装随意，常往车间走，蛮喜欢跟职工套近乎，喜欢穿针引线做红娘，凡事息事宁人，不拘泥于规章原则，一无背景，是从基层滚打出来的。

听出暗示，明白怎么回事。我是老江湖，原处于社会底层，以生存为第一要务，在情色问题上并无道德重负，基本到啥山砍啥柴，没什么挑剔。不管山泉水，自来水，还是田沟里的开闸水，反正只要是生命之源，都能一饮而尽。但这件事蛮棘手。主要牵涉的人都是我生活中举足轻重的，不像处理一杯水那么容易。首先大师兄知道了，我声败名裂。他不会认为妹妹勾引我，而认为我挑逗他妹妹，把她玩了，这个一百张嘴说不清。再者，去过小霍家，和她丈夫老周喝过酒，打过牌。其丈夫是工程师，虽戴眼镜，却目光炯炯，一看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，宝囡偷了野食，不暴露蛛丝马迹，难度蛮大。宝囡不自觉朝我一个媚眼，旁人也能看出我俩的勾搭。最重要的，娣一旦察觉，肯定认为拈花惹草，而

不认为为了家庭赴汤蹈火。还有，闷骚型的一旦点火，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，不可能给了一次见好就收，即便说断了，也有个余音袅袅的过程。

我承认玩一次，有一套 60 平方的住房，按流行的说法，性价比比较高。风华正茂的一百两百也在给男人玩，面对一套中户，不给小霍玩说不过去，也有违天理，至少不懂何谓知恩图报，像吃白食。况且让我入党，提拔我为中层干部。但瞒着惠娣玩，做无名英雄，我不情愿，害怕得不偿失。说实在的，哪怕牺牲职业，房子，甚至儿子，也不愿失去娣。有了娣，照样可以再生子女，但失去了娣，人生便暗无天日，冰天雪地。

把这件事跟妻说了，强调有这种可能，目前当不得真，不一定人家要我陪睡。惠娣听了笑着说，蛮好，伤什么脑筋！过去在没有啥利益的情况下，也愿意将身子给刘姐，为了一套中户，为啥不愿意？我说，我没给刘姐，被她勾引摸奶子，一时昏了头。现在有了你，没有理由给谁了。娣说，当时你有小圆，不是也在胡作非为？为了家庭利益跟人睡，我不怪你。我说，给了一次，她得陇望蜀如何是好？娣不明白得陇望蜀是啥意思，我说得寸进尺。娣说，那就说得寸进尺，做了后勤科长脑子坏了。你以前说，我对你不满意，现在说，我很遗憾。以前说，来白相呢，现在说，有空请光临寒舍。有文化了，新党员欺负老党员了。我看先跟她玩了再说，但不要主动跟她玩，主动跟她玩，反而不跟你玩，女人的心思摸不透。我说，既然同意，我义无反顾。娣哈哈笑了，说：我不懂义无反顾，只晓得你巴不得轧姘头，开心来不及，女人送上门谁不要？说实话，你能忘记阿根的事，原谅我，我愿意你跟她玩，至多三次。我对娣说，有一个不要女人，叫柳下惠，坐怀不乱。妻说：不玩，谁信，要么身体出了毛病。我说：实行三不政策：不拒绝、不迎合、不躲避，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

睡觉前，娣说，花娘娘死了，玉宝代我给了礼金。他叫人把老屋打扫了一下，人家砍了竹园里十多根竹子，三间茅屋小队另作它用，我们的东西都搬进了老屋。今天领导把我调到了文具柜台，依旧当组长，说那儿人手少，其实彩和看不过我，想做柜台组长，每月多拿 12 元补贴。文具柜台也蛮好，可是文人画家教师像坑蛆，都过来了，说来了个毛笔西施。有个姓章的，同事说叫章平，文化馆的，著名画家，一天来了两

次，下班前又来一次，买毛笔，买油笔，买铅笔，反正都是笔，说我天姿国色天生丽质，要帮我画人体素描，说文化馆在招收学员，像饿煞几（鬼）。

宝囡似乎有欲念，但迟迟下不了决心。这次兄弟单位请吃酒，没叫我随同前往。通常她事前总要给后勤科打电话的。集资分房的条件已张榜公布，我的住房情况，理所当然是分房对象，不过没有后台，竹行街的两间旧屋可能保不住，分配给其他住房困难户。娣的小九九，新房到手，保留旧房，新房以后给铢泉做结婚洞房，旧屋我们两个居住。还传授我理由，旧房的居住权属于父母，子女无权转让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10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22 节

摊了底牌，惠娣有了情绪变化，好像我今天跟宝囡玩了，就算没玩，也决定明天或后天玩。我也当作任务，等着给宝囡玩，准备接客似的。而宝囡迟迟没有动静，似乎临阵退却，或等我主动跟她玩。每当夜晚，我想跟娣玩，她就说，今天说不定跟人玩了，又要跟我玩，累不累。结果宝囡没跟我玩，该玩的没得玩了。一晃半个月，我欲火中烧，居然恨起宝囡来了。我是住房困难户，凭什么求你？大不了两间旧屋被回收，新房子还是有的！这么一想，心地坦荡，对娣说，我想开了，不给她玩了，新房不要了，住旧房蛮好，至少比三间草屋好。娣急了，那怎么行呢？没有房子，铢泉今后怎么成家？我说，把钱家村老屋修好，叫他讨个乡下老婆，不就行了！再说，快乐都没有，要新房何用？你坚壁清野，想困死我。我自顾不暇，哪儿顾得上儿子的死活！娣问，啥叫自顾不暇坚壁清野，告诉我，你的话稀奇古怪，像外国人。我说，先让我睡了再说。

娣不说话任凭我睡。事后坦言，为了大队证明，就这样被阿根睡了。为了房子让人睡，其实跟我性质一样。不让厂长睡，房子还会分给我家的，给厂长睡，旧房未必不回收。所以让厂长睡是不必要的。你真的爱我，就不要让人睡。你看我上城这么多年，除了德德，给谁睡过？我守住底线，不让人睡。不让人睡，有这么难吗？当然，提拔你，入党提干，理应回报。拿什么回报？人家缺的是那个，要么……（省三个字，脏话）唉，实在不行，只好给她罗。我都糊涂了，不知怎么才好，自己的男人让人家睡，反正心里不舒坦。这几天没动静，会不会你的要求，没法兑现？我说，不要假惺惺了，为了儿子，为了房子，你情愿出卖，让德德给人睡。

再隔几天就要公布房屋分配结果，后勤科长仍蒙在鼓里，可见这是名副其实的暗箱操作。我作了最坏打算，旧房回收好了，我不想为难她。

周五下班时候，小霍来电话，叫我去她那儿一趟。到厂长室，办公室主任小陈在汇报工作，谈国庆节赞助文艺团体演出之事，赞助费一万，用于发放参赛者奖金。另外一家赞助单位负责场地演出等费用。说了一会话，小陈走了。小陈是本科生，刚进厂便担当如此重任，显然有啥背景。

宝囡叫我坐，一边叫我坐，一边把半掩的门打开了。她蛮直爽，说，怎么不想帮你？帮不上你，房屋分配小组通不过，两间旧房只好回收，重新分配。你属于分房对象，为了避嫌，不让你参加房屋分配小组。搬房有一星期限期，住房位置抽签决定。德德，你要配合我工作。一边说，一边涨红着脸，且不看我的脸，还局促不安，不断喝水。我说，宝囡，谢谢你，我配合你工作，不会得陇望蜀，望着她涨红的脸，我明白了大概，故意站起来，做出告辞的样子。她急忙说，反正没事，坐一会。

我不说话，只是站起来，她也不说话，跟着我站起来，很长时间不说话。我握她的手，她挣脱了，又握她的手，推开了。我摸了捏了她几下屁股，她没反应了。太阳已快落山，天高云淡，楼前广玉兰的叶子泛着金光。住房分配结果已揭晓，我没必要为此献身，我的调情只是给她安慰，告诉她我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我显得从容起来。我就是凭罕有的从容，和出老千的自慰征服了惠娣。

帮我这么多忙，让我入党，从小组长、仓库主任，直至后勤科长，还给我分了一套中户，这时候对我深怀歉意，好像旧房回收是她的过错，让我不能理解。我注视她的脸，希望能找出她热心助人的动力。脸上只有红晕，其状态仿若精神上的处女。

我凝视她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扭开了头，拿杯子吃茶。会议上，酒桌上，潇洒从容，谈吐如流的风度荡然无存，进入了自己也许都不知道的恋爱状态。我想她此刻或许剥离了厂长的躯壳，回返到固有的本真状态，换句话说，宝囡，这时才是一个女人，我顿生爱怜之心，忘了商人般的盘算计较。我似乎在享受一个腼腆的半老徐娘的暧昧。

看了你的档案，小学五年级小队委员，初二加入共青团，插队农村跟贫下中农走得很近，有移风易俗之气魄，还打破了腐朽的婚姻观念。看了你入党时填写的家庭关系表格，你妻子还是多年的老党员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副队长。因此，我在会议上说，赵德德同志积极参加上山下乡运动，又红又专，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，应该是我党的培养对象，迄今他还是党外群众，我深表遗憾。

我说，宝囡，今生从未有人从这个角度夸我，我一直在泥土中挣扎，

为一日三餐忙碌，没有信仰，我还有一个一无心肝的父亲，身上尚且有他的基因，我为此羞愧，一直自卑。你这么看得起我，三生有幸，宝囡。我不会说话，反正跟定你就是了，忠诚不二，义无反顾，做你的人生知己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她是赏识我，是我的伯乐，开始并没有非份之想。

尽管这时候宝囡看上去失魂落魄，我还是严格遵守三不政策，不拒绝，不迎合，不逃避，不过我没做到不挑逗，仍在有意无意出卖自己的色相。张爱玲说，征服男人靠肠胃，征服女人靠阴道。我不想利用荷尔蒙征服我的恩人，遗憾的是，好色而不淫，只是口头上说说，行动上并没做到知行合一。

快五点半，和宝囡仍站在办公室的窗口看远处的山脊，落日余晖画了山的轮廓，隅山成了静静躺卧的美女。

电话铃响了，是她娘打来的电话。我不回家吃饭了。宝囡说完挂了电话。我说，小霍，今天我请客，一醉方休。宝囡说，还是我来吧，反正有厂长基金。所谓厂长基金，其实是小金库，由大量的不入帐现金组成，比如卖掉的不锈钢边角料，车床铁丝废料收入，还有购买设备原材料的回扣。

踏着脚踏车出厂去了隅山饭店，宝囡可能做贼心虚，不肯坐包厢，于是在大厅角落处，找了张桌子坐下。点了四只菜，其中有我喜欢吃的红烧肉，喝了四瓶啤酒。大厅有人在唱卡拉 OK，宝囡吃酒中途，也去唱了一曲《小城故事》。不管宝囡如何镇静，如何掩饰，被人摸了捏了屁股，仍在这儿跟人吃饭唱歌亦泄露她的底牌。我问老周呢？她答，跟女儿一起去了南京，探望他父母。都走了，没人跟我说话，你跟我聊聊。我耐心倾听她的家常烦恼和工作琐事，感觉她平时逞强，心里的郁积却无处渲泄。就她点《小城故事》曲子来说，可能希望发生故事，给平静的池塘扔块石头。当然，这种理性分析，明显妨碍了我情感投入，我像情场老手，全力探索对方的内心隐秘。

投鼠忌器，不敢进一步表示，其实我想进一步表示，我不想吃白食，也想寻求一份额外的快乐，可惜娣和大师兄像两座大山压在我身上，说真的，我担心走出这一步，大师兄叫青龙白虎找我算账，娣后院起火。我多怕娣借这个由头后院起火啊！

骑着自行车送她到家门口时，估计她会道声再见，这样仁至义尽，总不能说不怜香惜玉，不感恩图报吧。没想到她说进来坐一会。到了二楼，开了房门，她说你看一会电视，我去洗个澡。我上文说外冷内热就是指这个。我坐在客厅看电视，耳朵里听到的只是浴室里传来的响声，隔了一会，偷看了一下，浴室的门半开半掩，能看见洁白潮湿的背脊。穿着浴衣出来，头发仍有水珠，而且还有一股好闻的香味。看了她两眼，抱着她进了卧室。她不说话，有点象征性挣扎，结果拖鞋掉了，人还是进了卧室。随即顺流而下，势如破竹，省了许多前戏，她俯首帖耳，只有喘气愉悦的份。我记得起床后，她说了句，一时昏了头，事情到此结束。我说，听你的，不要说话不算数，隔了一段时间又找我。给你哥哥老周发现了，大家都完蛋。唉，宝囡，爱情哪儿有开关，不是说停就停，爱的能量消耗了，自然火灭灶冷。

搂着宝囡，摸着乳房，看了近一个钟头电视，宝囡不说话，她的左手在我大腿上逗留，这又给了我感觉。我看了一下表，说走了，时间不早，她说好的，进房拿什么东西。我可不会轻饶她，都说某人与某人有一腿，却不会说发生几次，有花堪折直须折。这出乎她意料，想不到后勤科长卷土重来，忙不迭地应付，衣服又脱了一遍，中途搂住我的背部，挺着她的臀部，情意缠绵说，慢一点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11

电子信箱: 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23 节

晚上近十点，吻脸，离开。原以为送到门口留步，谁想到送到楼下，意犹未尽，仍陪着推着自行车的我走了一段路，那样子，就像冯程程跟许文强荡马路。记得看了电视剧《上海滩》，娣如醉似痴，我们也像那样走，娣令我叫程程，她叫我文强。铢泉在旁蹦蹦跳跳，也跟着叫程程文强。

走了片刻，宝囡说，我看走了眼，你外表温文尔雅，善解人意，人家灌酒，帮我解围，我做报告，你记笔记，伏在肩膀上说头昏，不趁机吃豆腐，入党提干，不上门送礼，可今天把我当谁了。我说，昏了头，不认为厂长，只当是我的女人。随后，拣了个阴暗角落，抱住身子亲了一下，还摸乳房。任由我摸不说什么，直到停止，这倒像朱小圆的风格。走了一阵，宝囡说回去了，表情难舍难分，我吃准她是情感饥渴症患者，由于职务关系，长期缺乏情感滋润。人们把她当厂长，而忽视了其性别。不由心生怜悯，也儿女情长起来。推着自行车陪走回头路，直至她家门口。临分手，我躲在阴影里，握住她的手，说老天可怜我，把你给了我。

爱情悲剧、家庭破裂，看似复杂多样化，其实简单。比如，宝囡喜欢我，给我恩惠，我出于感激用这种方式报答，就触犯婚姻法，损害惠娣利益。因为我那个产权包括使用权，并不属于我所有，我以婚姻的形式转让给惠娣。宝囡除非征得惠娣同意，才可以享受施恩于人的成果。而惠娣由于占有欲，宁可闲置，不愿与人分享。除非得了好处，才有可能同意丈夫走私，运用她的产权。宝囡在获取成果过程中，也损害其老公利益，因为她的宝贝，其产权已转移到老公手里。我的报恩，或者说献身，其老公也是不能容忍的。所以说，没有产权，没有使用权，是性爱悲剧的根源。婚姻的特征，彼此没收对方的产权使用权，而这些都是以忠诚专一的名义。单身好处，是因为他或她拥有产权，也拥有使用权，从而避免纠纷。

到家，娣还没睡，坐在床上看电视。孩子两头睡，有时睡这儿，有时睡祖母那儿，今天睡在这儿已睡着了。

回来这么晚，吃酒应酬，还是跟她睡了？娣开玩笑。我答，新房肯定到手，付现金一万二。旧房回收。有三户人家盯住这两间破屋。娣说，

这么一来，厂长没法子帮你，用不着给了。我说，形格势禁只得给了。娣问，什么叫形格势禁，你做了干部，轻点说，有话不好好说，重点说，不会说人话了。我说，骑虎难下的意思，又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。我把过程复述了一遍，就像作家写纲要，漏掉了精彩片段。说实话，尾声不必要，带有借公济私的性质，又像当代庄家的老鼠仓，纯粹享受肉欲，与家庭利益和我的感恩无关。娣叫我重述一遍，倒不是警察复审，看其中有否破绽，而像看黄带，甚至问我有没有叫唤，用什么办法让她昏了头。我编故事：拼命吸她那儿，不急于动手。闷骚型，一声不吭，不像你装腔作势，没碰就叫了。娣笑了，说，以为你喜欢才提前叫的，说装腔作势，那么以后情到深处才叫。人情还了，不想做副厂长、办公室主任，就用不着跟她睡了。跟你十六年，直到今天才抓住把柄。这时候，你有没有劲头让我玩？

由文化局举办的国庆文艺晚会，在人民影剧院举行。门票不发售，内部消化，进场的，不是体制里的，便是家属。据传，民主党派想多争几张票，伍局长大动肝火，拍了桌子，说这又不是选票钞票。民主党派锲而不舍，向上面告状，来了电话，伍局忍痛多给了四十张。伍局对打他电话的县长说，要是我丈母娘不观看文艺晚会，不是我廉洁，而是实在没有票，有一位得罪不起，拿十张，叫我哪儿还有票？

赞助单位只拿到十张，每家五张。我厂出席的由宝囡安排，人员如下：霍厂、办公室主任小陈、财务科长大徐、生产科长老袁，还有后勤科长赵德德，少了三张票，按理供销科长、人保科长、工会主席都应该去。让我出席，可见宝囡对我另眼相看。宝囡还叫我当民乐比赛评委，理由小陈年轻，没胡子，资格不够，她亲自出马，不够矜持。我怀疑她夹杂私心，让我当评委领只红包。宝囡叫我西装革履，头上擦点发蜡，喷点香水。我说，没有猪狗臭（狐臭），没必要喷香水。宝囡笑着说，喷了香水，就算有猪狗臭，人家也闻不出。我喷香水，难道有猪狗臭？我说，吃不准，有机会闻了再说。少根领带，也不会打领带，怎么办？宝囡说，这个我负责。又悄声说，待人要真诚，不要虚情假意，你现在跟我在油嘴滑舌，我要发火了。我答，你是恩人，又是上级，可不敢得罪你，一切听你的。宝囡吐哧笑了出来，你的嘴像蜜糖，死人骗得活。隔了一会，冒了一句，跟我作对，找死。

人民影剧院门口横幅：庆祝国庆，国家的祥和是人民幸福的保证。

门口聚了一群人，估计都是些没票想进场的。文艺晚会计划两小时，三刻钟热身，一个多小时乐器演奏赛，分三大类，古琴、二胡、古筝，参赛者分三组，每组三人，轮番上场。一万赞助金安排如下：一等奖一名，奖金三千元；二等奖一名，奖金一千四百元；三等奖五名，奖金六百元，鼓励奖二名，奖金各三百元。余下二千，由五位评委均分。

文艺晚会没啥新意，先是群众歌舞，后是小品、白茆山歌，再是《沙家浜》智斗，待请来的一位三流星歌星唱完两首流行歌曲，接下来便是民乐演奏比赛。

评委有五位，文化局伍局，乐器行家两位，赞助单位两位，老胡和我。我代表机械厂出场。伍局发了一张参赛者名单，叫评委在上面画圈。我看了一下，共九位，其中有一位参赛者叫朱小圆，吓了我一跳。

先是二胡，后是古琴，《梁祝》、《广陵散》、《平沙落雁》、《二泉映月》……轮番演奏，有一位拉了《江河水》。台上的匠人还是演奏家，我分不清，再加上心乱糟糟的，于是在参赛者名单上凭感觉胡乱画圈。两位乐器行家评委，晓得两位赞助人是外行，看在红包的份上，对我俩也客气，还给我们洗脑，说那个该一等奖，那个二等奖。

朱小圆上场，紧身红衣，落地长裙，上面绣了金色图案。面如满月，发髻高耸，耳朵上还晃荡着什么首饰。报幕人介绍其履历，曾获得江苏省 1988 年古筝大赛第三名。我想用心聆听，但心乱如麻，老是盯着她的脸，忽视了灵动的手指。她比以前胖，骨骼也似乎比以前大，胸口很厚实，不像我以前所感觉的。她奏的是《葬花吟》，曲调悠远深沉，无奈、感伤，绝望，繁杂的情绪，从她指间流出，充满身世之感。对月伤心，顾影自怜，落花无意，流水无情，无人安抚她的诗魂，没人理解她的孤寂，茫茫人海中形只影单，孤灯夜月中独守空房。

曲终，掌声响起。经过五分钟磋商，伍局和两位行家评委问我们赞助人意见，我说第一名为朱小圆，其余的你们决定，我明白这是赞助单位的特权，宝囡已全权委托，由我说了算。老胡同意，伍局赞成，两位乐器行家早认为朱小圆为第一名，第一名就这么定了。

主持人宣布，由赞助单位霍秀丽、陈剑雄、赵德德上台颁发奖金时，

掌声雷动，我激动得面红耳赤，失散多年的两只孤雁再次重逢，由我的情妇给她颁奖。霍秀丽颁发了前三位奖金，余下的六位，由我和小陈颁发。朱小圆在接信封前望了我一眼，身子似乎摇晃了一下。

散场时，小圆在后台整理古筝，我抽了空靠近她，说，不要难过了，黑心贼舍不得穿你的尼龙袜，黑心贼啥时候到你家陪罪，你欢迎吗？小圆点点头。我问，要否带副扑克牌？小圆笑了，说了声黑心贼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12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24 节

过了国庆，找小陈，想把红包的两百元给他。小陈不收，我说按理你做评委，抢了你的风头，不好意思。红包均分，已经过份，你不拿，霍厂长知道了不好解释。小陈说，赵科长，不客气，我刚进厂在学习阶段，你们是我的老前辈。

这事跟宝囡说了，她笑了，说：没想到认死理，钱到手，没人吐出来的，拿着吧。我说下回吃酒我请客，说完，把她借我的紫红领带还她。宝囡说，留着吧，为你买的。说这话，宝囡低垂着脸。我看了一眼，她似乎看透我的缠绵，假装翻看桌上的文件。

文艺晚会上遇到小圆的事，我没胆跟惠娣说，我吃不准她态度。再者，跟宝囡事，已经给她留了把柄，再将跟小圆来往告诉她，不管如何解释，总认为别有用心。我才不傻！什么事都跟老婆说，不成了伪保长了（汇报），这不是信任而是伤害。她好几次说要到机械厂来看霍厂长，说反正酒台上见过，有啥要紧。我说，请人家吃饭才对，而不是看人家。我担心她的神情露出破绽。娣说，不是给她吃了！我跟阿根，当时有没有放在脸上，看一眼不行吗？娣真的来了，长发披肩，穿了花格子上装和皮鞋，碰到了穿工装服的宝囡。娣春风满面，招呼致意，为房子事谢了霍厂长。这种心态，这种境界，我自叹不如。事后宝囡说，老婆漂亮，风姿不减前几年！我说哪有你漂亮，我魂都没了，宝囡，没想到你送我领带，我感情太粗糙，不会品尝你的柔情蜜意。那天晚上，我钻进被窝，亲了好几下我的妻，我说，姆妈，为我争光！见到你的，哪个不说你漂亮！我疼死你了！娣笑了，说拍马屁，是不是想好处？

隔了一星期，特地穿了紫红绒线衫，趁出厂买东西赶到小圆那儿。原想买点礼物，不知她喜欢什么，于是买了一串香蕉，六只苹果。按了门铃，门开了，是小圆。卸了妆，还是那么美丽，似乎岁月在她脸上没留下痕迹，眼皮也不肿。看见我又惊又喜，她知道要来，但没想到马上来。

家里还是老样子，院子里的两棵茶花一片碧绿，油光锃亮，房顶翻造了，瓦轮草不见了，门窗像前几年油漆过。转了一圈，转到厨房卫生间。小圆跟在我后面，问啥啦（干什么）。厨房里的水龙头在漏水，我

说明天叫个水暖工来把龙头换了。听我这么说，赶紧说，卫生间里的化粪池用了十年，娘一直担心溢出来。是台湾伯伯建议修造的，还出资帮我们盖了一座房，政府给的地皮，在甸桥。说完，上了一次卫生间。出来说，老毛病，仍然尿频，寒热倒没有。我说，保重，慢性病应立足于健身，比如多走路，依赖药物有副作用。关于化粪池，这个没问题，我明天跟清洁管理所说一下，里面有我认识的人，化一百元，可解决。听见数字，小圆说，我给你。还是老样子，生怕我吃亏，生怕脚上没袜子穿，生怕冬天没寒衣。

小圆问我为什么不回信，是不是神经病。我说没病，当时身不由己，被你所谓的肾盂肾炎吓坏了。娘极力阻止，不敢与你来往。后来跟人结婚，就由不得我。你这几年肯定恨死我了，因为是我葬送了你青春。朝秦暮楚、见异思迁，说的就是我啊。我来陪罪，给你下跪。

小圆说，话重了，担当不起。不能这么说，是我命苦，生了这场病，不见好转，也不恶化，三次恋爱因此失败，第一次跟你。这病生生的把我的青春夺了去，现在弹古筝消磨光阴，了此残生。

我说，不是回来了，不，回家了。小圆说，是的，回家了，但不是我的人，我成了陌路人，你只是同情我而来的。小圆想哭，忍住了眼泪，我想抱，事隔多年总有点生分，也不想感情加温。再者，我被她国庆节晚上的舞台形象镇住了，况且她是江苏省古筝演奏赛前三名，算大家了，我与她热络有攀高枝的嫌疑，毕竟是个漆匠、有妇之夫。我示好献殷勤，只能算是锦上添花，不能说是雪中送炭。

闲聊时，祝贺她这次古筝演奏赛荣获第一名。没对她说，不管弹得好弹得坏，反正我是评委出资人，由我说了算。小圆听我祝贺哈哈笑了，说，不知技艺如何，水平高低，反正早内定第一名。因我伯伯是台湾富商，统战对象，早年做过地下党，后来失去联系，脱党了。上次省第三名，我也怀疑是不是作假。大家拍手，叫朱老师，我亦糊涂了。

坐到下午两点半，听她弹了《二泉映月》。被她感染，心静，悲凉，无可奈何。临走时，问，你妈呢？她说，妈不跟她一起住，住甸桥，退休后有男朋友。我对她说，明天你什么时候在家，我带水暖工来。她说，除了买菜散步，一般不出门。说完，给了大门钥匙。又说，任何时间来，

钥匙是你的，你刚才不是说回家了？我也觉得你只是出了一次门，早晚会回来的，今天不是回家了！

花了三天时间，化粪池出清，水龙头换好，把所有的电线全部更新，我甚至重操旧业，把楼梯重新油漆了一遍。楼上两间房间，我亦用拖把拖了一遍。小圆给我泡茶，叫我洗脸，给我买了葱煎馒头。我问，我是匠人，还是你的那个？小圆说，匠人，那个的话，你请我姑苏新聚丰吃酒，我请你海虞山景园吃饭。小圆以前闷声不响，只是让我白相，顶多咕咕咯咯笑，说我一声骚来。现年近四十，也开始能说会道了。我感叹地说，小圆。她说，啥啦。我说，叫你一声小圆不行吗？我偏要叫你小圆。

房屋集资款，典当朝奉发了善心赞助两千元，娘偷偷塞了一千元，弟弟借了我两千元。宝囡问我，钱够了吗？

新房钥匙到手，一大一小房间，一个小客厅，加厨房卫生间。宝囡借着探访职工住宅的机会，到我新屋里转悠了一下，我是以后勤科长的身份陪着她的。进门后，关上房门，亲了一下，意犹未尽，又搂住她的腰，贴紧她的身子。她起先闷声不响，后来推开我，说早已结束，还牛皮糖。我说，你说的，不要怪我狠心，把你当厂长不当女人。宝囡笑了。

我简单装修，没条件铺地板，水泥地用白水泥填平，做了木纹图案，刷了两道清漆。娣翘起屁股帮我磨砂皮，铢泉懂事，晚上做完作业，跟着我们去新房，想拿漆刷帮我们。惠娣说，漆钱家村老屋门窗马马虎虎，我就晓得你不想扎根农村，没把老屋当一回事，漆儿子未来的新房，倒蛮起劲。德德，晚饭吃红烧肉。我蛮感动，觉得没看错人，危难之中，与阿根为敌，是我平生难得的壮举，我引以为傲。娣无论姿色、为人，还是对我的感情，都无可挑剔。进百货商店 11 年，接触人形形色色，未偷偷给我绿帽，不容易。我曾表扬她的坚贞，她羞涩地说，以前等于变相地给你戴过两次，不能再有第三次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昔日的情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有时坐在我大腿上看《红楼梦》，唱“葬花吟”，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……有时喃喃自语德德，依偎在我怀里打瞌睡，有时叫我床上躺一会，听她弹一曲《梁祝》。窗外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，恍惚之中，时光倒流，我

俩又在漠成的小河边芦苇旁亲吻。有时候，沿着山前河散步，直走到程家桥，甚至更远的拂水桥。她曾在拂水桥上，做了投水自尽的姿势，吓了我一跳。她说屈原就是这样在汨罗江投河自杀的。我说，小圆，这儿是山前河，你不要东施效颦。屈原走投无路，死于家国，你情人执手，风光无限。她说，黛玉形只影单，荷锄葬花，我在山前河里放生几条黑鱼能行吗？我说，行，放甲鱼也行，只要你不做黑鱼甲鱼，只要山前河没意见。散步路上，我们在岸边坐，在程家桥那儿的百年银杏树下坐。空气清凉，浓荫蔽日，坐刻把钟，走一个多小时才到家。每次出门，我都拿只玻璃瓶，装满温开水，一路给小圆喝。小圆眼尖，不会漏掉一个小便机会。尿急时候，就蹲上农人的露天茅厕，叫我望风，这让人想起了跟娣并肩大便的情景。

小圆跟过去不同的是，一个人在卧室里也要品小半杯红酒，叫我一直饮。她说，独守空房，长夜漫漫，就用半杯红酒麻醉自己，吃着吃着，泪水流下来了。在我印象中，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颓废生活。她仅仅拿五折工资，不过两百多元，我不知她的生活来源来自何处，要么家境殷实，要么来自台湾伯伯的资助。上次换电线，出化粪池费用，抢着付。好几次想开口问她经济来源，觉得冒昧忍住了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19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25 节

买了一支体温表，买了一本《肾病疑难百题》，看了一遍，不知所云，主要医学术语多，作者旁征博引，引用各种说法，但对具体疾病并无定论，比如乏力、眼皮浮肿，尿频没讲出所以然，只是关照多吃水，大概为了清洗肾脏，还强调清洁卫生，防止细菌感染。

跟小圆多次接触，发现她容易走神，有时盯着我看不说话，不知想什么心事。我睡午觉，她有时不弹琴，不写毛笔字，坐在太师椅上盯着她的床铺，醒来时，往往坐在床沿上，手里拿着《红楼梦》。有一次哭了，问其原因，说读了“葬花词”。

我一般下午一点去，中饭在厂食堂吃，因为宝囡吃饭时要东张西望，寻找我的身影。若是找不到，下午至少打后勤科两只电话。我有点烦了，可又不敢得罪她，她是我的恩人，人生途中的贵人。但说实在的，每天面对细水长流的爱情，也没有那么多的感情付出，甚至由衷的微笑也打了折扣。我宁可每月一次两次的幽会，宁可体力消耗，也不愿没完没了的情感压榨。可宝囡就是喜欢今天一个眼神，明天一只电话，后天一次暧昧，在情感游戏中打转。我有点寡不敌众，无法做到一心三用了。

打开小圆家门，她总是在楼下，似有第六感觉，晓得我这时马上要到。我问她什么时候下楼的，她说刚下，欲言又止，眼神迷离飘忽，魂不守舍，令人遐想。让我惊奇的是，曾背对着我换了件衬衣。我上厕所，她不敲门，直闯进卫生间，我手忙脚乱，赶紧让位，她吃吃笑，当我傻瓜。

有一天小圆跟我说，好像换了个人，在我记忆里，闯劲十足，做事莽撞，像小流氓，现在温文尔雅，关心周到，像个谦谦君子，连手都不碰了，你也没朝我嘴里塞过一粒糖。你当时在灶口头闻我的头发。回城路上，小河边、芦苇丛，做了什么？我答，当时年轻，视爱情似游戏，才做那些出格的事。你在人民公园不是对我说，这儿不是乡下，任你胡来，规矩点。我接受教诲，收敛了许多。凭心说，欠你的不少，只想赎罪，让你心理平衡，不想欺负你。不骂黑心贼就满足。表达情感其实有多种途径，比如，远观恋人花朵般的容颜，暗暗写一封永远不寄出的情书。胡缠蛮搅，在我看来，是青年时代的放荡，为正人君子所不齿。

小圆说，其实病没有这么严重，医生只是说不能怀孕生小孩。寒热不像过去频繁，腿不肿，腰不像以前酸，胸闷乏力的现象大为减弱，甚至可以长时间站立，从家走到拂水桥不喘。医生说，只要多喝水，避免尿道感染，肾盂肾炎可以控制。德德，你爱我吗？我答，爱的。小圆说，那么为何不用行动来表示？

自从小圆说了这番话，我到她家的次数大为减少，甚至想交出钥匙，把我们的友情降一个级别。我又翻了《肾病疑难百题》，晓得它最严重的并发症是，败血症、肾周围脓肿，肾性高血压、肾结石、尿毒症。我不敢写下去了，还说严重时人要昏厥。

有一天下午，小圆弹古筝，我在床上睡午觉，我通常和衣睡，只脱外衣和裤子，时间不长，至多半小时。她突然爬到床上，摸我的头发，亲我的脸，眼含泪水，满腹哀怨，躺着不说话。隔了一会坐起来说，一朵莲花长在污泥里，出污泥而不染，莲花依旧是莲花，质本洁来还洁去。我宁愿你流流氓，也不愿你是正人君子。我年近四十，不是以前的小圆，你看我受苦，把我当花瓶，欣赏把玩，不让我成为一个女人，你好狠心！说爱我，其实什么都没给我，这些年来都给了别人。负心汉，黑心贼，猫哭老虫（老鼠）假慈悲！

我搂住她，亲她的脸，说，不能因为爱你，把你推向绝路，你忘了以前说的，这要死人的。我可不想当爱情的杀人犯。如果游戏成了行凶，我怎么对得起你，怎么对得起你娘？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，我怎么对不起她们！她与我风雨十六年，跟我共患难！出了问题，我不能活了。难道爱情非要以低俗的方式表示？你非要逼着我做一回流氓？

小圆翻转身子睡了，我扳她的肩胛，不理我。我起床从提包里拿出《肾病疑难百题》，读了以下一段：“由于碰撞挤压，细菌会通过尿道口进入尿道，进而沿尿道上沿至膀胱、输尿管乃至肾脏，引起膀胱炎，严重的会引起败血症和肾衰竭，甚至尿毒症。”她两只手捂住了耳朵，待我读完，嚷了一声，我朝不保夕，不知能活到什么时候！我情愿今日有酒今日醉！

想撒手不管，不忍心。说实在的，来了这么多天，从来没看见她的

娘，不知女儿不让她来，还是她上午或晚上来。万一出啥事，我有大门钥匙，这责任可不轻。此外，厂里事务繁忙，晚上还要回家陪惠娣，陪小圆的时间其实并不多。我曾向她解释，反正我俩光明磊落，守身如玉，不如叫我的老婆有空陪陪你，合得来则聚，合不来就散，你看如何？小圆说，要是醋罐头，视我为情敌怎么办？我说，她不是那种人，她倾慕你，一直想跟你见面。要是她不像我说的，你可冷淡，不请她上门，她知趣，不会厚着脸皮上门。我说的话，她还是听的。厂里分了新房不久，我家刚装修完毕，待搬好家，你俩碰个头。

小圆想了一会，说你搬好了家再说。自那以后，她似乎变了，比如，散步的次数少了；常叫我陪她吃红酒，有一次狠狠说，灌你一瓶葡萄酒，看你醉不醉，看你是不是流氓；上个厕所，叫我下楼陪她；也像我一样睡午觉，和我一起睡。但总是没睡着，在被窝里摸摸索索，看我有一点反应，便眉开眼笑。我骂流氓，她也骂流氓，还咕咕咯咯笑。我假意睡着，拧我的鼻子，嘴里说，让你睡，你把我的闺房当栈房了。

有一天下午，跟她游了人民公园，回家路上，走到言子墓道，她拉着我的手，走到文学桥上，没来由的抱着我亲吻，踮起脚尖，斜着脸，捧着我的脸，不知哪儿学来的外国动作，引起了五六位游客驻足注视。我骨子里是流氓，但场面上不出格，比较道貌岸然，再者，现在是党员，是干部，像这种有害社会风气的事，我是竭力避免的。事后，我对她说，再这样，白天不与你出去玩。花痴！小圆说，你骂我，不要活了！我要紧说，和调（开玩笑）……昏了头，饶了我，再三陪不是，她才转怒为笑。

《肾病疑难百题》也曾这样说，“肾盂肾炎患者不是不能过性生活。但首先要避免怀孕，还要知道一次性活动，相当于一次中等强度的体育运动。最好让患病者主动，并戴避孕套。房事后，稍事休息，再解小便，擦洗下身，和不忘喝杯水。”这给了我信心，我想实在经不起她的缠绵，给她一次算了，她想当一回女人，其实不过份。于是我身上常备避孕套。因此有一次摸摸索索时，我戴上了套子，待她触摸到那儿时，故意躲躲闪闪，并不时触摸她的胸部，摸她的耳垂，以激起她的情欲与好奇心。待她欲罢不能，我再磨磨蹭蹭脱了她的棉毛裤，缠绵了片刻，待她忍无可忍，才故作胆怯褪去她的内裤。小圆似乎明白了什么，闭住眼，仰面朝天，做了个配合的姿势。待我爬上她的身子，原先倔强的竟然疲软，

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熄火、不启动。努力了一下，依然平静似水，反而套子滑下来了。灰心丧气，明白与小圆的缘份到此结束。我不知关键时刻为何半途而废。虎头蛇尾临阵脱逃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事，我基本做到了掌控自如，拉得出，打得响，不受环境所干扰。可能由于紧张，也可能老天知道后果，不让我伤害小圆。我如释重负，明白了疲软跟卷土重来一样，也可以表达爱。小圆在哭泣，哭了很长时间，还按自己的胸部，我担心毛病发作，也帮她按摩胸口。我说尽力了，没缘也没法，钥匙还给你。我有点羞愧，晓得自己不是个男人，也晓得自己被肾盂肾炎击垮。我估计老天妒忌，有了惠娣，有了宝囡，不允许我再有第三个人儿，闭月羞花、多愁善感的人儿。翻身起床，小圆一把拉住我，一脸泪水，说，德德，抱我，亲我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不是女人也是女人，我情愿躺在你的怀抱里画饼充饥，以慰我多少年来的伤痛。不管苍天如何刻薄，不让破茧化蝶，不让有情人成眷属，你仍是我的男人。我认命，孩子名叫赵铢泉，其实是把我们三人的命运捆在一起，你叫惠娣孩子来吧，我们应是一家人。

起床后，小圆给我弹了一曲《葬花吟》。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。明媚鲜妍能几时，一朝飘泊难寻觅。天尽头，何处有香丘？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。”这一曲，短短的七分钟，我终生难忘。缠绵悱恻，如泣如诉，磨难，委屈，坎坷，绝望，都溶解于音乐声中。声音似心血，似泪滴，我的心在滴血，泪水跟着流下。小圆弹琴强抑着悲痛，硬压住泪水，其神情，无异于荷锄葬花、对月伤心的林黛玉。

注：本小节加引号的两小段，来自网上医学资料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20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26 节

把意思跟惠娣说了，说朱小圆打电话过来，想跟你见面，娣很开心，说，早想见面，看把我男人迷得神魂颠倒的长什么样子。

选了个星期天下午，陪惠娣去小圆家，把孩子带上了。不敢用钥匙开门，装模作样按了门铃。小圆开门，面露微笑，但蛮矜持，一看是故意拉开距离，不让娣察觉我俩有过深的关系。我作了介绍，然后坐在客堂间吃茶闲聊。双方彼此打量，猜测对方心思。但这种客套没多久，惠娣便接受邀请，去楼上听她弹古筝。待我上了厕所走楼梯时，就听到“天上布满星，月儿亮晶晶。生产队里开大会，诉苦把冤伸……”的《不忘阶级苦》，其中还有古筝的伴奏。铢泉手里拿了块巧克力。原来两人找到共同点，就是文艺。小圆接着弹了《北京的金山上》，娣声情并茂，使出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流报幕员的嗓子。报幕员顿时亮了，身姿光彩照人，歌喉余音绕梁。随后两人有说有笑，小家碧玉请田螺姑娘品葡萄酒，举杯，祝福，似有平生相见恨晚之状，倒把坐在一旁的我冷落了。后又打开衣柜，说，姐姐任你挑任你选。服装琳琅满目，像百货店，有的躺在衣柜里，有的挂在衣架上，单单绒线就有两大捆，是我平生所未见，惠娣傻了。让我吃惊的是，至多两小时，两人称姐道妹起来。

担心小圆称赞娣的丈夫，说他如何乐于助人，无微不至，说昏了头，说出我的鬼祟和未遂，又担心娣说漏嘴，把我告诉她的绝密无意之中泄露了，尤其关于刘姐，还有宝囡的那些隐私。说真的，此刻我才发现自己的鲁莽，祸从口出，一点不假，自己守不住，叫人家如何帮你守住？我真盼望这次会面早点结束，但既然开了头，可能由不得我。我害怕她俩继续粘糊，互诉衷肠，寻找男人的短处，因此小圆请吃饭，我婉言推辞。惠娣蛮扫兴，不过，把一大包衣服，还有两双皮鞋绑在自行车车架上，准备上车时又高兴起来。她试着前上车两次，才骑到了家。铢泉也开心，他今天吃了两块巧克力，还拿了两块。读小学六年级的他，回忆不起啥时候吃过这东西。我记得给他吃过，小块的，嫌贵，推托蛀牙齿，后来没有买过。他问啥时候再来，娣答，只要你愿意。

今夜娣难以入眠，说遇到林妹妹。送的衣服，自己今生肯定舍不得买，跟她相比，自己从来没穿过衣服。有的是进口的港台服装，比如超短裙，拿了都不好意思穿，四十岁的人，穿了怎么上街？我说，娘还有

一条紫红短裤，没留着给你穿，可记得一条粘糊糊的内裤。娣沉默了，隔了一会，说，你的小圆是富婆，她跟我上厕所的当儿，想送戒指，我担心你骂没敢拿。我说，小圆不是我的，她没嫁人，只能称小姐，不能称富婆。早年我跟你说的关于她的事，不能跟她说，还有刘姐的事。娣答，这个不要关照，姆妈都懂，弟弟。你当年太下作，第一次碰头摸刘姐的奶子，第二次碰头摸小圆的奶子，刘姐请你摸，小圆也对你不反感。

自此以后，惠娣跟小圆走得很近，晚上不在家的话，肯定在小圆家。有一晚九点，娣还没回家，我赶到小圆那儿，两个不知在说什么，反正神情不自然，还用弹筝演唱掩饰。听娣说，小圆打算认赵铢泉为干儿子，说她妈同意，一切由她作主。那夜，小圆请我与娣睡在她那儿，睡在她妈原来睡的房间里，因孩子一人在家，被我拒绝。还有一次礼拜六，娣打电话叫我晚上带了孩子到小圆家吃饭。原来小圆买了菜，叫娣做厨子烧晚饭。菜肴摆了一桌，还有两瓶红葡萄酒。我们四个围坐于红木桌，我居中，小圆惠娣左右，铢泉坐在我对面。铢泉吃饭前，嚷着要巧克力，小圆给了两块。小圆关了日光灯，点了两支红蜡烛，像庆祝谁的生日，又像举行什么仪式，反正蛮隆重。甚至把筝搬下了楼，换了戏装，弹了《彩云追月》。由小圆伴奏，惠娣还唱了一首《上海滩》。吃酒前，每人先吃了一茶盏酒酿小汤圆。我浅尝辄止，不想酒后失言，在妻儿面前暴露流氓的原形，我还思忖小圆动啥鬼念头。小圆不放过我，开始脉脉含情灌了我一小杯酒，吃了一会，惠娣也激情飞扬敬了我一小杯酒，手指亮着一只金戒指。然后她俩道姐姐称妹妹轮流敬。吃到中途，一道站起来敬我酒，叫德德，祝海阔天空、心想事成，我们都欠你一条清蒸桂鱼。相互会意的一笑。那夜酒多了，娣把两辆自行车推进院子，我们三个就住在小圆娘原先住的房间里。我装醉，由她俩扶我上楼休息，嘴里嗯嗯，像个讨奶吃的婴儿。上楼时趁着黑暗和酒劲，捏了她俩屁股。两个都镇静，若无其事，没叫“啊唔哟”。到了楼上，小圆拿了两条新毛巾和三支牙刷递给惠娣。惠娣接了，下楼收拾碗筷，又上楼安顿铢泉睡觉。唤醒我，用大脚盆帮我洗脚，她若有所思捏我的右脚大脚趾，捏了好长一段时间。待熄灯睡觉时，小圆穿了棉毛裤羊毛衫闯进来，说了声，还没睡，又咕咕笑着走出了房间。

偶然去小圆那儿转悠，只是表示礼貌，并没有爱的狂热。原因小圆最近举止越发异常。比如，叫我配合她复现第一次到她房间里的情景。往日的情景，固然历历在目，但人已老气横秋，失去了当年谈情说爱的

兴致，而且有的动作不堪入目，不好意思加以复制，比如，放肆地抱着她滚翻在老式的花雕床上，还……。所以婉言拒绝了。她就笑着骂，流氓，假正经，那么你朝我嘴里塞一粒糖。

记得陪她去曾园游玩，曾园乃《孽海花》作者曾朴的祖产，现归人民所有，里面有亭台楼阁，还有莲花樟树。小圆拿着一册《红楼梦》，我投其所好，带着她的《青春之歌》，说了一会贾宝玉林黛玉，说了一会余永泽林道静。她面对一池残荷，萧瑟林木，多愁善感起来，说，德德，红颜易老，青春难驻。我拉住她的手，说，知道更要珍惜生命，享受人生。做伴房小姐，平时不锻炼不走路，病怎么会好转？我趁此机会问她，为啥给惠娣金戒指，这超出人情之常，毕竟是我老婆，不是你的亲妹妹。小圆答，你买不起金戒指，我代你给的。跟了你十六年，戒指没有，婚礼没办，我脸上无光，这十六年，其实她含辛茹苦在帮我爱你，照顾你，她是我的亲姐姐。你们两个，还有铢泉，都是我的亲人。娘早想有个外孙，铢泉就是她的外孙。娘还说，家庭衰败，没有男丁，你不能生孩子，重振家业，一定要引进新鲜血液。我认为，赵铢泉便是咱们家的新鲜血液。娘每年只住家里三个月，常年跟男友住北京，男友是中学同学，社科院退休，丧偶后，跟我母亲好上了。这样我更孤单，更落寞，你们回来，我精气神好了不少。

我记得小年夜，惠娣叫我邀请小圆到我家吃饭，还问她娘和男友在不在，在的话，一起吃。她没接我的话头，开口就说我流氓，还说惠娣什么都说了。我不知道娣说到什么程度，吓了一跳，不敢问她。我想，假使说出我跟刘姐尤其宝囡的事，什么都完了，我只好横竖横拆牛棚（破罐破摔）。我故作镇静问，你有没有说什么。她说也都说了，包括你出洋相的事。我说，这种事只能做，不能说，你一说，她以为我是太监，我不好在她面前装模作样，就给了她偷野食的理由。你一说，我来劲，像流氓，你身体吃勿消。等你养好身子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小圆嘴说好的，上前抱住了我……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21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27 节

胸有成竹，不慌不忙，戴了套子，缠绵良久，随后摸石头过河，进两步退一步，东张张西望望慢慢蚕食，小圆愉悦中夹杂着疼痛，有泪花，有期盼，有饥渴，有笑颜，脸上的表情难以形容，让人觉得像是虐待，不是爱抚。但她要我下手，只得硬着头皮，这大概就是小圆所向往的浴火中重生，凤凰涅槃。

我感到羞愧，一向以宝玉自居，好色而不淫，事与愿违，成了见缝插针的西门庆。按小圆体质，是不应以这种方式爱的，应该学柳下惠坐怀不乱，学文人的典范，给泾阳龙女传书的柳毅。然而，事后忙了一阵子，又是小便、清洗，又是吃水、休息，像进行了外科手术，跟开刀医生差不多。

小圆精疲力尽，披头散发，内衣纽扣掉了一颗，酥胸半露，斜靠床上，媚眼秋水，一脸愉悦，还嚷德德是流氓，又说了一句怪头怪脑的话：出处无问西东，唯求福德圆满。我认为，死猫活贼，会捉老虫（老鼠）猫不叫，说的就是这位床上的画中人儿。啊！时光倒流，日月回转，鲜花翠叶永驻，明媚鲜妍依旧，灶口头、小河边、芦苇旁的朱小圆依然重现！小圆！我的圆！我的囡！

小圆说，1945 年重庆谈判后，伯伯跟我父亲说共产主义迟早席卷中国。父亲听从意见，兄弟俩将祖传的六十亩田产廉价卖了，布厂 45% 股份也全部转让。伯伯跑码头，去南洋经商，临解放全家移居台湾。父亲恋故土，教书度日，此外，在一家戏院还有点股份，因此在公私合营时有了点麻烦，不过主动交出戏院股份就没事，不久便因肺病死了。起先调查卖出的田亩和布厂股份，后来不知啥原因中止。1951 年生下我。文革结束，伯伯来大陆，告诉我们，我家海外财产现升值到一百万美元。他给我们造了房子，给了十万安家费，每年有五千美元汇款。

我说，以前怎么不跟我说？小圆说，我怕，有海外关系不是好事。伯伯来了之后，我为你惋惜，你命薄，无福消受，那天我在环城马路上骂你黑心贼，心里盼着你跟我回家。现在你是我男人，不，丈夫了，我们的家底，该跟你通一声气。我担心自己说不定离去，德德，你重振家业。我堵住她的嘴，说，有我在，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路，倒霉的事不

会发生。我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。

年初三，听惠娣说，计划带小圆去塘市钱家村玩，问我去不去，我说当然去。又说，年初五，准备跟小圆去漠成刘家角刘姐家玩，问我去不去。我说不去。

县城到塘市通了公路。年初三，我、小圆、娣和儿子乘汽车回了钱家村。一路上，两个女人嘀嘀咕咕，把我冷落一旁，只好跟儿子嬉闹。

两棵大樟树枝繁叶茂，仍站在钱泾河边。三间茅屋屋顶没了，屋梁另作它用，已逐步沦为废墟。老屋不堪入目，客堂间漏了雨，猪圈坍了，不过竹园的生命力旺盛，它蚕食老屋右侧的一大片空地，甚至延伸到钱泾河边。

宝阳娘耳朵聋了，阿三出门帮厨去了，玉宝玉贝弃了会计泥水匠的行当，合伙办了粮食加工厂。兴兴老了，背开始驼了，门牙掉了一只。分田到户，“居，居居，居居居”，哨子好多年没机会吹了。他仍旧单身。娣看见兴兴，想起金娣眼圈红了。她喃喃说，金娣不该死的，按她的性格不该死的，只怪一时糊涂，鬼迷心窍。钱家村，钱家坟，游魂野鬼太多了，阿四的爷就是莫名其妙吊死的。我叫娣给了他一百块钱，以示谢意，我也给了他两包红塔山。兴兴盯着小圆看，小圆若无其事。我介绍，儿子的寄娘。

兴兴说，去年小郑来过村里，想找惠娣。说跟老婆离婚了，又说，老婆扔了女儿，卷了家里仅有的五千元，跟一个臭不要脸的小老板私奔了。觉得他神色不对，来这儿想好处，不是慰问贫下中农，没告诉你的住址。惠娣笑了，说，走投无路，想找填房，寻冲头（傻瓜），给我盘缠，称我同志，我倒愿意去陪陪他。

旧地重游，我依然独自走往村后的老闸口，小圆跟我去，我说可以，但作算跟班，不要与我说话，那儿我常一个人去，我喜欢呆在那儿沉思冥想。

老闸口荒草漫漫，芦苇遍地，从那儿至小泾河的尽头，道路依稀可辨。河里的水花生大幅减少，让出一条宽敞的河道，河里不见一条船。

我用不着穿过重重叠叠的芦苇丛，往小泾河纵深处漫游，因我已找到泾阳龙女，也不必往大观园转悠，因在钱家村，那破旧的老屋里，找到了宝钗。从老闸口看两棵大樟树，神气活现，可船坊不见，队里的猪圈也坍了。望林浜，烟雾笼罩。说血吸虫消灭，但阿根老婆早死了，女儿远嫁。阿根出狱，说出门经商，至今不知下落。兴兴说，林浜马上撤消，乡政府出资，剩下三户人家迁入钱家村。房屋准备建筑于村前两棵大樟树那儿。兴兴说，那儿风水好，德德，多亏了它俩的庇佑，你才走到今天。大樟树，一棵像你，一棵像惠娣。

离开老闸口，我跟小圆说，下乡这几年，就在这儿无数次打开你的两封信。明媚鲜妍有几时，就是从你的信中知道的。我远远望着老闸口的西面，那小泾河的尽头，晓得你呆在那儿哭泣，我被惠娣锁住，没办法救你脱离苦海。

小圆说，你和姐姐是患难夫妻，没有你出手，她逃不脱人家手掌心。你丢了我能理解。我说，当时要紧吃豆腐，没想到她身处危险之中，因此卷入漩涡，由欲产生了爱，爱的产生有多种方式哟，我与你却是因情产生了爱。为了肾盂肾炎对你不理不睬，也够狠心的，丧失了人间的仁义，这是不是所谓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

在钱家村还有一个插曲，惠娣想小便，我动员小圆跟姐姐一起去，我们三个到露天粪坑并肩小解。我居中，她俩左右。小圆出于好奇心去了，但没好意思上场，只是在旁笑着观看。后来知道，这些历史悠久的粪坑，随着分田到户成为私有。

年初五，没事，我独自丈量从状元坊到拂水桥的距离。按步速判断，有三公里，来回则是六公里。按小圆的步速，也至多耗时两小时。途中有三处农人的茅坑，可以解决她的尿频问题，一路上也有石头台阶，供人坐着休息。路平坦，空气清新，风景也蛮好，南面是波光闪烁的山前河和一望无际的庄稼，北面则是郁郁葱葱的隅山。我想，不管小圆愿不愿意，我和惠娣依然轮流陪她走，或者一道走。

惠娣从刘家角回来告诉我，驼背死了，前两年死的。刘姐头发花白，成了瘪嘴，她叫小圆和我转达对你的问候时，我们两个都笑了。

惠娣憋了几天，终于憋不住，说，都知道了，不要瞒了。两封信、白衬衫、紫红绒线衫，杂七杂八的私货都瞒我，把姆妈当亮眼瞎子，姆妈只晓得两双尼龙袜。你说我俩谁重要？总要排个前后吧，难道我吃苦十六年，倒成了她的丫头？你要一碗水端平。

我依附于小圆的灵魂，乞怜于惠娣的玉体，两个都要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于是我说，你是我的公开老婆，她是我的秘密夫人。都重要，无前后，一律平等，一视同仁。一个姐姐，一个妹妹，一个薛宝钗，一个林黛玉，都是我的左膀右臂、左腿右脚，都是我的左耳右耳、左眼右眼。

娣说，既然这么说，姆妈成全你。待铢泉成家，我们反正没地方可去，小圆叫我们住到她家，我们就住那儿。不过，我俩不能补办婚礼，不能惹小圆不开心，除非我们三个一道结婚。呵呵。这样扯平了，一对臭搭子，谁也不能说谁了。惠娣说完，亮了亮手里的钥匙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22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28 节

1991 年清明节，我和惠娣陪小圆上了她父亲的坟。墓上的瓷照，像文弱书生，带点忧郁或沉思的气质，不知忧国忧民，还是担心妻子女儿的死活。

小圆娘没去，她长年呆在北京，难得回家，我由小圆陪着见过一次面。她男友金丝边眼镜，沉默寡言，莫测高深，接待我就像接待大户人家的仆役。我想炫耀我是厂里的中层干部，全厂有五百多人，跟老婆都是党员，生怕他不稀罕缩住了话头。小圆私下对我说，至今仍叫伯伯，爸爸叫不出口。是某学科的顶尖权威，太空中回荡的乐曲《东方红》，便是他的天才构思，构思一骑绝尘，遥遥领先，至今无人企及。我说，是的，太空里的《东方红》乐曲，我们好多年没听到了。

小圆娘和善可亲，大家闺秀风范，不苟言笑，坐姿腰板挺直，双腿并紧，是海虞妇产领域的权威。似乎对我了如指掌，言语之中，把我当女婿，挺温馨，照顾小圆没表示谢意，似乎理所当然。她告诉我北京的住宅电话，欢迎我们一家去玩。我想叫姆妈，担心她在金丝边眼镜面前下不了台，只好称伯母。由于常年不归，甸桥别墅的大门钥匙，娘交给了女儿。

上坟的第二天，小圆约我晚上甸桥碰头，还是惠娣通知我的。我问惠娣去不去。惠娣说，没约我，你一个人去吧，我在家督促铢泉做功课。店主任约我谈心，谈业务，我回答没空，估计老戏法。我要紧抱住她，亲她的脸，叫姆妈。惠娣笑着说，假惺惺，怕了吗？

到甸桥，按门铃，小圆穿了睡衣来开门，原来她洗了澡已睡在床上。我进门，没请我品红酒就赶我去洗澡。觉得她眼神出火，明白大半，所以拖延着不进浴室。坐了片刻，仍被赶着去洗澡了。

洗好澡，走进房间，穿睡衣的小圆不见了，眼前一位锦绣仕女，上身红色绣花上衣，下面一条红色落地长裙，如瑶琳仙子端坐于床沿，见德德赤膊进房，款款站起身来作了一揖，称郎君，妾在下有礼了，面露羞涩，有口难言。无限柔情从心底升起，我叫了声贤妻。穿了棉毛裤棉毛衫，饮尽杯中酒。洞房花烛，同床共被，再游圣地，鸳梦重温。

房事前，曾考虑后果，与其周旋，徘徊于性爱边缘。理由不能过度，她说总共一次，何谓过度？我说没带套子。她说，我这儿有。我问哪儿来的？她答，姐姐给的，居委领的。

我的小九九：量材录用，因人而异，小圆职守安抚我的灵魂，陪伴我的人生，惠娣责任滋润我的肉体，料理我的家政。宝囡嘛，我是她的皇亲国戚，她是我的报恩对象。因为没有宝囡，我不可能活得这么顺畅，尽管不能称之为爱情核动力。对小圆超越职责的积极性，我并不给予鼓励，不会发劳保手套，更不会付月度奖金。但一味拒绝，担心伤了她的心，所以我说除非忍无可忍，她答忍无可忍。

滋润之后，又是小便、清洗、吃水、休息，走固定程序，现在所谓的启动应急预案。反正不敢尽兴，略送安慰而已，更多注重的是，亲吻、抚摸，在幽暗的灯光下欣赏她略显丰满的肉体。小圆起先没有异样，甚至搂住我，显出意犹未尽的样子，我没在意，依然回忆她的羞涩与狂热，觉得又找到了流氓的感觉。

没想到，顶多半个钟头，她面色发白，说头昏，整个房间在旋转。我叫她闭上眼，想以此停止房间的旋转。她说房间还在旋转，人也跟着转了，想呕吐。我急忙拿了痰盂放在她床边，准备打电话给厂传达室，叫老王去一下职工大楼，通知惠娣速来，马上送小圆去医院。她说没事。我没理她，在附近烟杂店打了公用电话，通知了惠娣。待回到小圆床边，见痰盂中尽是红色呕吐物，不是血水，而是红葡萄酒。不过脸色转红，房间不转了。小圆竖起身子，强打精神抱住我。说，德德，爱一个人为啥如此艰难？爱一个人，非要把身子奉献，否则不足以表达？我说，量力而行，你早是我的女人。从漠成灶口头闻你头发的那天起。你不把肉体献给我，哪怕紧紧抱住我，仍是我的女人。

小圆躺下，休息一会说，德德，死在你身上也情愿，因为你懂得我的心，我的情，只有你让我成为女人。小圆一边说，一边泪水流下来了，我也禁不住流泪。小圆用手指蘸着泪水，叫我弯下身子，将其涂抹在我的脸上，涂着抹着，还把潮湿的指尖伸进我嘴里，这让我想起惠娣的右脚大脚趾。我也混着给惠娣的泪水涂抹她的嘴唇，还用食指在她的唇间摩挲。小圆嘴唇变色，紫中带白，像涂了些微的盐霜。亲了亲，她的嘴

唇亦是冰凉的，不像开始那么温暖。小圆闭住眼睛，禁不住泪水横流。我给她抹啊抹，泪水永无尽头，反而越来越多。她一连声地叫德德，似乎情窦初开，回到爱情的婴儿状态。只好紧紧握住她的手，让她知道我的存在。我觉得她极不正常，会不会情爱的神经天旋地转。

惠娣来了，我背着小圆走出家门，叫了辆出租车送到就近医院。急诊住院一路绿灯，原因该医院是小圆娘的工作单位，小圆又是老病号，病历单一大叠。量了血压，上压 180，下压 100。全身检查时，小圆处于半昏迷状态，嘴边颈项都是呕吐物，嘴里还不时吐白沫。惠娣一股劲儿地擦，一股劲儿的喊妹妹。后来眼睛盯着我，那眼神不寒而栗，不怒自威，像匕首，戳我的心肺，像砍刀，砍我的脖颈。她似乎洞察一切，知道我欺负了她的妹妹。这让我想起与她第一次发生关系，她的眼神是幽怨、同情与蔑视，而这次是愤怒、不屑和不满。我想解释，想忏悔，惠娣要紧照顾妹妹，始终不给我机会。

挂第二瓶盐水，小圆依然处于昏迷状态，心跳减慢，寒热上升，体温 39 度，小便依然失禁。护士来来往往，打针、测压、量心跳，医生叫家属签字，不知想用什么药物，没有把握，只好拉病人家属作垫背。我打长途电话，小圆娘心焦似火，问了病情，同意我全权处理，并说明天回家，于是我在病危通知单上签了字。

夜 12 点，病房里寂静无声，日光灯亮着刺眼的白光。邻床病人进入梦乡，家属横躺在折叠床上打呼噜。惠娣走来走去，手足无措，始终不说一句话，我瞄了她一眼，表情依然沉重。握住小圆的那只手要紧放下，也不敢摸她的脸蛋和额头，泪水不敢流了，朝她笑笑，搭讪不理睬。

挂第三瓶盐水过午夜二点，盐水呈浅黄色，小瓶，滴速似有加快。依然昏迷不醒，掐她的手腕没有知觉，身体间歇性抽搐，感觉凶多吉少。泪水从她眼眶里流出来，小便又失禁。惠娣跟着泪水横流，不由自主伏在我肩头上哭泣。我平生第二次看到惠娣如此伤心，一次为了娘，一次给了朱小圆。惠娣总是偷偷流泪，把伤心、羞辱、恐惧埋在心底，我看到的只是强颜欢笑，至多委屈和无奈。

小圆浑身发烫，面孔一会儿红，一会儿白，两只眼睛紧闭，眼皮似乎肿了。这时我才发现她的眼睫毛长长的，可以前从没注意到。忍不住

又摸她的额头，凭手感也能猜准这时的体温。此刻，我宁愿她发热发烫，也不愿她冰冷僵硬。因为发烫，还是我的圆，我的妻。

护士值守床边，不时翻她的眼皮，肾科主任来了，估计是被小圆娘叫醒请来的。挂第四瓶时，主任拉到我门外，说，这毛病叫肾性高血压，是肾盂肾炎引起的，估计是运动或激动所致。该病人原先病情平稳，已处于良性修复状态。突然反复，未曾预料。高血压伴随高烧和深度昏迷，常见，不属于个案特例。如果第四瓶仍不见效，只好准备后事。又问，你是朱主任的准女婿，我说是的。

我对惠娣说，打个瞌睡，明天把死期三千元存款领了，该买的还要买。惠娣说，怎么睡得着，我不相信妹妹说走就走，还邀我五一节去浙江桐庐玩呢。

午夜三点，小圆嘴边没有白沫冒出，面色从苍白转为红润，摸摸额头没有以前烫，嘴唇依然紫色，身子没动过一会。直至凌晨，盐水挂完之后，眼皮才睁开，身子动了动，嘴唇随之张开了。惠娣要紧叫妹妹，并用小勺喂小圆温开水。没成功，温开水流出来了，小圆没应答。直至清早五点，小圆才苏醒，强打精神，抓住我的手，叫了声德德。望着惠娣的脸，叫了声姐姐，随后睡了过去。

一星期后小圆出院。小圆娘握住我的手，跟惠娣说，妹妹，德德是小圆的救命恩人。我羞愧难当，说不出一句话，想叫一声姆妈，也不好意思。惠娣不接小圆娘的话头，看了我一眼。小圆娘对惠娣说，从此一家人，铢泉今后的培养费由我们付，有这么个孩子是我们两家的福气。惠娣才说，伯娘这么看得起铢泉，不知怎么报答。放心，我们把小圆当亲人照顾，你安心回北京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23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29 节

紧张的弦松了下来，夜里，头埋在娣的怀里，嘴唇几乎凑到她的乳头，像做错事的孩子，又像断奶的继续讨奶吃。娣搂住我的头，说，这时候还不叫姆妈！我要是轧姘头，你说试试看，还说要打我个半死。你玩小圆，我做你的电灯泡，出了事帮你擦屁股。这次不是睡妹妹，而是要妹妹的命。出了事，叫我怎么活？小圆身子弱，经不起你的骚劲。啥人经得起你发显（积极折腾），要么钱惠娣。叫姆妈！于是低声叫了姆妈。娣说，响一点。只得高声又叫姆妈。我理解娣所说的玩，这个玩不是指玩弄而是指爱。玩、日、白相跟爱，在她眼里是同一种意思，久而久之，我也跟着说玩了。

趁着姆妈高兴，悄声问，宝囡的事，你有没有跟她说，这可是核心机密。娣说，这个不能跟她说。没有小霍，后勤科长轮不到你做，年底红包不会这么多。你小心，不要被人轧出苗头，害了人家，断了财路。不要糊涂跟小圆说。小圆一张白纸，知道了，在她眼里你是流氓，不会对你这么痴情。刘姐事跟她说了，她很震惊，我懊悔，要紧解释：被动，人家摸，不能叫，毕竟你和刘姐丈夫在船上。幸好这世上只有姆妈晓得你是流氓，姆妈也被你这个流氓骗得团团转。

出院半个月，小圆大多睡在床上，像个弱不禁风的林黛玉，还七舌八搭：暖风薰得游人醉，春风不度玉门关，纵有千般风情在，一朝撒手离尘埃。

酒不让吃，咸的腌的不让吃，惠娣老是给小圆吃山楂粥、赤豆粥、胡萝卜粥，香肠熟食也不让吃。有两个学生仰慕小圆弹筝技巧，前来拜师，惠娣以健康为由回绝了。小圆不说什么，听凭姐姐作主。气人的是，避孕套被惠娣没收。我陪小圆纯粹的睡一会，惠娣亦不许。她自己不以身作则，倒陪小圆睡了一个下午，我挤上去，惠娣把我赶下了床。姐妹俩呵呵笑了。

小圆难得起床弹弹筝，趁惠娣不在亲亲我的脸，摸摸我，我则享受她的楚楚动人，和看她的皮肤。小圆的肤色没法形容，我不说牛奶般白，尤其胸部那儿，反正百看不厌。小圆说我俩的爱情经受了严峻考验，生死都不能把我们分开，看来阎罗王怜香惜玉。

惠娣到状元坊次数比以前多。后来每个月住十天半个月。若是住职工大楼，小圆就上门，有时也住那里。我只好住小间，跟铢泉挤着睡。小圆上门了几次，惠娣令铢泉叫姆妈，铢泉叫不出口，小圆说，叫寄娘。都叫姆妈，我们两个在场，不知叫谁。

惠娣在状元坊院子里种了葱与大蒜。客厅大青砖，她用漆匠用的铅刀铲了一遍，落地长窗擦洗了。冰箱清理，碗橱里的碗盆重新洗了一遍，还清扫花雕床床顶上的灰尘。此外，小圆娘床上的床单被单也洗了一遍，枕套换了。电信公司上门问要否装电话，说初装费八千元，小圆想装，惠娣不让，说价格大，小圆依从。惠娣叫我请木匠将楼上的两间房间之间开一扇门。不跟小圆相商，理由不让小圆孤单，让我陪小圆，她自己也方便跟她说话。又将楼下的大厨房隔了一小间，让铢泉住宿。小圆不管这些琐事，一切让姐姐作主。没得酒吃，就看书弹筝，或叫我陪她散步看电影。小圆拿出一万元给姐姐，说是生活费日常开销。惠娣没拿，说姐姐有，德德也有外块，年终奖金不小，等花完了，再问你拿。从结婚那天起，铜钿就由惠娣掌管，我没有二话。

小圆衣柜成了惠娣的，惠娣穿衣喜欢翻花头，式样颜色试着搭配，喜欢照镜子，亮相走台步。有几次乍看，惠娣像小圆，小圆像惠娣，我分不清谁是谁了。惠娣换了衣服，喜欢一起荡马路。我居中，左面是小圆，右面是惠娣，但这格局往往被惠娣打破。她总是插队，走在中间，要是我不甘心，走到小圆那一边，小圆成了居中，她继续插队居中。几次下来，只得由她。

小圆跟我亲热，与惠娣不是同一风格。我跟娣亲热不避小圆，小圆看见则回避。若是惠娣在，亲热是万万不能的，顶多握个手。她说，夺人之夫，多难为情啊！姐姐在场，跟你亲热，像掰了她份头。惠娣进房，她就从床上爬起身，叫惠娣睡在我身边。惠娣则说，你睡我睡都一样，反正德德是我们姐妹俩的。互相谦让，真是一对模范小妹妹。惠娣有个本事，能从小圆的举止神态里读出她的欲望，每到这时候，小圆再三谦让，她就躲到隔壁房间，不再出来。我假惺惺的邀，不出声。

小圆喜欢图清静，养精蓄锐，下午带我去甸桥。说在甸桥，你整个是我的，在状元坊仿佛只有一半。惠娣知道，假装不知道。我有甸桥别

墅钥匙，惠娣没有，小圆说，这是两人的秘密，还给我看了药店买来的五盒避孕套。

有了小圆，我对惠娣十分负疚，曲意逢迎，被窝里叫姆妈，做爱亦殷勤，惠娣有数。说，不要拍马屁哉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豁边（胡搞），你救了我，圆了我的工人梦，我就是你的人。让我感动的是，她好几次叫我跟小圆睡，说不是叫你玩，陪陪她睡让她开心，不要让她认为姐姐小气。

小圆曾问我，是情妇，还是你的妻子。我说妻子。她问，怎么我俩没有结婚证？我答，真正的爱情得不到世俗认可，也不需要世俗承认，就像梁祝。你其实就是继惠娣之后的秘密夫人。要是不平衡，找机会重新嫁人，或找个男朋友。心里有阴影，我跟惠娣商量离婚，跟你结婚，她肯定愿意作出牺牲，只要我们四个生活在一起。小圆说，用不着，这样蛮好，只要一碗水端平。我把这意思，以开玩笑的方式跟娣说了。她对小圆说，可以呀。只要妹妹病好，只要妹妹开心，姐姐什么都可以给。小圆笑着说，我从没这么说过，没这个想法，是德德在搬嘴弄舌。

惠娣厚颜无耻，常想窥探我和小圆的性活动。我熬住不说，因为说了，马上传到小圆耳朵里。小圆也忍住不说，因为说了，马上传到我耳朵里。惠娣倒愿意公开她的性感受，这样搞得我很尴尬，小圆有了参照，认为我跟她敷衍了事，比如，姿势单一，节奏温和，而跟娣五花八门，随心所欲。有一次借着酒劲，惠娣对小圆说，什么时候我们三个一起睡，让德德困肉弄堂，看有什么感觉。小圆笑着说，这么睡，姐姐也变流氓了。惠娣说，人生难得几回流，试试呗。小圆没言语，但表情给我感觉总有一天会被惠娣拉下水。不过，不管惠娣如何口无遮拦，看黄带，只限于我俩看，她说，小圆干煞灰堆（性饥渴），看了还了得。

我曾对她俩说，就我们三者关系而言，电视剧《上海滩》中的许文强，性爱是虚假的。试想毛头小伙初到上海，唯有老同学方艳芸可以依靠，且住在她家，居然无性关系，况且两人本来暧昧。遇冯程程，更拉远他俩的距离。如果不是为了塑造英雄形象，就人性而言，许文强与方艳芸该有一腿。小圆惠娣笑了，惠娣说只有流氓才这么想。

空闲，我仔细分析过出事原因，发现有个奇怪现象，同一强度的性

生活，第一次安全，第二次出事。它俩区别，一次白天，一次晚上，一次性前无活动睡在床上，一次性前吃了酒，洗了澡。于是我得出结论，白天性生活，不吃酒，不洗澡，不运动，安全系数比较高的。小圆惠娣同意我看法。不过，惠娣认为次数不能频繁，顶多一个月两次，毕竟小圆体弱。小圆没作声，估计心里不愿意，最好三四次。我思忖，可能是合理化建议，也可能其中夹杂私心。惠娣郑重建议，她要在场。我插嘴，你在场观摩，小圆愿意吗？能全身心投入吗？我倒无所谓，哪怕我们三个一起睡。惠娣说，已经有两个人赞成一起睡了，少数服从多数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呆在隔壁房间，要是不舒服，敲墙头，可及时救援。小圆笑了，说多谢姐姐关心。我说，我担心的是，小圆晓得姐姐在警卫，过意不去不想玩了。惠娣说，假如有人保护，哪怕听壁脚，我只会玩得更起劲。小圆跟我都笑了。小圆说，还是姐姐心理素质好。

我制定以下方案，小圆每天坚持走路一个半小时，除了下雨性生活。性生活前不得运动吃酒与洗澡，房事前，惠娣负责警卫，一个月至多两次。如此试验了几个月，倒安然无事，小圆健康结实，青春亮丽，像换了个人。甚至异想天开，想生个孩子。惠娣笑着说，四十岁了，算了，犯不着冒险，铖泉便是你儿子，改姓也可以，反正不姓钱。

按约定，有一天下班，我带孩子到状元坊吃饭，惠娣晚饭烧好，在楼上跟小圆弹筝唱歌。看见我上楼，袋里掏出一张纸给我看。原来是小圆的遗嘱。上面这样写道：“我是状元坊 36 号朱家唯一继承人。决定离世之后，所有财产，状元坊 36 号住宅，存款六万元，乾隆年间梅花瓶一对，归赵铖泉，及其父母赵德德、钱惠娣三人所有。恐口无凭，立此遗嘱。朱小圆。1991、10、25。”看的时候，小圆说拿过来，我还没按血手印，一边说一边准备咬右手的食指。我急忙制止，撕了那遗嘱，我说，少了你们其中一个，我活在世上就没意思，只要我在，你俩一个都不能少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4、24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30 节

年底，百货公司包场组织舞会，惠娣邀我和小圆一道参加，因不感兴趣，喜欢看杂七杂八的书和录像带没跟着去。我关照小圆坐着看，不要上场，生怕累了，毕竟吃晚饭前散步近一小时。

夜九点两人才回状元坊。惠娣说，跳了三只曲子不跳了。我问为何？她说，一是双方彼此踩脚板，二是头上的五彩吊灯转个不停，头昏眼花，三是贼男人吃豆腐，胸口被一个五十岁的老男人有意无意触了几记。说教我走四步，老是找机会搵便宜，有苦说不出，把他扔了走下场。没想到跳舞比挑河泥石水担难。我调笑，说，挑河泥石水担顶多脚底板被玻璃划伤，没人吃豆腐。

小圆说，舞厅灯光暗，能见度至多两米，刚进去一片黑暗，分不清男女。空气太混浊，还有人放屁，吃了大蒜跳舞。早想离开，因姐姐单位组织活动，不好意思提前退场。

过了年上班，大概过了元宵，宝囡打电话叫我去厂长办公室。原来小陈接到检举信。此信盖有公章，检举我收了劳保商店 2800 元回扣，是一个推销员向店主任交代的，不知何故。因为回扣不上账，是从营销员工资收入里抽取的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我对宝囡说，我没索贿，回扣正常范围内。现在营销竞争激烈，同行黑吃黑是常有的事。劳保商店用此方式断财路不可思议。混水摸鱼，伪造公章还不容易，我祖父是刻图章老手，在肥皂上也能刻。宝囡想想也对，说，你要自律，不要辜负对你的期望，出了事我没面子，大家知道你是我一手提拔，新调来的黄厂给我压力很大，我把此事压下，只当没发生。你去年叫厂里电工帮你拉电线，叫农民工木匠给你做房门，并记人工，以为我不知道，都给你擦了屁股。你找机会向小陈表示一下，喜欢看书，给他买一套四大名著。我说，搞到一本禁书叫《肉蒲团》，薄薄的一百多页，黑市标价 20 元。你要看的话，我给你，不看错过。宝囡说，不求上进，脑子乌七八糟，时间精力都用在瞎里（无用之处），我走了，看谁帮你遮风挡雨，像皮球，踢一踢，动一动，再这样，下次吃酒不叫你。

我深深感到与宝囡相处吃力，不能感受她的所思所想，连投其所好也没能力，文化层次比她低了至少两个档次，文学知识欠缺无系统，尽

管不能说绣花枕头一包草。拿四大名著来说，只看了《水浒传》，其余三本看到中途都放下。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的故事都是通过连环画知道的。《红楼梦》则通过电影与电视连续剧，《白蛇传》只晓得大概，上次小圆说的《聊斋志异》，听都没听说。说上京赶考住旅店的书生，如何被美女狐狸精骗了肉身，摄住魂魄。说得津津有味，仿佛她是狐狸精。遗憾的是，我不是那书生。那天酒后送宝囡回家，至永济桥她赖住不走，坐下来看月亮，说月亮多圆。我一点都没走进她的内心世界。月亮在我眼里不过是鸡蛋黄、圆大饼、电灯泡，顶多光映天地，普照万物。没有宝囡那么重要，我觉得她才是我的月亮，尽管她的脸庞没有月亮圆。宝囡对月亮的无端抒情，或者说情有独钟，可能渗杂了某种我不知道的人生感受。我记得她还没来由吟了四句：“天空一鸟过，妾始至于境。海上明月升，眼亮心澄澈”。不知出处，也不知是不是集句，这四句诗亦不知有没有写错。宝囡还谈许文强冯程程，谈他俩的爱情如数家珍。说起《三笑》亦津津有味，那模样希望碰到唐伯虎。有一次，她在酒桌上朗诵了“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……”的绕口令，噜哩噜嗦的，不知出处。大家拍手，有的说李清照菩萨蛮，有的说辛弃疾钗头风，搞得我云里雾里，傻头傻脑跟着拍手。我认为可能这种差距，影响了跟她的情感交流。我在她面前有点自卑，缩手缩脚，也许私下里我的角色仍是一个太监，一个后勤科长。

跟宝囡的疏离，或者说隔阂，还有以下几种原因。会面都是公开场合，不是科室，就是中层干部会议上，再就是招待客户或关系户的酒桌上。我们一无幽会场所，宝囡既不敢在本地开房间，又不敢星期天跟我去姑苏幽会，而她丈夫女儿常年盘据在家，我也不能带她去职工大楼，不能带她去状元坊。去甸桥倒有钥匙，想到小圆一往情深，以林黛玉自许，为我生死状，我可没有这个胆带她去，担心行好事时，她说不定闯进来。宝囡的眼神里曾泄露这种欲念，我无计可施，她的身份，我不敢建议去隅山野合，或者在她里面会客室里胡乱吃一顿，尽管野合乱吃我有极佳的心理素质，只好做痴不癫。

五一节，小圆娘叫女儿去北京玩，想带我一起去，我生怕惠娣假日孤单，叫她带姐姐去，我看家。惠娣很高兴，想带铢泉一道去，我没同意，一是考虑开学，孩子来不及回家，二是想让她俩在北京多玩几天。她们提前买了车票，在五一节前一天走了，我送到车站，忍不住送到姑苏，在火车站入口处与她俩一一拥抱告别。我先拥抱小圆，再拥抱惠娣，

惠娣倒没计较。我把儿子安排典当朝奉处，以腾出时间地方跟宝囡盘桓。

约定时间，宝囡下午五点半来到状元坊。我烧了四只菜，开了一瓶红葡萄酒，并学小圆，关了电灯，点了两支红蜡烛。环境氛围颇获宝囡欢心。我用录放机放了《小城故事》、《雪中莲》、《微风细雨》、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，声音低低的，磁带翻来翻去，反复循环，宝囡眉开眼笑，似乎感觉后勤科长有了长进。

划时代的创意还没跟读者说，这可是我的长处，不，强项，酒后，我跟宝囡洗澡，一同挤在浴缸里洗鸳鸯浴。在浴缸里对坐，互相凝视，不解瘾还坐到她的背后上下其手，既像助浴搓背，又像伸出咸猪手。宝囡被我新鲜的举动震住了，咕咕地笑，我吃准她有好多年来没这么开心。期间，我还给她剪了趾甲。脚板光滑柔软，从未赤脚下过田，肤色格外白，右脚大脚趾也没有石水担留下的划口，从她的脚板可断定为她的成份不是地主便是富农。

澡毕，赤裸着身子背着她走了三十九级台阶，让她躺在小圆花雕床上。宝囡身子不沉，身子滑腻腻的像鱼鳅。两条肉臂勾住我的脖颈，说猪八戒背媳妇。在床上，伏在我身上，叫我不停地亲她的脸，尤其嘴唇，才明白宝囡贪图的是浪漫情调、无限缠绵，并不仅止于肉体的疲劳。这次造爱，我觉得宝囡蛮投入，蛮主动，不像上次羞涩。我放肆大胆也没说什么，我觉得凭小聪明，打开了宝囡情感的天地，觉得第一次在宝囡家玩，有点把她当作了孙二娘店里的人肉馒头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16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31 节

记得起床后，宝囡并不急于回家，她检索小圆书柜里的藏书，问屋主何许人，是不是小姐的闺房。“唐诗”“宋词”、“三言两拍”，还有《红楼梦》、“汉乐府”，像是文学系毕业的。我答是娘的亲戚，知识夫妻，祖上是书香门第，五一出门，帮看家，可能家里有啥贵重物品，担心小偷光顾。现在自行车也不安全，我家被偷四辆懒得报案，报案，警察没能力破案，不去为难他们了。我不敢拿出乾隆年间梅花瓶的照片给宝囡看。该宝物存于甸桥，惠娣没见到，我不知其价值，小圆常把玩欣赏。小圆一边品红酒，一边看瓷瓶，可欣赏个把小时。我不识瓷器，装作懂行的样子跟着欣赏。小圆还有清代玉如意，和汉代出土玉知了。玉知了叫我挂在胸前，我怕招摇没有接受。叫她把玉知了挂在颈项让我看，刚好悬在乳沟里，我感觉小圆的肤色格外的白。

吃了会红酒，共用一只高脚杯，是她的主意。你一口，我一口。她故意一口喝了，吐出来叫我喝，再三重复。后来不知道吃的是红酒，还是谗唾水（口水）。为了少吃谗唾水，只好加红酒。吃酒时，宝囡没来由地说了句：君住长江头，妾住长江尾。又说了句：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咽……

临分手，问宝囡，明后天要不要碰头，反正房子空着。宝囡答，不是房子空着要碰头，而是碰头需要空房。有了空房，而要多碰一次头，这是在制造消费。我吃不准有没有空，老周工作忙，继续画图纸的话，我就过来。明后天看见我电话号码，不要回电，半小时后我这儿。

第二天中午 BP 机响，下午近一点门铃响，宝囡来了。不过，心事重重，脸上没有欢快的神色。我起先以为啥地方得罪了她，因为昨天有意延长交欢时间，前戏亦漫无边际，还有个流氓动作，把她的双腿架在我的双肩上，这是跟《肉蒲团》学的。当时，她觉得新奇，没感冒，还笑，愉悦地配合了我，并说了句怪话：你以为人家的腿是毛竹，扞毛竹。我担心隔了一夜，她心里扛了一夜，上纲上线，反攻倒算。原来不快原因，有人到她家里汇报：新调来的黄副厂长，拉帮结派封官许愿，扬言不消一年，当第一把手。跟办公室主任小陈有过谈话。姓黄的飞扬跋扈，在中层会议上，我有过领教，他不是跟宝囡唱对台戏，就是打断她的讲话，然后目中无人，不用讲稿，讲半个钟头，还敲敲桌子。按规矩，三

位副厂长和办公室主任，坐于厂长的左右，黄副厂长标新立异，偏偏坐于桌子的对面，有隔江而治、分庭抗礼的意味。姓黄的不过 36 岁，刚下基层，一无工作经验，就担当副厂长如此重任，外界都说他有靠山，从部队转业担任县工业局长的，一说是他的表哥，另一说是堂房兄弟。该工业局长操生杀大权，是宝囡的顶头上司。

宝囡躺在躺椅里，问我怎么办？我沉吟片刻，说对付此类人办法很多。他急躁，喜表现，年轻好胜，可以针对他搞一些动作。比如，在他办公室安排一个年轻漂亮的打字员，不一定姑娘，有夫之妇也可以，其丈夫出身贫困卑贱。此外，给他报销各类发票的签字权。有了钱，有了女人，男人没有一个不腐败的。待他得意忘形，满厂风雨时，再给县委寄几封检举信。此事，不能操之过急，新上任的副手两年之内扳倒厂长没有先例，有个能量积累过程，即便以明升暗降的形式将你调动，也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实施。就算实施了，对你没啥损害，顶多换个地方吃饭而已，要记住厂子并不属于你所有。有一点务必注意，不要有事没事往后勤科打电话，要提防厂总机接线员是他的耳目。也不要会议上有意无意朝我看，事事征求我意见，下班等着一同骑车出厂更没必要。此外，两位技术副厂长不给签字权，他们不会责怪你，只会不满姓黄的，可以在他俩面前表现无可奈何。你的在职安全期理论上至少有两年。

宝囡眉开眼笑，说，德德，你成了狗头军师，你怎么懂这些旁门左道？我吹牛：熟读水浒传。又说，分配女打字员，可减弱他的攻击性，并让他制造自己的桃色新闻。就他的体型而言，可以找一个年轻一点，苗条一点的。有关中层干部调动的建议，尽量不要拒绝，给他大权在握的假象。宝囡说，你比老周鬼点子多，他工作设计局，只会死板画图纸，不要说出主意，安慰我的话都不会说，我从没看见他在我面前流过泪，看电视剧也不流，我流了，看我笑话。而且不近人情，举手之劳，可以满足人家的，也推托工作忙，没时间，没精力。

我对宝囡说，有一个你肯定不懂，工作表现好，人气旺，每年利润上升，积累又多，位置肯定坐不稳。宝囡问，为啥？我答，哪个不想吃肥肉，哪儿轮得到一无背景的吃省力饭？靠卖力死干，获得上进，获得荣誉的时代已经过去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你要是年底不给科室干部按职务发红包，试试看，保证众叛亲离，还是识趣，多朝狗儿扔骨头。

趁她沉默，抚摸了一会，解她的纽扣，她推开我的手。继续抚摸并亲吻，有点反应，呼吸急促，面孔潮红。说《肉蒲团》蛮好看，可是家里不敢看，厂里不能看，没地方看，我说这时候可以看，我包里还有录像带。

五一节期间，宝囡来了状元坊三次。第三次逗留的时间最长，从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，倒并非谈情说爱，而是喜欢小圆闺房的氛围，尽管下午三点光景仍被我骗上了床。我是以请她午睡的名义来邀请的，她吃了两杯红酒，可能睡意浓，也可能潜意识里还想那件事，不愿放弃难得的机会。我晓得她酒量尚可，前后买了四瓶张裕红葡萄酒，担心吃了家里的酒，小圆惠娣回家看出什么破绽。

闲聊时，她提起哥哥的近况，说生意越做越大，自己心痒，恨不得去当他的副手。问我多长时间没见面了。我说难得见面，吃朋友儿子喜酒时见过一次，跟你有了爱，做贼心虚不敢见他了。宝囡说，不知他有没有功夫跟你见面， he 现在是服装市场总经理，还开一家物流公司。县委领导都是他的座上宾，谁不想倒卖他手里的店面？转一转手，就赚好几万那。有的现金都没付，动了动嘴，不过三个月，我哥哥就将倒卖的利润送上了门。我也尝过一次甜头。

记得临分手，我伏在她膝盖上有好长时间，这是我的老戏法，我征服惠娣也曾用这方法。她觉得奇怪，扶我的头，见我泪水直流，问为啥哭，我说没有你的青眼，我何来如此幸福！这不是哭，这是幸福！你几次外出应酬，不叫我陪着去，我丧魂落魄，有失恋被抛弃的感觉。没得到时，不觉得什么，得到了再失去，让人不能忍受。宝囡哈哈笑了，说，身子都给了你，还计较这个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17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32 节

五月六号傍晚，小圆惠娣大包小包从北京回来，都是小圆娘与伯伯送的礼品。惠娣说看了天安门，排队进了毛主席纪念馆，毛主席躺在水晶棺材里，面孔红润，衣装笔挺，像活死人。还参观了故宫颐和园，长城定陵也去了。小圆说，伯伯介绍对象，是他朋友儿子，艺术学校教师，刚离婚。外表潇洒，长发，墨镜，口才好，待人殷勤，你跟他相比，老气横秋多了，油嘴滑舌只及他一半。我酸溜溜的说，蛮好，可以谈谈嘛，我该退休了。她笑着说，谈了，跟惠娣一起去的。晚上，花了几十元，坐出租车，接我们去咖啡馆。香烟一支连一支，叫我俩试着抽，把惠娣呛得直流泪。起先蛮谈得拢，说有个女儿，举例说明做现成母亲的好处，比如不用十月怀胎，不用经受分娩的痛苦，女儿就有了。还说你的身体你做主、红豆生南国，此物最相思，朗诵了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，声音悦耳，挺有感染力。不过看我接连上洗手间，听我患肾盂肾炎之后，有点冷场，或者说不怎么跟我搭理，主要跟惠娣说话了。当然，也可能姐姐的美貌抢了我的风头。我最后一次上洗手间时的一幕，让姐姐补充。惠娣笑了，说，妹妹上厕所，他色眼盯住我，抓我的手，站起身来，绕过桌子，抱我亲我的脸，要紧逃离。他找借口，说醉了，失态了。其实以为乡下人好欺负，亲了摸了说不出口。不欢而散，我们付账，找了出租车回家，他不见踪影。

我松了口气，说，有介绍人还这样放肆，真是人面兽心、人心不古，北京不如旧社会的上海滩，会不会刚巧碰到一个托鸟笼的八旗子弟？小圆，总有机会的，耐心等待，说不定人生路上还有一个如意郎君在等你，我并不是最好的，只能算一个候补，填缺，就文化而言，也配不上你，你暂且屈尊将就。两人都笑了，惠娣说，假惺惺，心里开心得要死。小圆说，你这么说，太谦虚了。

安排铢泉楼下睡了，上楼见她俩在品张裕红葡萄酒，惠娣问，这半瓶酒哪儿来的，我说朋友庆生日，酒桌上剩下的。小圆说，味道蛮好。也给我倒了点。继续跟我谈北京见闻，一晃夜十点。我这几天连续缠绵宝囡，身心疲倦，还头昏，有点支持不住，所以不多话，听凭她俩闲聊。说是闲聊，其实有点像汇报，像争宠。那个戴墨镜的，成了她俩的笑料。我在打算跟谁睡，惠娣说，今夜你独个睡，我和小圆话没说呢。

若是住状元坊，上班的话，往往都是小圆买菜。晓得惠娣口味，不是食草动物，所以多买鱼肉之类的荤腥。惠娣有时下午四点下班，有时站柜台 12 小时，晚上八点下班，所以休息日比较多，四点下班可以回家烧饭。我针对惠娣作息时间，尽量及时赶回家烧晚饭。中饭小圆自己解决，有时吃泡粥或蛋糕面包了事。下午无事，小圆常盼我早点回家与其闲聊。担心长期闷在家里出事，建议她与朋友们来往，小圆说喜静，与其跟俗人来往，小市民来往，还不如坐在家里弹筝看书。

有一天吃晚饭辰光，惠娣面红耳赤气喘吁吁回家，衬衫都湿透。说，差一点出事情。原来有个近六十岁的男人，不知写书法还是画国画的，常到惠娣柜台买笔墨宣纸，每次来塞张纸条，说些不三不四的话，今天说是书法家协会的，明天说是美术家协会的，又说是民进促进会的、甲骨文学会的，惠娣已习惯，没当一回事，纸条看过就扔了，有时还给同事看。没想到今天守在店门口，跟踪下班的惠娣，骑着车子穿街走巷仍没甩掉，只好逃到湖甸派出所。我说，玩暧昧，以为你有意，这种莫名其妙的三笑游戏不要玩了。小圆也说马大哈，惹事上身。惠娣解释，以为他傻呗，看傻子做戏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说，可能自我感觉良好，一代大家该有个磨墨的斟酒的。酸文人都这样，画一幅画，就是黄公望唐伯虎，书一幅字，便是王羲之颜真卿，写一首诗，则是孟浩然苏东坡。假使能写长篇小说，不是曹雪芹，便是施耐庵。

惠娣不仅玩火还迷麻将。搭子都是单位里同事，输赢不大，胜负不过十多元，但这样一来，家里待的时间少了，家务也懒了，我和小圆在厨房里的时间多了，有时不得不动手洗几个人的衣服，包括她俩的内衣。我集中在星期天洗，顺便打扫房间，小圆过意不去，也一起扫地拖地板晾衣服。

时间长了，心生怨言，饭桌上禁不住说，搓麻将能不能到此为止。没想到顶嘴，关你啥事，又没输你的钱。她这么说，我就知道输钱。我没言语，心里很难过，因为从不顶我嘴，尽管令我叫姆妈，内心还是依赖我，钦佩我的。如果冷落她几天，精神萎靡人憔悴。这次晚饭吃得无趣，小圆吃完饭，像做错了事，要紧把铢泉赶进房间做作业，并洗碗。我空落落的，今夜不知睡在哪张床上。后来骑车出门，去了厂职工大楼。

宝囡告诉我，调往黄副厂长办公室的女打字员，是土地工，丈夫是

老农，结婚不久。工作几天要求调换工作。我安慰，总有个熟悉的过程，慢慢来嘛，领导批评几句也是为你好。她连说不是这意思，我问啥意思，吞吞吐吐，欲言又止，涨红着脸，忸忸怩怩。隔了一段时间，听说手上多了只金戒指，中午去食堂帮黄副厂长打饭了，这是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

我说蛮好，反正不是我的女人，无所谓赔。这说明先有挫折，现已到手，时间长了，总会风吹草动。宝囡说，他不经厂部同意，把生产任务派发到乡办企业，送图纸，捞油水。我说，让他玩呗，厂子不是你的，不要断人财路，他以后开销还要大，给他一块地盘。不过我厂的重点产品最好注册申请专利，不管是产品名称、外形，还是核心部件。我担心时间长了，乡办企业租田当自产，认为是自己的产品。宝囡说，说的对，马上办。听说姓黄的还要帮乡办企业申请产品生产许可证。一旦到手，可以跨过我们接单，跟客户直接做生意。假使再跟厂供销科联手，提供客户名单就完了。为此我筹备建立了供销二科，以防不测。不过这么一来，供销一科可能觉得我不信任他们。现在担心客户名单乡办企业都已掌握，毕竟跟我们参加了几次产品博览会。做生意灵活，回扣大，客户今后肯定往乡办企业那儿去。我说，这么说，注册商标、申请专利是当务之急。

红旗机械厂是个大杂烩企业，产品五花八门，都是几位前任摆下的摊子。轴承、空心铜球、纺织设备，制药设备，甚至开关部件都要染指，规模不大，也没发展方向，有啥方面的技术人材，就往那儿投资上马，虽有失败，成功率尚可，因此机械厂的总体效益还在县城企业的前十名，当然亦是缴税大户。厂里还有常规产品，就是医疗钳，利润虽低，工艺繁琐，但不愁销路，市场占有率达到 30%，都是现钞提货，这是我厂生存基础。

宝囡最后对我说，人保科长老孙最近要调往工业局，担任质检副科长，连升两级。姓黄的提议你接任，金工车间老张担任后勤科长，不知啥意图。我说，都以为后勤科是肥肉，有回扣，食堂也由它管，其实司务长一手遮天，买菜买酒一本帐，外人根本没法插一脚。明明桌上吃了一箱啤酒，两包青烟，他说吃了两箱三包，也没办法。说不定老张跟他有啥关系，把肥肉扔给他。宝囡说，这样蛮好，摆脱事务，可以帮我出主意。在小陈眼里，算我对你作了处理。我说，四大名著硬塞给了他，

起先不要，说家里有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18

电子信箱: 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33 节

惠娣跟我顶嘴的第二天，小圆告诉我，她哭了，草草洗了澡进房睡觉。睡得迷迷糊糊之际，爬到我床上，说睡不着，跟妹妹一道睡。不说话，张开眼睛看床顶板。我关了电灯，不久睡着了。感觉有手在摸索，摸我的肩胛，摸我的头，摸我下面，叫德德。我只好不响，任由她摸，摸了至少三分钟，觉得不对，就不摸了，翻了个身，打起呼噜，我一夜没睡好，想你，下午补了觉。

我说，小圆，你体谅姐姐，多做点家务，心烦，到甸桥休息。其实，可以叫她跟你学古筝，分散她一些精力，不要让她沉迷于麻将。要是一意孤行，我会采取措施。小圆说，姐姐脾气倔，注意分寸。她曾说过，她是孤女，假使德德黑心，只顾自己快活，活在世上没意思了。我以为她暗示我不要吃独食，其实没这意思，她不吃醋，叫我跟你睡，只是担心失去你。

我调任人保科长，谢了黄副厂长。他大大咧咧拍我肩膀叫我好好干，还关照，厂里有啥动静及时汇报。我答，决不辜负领导提拔和信任。

惠娣听我调任，并不高兴，说回扣没有了，家里少一笔收入。后勤科长当的时间并不长，外快也有四千啊。小圆笑了，去年海外的汇款没花，今年的又来了，明天你拿三千花花，家里经济情况一无问题，我不希望德德学坏，做贪官污吏，姐姐，你说是吗？惠娣答，道理我懂，但跑上门的钱财，不拿白不拿。

最近家里有点异样，若是我晚回家，往往小圆在掌勺，晚饭吃完她洗碗。睡惠娣床，她把我赶到小圆那儿，小圆不好意思收留，把我赶了回去，惠娣拒之床外，床位无着，只好下楼跟铢泉一起睡。待第二天清早上楼，发现小圆睡在惠娣的床上。并且，小圆下楼解手，惠娣总起床陪着她。此外，星期天下午，惠娣往往不见踪影，大概又去搓麻将。

我跟小圆去读书台茶馆吃茶，再徒步至程家桥，回家大多在甸桥歇脚。小圆洗了澡，内衣不穿，赤身裸体睡在床上，邀我一起睡，赤身裸体，倒不一定想那件事。她说，活了四十二岁，和男人睡了几次，你心里有数。有个新婚才几天就离婚的，想跟我一起过，说我不行你不行，

做个伴过日子，不是蛮好。痴子才有这念头。我想，小圆大概皮肤饥饿，要呼吸男人的气息，所以尽量满足她，弥补她二十年来没有男人的缺憾。不过，叫我伏在她身上睡觉，我没答应，担心真的睡着了，压了她。小圆不但喜欢跟我裸睡，感受我的体温和反应，还喜欢摸索，有了反应，说流氓，没有反应，说不行。还喜欢看我起床小便下面晃荡的样子，说像钟摆，像秋千。反正蛮下流的，我亦习惯，甘做她的笑料。

她告诉我一个秘密，跟我分手后，前后谈了两次恋爱，对方提出这要求，感到恶心，哪怕身体好，身子也不想给对方，可当年你对我耍流氓，一点不反感，只恨自己身体差，不懂，不敢答应你。

小圆吃酒不像以前频繁，量也小了，以前一杯半杯，现在只能算潮潮嘴唇。以为她为房事作准备，后来知道医生关照饮酒要适量，说病情在好转，可以不服药，不过仍要多吃水，睡眠充足。

为了搓麻将事多说了几句，惠娣跟我有隔阂，有两次想那事，搭架子，说累，明天吧。我欲火难熬，马上睡到小圆的床上。为了笼络，八月十八她的生日这天，隆重烧了一桌菜，为她庆生。惠娣受宠若惊，原因小圆八月半生日，我通常在中秋节将她俩的生日酒一起办了。我事先告诉了原因，小圆蛮理解。趁惠娣吃酒高兴，蛋糕糊了一嘴，我委婉提出要求，要求她戒赌，她一口答应。还说，搓了麻将家务没人做，妹妹一个人做，身体吃勿消。

当了人保科长没几天，至多半个月，刚过国庆，厂里发生盗窃案，有一运输车去上海拖不锈钢板材，中途司机失踪开溜。该车失物价值三十多万元，其中有不锈钢板材，还有不锈钢镍合金材料，还有镀锌、碳钢复合板。报案发现车牌是假的，驾驶证偷梁换柱，身份证号码跟姓名不相吻合。负责运输的物流公司束手无策，说该司机自备卡车，来公司工作已三个月，多劳多得，没见啥异样。内部有人反映，该司机极有可能是河南某县人，说话也是那儿的口音。

负责此案的是湖甸派出所赵所长，刚从元湖派出所——大师兄那儿的服装市场调来。宝囡想起哥哥，也是凑巧，所长是我大师兄的朋友。于是大师兄召集，当天在山景园设晚宴招待赵所长，联络感情，求他帮个忙。

按宝因嘱咐，我提包里备了两条红中华。宝因关照到正规店买，当心假烟，尤其当心小街的烟杂店。宝因叫我带老婆一起来，说是大师兄意思。我想惠娣姿色一流，可惜说话没档次，于是关照穿素装，不化妆，以天然丽质出场，并关照多吃酒，少说话，时时笑容可掬，还特别关照，不要跟大师兄多搭讪，总而言之，我把她当作一个花瓶来使用。惠娣嘟哝了一句：我像叫化子，你勿光彩。

富满厅就坐，一桌八位。大师兄翠娣夫妇、宝因老周夫妇、我与惠娣，赵所长迟到，推托说老婆没空，拉了个同学。那女同学谈吐得体，举止出众，画了眉毛，尽管容貌跟惠娣远远不是一个档次，小圆宝因都不如。她说，被赵同学抓壮丁，只得来了。大家连说，谢谢光临，赏脸。

多年不见，大师兄脱胎换骨，白净皮肤，四方脸盘，一根粗项链，一只大戒指，口气大，样子像捞足油水。赵所 45 岁的样子，便装，络腮胡子，外刚内秀，目光似剑，听口气部队转业，有点三脚猫功夫。

按规矩香烟每人一包先分了，余下两包放在桌上，让烟鬼吞云吐雾。烟鬼知趣，美女佳人在场，吸三二口就灭了烟头。大师兄和赵所原是吃烧酒的，今天也吃红酒。酒过三巡，寒暄一番。宝因起立敬赵所长，请多关照。赵所说，我是霍总多年知己，霍厂长的事也是我的事，听凭差遣，在所不辞。大师兄对宝因说，有事跟赵所说。上次有家物流抢生意，打架，动了刀子，赵所二话不说放了我的人，把对方抓了，送拘留所。大师兄敬我酒时，称我搭搭，惠娣听懂意思，忍不住笑了，大师兄跟着笑了，看着惠娣，眼神有点淫邪，我很尴尬，依然镇静。大师兄赞他的弟媳妇，说天底下找不到第二个，不管在座的老婆、宝因和云儿的感受。我说过奖，惠娣站起身，说谢谢，干了小半杯。老周眼睛贼亮，盯着惠娣，紧接着跟惠娣碰了一下杯。幸好酒量不行，否则肯定要跟惠娣干半杯。

大师兄半醉说了句出格的话，说今天赵所付账，湖甸派出所请客。赵所连忙站起来，敬大家酒，说当然，欠霍总的人情太多了。宝因打圆场，无事不请客，急来抱佛脚，难道叫菩萨付账。大家笑了。赵所说吃酒吃酒，对女同学说，云儿，帮我敬一下各位。云儿跟我一样是酒葫芦，吃了两杯，吃得胸脯一起一伏的，还帮我倒酒，说姓赵的都是财神。我

假意抵挡不住，吾妻解围，代我自罚了一杯。

嫂夫人翠娣不苟言笑，任由丈夫洒脱，我见其落寞神色憔悴，没有吾妻滋润，于是与妻敬了她一下酒。吃到后来，大师兄站起来，唱了一段沙家浜《智斗》：想当初，老子的队伍才开张……赢得满堂掌声。

大家要紧吃酒应酬，老周眼神只想吃惠娣，所以倒忽视了一桌菜，大多吃了一半，鱼身只碰了一下，瓦罐里的红烧肉基本没动，炒血糯没人吃，鸡笃（煮）面筋，只吃了面筋，整只鸡躺在那儿。惠娣很肉疼，事后对我说，不好意思打包带回家。临结束，我结账，吩咐开发票，赵所抢着付款，被大师兄拉住，说下回请。散席时，我抽了个空子，将包在报纸里的红中华塞给他，他连连推却，云儿说，恭敬不如从命，赵科也是一片诚意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19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34 节

回状元坊，小圆睡了，不能带她出场有点内疚，坐在床边攀谈，惠娣知趣跟我一起坐，叫妹妹，朝我使眼色，意思今夜跟小圆睡。于是澡后睡在小圆床上，她背转着我不说话，睡了，我白天劳心劳力，象征性亲了亲她，几声小圆，不理睬，跟着睡了。半夜，她搂住我，我亲了一下，说明天出差，回来跟你甸桥好好睡，睡个痛快。搂住很久，还捏手，叫德德，声调像要哭，问，我是你什么人？姘头？小老婆？一碗水有没有端平？我说，老婆，夫人，少一张结婚证罢了。我觉得她搂我捏手不是由于性需要，而是孤单寂寞。娘不在家，跟我们一起过，而我们以夫妻的名义出席酒宴，她感到失落空虚。我对她说，假使不满意，可以找男朋友，不必吊死一棵树上。反正你是铢泉寄娘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以前跟你说过，你掌握爱情主动权。小圆说，去找谁？四十多岁的人了，哪个要？要是真的去找，我感觉不是谈恋爱，像轧姘头婚外恋，要么你帮我找男朋友，让我出嫁，我名正言顺做人妻。我不知她这么说是赌气，还是真的想另起炉灶，但叫我帮她介绍男朋友，我舍不得，没到这境界。我说，出嫁是终身大事，不能拉到黄牛当马骑，我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。

跟人保科同事小刘交代了事务，便与赵所去河南某县追赃。小刘进厂不久，比小陈晚，中专毕业，家境富裕，父亲在服装市场有十多间店面。我刚调任人保科，便在我抽屉里塞了红中华，还请我吃酒，唱卡拉OK。其父想跟我见个面，我推托事务繁忙，一直没答应。不过几个回合，我已视小刘为心腹。晓得他进厂工作，只是父亲收住他的脚头，并非为了挣几个钱。因为按县城风气，纵有万贯家财，青年无正当职业，找不到理想的婚姻。既然宝因关照，安排人保科，叫我眼开眼闭，我理当善意对待。小刘也听话，我下午不在厂里，他呆办公室，要是领导有事找，他立即拷我BP机。我上午一般待厂里，他照了个面，很快不见踪影。

我想用厂里的小车，减轻派出所负担，赵所执意警车，说路上安全。向宝因汇报，她同意。说，能追到货物，支出最高额为两万，追不到，不能超过一万。我说，放心，我不折不扣执行。宝因笑了，那表情就像在状元坊。我带了三条红中华，偷偷塞了赵所一条。两个轮流开车的联防队员，一个叫小常，一个叫小王，每天给一包。路上的汽油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，包括其它开销，由我支付。我和赵所坐警车后排，称兄道弟，才半天功夫就熟悉了。小常小王从不插嘴，安心开车。赵所告诉我，

刚巧某县有部队战友，转业升为县公安局副局长，已联系，并答应相助。我答，一路仰仗你，我毕竟初出茅庐，刚接任人保科长。我的原则是，只要货物到手，避免动手动脚，安全第一，为了三十万，不能丢掉一条性命，伤一只手指。大家都笑了，小车里气氛活跃起来。赵所笑着说，本家怕死鬼。我说，我承认怕死，但因为怕死，才能活到现在。赵所安慰我，不带手枪，只带手铐警棍，也说明不想动真格，能追到赃物，万事大吉。

至河南地带，道路坑坑洼洼，坎坷艰难，缺水缺树。房子亦是矮墙土屋，不见什么楼房。有个地方，路边垃圾山一样高，发出阵阵恶臭。有个村庄，路上放了两块大石头，且有穿黑棉袄的村民把守，不让通过，只得化了一百元，请他们扛离。伙食也差，路边的饭店烧不出好菜，有的只有馍馍和面条。第一夜住的是小镇，宾馆标房五十元一夜，自来水泛黄，有异味，赵所不敢洗脸，胡乱擦了擦。我大便，水箱无水，只得用面盆盛水冲洗。

第二天中午时分到某县，赵所战友徐局已在湖山饭店定好包厢，为我们洗尘接风。徐局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且谈吐如流。赵所不知由于战友关系，还是有求于人，站起来敬了三次酒。也不忘敬他一起来的三位同事。我反正酒葫芦，义不容辞为赵所撑场面。酒蛮凶，是当地所产，像烧酒，我吃了一大杯，有点晕晕乎乎。徐局轧出苗头，明白小常小王不入流，是没有编制的联防队员，没有跟他们多热络。按规矩，每人发了一包红中华。小常小王一天拿了两包，不好意思。赵所安慰我，放心，那条还没动，不够，我来凑。小菜吃得堆了起来，只顾吃酒，有的小菜才动了两筷。幸亏小常小王不吃酒，食量大，风卷残云一阵子。赵所面对一桌酒菜，感慨说，1960年没得吃，饿得头昏眼花，现在有的吃，肚皮吃不下。小常小王你俩代我吃块红烧肉。小常小王齐声说，好的。两人马上各自夹了一大块，塞进嘴里，嚼了几下，嘴边冒出了油。

我借上厕所的机会去付账。老板说这儿是公安就餐定点单位，由东道签字，不需客人结账。我问多少，老板说，不过两百多。

陪徐局来吃酒的一位同事负责管理运输车辆，酒后随他到部门翻阅车辆管理档案和全县驾驶员名单，像大海捞针，幸好有照片可逐一对。查了近两个小时，姓名无眉目，显然是假名，但在身份证号码上找到突

破口，比对照照片，知道该驾驶员的真实姓名，叫华小四，家住该县牛头村。徐局马上跟牛头村村长联系，知道华小四在家，作案的五吨运输车停在家门口，空车。徐局怕夜长梦多，走漏风声，马上派十名警力，刑警、经侦两位队长带头，带着我们直扑牛头村。

牛头村座落在小山包下，村庄掩映于树林里，一条浅浅的河在村外流淌，有的地方卷了裤管能过河，有两头黄牛在河边吃草，乍看有江南水乡的味道。离村五百米，徐局在高处——村人的墓地，用望远镜观察动静，似提防鬼子伏击。村长迟迟不来接应，有点心焦。吩咐刑警队长带五个人往村后包抄，不让华小四溜了，自己跟经侦队长带领余下的几名警察正面突入。赵所亦磨刀霍霍，手拿警棍，我故作冲动，从地上拾了块石头。小常小王也拿了警棍冲锋陷阵，场面煞是悲壮，主要担心整个村庄是盗窃团伙。

一场虚惊，村长在村口等，说，贼主及赃物都在家，贼主是独家贼。为了生孩子的事，捉捉放放，缴不出罚款常躲在外地，家里没有值钱的东西，计生干部拿他没办法。

人赃俱获，还没找到卖主，显然见财起意，属于随机性作案。捉华小四时，他在客堂间吃当地的土酒，桌上黑糊糊，看不出是啥下酒菜。已有两个女孩，老婆仍亮着奶头在给第三个小孩喂奶。除了赃物，家里还有两头猪三只羊，和三间土屋，可谓家徒四壁。村长说，卡车也是问人家租的。铐华小四时，他吃了半醉，神智迷糊，有点随遇而安的样子。老婆蛮清醒，扔了小孩，先是朝徐局下跪，见铁面无私，后地上打滚，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泪，嚷政府杀人抢东西。

徐局同事帮我们叫了一辆长途运辆车，说定运输价格。雇人将不锈钢材料搬上车，每人三十元，雇四人。村民袖着袖管，神情漠然看我们，不愿做搬运工，大概怕得罪华小四。徐局没法，便叫十名警察动手。不过半小时，货物全部上车，逮了华小四，警车鸣笛离开牛头村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20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35 节

到县城打了长途电话，向宝囡报喜，晚上做东道主，在湖山饭店办两桌庆功宴。局长政委来了，他俩夫人来了，女秘书和一位管档案的美女来了，后来陆续来了徐局、刑警经侦两位队长，以及看守所所长和车辆管理部门的，随我们出征的另外十名警察刚好坐一桌，坐不下添了一桌，隔了片刻，来了三位，听说是督察部门的，一会儿又来了八九位，其中三个女的，衣装时新，像老师，又像富家妇女，再加一桌，前后共四桌，比较宽松。我对店老板说，要是再来人，不需通报，加桌就是。每人一包“散花”烟。小常小王看主桌没他俩的份，跟管理车辆的，与其他客人坐在一起。

我和赵所、徐局和局长、政委，及其夫人、秘书美女，以及看守所所长和两位队长坐一桌，共 11 人，坐内室雅座，墙上有文人字画，既有《醉翁亭记》蝇头小楷，还有“来的都是客，相逢开口笑”的泼墨，墙角有花架，铺了地毯。徐局在局长面前有些低调，局长政委矜持，他跟着不说话，场面只好由赵所主持。他逐个敬酒，代表海虞警方表示谢意，然后我代表红旗机械厂向在座各位敬酒。吃了半个钟头，气氛才活跃起来，当然多亏了秘书与美女，她俩逐个向领导敬酒，细声细气的，局长政委眉开眼笑，再加上看守所所长起哄，酒席才觥筹交错形成高潮。

吃到中途，赵所带着我，跟徐局去另外三桌敬酒。三位时装女性看见徐局，都站起来打招呼，叫三猛子。三猛子急忙敬酒，与她们打成一片。我与赵所跟协助我们办案的车辆管理员热情了一番。赵所代表海虞警方，我代表红旗机械厂，隆重表达了谢意。管理员有点受宠若惊，连说不敢当。我偷偷给了名片，说从此你是我厂永远的贵宾。他又连说不敢当。

酒席中间，赵所与我附耳，桌下亮了三只指头，我点点头，趁徐局上厕所跟了去。厕所无人，塞了徐局一信封，内有三千谢礼，说不成敬意，帮我谢谢有功之臣。徐局执意不收，说职内之事，理所应当，况且赵兄是战友，朋友，怎么不正之风刮到我们这儿来了。推让之际，听见脚步声，吃不消盛情，还是收下了，连说受之有愧，还说货车已停于公安局停车场，放心睡觉。

夜九点，与客人一一道别，徐局跟我们回宾馆坐了一会，跟赵所叙旧，聊了些部队里的事，我想请他去卡拉 OK，他说酒喝多了，免了。徐局走了，我和赵所送到宾馆门口，徐局连连说留步。想请赵所玩玩，他说人地生疏，体力不行，算了。我说，要不要给你开个单间房，睡个安稳觉。他笑了，说，赵科都懂，真是好兄弟，算了，省几个钱，咱们哥俩聊。趁赵所高兴，塞了他跟徐局一样的信封，还说今后有些开销不方便来找我。赵所哈哈笑了，说，兄弟，像你这样拎得清的差不多了。你不是赵科，是财神，赵公元帅。

那夜，我和赵所谈得很欢畅，有相见恨晚之感。他给了我大哥大电话号码，说有事，有急事，直拨电话。还说我俩的老祖宗福气，黄袍加身做了皇帝，说财神也姓赵，权钱都在赵家手里，不富不贵也难。我说，看过一本闲书，说老祖宗通过非正常手段，夺了孤儿寡母的江山，一直深为内疚，毕竟周世宗柴荣没亏待他，有恩于他，提拔他为殿前都点检，所以不忘初心，给了柴家丹书铁券免死牌，即便谋反也不捉，嫖娼赌博更不捉。赵所听了说，不捉，警察干啥？吃啥？社会风气要败坏！

一夜无事，晨醒。我到小常小王房间，偷偷塞了每人两百元辛苦费。两人连连推辞，说赵所知道不得了，要卷铺盖回原单位。我说，我不说你不说谁知道。两人客气了一阵，只得收下。

司机来宾馆，跟我们吃了早点，我关照货车先走一步，想叫小常或小王乘车随行。赵所说，没问题，该司机跟车辆所混得很熟。他叫小常抄了车牌，与司机的住址与身份证号码。并关照小王去寻店做锦旗，以红旗机械厂名义送当地警方。问我写什么吉言，我答：平安一方，战无不胜。赵所朝我翘大拇指，说，好！高！

送锦旗时，局长政委跟我与一身警服的赵所合了影，他俩又叫徐局跟我与赵所小常小王合影，徐局起初犹豫忸怩，似乎不愿将功劳占为己有，最后还是经不起邀跟我们照了。小常小王是联防队员，没警服可穿，联防队制服又不成体统，像看门人，只得仍然穿便衣，参加此摄影活动。

与徐局吃了辞别饭，离开河南某县已下午二点，徐局意犹未尽亲自送行，警车开道，开始拉了几分钟警笛，行人车辆纷纷让道，十字街交警敬礼，直至邻县交界，才握手道别。临分手，我不由自主拥抱了他，

叫了声“兄弟”，徐局有点难为情。赵所见状，朝我翘大拇指。我问：华小四判几年？他答：像这种案件，有的一年，有的三年，有的关了半个月放人，没一定。主要怕关了，当事人家里没经济来源，怕出事。像华小四，有三个小孩，他女人哭天抢地，村长担心出问题，跟我说早点放了吧。还说，有一对母女输血染上了艾滋病，村人不敢来往，她俩也自愿隔离，华小四常把馍馍煎饼放在她俩的门口。

这次出差花费 11835 元，向宝囡报了明细帐，并将多余的钱缴出。宝囡笑了，说，账一清二楚，你倒没学会揩油，拿着吧，算奖励，适当时候在赵所那儿再花些钱。我说，父亲是典当朝奉，他曾说过账轧不平，东家歇生意。再者，揩油，我有何面孔见你？

宝囡想在食堂摆两桌庆功宴，我说算了，我脸上有光，供销科无光。宝囡还想说什么，听见敲门，止住了话头。原来是后勤张科有事相商，我打了个招呼，于是告辞。

路过黄副厂长办公室，刚巧望窗外，一眼看见我，于是进去寒暄了几句，递了红中华。那女打字员没穿工作服，花枝招展，一本正经打字，朝我笑了一下，又低头打字。女打字员胸脯高耸，性感，黑皮，属于黑里俏，健康肤色，因此将牙齿衬托得分外洁白，一头长发墨黑发亮。

晚上全家吃夜饭，惠娣掌勺积极性高，小圆笑容满面，说你走后这几天，天天跟姐姐一起睡，不是睡东面一间，就是西面一间。姐姐还想拉我出门学搓麻将，我想叫她跟我学古筝。铢泉吃了饭，要紧进房做作业，我们三个吃酒，吃了一瓶，直吃到晚上八点才结束。

我考虑今夜怎么睡。以前我从没为这种事纠结过，自从跟惠娣摆对成双应酬了晚宴，小圆情绪低落，分外小心，不让她受到伤害。惠娣在厨房间洗碗关照我跟妹妹一起睡，说她在乎这个，假客气。对我说要找男朋友，只打雷不下雨。

我故意晚睡，坐在太师椅上想翻小圆常看的《古诗十九首》，一眼看见她放在书桌上的墨迹：

绿浓红褪春去后，

烟雨织成愁！
欲问高山流水、春归何处？
流水无情，山无语……！
唯有连绵潇潇雨。
怨东风无力留春住……
绿深红消香无主。
无奈落英随柳絮！绕天涯？

不知诗还是词，创作于今年五月初。一看是她的作品。小圆多愁善感，见月伤心，睹花流泪，此词不知无病呻吟，还是内心独白。借景寓情，有身世漂泊之感，怨四季变迁，东风无力留春住。

隔了一会，我坐在躺椅上翻《宋词鉴赏》，看柳永《雨霖铃》，读苏轼《江城子》，并试图背诵。我发现我越来越在乎宝囡，此刻好像为了宝囡在读《宋词鉴赏》，这倒并非要增进什么爱情，而是发现她的重要性。她不单可以让你入党做官，还可以轻松给你财路。才几天功夫，八千就到手，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。做漆匠能挣几个钱，捞回扣，又能有多少？我觉得以前在浪费精力，在虚度光阴。我只是在情场上有所建树，在金钱领域，连个门都没入。我问德德，在此领域有无潜力，他回答，不试，怎么知道哇。

说明：此节“绿浓红褪”诗词，乃常熟女词人李琼所作，授权借用于此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20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36 节

直到夜 11 点，我才睡到小圆床上。她没睡着，紧紧搂住我，说，我跟自己打赌，今夜你跟姐姐睡，所以我没像前几天那样睡到姐姐床上，姐姐知道你会睡到她那儿，所以不过来睡。我对小圆说，我要加大力度陪你，惠娣跟我这么多年，没亏待她，她不会计较经常跟你睡，姐姐今夜叫我跟你睡。今天吃了酒，不睡了，明天下午我俩去甸桥好好睡。小圆说，这几天，姐姐有空就搓麻将，有两天很晚回家，还叫我不跟你睡，我担心输赢大，姐姐中圈套。姐姐问我拿了一千元，还说，你帮我跟德德睡，我睡了他好多年，精力不济了。

我觉得问题大了，二十多天前，小圆刚给三千，我有必要跟她谈谈，所以第二天下午在甸桥安抚了小圆，晚上跟她睡觉的时候摊牌。我说，不赌，怎么又在赌？输的钱够多了，再赌，状元坊不会让我们住。惠娣怯怯地说，小赌，没输多少钱！我说，输的数目不问了，少说五千吧，把我捞的回扣都输掉了。想想在乡下，为了几角钱的工分石水担，玻璃划破了脚，荤腥没得吃，娘穿那种裤子，从明天起不准赌。自从你赌，跟我睡的兴趣都没有，老是叫我跟小圆睡，她吃勿消。惠娣说，你可以跟宝囡睡。我说，不是跟你讨论我跟谁睡的问题。有的人输了钱，没钱还，把身子给人家。惠娣说，我不是这种人，德德，说话要有分寸，姆妈难道是用身子换钱的？再说，我跟人睡了，抓住把柄，趁机把我扔了，跟小圆结婚，我可不傻，叫我回钱家村，休想！我说，没说搞腐化，敢玩，打你个半死，你知道的。再赌，离婚，或砍一只手指头。惠娣说，敢这么做，我把宝囡的事告诉小圆，叫你驼背跌跤，两头不着实，我不让你玩，叫你求我，试试看。

惠娣晓得我软肋，一是要面子，在小圆面前扮情种，扮清纯，二是根本离不开女人，就像汽车离不开汽油，婴儿离不开奶嘴一样，她不用担心我动真格。我盘算要么从儿子身上着手，她爱儿子，只有让她在赌博与儿子的前途之间选择，才有可能说服她。我要对她说，要是我不住状元坊，住职工大楼，你跟儿子就没有住这儿的理由。离开房租不用付的状元坊，这种优越宽敞的环境，对你来说是不敢设想的。

天亮时，惠娣口气软了，爬在我身上，说，姆妈又不是不让你玩，你玩呢！算我求你！你嫩面皮老肚肠。我没理她，装作睡着。她摸摸索

索的，企图跟我和好。没想到弄假成真，越摸越起劲，我也欲罢不能，仿佛昨天没跟小圆玩过，又掀一波。惠娣一片声地叫德德，让我得意忘形。

唉，真的，跟惠娣睡，不像当年，回到县城后，一无压力，用不着讨好奉承，也不用看她眼色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即使不到位，虎头蛇尾，她没尽兴也无怨言。不勉强你，顺着你。假使对她有啥不满，她能察觉你的心情。她在被窝里曾说过，你可以不满，骂我，打我，但你不能不理我，不睡我。娘死了，就剩下你和铢泉了。

惠娣心满意足说，弟弟，姆妈好久没这么开心了，搓麻将害死人，把生活费输掉，你陪我吃西北风，小圆不会愿意饿肚皮。我说，既然明白，输的钱，我帮你补上，你不要赌了，你再赌，输小圆的钱，我们不好意思住状元坊。

自此，惠娣收敛了好多，可以说基本不赌了，她承认可能人家出老千，才输得这么惨，有一次输了三百。她天真的问我，赌下去，真的舍得离婚，砍我手指头！我说，离婚可能舍不得，一只手指头肯定保不住！状元坊肯定不能住，你向小圆靠拢才有出路。小圆把我扔了重找男友，只好回职工大楼。儿子结婚，把娘赶出去，你只好回钱家村挑河泥石水担，我回杀猪弄，到了那时，各走各路顾不得你了。小圆娘答应培养铢泉，再拎不清没有药救！难道我家缺钱，要靠赌博赢钱。惠娣说，德德辣手，你打阿根时，我就晓得你杀气重！你打服了阿根，等于打服了我，我常担心，会不会碰到第二个阿根。你看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何尝有过阴头活脑（耍诡计）？我说，你阴头活脑，我反正有小圆，足以充饥。惠娣想了想说，姆妈玩不过弟弟。要是真的把宝囤的事告诉小圆，你会怎样？我说打个半死，今生不跟你睡，叫你守活寡。惠娣笑了，说，你才舍不得呢！我笑了，说，一切为了铢泉，你要顾全大局。我从八千元里，抽了两千给惠娣，说一千还小圆，还有一千贴补贴补，缺钱问我拿。

一天上午例行的中层干部会议上，供销科程科长汇报，两辆运输车已近报废年限，急需添置。供销人员要求提高出差补贴、年终奖励。工会姚主席汇报，有人透露去年科室干部的奖金数目，还有人在派发外加工时收受回扣。一乡办企业公开到某科室送了每人一份礼物。金工车间黄绍禄肝癌晚期，家境困难，急需大笔救济。宝囤对我说，你查一查消

息源。又对老王说，每人发一套搪瓷盆，加一只不锈钢烧锅。给黄绍禄补助五百元，发动职工救济，你去慰问一下。宝囡对程科长说，我们研究研究，车子马上更新。会议快结束时，财务科长大徐汇报，工厂运营成本增加 25%，尤其办公成本开支浩大，非正常的报销发票增多。徐科长是个瘦女人，年近五十，心胸狭窄，多管闲事，宝囡耐着性子在等她退休。宝囡曾说过，德德，你最好三头六臂，是我的财务科长、供销科长、生产科长、工会主席、人保科长，这样我就能闭着眼睛睡觉了。黄副厂长提议三号产品全部承包给乡办企业，一是支持乡村经济，二是我们扩充制造规模，乐得增加收入。宝囡没言语，会议就这样散了。

宝囡私下里对我说，尽管还没到亏损程度，但原有积累消耗惊人，上级部门也拿巨额发票前来报销，并要求赞助各种活动，这次出版县志忍痛给了一万。我说，厂子反正不是你的，你是绊脚石，位置就坐不稳。宝囡说，位置反而比以前稳，没听说要将我调动，还说我是工业局的中坚力量，以前评我三八红旗手，现在评我劳动模范。

年底分红，按正科级待遇，我分到红包三千元，因追赃有功，另外奖励两千元。我买了两只金戒指，花了 1600 元，一只给了小圆，一只给了惠娣，想给宝囡买，忍住了，不知肉疼铜钿，还是担心老周起疑。两只戒指，我是当着小圆惠娣两人的面一起给的。她俩希望我一碗水端平，我当然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。

此外，小年夜，我请父母、弟弟及其老婆到状元坊吃了顿团圆饭。大家都喜欢铢泉的寄娘。小圆下厨掌勺，惠娣帮忙，弟媳没闲，进了厨房。我受弟弟影响，印象里弟媳死要钱，是雌老虎，所以没跟她多搭讪。

隔了几天，小圆给铢泉买了台袖珍收音机，和六盒《英语初级入门》磁带，又买了手表、闹钟、自行车，添了件棉袄，还给惠娣买了一双皮鞋。惠娣蛮满意，因为是她自己挑选的。小圆还想帮惠娣买化妆品，甚至金项链，惠娣吃勿消她的盛情推辞了。惠娣对我说，小圆好像年底突击花钱，担心人民币作废，把我当成她的女朋友。憋了几天，惠娣忍不住告诉我，说小圆想花钱办六桌酒水，帮我俩补办婚礼。我说，你没有婆家，跟我们一起生活，我怎么好意思拿你的钱跟德德办婚礼？我情愿用钱帮你跟德德办婚礼。小圆说，这么做，德德成了重婚犯。

甸桥小圆闺房增添了一架古筝，梳妆台上竖着一幅放大的我俩姑苏拍的合影。此外，添置了一张躺椅。让我感动的是，床上多了个枕头，帮我添了一双皮拖鞋。我的睡衣堂而皇之挂在墙角的衣架上。小圆晓得我喜欢爬山，给我买了双登山鞋，是国外品牌的，质量之优秀，我都不敢问价格。可以说，这是我平生最贵的一双鞋。面对隅山的别墅阳台上，放了一张玻璃桌和四张宽敞的矮籐椅。小圆居然学会了喝咖啡。很多下午，我俩在阳台上度过，有时小圆睡着了，我默默陪着她。BP 机响，亲一个吻，帮她盖了毛毯再离开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21

电子信箱: 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37 节

近清明节的一天上午，我刚上班泡好茶，人民日报，还有新到的《读者文摘》没来得及看，赵所来了电话，说你厂基建科长陶忠良叫驾驶员把工地上的建筑材料——钢筋水泥，摸黑往家里送，群众检举，现抓住，如何处理，听取贵厂意见。我急忙说，谢谢！赵所，五分钟后，打你电话。

上楼汇报，请示如何处理，赵所等回音。宝囡沉吟一番，说，保！拉一拉！担心办事不力，又不惜代价。我说，好的，照办，就说领导同意借给他造房子。让他脱罪，可能要花一只手，要是陶科已抓，十只手指头难摆平。我伸出五只指头，她点点头，说，看着办。下楼，回电话，告诉厂方意思，并对运输行为作了解释，又对赵所说，我马上到，抽屉里拿了一条红中华，带了两包红中华，骑车赶往湖甸派出所。湖甸派出所处于状元坊与红旗机械厂的中间，骑车顶多八分钟。

陶忠良负责厂职工大楼二期工程。此人我一向没好感，大概逆面冲（天性不合），也可能晓得我以前不过是漆匠，靠霍厂长提拔才青云直上，与其平起平坐，因此压根儿看不起我，见面偶尔打招呼，爱理不理的。请几位科长吃酒不叫我。我识趣，做后勤科长时就不跟他来往。陶忠良泥水匠出身，农村户口，住郊区，是个苦鬼，老婆风湿性关节炎瘫痪在床，已有三年。不顾后果的疯狂盗窃，违背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理。不知因为家里造房子，还是缺钱花，才摸黑盗窃。

进派出所，小常刚巧拿了电棍子，也可能橡胶棍，（我分不清，做人保科长蛮惭愧），押一人往里走。递了一支烟，问何事。他说，赌博，同案交代，顺藤摸瓜，串供，不坦白，说穷，没钱罚款，要命一条。这时听见里面有响动，像有什么东西重重摔在地上的声音。

赵所在办公室等我。寒暄几句，他说：案件暂未立案上报，驾驶员说，陶忠良指使，拉一车 120 元，共拉了三次，其他情况不知道。现做了笔录。扣押的赃物价值在五千元左右。你说，要不要立案，抓陶忠良？

我说，陶忠良借厂方建筑材料，供家里造房用，厂方同意。因家庭困难，老婆瘫痪于床。请所长明察，并理解。若抓陶忠良，厂方担心此

事搞大，请赵所体谅。赵所沉吟片刻，我拿出红中华放于桌上，赵所笑了，因彼此朋友没推却。他说，事情就这么定了，我按你说的去做。陶忠良太放肆，要加强管理。我说，是的，你复印一份笔录，我好向领导交差。赵所答应。他放好红中华，说不好意思笑纳了，叫我坐一会，去复印笔录。我原想再给现金一千元，担心警觉，又担心把他的胃口撑大，才息了这念头。给了笔录，临分手，赵所说，兄弟，不知会不会搓麻将，啥时搓一场。我明白其意，赶紧说不会，只会吃酒，我们有空吃酒。有发票给我没问题。赵所又说，我忘了跟你说，厂子这么大，车间又多，消防器材要及时补充更新，不日消防大检查，预先跟你通个气。需要增添，到指定商店购买。赵所写了个店名递给我。

我把赵所的字条给了小刘，请他检查消防设备，有空到赵所指定的店购买不超过一千元消防器材。再上楼向宝囡汇报。说，摸黑盗窃，以借用建筑材料为由结案，答应不抓陶忠良。送了一条红中华，见不爽快，加了三千元现金，并答应让他妻女玩一次北京，可能超过六千元。还叫我们到指定商店购买消防器材。你说不惜代价，我只想把事情摆平，顾不得开销了。说实话，为陶忠良花这么多钱，不值，蛮肉疼。

宝囡说，德德，你按指令办，越来越能干，是我一堵挡风的墙。我得意忘形，说，燕雀安知鸿浩之志哉。宝囡说，不要卖弄文骚哉，我是你厂长，不是燕雀。鸿鹄，不是鸿浩。我面红耳赤，闷声不响，不好说跟着电视里的播音员念白字。我曾在小圆面前也出过洋相，将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，其中一句“月落乌啼霜满天”，读成“月落鸟啼霜满天”，小圆大笑，说德德可爱。看样子，我只好“形格势禁”欺负大队宣传队的报幕员。

打开内室保险箱，看见《肉蒲团》躺在里面，还有以前送给她的一盘录像带，我说啥时候还我，《肉蒲团》是我的春药，对付老婆的法宝。宝囡没理，她点了六千元给我。我假意推辞，说，不用了，上次追赃物的钱还没花掉！宝囡说，傻了，没见过谁不要钱的，你不拿，人家拿，冤家。这种事不能跟任何人说，我知你知。要是陶忠良给你谢意，不要拿。硬给的话交给我。不要被拉下水。我身边要有一个清白的。我说，明白，今生我只会被你拖下水。我说明白，却不明白宝囡为何要死保陶忠良。宝囡曾给我传道解惑，说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也要执行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。意思叫我死心塌地做狗腿子。还说，床上，你说了算，

床下，我说了算。

离开办公室时，宝囡说传达室老王反映姓黄的和女打字员，傍晚六点才离厂，已有三次。门关上，窗帘拉上。我说明摆的事，只要减弱对你的攻击力，目的就达到。宝囡说，目的达到了，捞横财的力度却加强了。外加工的哪一件产品，不拿回扣？这个捞，那个拿，还有的盗窃厂内财物，把不锈钢板夹带出厂，卖给乡办企业，厂子掏空了。三角债越来越多，头疼死了。我搓搓手，垂眉苦脸说，怎么办呢？

娘对我有意见，说不见我行踪，难得回家，铢泉不回来看好公好婆。弟弟问，住哪儿？怎么晚上家里没人。我不好说大多日子住状元坊，只好含糊其词。惠娣告诉我，你弟弟苦了，到店里问我借三百块，半年不还，可能装作忘记了。我说，不要问他拿，这笔账记在我头上。

典当朝奉住院挂盐水，因拉肚子。我和惠娣铢泉去探望，小圆也要去，那积极的样子像拜见公公婆婆。我怕再伤她的心，带她去了。惠娣说，小圆是铢泉的寄娘，探望儿子的好公好婆，理由十足，反正以前吃过酒见过面。只要见了面，不要叫老子老娘。小圆笑了，谢谢提醒。要是叫爸爸妈妈，有见面礼的话，说不定脱口而出。

典当朝奉看见我们蛮开心，他盐水刚挂好，躺在床上静养，人消瘦，精神尚可，下巴稀疏胡子，眼睛忽闪忽内像老鼠。娘坐在床边，对媳妇说，德德爸退休，托鸟笼常去方塔公园吃茶，这次可能吃了大饼油条出了问题。我说，铢泉叫好公好婆。两位老人笑了。典当朝奉说，虎虎有生气，像小时候德德，面孔像娘，长大是白面书生。娘摸铢泉的头，典当朝丰满腹狐疑看小圆，我介绍，铢泉的寄娘，叫朱小圆，上次一起在她家吃过酒，你忘了。小圆叫了伯伯伯母，娘站起身请小圆坐，说，铢泉有这么个寄娘，好福气，多谢你小年夜热情招待。悄悄跟我说，你媳妇上次来我家，穿的衣服，怎么今天穿在铢泉寄娘身上？我说，衣服轮换穿，我们经常住在小圆家里。你碰不到我，打我办公室电话，我给你一个我家钥匙，以免扑空。

铢泉曾问我，为何不住家里，住寄娘家。我说，新房留着，今后给你讨老婆用。他说，我不讨老婆，我要长征，飞夺泸定桥，冲破腊子口，走遍全世界。我说，到了那时再说。既然想走遍全世界，就要学好英语。

我发现孩子长大，不是以前在床上性骚扰的小屁孩。所以住状元坊，尤其铢泉读初中后，我尽量跟惠娣睡，要是跟小圆睡，房门就上插销，连通往惠娣的那扇门也关了。这个问题，我跟姐妹俩解释，她俩同意。惠娣开玩笑，妹妹身体好了，用不着姐姐做警卫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22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38 节

一天下午近两点，我到甸桥闲坐，发现阳台玻璃桌上有两只高脚杯，里面有残剩的红酒。旁边放着烟灰缸，里面两个烟头。我盯着烟缸，心里七上八下不好发作。小圆不说话盯着我看。我耐不住，说，希望自重，不要把社交活动发展到甸桥，发展到闺房。小圆问，是我什么人，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？我答，丈夫。小圆笑了，说，厚脸皮，媒人、结婚证呢？我说，有甸桥钥匙，这是作为丈夫的证据。就算不是丈夫，也是情人，也是救命恩人，是我把你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，你的命是我给的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是我让你成为女人，没有我，你暗无天日，一朵鲜花没人赏，空欢喜，空开心。小圆说，不得了，救世主，都是你本事。两颗烟头就激起醋意！吃醋依据是什么？你不是说找男朋友不管吗？还叫我找男朋友。我说，不管，是给你脸，就像说民主，人民当家作主，场面上说说而已。真的找男朋友，请告诉我，我交出钥匙，主动让位。我不能忍受你的背叛、红杏出墙。我上班，你偷汉，不行！小圆说，既然眼里容不得两颗香烟头，好聚好散，钥匙缴出来，状元坊不要住，回职工大楼耍威风。我一看小圆当真，想不拿出来，形格势禁，只得装赌气，将钥匙放在桌上。想说，没有你也能活，没胆量说出口，只好说对你娘负责，答应你娘照顾你。小圆呵呵笑了，说，有人照顾我减轻你负担，开心才是，怎么不开心，还吃醋？缴了钥匙莫后悔，我去洗澡，给你后悔的时间。

小圆把我晾在阳台上，我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盯着烟缸里的烟头发了一会呆，又看两只酒杯，想寻找姘夫作案的蛛丝马迹。甚至把一颗烟头拿起来闻了闻，是橡皮头红中华。我想这年头吃得起红中华没几个，不是做官便是有钱人，小圆肯引狼入室，定非等闲之辈。我问自己，如此亲密接触，怎么没发现这位自许林黛玉的异动？

这时小圆叫我拿浴衣，我想嚷，叫姘夫拿不要求漆匠，话到嘴边变成了好的马上来。到浴室，小圆仍坐在浴缸里，浴缸水面飘浮着白色的泡沫，乍看，小圆坚挺的乳房在水面上浮沉。我想打捞，又想把玩，可是下不了手。小圆递我毛巾叫我搓背。我不言语，面孔铁板帮她搓。她笑了，说，想好了吗，钥匙收回还来得及。我不说话，忍受她调戏，或者说侮辱。这时，仿佛感受了何谓“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”。这种感觉，刚与她相识时可没有。跟宝囡在一起也有这感受，只是顺从，不

敢违逆，不敢反抗，明显感受到性爱不对称，身份不平等。宝囡从保险箱里拿出现金的那一刻，也像接受施舍，不，赏赐。她根本不盘点我的支出，只是想给我钱花，我深信，如果我问她拿一万，她也愿意。小圆今天异常举止，让人匪夷所思，既要赶出门，又要叫擦背。想到这儿，脱口而出，交了钥匙，谁帮你擦背？这种说法，好像以擦背工的身份呆在这里。说到这儿，轻揉乳房，有点别有用心。乳房在水中波动，一闪一亮，十分活泼。小圆闭住双眼，静静享受我的抚慰。时光倒流，我又回到1973年小圆状元坊的书房，当年坐在太师椅上，抱着她也是用这种方式，玩得她灵魂出窍的。这么多年，总感觉我的灵魂交给了她，她的灵魂送给了我。彼此没收对方的灵魂，拒不归还，世界便多了两具行尸走肉。

小圆站起身来，我用毛巾帮她擦干身上的水珠。小圆肚腹平坦，肚脐眼圆得可爱，不像惠娣肚皮上有斑驳的花纹，还有一颗稀奇古怪黄豆大的痣。我查了算命书，说这种形态的痣，是前世皇妃独守空房的泪滴，恨君王一别二十年，再见不相识。小圆两条腿儿由于长年散步的原因，也像田鸡（青蛙）的腿那么结实。我把她扶到床上，她仍不罢休，叫我按摩。

忘了第几次给她洗澡，给她按摩，可能前世今生曾给她擦背按摩。小圆身子光滑，肌肉结实，由于从未怀孕，经常徒步，四十余岁的人仍有少女般的身段。颈项和肩胛揉捏了许久，她连说舒服，没有叫我停下来的意思。我给她揉脊椎骨，她嘴里叫啊唔哟，我用力轻一点，她又关照重一点，不喊啊唔哟了。一边按摩，一边对她说，刚才擦背助浴，这时按摩敲腿，既是澡堂从业人员，又是性产业工作者了。要知道，我的身份是党员，红旗机械厂的人保科长，还是赫赫有名的追赃高手。说到这儿，小圆笑了，她说，党员科长，追赃高手，也是我的奴仆，我的宝玉。隔了一会，小圆说，我要玩，玩了给你弹《葬花吟》。

我没答理，掉头而去，独自坐在阳台上抽烟。许久没有单独抽烟了，不知啥原因，今天破了例。说真的，本心想报恩，弥补以前的负义，结果把情人推向了生死线，今天受制于人，被人戏弄，还不知她的姘夫是谁。如是从了她的意愿，我吃不准澡后的性生活会带来什么后果，再者，我不想今天做她姘夫的第二梯队。惠娣支持铢泉认小圆为寄娘，我们一家住状元坊，我觉得与小圆的情爱有了大量的杂质。我担心以后发生意

外，我心灵的一块净土最终污染。为了小圆安全，为了情爱的纯洁性，我理应不惧淫威，勇敢说不。

小圆在房间里好久没有动静，担心有啥意外，进房探视。居然不盖被子，赤身裸体躺在床上。一摸身子，冰凉，要紧帮她盖上。又掀了被子，说，冻死，不给你玩，叫你哭三天三夜。完全成了幼儿园哭闹的孩子。我笑了出来，说，不乖，打屁股哉。

已过三点，通常这时候回单位，在这儿消磨两个小时。小圆无理取闹，使我不能回厂。但愿是月经前的神经性发作，而不是受什么刺激。

一会儿睡着了，当然也可能骗我，我不打算回厂，所以脱了衣服睡到她身边。睡了近一个小时，她倒没有无理纠缠，可能知道自己错了，也可能间歇性的歇斯底里不治而愈。

起床时，有点难为情，说刚才酒喝多了，姐姐也喝多了，还抽了你放在梳妆台上的香烟，姐姐拖了地板和楼梯，吃了一杯酒，刚走，去上班，今天我烧晚饭。要是真的偷汉，你会怎样？我说，我会放弃，证明你不是林黛玉，证明你不值得我爱。除了宝玉，林黛玉没爱过任何人。小圆说，姐姐给我看那种带子，把我的心搞乱了。她说，你和她常看，还被联防队当场查获。你看这种黄带瞒着我，怪不得如此起劲。又问，要是姐姐轧姘头呢？我答，打个半死，这就是跟男人领结婚证的下场。小圆说，我宁愿打个半死，这证明你爱我。

德德，你想不想看，当年我收到你的道歉信后写的一首诗？我说，想的。你有日记的话，我还想看你这多年来的日记，让我知道，你是如何为我流干泪水的。小圆从梳妆台抽屉里拿出一张信纸，上面这样写：

咫尺两地一封信，
似音符……贯穿肺腑，
心灵的琴键，又一次被你弹响！
高山流水点滴入心头，
如茶人生，我已饮干了大半，
方始品到了橄榄味。

我不懂诗歌，连看三遍，看不出好坏，只好连声说好，没想到写的这么好，一边说一边亲了脸。

当夜问惠娣，怎么说话不算数，将黄带给小圆看，你说过她是白纸。惠娣说，对不起，昏了头，刚巧看，给她发现，只好一起看。还问有没有这带子，还要看。我说，不许给她看，酒要少吃，香烟不准吃。看了这种黄带，林黛玉都成潘金莲。你玩得这么轻松，是看了黄带原因。惠娣反驳，我看黄带自得其乐，不像你轧姘头，又把小圆骗得团团转。我说，不要忘了，跟宝因睡是你同意的。惠娣说，我只同意三次，你跟她玩了多少次？我说，才一次。惠娣说，那么还有两次，去玩吧。也不要管别人看黄带。

说明：此节“咫尺两地”诗，乃常熟女词人李琼所作，授权借用于此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23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39 节

赵所果真陪公安局消防科来我厂查消防，说将火灾隐患消灭于萌芽之中，检查灭火器，消防栓，和消防通道。用皮带尺这儿量那儿量，规定宽几米，要求拆除一简易工棚和木匠间，以便消防车通过，有的地方拍了照。态度蛮严厉，要求整改。我洗耳恭听，不断嗯嗯点头。直至实地检查完毕，请进会议室，泡了茶，递了烟，态度稍有缓和。宝囡担心出错，也可能借此机会跟我呆一起，在食堂吃四菜一汤时，过来陪招待。菜刚上桌，来了两位工业局质检科的，其中有一位是老孙，是我的前任。添筷不添菜，刚好一桌。

我拿酒，摇手，说工作餐，拿烟，红中华，没二话。说四菜一汤，盆子大，再加上小菜丰盛有全鸡，六位检查人员吃得个个满意，说，不咸不淡，虾鲜鱼美，厨艺出线。宝囡连说过奖。要求拆除工棚木匠间事不提了，也不提整改，临分手还说，霍厂长、赵科，有空来玩。

赵所搭消防科的车子来的，车子走了，我想派小车送赵所回派出所，他说不用，走路有助消化，你陪我走，有件事还没与你通报。

原来小常小王晚上抓赌捉嫖时，黄副厂长与女打字员刚巧宾馆睡觉。敲门先不开，踢了两脚门，门才开了。小常看他俩年龄相差十岁，以为那事，再加上黄副厂长语气傲慢，风头依旧，要看他俩的证件，还说非法闯入，惹火了小常，一拳头打得他鼻血横流，女打字员吓得哭了起来。小常不解恨，还用棍子逼着穿着短裤赤着脚的黄厂抱着头，蹲在墙根下，女打字员掩着胸罩，披散头发，坐在床沿，低下了头。押至派出所审查笔录，黄副厂长锋芒才有所收敛。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，查出一件腐化案，没法罚款，赵所说小常很气恼，说白忙了。我笑着说，联防队员成绩，仅仅以罚款数目来衡量，是错误的。纠正不正之风，打击非法男女关系，也是份内之事，打得好，人民满意。笔录复印一份，给我，我向厂领导汇报，赵所，又欠你一个人情。赵所哈哈笑，说，赵科，你欠我的人情太多了，你嘴头功夫好，又是霍总的人，拿你没办法。他叫我对你多多关照。你的江湖经验哪儿来的，请不吝赐教。我说，哪里，不好意思，有情后补，什么时候叫霍总一起吃酒。赵所说，听你吩咐。

看到笔录，看到姓黄的和女打字员的签名和指印，宝囡如获至宝，

要紧锁进保险箱，说中层干部会议公布，打击嚣张气焰。男盗女娼，衣冠禽兽不如。我说，目前只伤害工厂利益，不构成对你威胁，也没看出他抢班夺权，就算抢了这烂摊子，刚好顺坡下驴。把他搞臭，赶走，说不定上面再派一位。依我看，不如把该笔录副本给他一份，化敌为友。看了这笔录，他的斗志便瓦解。宝囡想想笑了，说，你点子多。

我告诉她，不在办公室，抽屉里多了一条红中华，里面夹一字条，说，谢谢危难之中救了我。不说你知道是谁。香烟要否上缴？做了人保科长，好人也要学坏，清白的也要不清白。宝囡说，香烟算了，你公关用吧，现金要上缴。我答，那么这条香烟送赵所，因为他把姓黄的笔录给了我。

1995年秋季，宝囡有点撑不下去。小圆单位，就是那家布厂，随着江南纺织业的衰落也撑不下去，卖地卖厂，遣散工人，小圆病退，领每月280元生活费，待到退休年龄再正式退休。宝囡危机是由于三角债缠身，有两百多万货款不能回笼，形似死账。还有一笔5万的被诈骗，产品出去了，买主找不到。处罚了供销科，宣布年度奖业务奖取消，结果整个供销一科全体跳槽至乡办企业。供销二科独担重任，负责全厂的供销业务。想减员下岗，有工人到她家门口静坐讨饭。我好说歹说，把人劝了回去，条件是明天继续上班。无奈，宝囡动了厂内集资的念头，每人五千，三万五万亦可，年息6%。她说五百个人参加，至少250万，可解燃眉之急，以后如何还本付息顾不得了。我想不出良法，只好安慰，有机会急流勇退。宝囡说，没人接这个烂摊子，你看姓黄的开溜了。

集资宣传说，参加集资享受利息和福利，大家认为挖肉补疮，肉包子打狗。公告、动员，做思想工作，一个月才集了150万，隔了三个月才两百万。有一位副科级一毛不拔。我不好意思，出了一万，宝囡带头出了三万。看着她感伤无奈的脸，我很感动，偷偷说，再加一万，宝囡说不必要，我不想连累你，我没法子才出了三万，是无底洞啊。

奇怪的是，供销一科开溜，姓黄的调离，厂子仿佛变了样，生产渐渐好转，有不少订单。由于有了专利权，乡办企业制造我们的产品，要经同意，预先缴纳专利费。我常往乡办企业转，看他们有没有私做我厂产品的。不敢不让我进厂检查，想贿赂，我饭不吃，烟不抽，茶水自己带，不吃这一套，收敛了不少。宝囡对我如此慷慨，又是我的情妇，我

没必要没理由接受什么贿赂。

好转还有一个原因，常规产品医疗钳生产稳定，利润源源不断，可以应付工厂的日常运转。宝囡对我说，幸亏没听供销一科馊主意，把医疗钳项目砍了。他们的理由是利润小，产品工时多，大厂要发展，要开拓新项目，追求暴利。

宝囡情绪好了许多，常跟我幽会，当然情绪不好，也跟我碰头。很谨慎，从不开厂里小车带我出去玩，宁愿召出租车，或乘公共班车。也不跟我在本地开房间。上次有客户离开，我帮她退房前邀请，不答应。我们走桃源涧，走乡间小路，看桃花看菜花，到谢桥龙殿程家桥看古银杏。有一次宝囡跟我下乡钓鱼，我盯着水面，她看着书本，作者叫林语堂，书名叫《生活的艺术》。阳光暖洋洋，天气不冷不热，河岸上开着各式各样的野花。我带了啤酒，买了熟食与面包，两人就在河边的柳树底下小酌。

宝囡喜欢去姑苏开房间，当天来回，有时借口姑苏洽谈商务，叫我乘长途车赶去跟她相会。在我记忆里，从 1993 年下半年开始，宝囡跟我约会比较有规律，至少每月一次，那样子不像心血来潮，即便厂子不景气，被搞得焦头烂额，也没影响她的雅兴。上午 9 点乘车，11 点开房，下午 1 点退房，下午 3 点，她又出现于厂子，召集人员开会。我心里认为，可能老周性功能出现问题，才让宝囡依赖于我，将美好的偷情演变成了我的供应。

宝囡不像以前情意绵绵，儿女情长，她更多贪图肉欲享受，承认减压，说跟我在一起放松，想怎样就怎样。我说你成了武则天，把男人当面首，不是当情人。宝囡说，你现在拥有的，都是我给的，哪一次要求我拒绝，哪一张发票，过问你的来源。我的小金库，还不等于你的小金库。不管面首，还是情人，反正是我的男人，唯一的男人。我说，你可以发展嘛，武则天可不止一个。宝囡说，这个不需指教，我的身体我作主，发展了也不会告诉你。我说，假使我拒绝与你来往呢？宝囡朝我白了一眼，说，你没这个胆，我可不是好惹的，我不相信你是白眼狼。不信，你试试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24

电子信箱: 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40 节

我记得 1996 年刚过国庆，铢泉高中毕业，考入南京艺术学校的那一年，厂方贴出告示，原集资款不愿转为厂股份的，十五天内凭字据可往财务科领取，逾期不领的，自动转为红旗机械厂股份。不保底，风险自负，厂方无股份分红承诺，也不保证经营成功。欢迎入股，入股后不退股，允许自由转让。

我将告示看了三遍，不知其中奥妙，直觉不领回集资款，就可利用转股手段，将人家集资款吞了。到财务科打探，不少人在领集资款。有人问我是否前来领取。轧不出苗头，听不到消息，心里对宝囡挺有意见。几年来，劳心劳力，鞍前马后，既是忠诚出色的人保科长，又是贴心动人的灵肉伴侣，如此重大决策，不仅不与我相商，还不透一丝口风。我耐着性子，不上楼打听，我要看宝囡出牌。就我所知，厂内运行资金至多百万元，还欠银行贷款，我不知退还集资款的资金从何而来。

晚上，惠娣洗碗，小圆倒了垃圾跟我出门散步。小圆说，自从当了人保科长，变化大，饭桌上说官场用语，还老是我党我党，像党的创始人。聊天，跟我玩，心不在焉，似乎有啥心事。我头上已有几根白发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到甸桥东张西望，看野男人有没有进门，只会吃醋！可惜人老珠黄，已是残花败柳，又有看门狗，想偷情也没可能了。铢泉进大学，不请朋友吃酒，不送他去南京。我和惠娣去了两天，很晚回家，仍不在家，被啥迷住了，能告诉我吗？伯伯去世，没人去台湾吊唁，你说姐姐哥哥对我们有啥看法。娘北京来信说，他们想把我们的海外投资换成美金退还。这么大的数目，有谁有能力有把握料理？你抱着所谓的铁饭碗，沾沾自喜做个人保科长，小鱼掀不起大浪，我只好盼铢泉长大成人。我安慰，我隐隐觉得财源在不远处，尽管不知在何处，何时能得到。得到两位佳人，得不到百万财产，人生不能说完美，我愿意为此而努力。

我把今天的事告诉她。小圆说，要投入，而不是抽资。到手的集资款，厂方愿意退还，一是可能利息吃不消，二是极可能背后有啥重大消息。作为人保科长不知内情，可见它的保密程度，不信回家听听姐姐意见。

回家，小圆将此事告诉姐姐，惠娣嚷了起来，没见将钓到的大鱼扔到水里的。集资款到了厂方口袋，现金紧张，怎么可能退还集资款？肯退，肯定有我们不晓得的原因。我恍然大悟，明白集资退资都出于别人的利益需要，就像解放时叫你多生孩子，做光荣妈妈，现在把你按在手术台上打胎结扎，搞计划生育一样。我开心得跳了起来，抱住她俩，亲小圆，吻惠娣。我说，你俩不仅是我床上的佳人，还是我人生途中的贵人，今夜一起睡觉。惠娣笑说，让你睡肉弄堂，姐姐无所谓，不知妹妹愿不愿意。小圆说，我不趟混水，在隔壁房间给你们奏《彩云追月》《喜洋洋》。

我问小圆，投入有无风险？小圆说，无风险，或者说风险在承受范围。本金可能返回慢点，可能牺牲利息，不明资金几百万，肯冒险，我们也可冒险。我家收入源源不断，即使损失了全部储蓄，不消两年，又能恢复生机。我有储蓄 12 万，没用途，可投入 10 万。假使让母亲如愿，铢泉姓朱，问娘拿 10 万不费事。娘说过，铢泉姓朱，甸桥别墅便是他未来的洞房。

我说，姐姐那儿有 3 万，可投入 2 万。如果两位佳人同意此项投资，德德全力以赴。惠娣说，姐妹俩人都是你的，钱当然由你支配，反正生活不成问题。儿子姓赵姓朱，我无所谓，又不姓钱，这是你们两人的事。

第二天进厂，我泡了茶，又去财务科转了一圈。大徐退休，换了科长，外单位调来的，男性，年近四十，比较随和，逢人开口笑，绰号笑弥陀，姓沈。他看见我，仿佛知道我来意，说只出不进，目前发放已近一百万，没人增加股份。说是县政府的意思，保护国有资产，不让蚕食掠夺。我说，我厂并非国营企业，乃大集体企业，何来保护国有资产一说？沈科长说，那我不知道，是局外人，反正我没钱投资，不伤这脑筋。这钱有专门帐户，专款专用，按指令实施。

问小刘，小刘说，家里不缺钱，我不费这心思。我爸要请你吃饭，你何时给我面子？我说，可以啊，只是无功不受禄，吃你们酒，觉得不好意思。

呆在人保科想这件事，喝茶没滋味，小刘啥时候溜走没注意。我承认，可能财迷心窍，可能想挖掘自己的潜能，才冒这个险。当然小圆惠

娣凭女人直觉，跟我持有相同观点，也给了我信心。再者，有小圆这位财神，这种冒险不算冒险，大不了重头再来。我浮现一个念头，认为告示的内涵可能是暗示，是诱导。集资兑换现金，不转为股份，可能有人希望大家这么做，尽管不知什么目的，神秘资金来自何方。我用12万购买红星机械厂股份，家里还有现金5万，小圆2万，惠娣1万，我私房钱近2万，足以抵挡可能出现的非正常开支。想到这里，我信心十足，明白成大事者，不与人谋的道理。不是不与人谋，而是无法与人谋啊，因为所有冒险，大多超出人的知识与经验范围。

贴出告示的第三天上午，去财务科缴了12万，并将原来的一万集资款一起转为股份，当场拿到现金收据与13万股的入股凭证。全厂引起轰动，认为13点。人保科客人盈门，工会姚主席、供销科（原二科）科长，和生产科袁科长都来了。仓库同事老简袋里兜着黄酒也来了。他们惊奇的是，一是哪儿有这么多的钱，二是哪根神经搭错，愿意肉包子打狗。人多嘴杂，我只好打哈哈，说，我年龄这么大，只好与厂子共存亡，厂死，我亦死，厂活，我吃红烧肉。叽叽喳喳了一阵，直至宝因路过，才鸟兽散。

隔了片刻，工会姚主席来电话，请我务必来工会，说大家都在等你。到场一看，供销科长、生产科老袁、财务沈科长、金工车间主任都在座。一齐说，德德翻底牌。我如实说，不知内情，只认为有资金愿意接手，觉得奇怪。我认为世上没傻子，可能自己是傻子。我厂有产品专利，还有薄利多销的医疗钳，厂子亏损，一无可能，因此愿意投资，希望挖到人生第一桶金。我不敢建议大家投资，投资风险自负，大家不是小孩。姚主席说，听说资金来自于政府，要保护县明星企业。大家以为你有内部消息。霍厂不下注，我不敢下。大家都说，再等等，德德做了黄继光，看霍厂愿不愿意做刘胡兰。

我估计宝因要找我问个究竟。我想你不透口风，我今后也要减少对她的信任和依赖，不该盲目做吃狗屎忠臣。要是真的瞒我，防我，我甚至要断绝跟她的性关系。我喜欢心心相印的爱情，不喜欢虚情假意的。要是虚情假意，我便把性爱当成一门生意，坐享其成，决不主动兜售。直到下午四点，也没接到她的电话。四点半临下班，接到大师兄电话，说五点半在山景园鱼乐厅等你。

下班回家，换了件西装，目的是系宝囡送我的紫红领带。领带不会系，还是小圆帮我系上的。她还调笑约会的话，洒点香水，吃口香糖。见我独自出门，没带惠娣去，心里平衡，脸上没有不悦的神色。惠娣盯我一会，没说什么。我解释为厂里集资款事，有人探口风，请吃酒，想征求我意见。惠娣有特异功能，能从眼神中读出我的欲念，也能一眼看透我的肠子。我可以真话里面藏假话，但不能全部说假话。我没和姐妹俩说大师兄请吃酒，可能是宝囡的点子。我想，我不与宝囡通气，一意孤行，将家财作赌注，她肯定不理解，有好奇心，不好意思问我，就想到她哥哥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25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41 节

准点到鱼乐厅，大师兄、翠娣、宝囡、老周都已到，就等我。大师兄点了牛肋骨、乳鸽盅、斑节虾、草鸡面筋、小笼包……依然红酒，我打算请客，所以自作主张添两瓶啤酒。宝囡急性子，不等哥哥开口，便问我入股理由。我反问，兑付集资款的钱来自何方？宝囡答，政府拨款，工业局支持，保护全县十大重点企业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。我问，除了红旗，其它单位有无拨款？宝囡说，没有，可能试点。我哈哈笑了，说，试点是你的意想猜测，厂长蒙在鼓里，这盘棋下得大了。既然保护国有资产，我们是大集体企业，按理轮不到我们试点，试点的该是大牌企业海虞铸造厂。保护国有资产，害怕资产流失，为何又允许入股？想法把集资款转为股份？这种做法，有吃黑集资款的嫌疑，所以大家怕，多要回了。宝囡说，我搞不明白，想把 3 万集资款领出来，你投入 12 万，把我搞糊涂了。有没有听到内部消息？我说没有。大师兄插嘴，德德，发财一道发，不能瞒我妹妹。我说，对天发誓，绝无内部消息。只觉得反常，大家不入股，偏要入，我承认像赌博。

老周说，赵科这么做，盲目，冒险。我说，红旗有专利产品，又有医疗钳常规产品，只要理顺，不要陷入金融诈骗三角债，厂子存在没问题。以前困难来自于吃里扒外敲竹杠，并非产品销路有困难。

大师兄说，没有根据的投资等同赌博。德德，你的钱从何而来？按你收入，家庭积累顶多三万吧，又没外快，无横财。我不能说有两个老婆，明里一个，暗里一个，有个富内助小圆，其实是有钱人，只好说，有钱的亲戚，借我五万，他跟进五万。投资的确没把握，冒险，但冒险在承受范围，失败，熬几年就过去了。我不敢建议你们参与也是这原因，底牌不知道，风险太大。我明白势利社会，说有钱的亲戚借我五万跟进五万，大家不会相信，但没啥其他说法，只好这么说了。

只顾说话，红酒仅吃了一瓶。两瓶啤酒，宝囡提议，哥哥和我每人一瓶灌了。散席，我付了账。大师兄见我执意付账，说，怎么德德破费？我说，多年来承蒙你关照，才有今天。要是霍厂没到红旗，我仍是仓库小组长。惠娣在家也跟我说，你们兄妹是我人生途中的恩人。宝囡心疼我破费，说，不要忘了开发票。我说好的。

酒后几天，宝囡没有兑现集资款，也没有加钱去入股。到第八天，全厂职工，包括绝大部分科室人员，都去财务科领了集资款，只有一个老简，我原来的仓库同事，追加五千入股，持有一万股红旗股份。老简是全厂著名的神经病，我脑筋也搭错，成了大家公认的一对活宝。

最后两天，宝囡没增资，将原有的集资款转为股份，持有股份三万股，随后科长们跟上，不过都是转股，一个都没增资，有三四位副科长仍提了款。

宝囡事后对我说，魄力大，像赌徒。走错棋，不会让你太平。我说，我没建议你入股，风险自负。不要成功是自己的本事，失败怪别人。我要问你一件事，你有规律跟我上床，是不是老周出了事，或者夫妻同床异梦，两人不玩了。宝囡不说话，似乎傻了。我见她神态不正常，没继续追问。

我目前陷入性困境，美好的性享受，居然成了负担，我不知古代的皇帝如何应付他的三宫六院，还小气，把人家的命根子阉了。明明知道这些太监原可以帮他忙的，现在一个人劳累，没有奖金，没有荣耀，像情场上的活雷锋。明朝有个皇帝炼丹寻春药还把命丢了，短寿的也不少。都说只有耕坏的犁，没有犁坏的地，只有陷入皇帝与我的境地，才能深切领悟此话的含义。我每月应付三个人，小圆、惠娣和宝囡。姐妹俩每月每人两次是不能少的，宝囡最少一次，癫狂起来要两次，甚至上一次床也曾连续发生两次，我真后悔给她看《肉蒲团》。我有点疲惫，尽管还没到力不从心的地步。但再过四年便五十岁，不知能否挺住。当然可以克扣她们性的伙食，但不管如何克扣，每人每月一次不能不保证吧。这样计算每月至少三次，我十天也要劳动一次。我说劳动，而不说娱乐，可见性疲劳到什么程度。幸好，除了跟宝囡性生活形格势禁，姐妹两个的性娱乐仍随心所欲，有时候看样子躲不掉，聊了铢泉几句，或说了个笑语，居然躲过了。我唯一的保护措施是，不跟宝囡主动约会，不跟惠娣谈情色之事，多跟小圆散步，谈艺术与音乐，扮高雅。

告示贴出半个月后，外面传说湖北某大型国企想收购红星机械厂，宝囡工业局开会回厂也传达这消息，甚至谈到五十岁以上职工的安置问题，给科室人员吃定心丸，全部留用，不过厂部没有人事权，将有新的领导班子负责全厂经营。

我将喜讯告诉姐妹俩，我说若是湖北国企回收我所持有的股票，起码增值三至四倍，要是有朝一日包装上市，十倍都不止。小圆说，直觉固然好，但这次成功，幸运的成份居多。所以这件事，我不敢告诉娘，万一失手，娘肉疼。娘对你评价很高，说小赵念旧情，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。有他照顾，你安心弹琴养病，我在北京不必牵挂。

不过没几天厂里出现横幅，先是车间悬挂，后发展到车间外墙，口号：工人，工厂的主人！反对弄虚作假！反对恶意收购！工厂是我家，保护靠大家。有一条悬挂在厂大门上，写的是，铁拳击碎恶意收购。

请示宝囡，按指示叫传达室老王收掉横幅，老王说，没帮手，大家不愿意，一个人做有困难，于是差小刘去帮忙。隔了一会，小刘回来，说工人阻止，不许收横幅，抢了竹梯子，老王袖手旁观，还偷笑。有一老工人拔拳头，想动武，说，不让我吃饭，不让你拉屎。年龄大的怕工厂收购，饭碗没着落，年纪轻的，五千股被骗去，怒火中烧。

出去转了一圈，几个老工人一齐喊：工人当家作主！反对恶意收购！打倒工贼赵德德！我见过世面，是老江湖，不会被口号吓倒。但明白暴民不好惹，历代暴乱中，有多少人死于非命。将帅被乱军踩死，张飞隋炀帝被部下索了命，地主被雇工干了，小老婆到了痞子手里，刘少奇被毛润之指使的暴民搞臭，最后进了火葬场。我不会与他们计较，更不会为了十三万股跟任何人拼命。湖南出了事，地主土豪不对抗，带了田契细软与女人都往长沙逃。我赤条条来，赤条条去，不带走一个铜板。当年在人民公园盘问我和小圆的县工纠队员，就是这类脚色，海虞人所说的拖鞋皮、街路底。不顺眼抓进去，打个半死，用白蜡根打，顶墙头，五花大绑。有个女插青，叫宋思雨的，被他们的头头强奸了。这些人以前以工宣队的身份送我们下乡，叫学生写上山下乡申请报告，不写，则断绝油粮供应，办学习班。闯私宅大扫除，捉拿倒流回城的插青，也是这些人干的。现在困守车间，蜗居破屋，吃袋装黄酒，抽劣质纸烟，说干部好吃懒做，大吃大喝。怕丢了饭碗，则喊工厂是我家，保护靠大家。

那几个喊口号的，有一个姓吴，绰号光汤，说人家贪污受贿，有鼻子有眼的。是单身汉，有两个女职工，都是有夫之妇，轮流跟他睡，有一个倒贴，给饭菜票，另一个跟着送饭菜票。上次有个职工重病，他动

员大家捐了 800 元。工会姚主席看见他头昏，因为他想分享姚的权力，扬言与其竞选工会主席，说工会是黄色工会，姚是霍秀丽的狗腿子。姚主席曾求我帮他修理光汤，设置一个陷阱，让他上当，送拘留所，劳动教养。因不符合我的人生准则，有点缺德，毕竟我叫德德。德德相叠，则是厚德，厚德才能载物，才能捞油水、喝蜜糖。再加上犯不上为人家火中取栗，只得装聋作哑。另外两个，一个文革时期做过工宣队长，另一个参加武斗，红军队的，传说是神枪手，一枪正面而不是侧面击中了一位少女的乳房，乳房不是防弹衣，少女因此命丧黄泉。造反精神十足，都是文革三种人。人保科掌握档案，底细我都知道。

转身回办公室，打电话给赵所，希望派人来厂维持秩序。赵所打哈哈，说群体厂内闹事，干涉，要请示上级，假使上街堵马路，便可出警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26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42 节

下午形势急剧恶化，先有十多人在厂部楼下喊口号，其中有党员，那个不分他房子，扬言住到厂长家的龙龙，以及因下岗，到宝囡家里讨饭吃的都在里面。食堂司务长出现了，不过没喊口号。他的看家本领，一是，见厂长低头哈腰，二是，啥人想查他的账，顶他的位置，就长时间磨菜刀，或在砧板上长时间剁肉，那响声，那激情，砧板都经不住。

有人煽动，就是吴光汤。他戴着鸭舌帽，一身工作服，站在长凳上，肩上搭了条白毛巾，不时挥手，既像搞五四学生运动，又像发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，不伦不类，似猫若狗，以为自己是许文强。他说，齐心协力，爱厂如家。谁出卖工厂，便是工贼。比如赵某某，不，赵德德，像这种工人阶级败类，吸血鬼，阴谋分子，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余孽，不清除，厂无宁日。

不久便引来围观。围观的越来越多，最后分不清谁围观谁闹事。医疗钳流水线停止生产，引发金工车间、红铜车间、开关和轴承车间的职工都往工厂通道上涌。宝囡打电话骂，怎么搞的，人保科长怎么当的，维持工厂秩序是你的责任。造反，有没有王法？我红着脸挂了电话，手里没家丁，小刘白相客，只好打电话求赵所，电话忙音，说正在通话。又打大师兄电话，想叫他从物流公司抽调几个青龙白虎，做宝囡的贴身保镖，也老是忙音。

科室干部袖手旁观，科长副科长没一个站出来维持秩序，劝说工人回车间。我有一种大厦将倾，独木难支的感觉，想起了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这八个字，觉得“咱们工人有力量”所言不虚。

半小时后，小刘告诉我，有五六个人往楼上走，说叫霍厂长签字，答应不卖厂，否则罢工。我一听急了，担心宝囡出啥意外。赶紧叫小刘跟我上楼。没人挡路，只听见有人喊，打倒工贼赵德德！赵德德吸血鬼！我只当没听见，还朝他笑了笑。

进厂长办公室，两个老工厂掉着泪水在跟宝囡论理。说卖了厂子，饭碗没了，叫我们怎么活？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厂是我们生蛋的老母鸡。谁出的主意！求求你，不要卖厂。宝囡说，放心，我不会卖，这不是我

的意思。上面要卖，挡不住。一老工人说，那么签字，保证不卖厂，我们找上面讨说法。

宝囡见我进门有了底气，僵在那儿不签字，大概怕得罪上面，丢掉乌纱帽。一个急了，像黄世仁逼杨白劳卖喜儿，拿桌上的签字笔递给宝囡，逼着她在一张 A4 纸上签字。A4 纸有两张，一张上面有几百个钢笔字，另一张上面字迹密密麻麻，东倒西歪，有几百个签名。我说，有话好好说，我以人格保证，卖厂不是霍厂长意思。递签字笔的理都不理，并和另一个动蛮，两人夹住宝囡，抓住她的手臂，逼她签字。大概用力过猛，弄痛了厂长，宝囡叫了起来，说，像啥腔三（样子）。我上前拉扯时，那位文革参与武斗的，叫冯又祥的刚巧走进来，一边说厂里的肉都被老油黄狼吃了，一边朝我脸上打了一拳。这一拳很重，把多年的积怨仇恨一塌刮子给了我。打中眼镜，眼镜飞了出去。眼前一片金星，顿时天旋地转，后脑壳着地倒了下去。混乱之中有人重重踩了一脚，踩了裤裆。我大叫一声。声音可能惨绝人寰，工人吓得溜了出去，那位玩武斗的亦不见了。我没了眼镜，看不清四周景物，浑身是汗，大叫，小刘，保护霍厂长。小刘说，好的。打你一拳的又踩了你一脚。

趁闹事的溜走，他关上房门，与宝囡扶着我坐到里面一间沙发上。我身子倒在宝囡身上，嗯嗯呻吟了几声，面前出现一团血雾，随之黑暗，黑暗中浮现几个宝囡几个小刘，沙发茶几倒在我身上，一股液体直冲我的口腔，不知是水还是血。宝囡抓住我的手，声音颤抖，叫了声德德，又改口叫赵科，问没事吧。我强忍裤裆里的疼痛，强忍着天旋地转，说没事。

楼下还在喊口号，先七零八落，后整齐划一。先是喊，吸血鬼——赵德德，吸血鬼——赵德德……仿佛 13 万股份，就把厂里的全部资产一口吞了。后来喊打倒霍秀丽！霍秀丽卖厂，叫她下台，其中夹杂一声霍秀丽赵德德狼狈为奸，是一对狗男女。小刘撩开窗帘，一直在观察。他连打几个电话到湖甸派出所都无人接，宝囡打赵所手机，也说正在通话请稍候。

至多二十分钟，来了三十多位武警。横幅没收，有几个不服帖的，刚说了句誓死捍卫，橡胶棍就一阵乱打，倒在地上仍不放过。秋风扫落叶，兵败如山倒，我和宝囡、小刘站在厂部二楼的走廊上，我头里昏得

只好扶住不锈钢栏杆，看工人落荒而逃，脑子冒出了“世事似烟，残阳如血”这八个字眼。我碎了一块眼镜片，嘴里流着口水，以独眼龙的姿势，昏昏沉沉地看着这些暴民狼奔鼠窜，不禁心花怒放，最后嘴里流出白沫。医疗钳流水线开工，金工车间、红铜车间，以及其它车间生产正常，厂内走道不见一个人影，这么看“咱们工人有力量”，又像胡说八道。

赵所说，你打电话晚了，出事第一时间线人就来了电话。上面每时每刻都在注意红旗动静，有便衣出没你厂。我早跟你说过，部门都要设置耳目，事情闹得这么大如梦初醒。下面串.连聚.会不是一天两天。你脑子好，善解人意，社交能力强，可惜得过且过，缺少敬业精神。又安慰我，我没闲着，电话打了好多个，能出警的今天都来了，派出所里只剩下两个文秘，还搬来武.装警.察。我忍着头疼，说，至少今天来晚了，霍厂差点出事，我眼镜打飞，裤裆被踩了一脚，床上不能玩，叫我怎么办？赵所笑着说，不至于吧，踩一脚不能玩，除非它是豆腐。已帮你报仇，朝霍厂动手的两位抓了，打你的冯又祥也抓了。冯又祥有案底，贪图每次两百元，曾赌博望风，没收所得，罚款两千。那个煽动闹事的不见行踪，迟早捉拿归案。霍厂这次吓得不轻，脸色雪白，像从棺材里倒出来一般，没经过这场面，小姐碰到贼强盗。

关了人保科大门，小刘陪我配眼镜。我走路摇摇晃晃，想呕吐，吐不出什么，像重度脑震荡，想去医院检查，不愿在小刘面前示弱，挺住头昏不去。路上念叨着冯又祥的名字，嘴上又对小刘说，表现积极点，不要屁股坐不热，老是往外走。帮你说好话，提拔做副科长。小刘说，不要做官，只要自由。我说，你像我年轻时。对的，自由珍贵，有自由没感觉，失去了，才知道它跟女人一样重要。什么时候，帮你介绍女朋友。小刘说，媒人老是上门，女朋友不缺，都想跟我睡，不让戴套子，像别有用心，我都怕了，想当和尚。女朋友笑了，说，没看见一边跟女人睡，一边想做和尚的。真的做和尚，爸妈不允许。

裤裆被踩了一脚，就像袭击阿根那样。由于受力均匀，没受到大的损伤，毕竟不是踢了一脚，我仍哭丧着脸回状元坊。晚饭不吃，倒在小圆床上便睡，头里昏沉沉的，但天旋地转的症状消失了。惠娣在厨房烧饭，没看到我的神态，小圆放下书本，要紧问，怎么啦！我一五一十说了，她先看我的脸，见无伤痕，大概一拳的重力被眼镜架挡掉了。又摸

我那儿，软绵绵的，摸了一会，仍软绵绵的，有点急，不死心，再摸，总算有了反应。她咭咭一笑，说，吓我，装李莲英，笑着下楼去了。随后楼梯响，惠娣忙不迭的上楼，也检查了一下，说了声装死，也笑容满面下楼了。

晚饭时，姐妹俩敬酒给我压惊。小圆说，我们只是凭直觉敢于投资。但用命换钱是不对的，今后要避免这种意外。躲在办公室，把门锁上，有部下做帮手，他们可没有胆攻打人保科。白面书生徒手救女厂长，看明天《海虞日报》会不会报道这光辉事迹！惠娣说，踩坏了，一场空，有钱没用。我不想发财，只想一家四口太平过日子。后来偷偷对我说，为了姘头，命都不要了。铢泉在一旁说，爸爸，要小心，现在坏人多。

我跟小圆惠娣一起时，发现一现象。她俩从不在对方面前称我为丈夫、老公、我男人，都称德德，显然照顾对方脸面，愿意共享她俩的男人。

晚上睡在小圆床上，小圆睡里床，搂着我迷迷糊糊睡着了，惠娣蹑手蹑脚睡到我身边。不是抢食吃，而是想完成让我睡肉弄堂的设计。小圆没察觉，待尿急上厕所才发现。小便后，她睡到惠娣床上，惠娣又默声不响走进自己房间。我一夜空落落的，觉得头昏脑胀，隐隐觉得下半身有点疼痛。不明显，一阵一阵的，不是刀子刮，像有人用指甲掐我的皮肉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27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43 节

厂里局势平静，不过第三天早上人保科门口贴了一幅联：奸臣不除，国将不国；工贼不倒，厂将不厂。横额是“德德缺德”。门口涌一堆人。见我马上散了。把我当刘少奇，一把撕了，用凳子把横额也撕了。

受了刺激，向宝因提议建立一支五至七人的保安队。人不够，两个外借到派出所当联防队员的抽调回厂，或向社会招募。负责治安，监控言论，撕大字报小字报，直接听命于保卫科。人员最好由复员军人组成，敢打敢拼，不留情面，并配置制服、盾牌、手铐、绳索、橡胶棍、辣椒水、受审椅、留置室，再养一到两只狼狗。宝因看了我的预案决算笑了，说，你以为打家劫舍打江山？以柔克刚，恩威并施，立足于思想教育，迫不得已才动武。就这样否决了我痛定思痛、未雨绸缪的提案。

以后三天，没人到食堂吃午饭，只有科室人员就餐，几位车间主任也不进食堂。不知绝食，还是带了午饭。司务长急得跳脚，嚷，饭菜报废，谁赔？宝因答应厂方负责才平静下来。第四天司务长小聪明，烧几十个人的饭菜，几百号工人都来了。拍桌子摔凳，又一场风波。

一天中午食堂吃饭，和宝因坐一起。宝因说，这水多深啊，厂长是傀儡，是玩偶。刚开始闹事，向上汇报，打了几个电话，掉以轻心，置之不理。现在干群对立，我成了工人的眼中钉。我苦笑，说，乌合之众，既是顺民又是暴民。平时规规矩矩叫霍厂长，像奴才，一有风吹草动，翻脸不认，像强盗。不出人命，万幸。听说两个脸打肿了，一个腿断了，一个女工逃跑路上昏倒了，十多个女工躲在更衣室嚎啕大哭。钱是身外之物，活着要紧。宝因说，钱固然身外之物，但饭碗没了，都要狗急跳墙，我不怪他们，都是工人姐妹。说起钱是身外之物，惠娣多心，以为影射，她说，你的意思钱惠娣不重要，随时可以抛弃。

隔了七天，两个夹住厂长逼签字的放了出来，罪名，一说是寻衅闹事，破坏办公秩序，另一说，劫持人质，伤害未遂。出来后，躲着人走，沉默寡言，有痴呆状，同事跟他俩说话，一个捂住脸，不搭腔，一个连连摇手，说，不怕枪毙？我怕！

赵所说，成了酒桌上的笑料，两个老家伙进看守所连声叫骂，骂贪官，骂工贼，与你共戴天，仿佛你抢了他们的股份。饿了三天肚皮，不写保证书、悔过书，像许云峰。手腕缠了纱布，脚尖踮地，背铐一夜就写了。那个冯又祥，进牢房，刚巧有几位脱了裤子，面对新闻女主播搔首弄姿，还没高潮，扫了他们的兴，一顿痛打。三个打一个，牢头坐在铺上旁观，喊救命都没用。第三天才能起床，扶住墙壁去小便。据说牢头还叫他吃棒冰，他嫌鄙（挑剔）有味道，不吃，后脑壳打了一下，担心脑震荡，吃棒冰就刹不住车了。看守所常死人，多死一个没什么。死的人多了，就说是瘟疫。姓吴的至今没归案，线人说，同伙凑了盘缠，三角黄石可能上京告状去了。

不久，宝因召集全厂股东开会。有 12 位股东，除了我和简学俭，其他是宝因和九个副厂、正科、副科级干部。宝因开场白，宣布好消息，工业局答应股份以翻一倍的价格收购并兑现，会议散后，大家可到财务科交割。她强调这是上级对大家的关爱。宝因叫小陈统计人数，由于宝因带头，有羊群效应，九位股东都愿意。

简学俭见我不作表态，跟着不说话。宝因劝了几句，简说，德德愿意，我愿意。宝因听了这话，于是宣布散会，叫我和小陈留下来。简看了我一眼，喝了一口瓶中酒走了。

宝因说，湖北收购并不像想像的那样顺利，姓吴的没去北京上访，去了这家国企，反映工人意愿。据说一边哭嚎一边下跪，人家傻了。湖北国企举棋不定，收购可能胎死腹中。你短时间内获得翻倍利润，13 万利润，理应见好就收。你无家底，不应孤注一掷。我说，代表组织劝解，还是代表个人？她说，组织的意思，个人也是这想法，没有理由再赌。我说，湖北国企收购已成定局，我稳坐钓鱼台，坐收渔利。宝因涨红了脸，说，一意孤行，党会给你警告处分。我说可以，只要写明警告处分的理由。无理警告，我向上级申诉，我相信党不会跟我的 13 万股份过不去。陈主任，你记录，白纸黑字，我不赖。宝因说，我很痛心，瞎了眼，党内混进白眼狼，我要重新安排你职务。跟我作对，跟组织作对，没好处！仔细想想，给你一天时间。

跟姐妹俩说了。惠娣开心地说，卖掉，兑现，难道赚 13 万还不满足？背地里调笑，不听厂长话，不让你睡。小圆说，可以落袋为安，免

了警告处分，为此得罪厂长得不偿失，撤职都有可能。不过拼命收掉股份，证明股份远远不止这个价。你看着办，我没意见。

我不想兑现股份，不理宝因，我想人也是我的，不怕动真格，不跟我睡，乐得省力，跟我睡，我要考虑考虑。党内警告算啥，开除无所谓，我不会被虚荣所累。不主动找你玩，你熬不住就要放下架子找我，我稳坐钓鱼船，我以前就用这个方法征服惠娣的。

宝因跟我玩了一个星期捉迷藏，不打电话，不进入保科，吃酒不叫我陪，开党支部会议不跟我搭腔。我乐得清静，再者，踩了一脚，心理总有阴影，担心因此影响它的启动。我盘算，以翻一倍的价格收购，对方的利润至少也要翻一倍，否则没必要冒风险收购。宝因不恋私情，气急败坏，以党内警告相威胁，证明她的压力有多大，收购股份多么迫切。

周六晚上，小刘父亲请吃酒，盛情难却去了。大师兄也在坐。小刘父亲的体型、气质像地主，像员外，像豪绅，像土豪，酒宴之丰盛，体现了他的身份。他说，赵科赏脸，十分荣幸，敬了好多次酒。大师兄对他说，我的朋友不错，够义气吧。我叫妹妹把小刘安排在人保科是准确的。我说，大师兄，霍总，我决不辜负你的期望。落魄时期，是你赏了我一口饭。大师兄呵呵笑了。小刘坐在桌上，像他娘不苟言笑。他娘珠光宝气，既像乡村富婆，又像城郊暴发户。小刘父亲之豪爽，出手之慷慨，是我平生所未见。我和大师兄每人一条红中华，外加一只大信封。捏捏它的厚薄，足以让典当朝奉的儿子心惊肉跳。

冷静想想，宝因按组织授意，跟我作对没出路。不说危急之中我挺身而出，为此遭受重创，就说日常生活中，她也少了贴心伴侣，失去一份情感滋润。宝因好强，要面子，在官场中自我封闭，不敢随意向别人展示她的情感世界。她是孤独的，而且惰性，或者说专一，有个男朋友，不会冒险去寻找新的爱情。向我靠拢，示爱，是她唯一出路，这都是我征服她的优势。当然我明白，不能过于傲慢，毕竟我的一切，都是她的恩赐，包括小刘父亲塞给我的三千元红包，也是她的间接给予。只要她主动示好，我该顺坡下驴。

宝因终于找我谈话。说，组织上说不定给你记大过处分。我说，记大过的理由上不了台面，都是恫吓，暗箱操作，不战屈人之兵。我大胆

设想，这些变相没收的股份没到工业局手里，可能被某些人占有。如果非要记大过，我退党，辞职，离开红旗机械厂。我承认入党动机不纯，对党没啥感情，只是为了改善处境，出人头地而已。入党的最大好处，要么让我获得了爱情。你口口声声组织，跟你说了吧，叫我监.控你的一举一动，每月写一份汇报。

宝囡脸色变了，说，提拔你当人保科长，我签了字，是你的担保人。公事私情分开，私人领域，仍要听我的，不依从我，我跟你没完。你跟我不和，晚上睡不着。要死哉，冤家。我说，上面不知我软肋，除非威胁，下属不出让股份，叫你下台，我没办法。宝囡笑了，说，又骗我，骗煞人不偿命，你这套跟谁学的？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28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44节

湖北国企收购红旗机械厂一事，最终不了了之，是由于吴光汤。最终证实，他带了三百多人反对收购的签名，去了湖北。人家没想到收购如此复杂，改变了主意。

心在滴血，欲哭无泪，无颜见姐妹俩，从稳操胜券到一败涂地，沦为全厂笑柄，几乎一夜之间。宝囡为我难过，床上安慰我，塞了个红包，说，赚了三万，五千给你花。我吼了一声，你当真以为自己是武则天，其实是我胯下的女人，这是宿命。宝囡沮丧地说：发神经，白眼狼，我不会讨你欢心。厂长反过来求你，天地颠倒了。不要逼良为娼，不要逼我跟人睡，假使我肯随便上床，早是局长副局长。五十多岁的老头，烟鬼，黄板牙，大队干部出身，看见都头昏。我心软了，那儿硬了，完事后，抹她的泪，说，男人接受女人的放盘（施舍）难为情，好像成了面首鸭溜溜（鸭子）。我不在你身边，不要看《肉蒲团》，没事看《党章》，看《红楼梦》。宝囡破涕为笑，说，那本书喜欢看，又害怕看，《党章》，不要跟我和调（开玩笑）哉。

从姑苏回到家中，发现口袋有红包，心顿时又软了，觉得自己过份，可能有虐待倾向，世上有几个女人既给身子又给钱？要么小圆和宝囡。我思忖，可能失败影响情绪，把她当出气筒。

小圆知道投资受挫倒没什么，安慰我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惠娣面孔变色，说，跟它相比，以前搓麻将输的钱毛毛雨。为了麻将，跟我穷凶极恶，自己输了不认错。见我面色难看，要紧说，不能算输，股份还在，厂里效益好，可以拿分红。偷偷说，小圆瞎了眼，把身子给你，还把她的钱输光了。

那几天我沉默寡言，下午到甸桥的次数也少了，去了也是阳台上坐坐，吃杯茶，不知在治疗脑震荡，还是养生自己的裤裆。有时自信不足还检查，昂首竖尾则开心，垂头丧气就担忧。小圆蛮知趣，看我脸色不撒娇任性。只有一次摸着我的颈项，摸了很长时间，还用指甲刮那儿的皮肤，问痛吗？我不明白啥意思，随口答不痛。她陪我坐，给我弹《葬花吟》，看样子很想知道我为何对那件事失去兴趣，可又不好意思询问挑逗，曾埋怨，惠娣宽慰说，也有一个月没碰我了。

上面来了指示，打破大锅饭，叫工人签订各种用工合同。工龄限制，满 25 年，订无限期合同，不满，则订三年五年合同。制造恐慌，让职工的铁饭碗变成瓷饭碗。厂纪厂规增加不少，出厂要出厂证，上班要签到，做私活要罚款，扣奖金，串车间扣当月奖金。厂里一对男女私自出厂，到山上野合，给联防队抓住，宝囡玩株连、扮公正，扣除我七块钱月度奖。

选举人民代表，考察干部业绩与表现时，宝囡一天到晚穿工作服，与工人打成一片，监督食堂伙食，站在售菜窗口，给工人打菜，甚至夏季将绿豆汤送至车间。宝囡还想到车间帮医疗钳抛光打布轮，油漆产品底座，抡 12 磅榔头干活，被我骂住了。

我担任选举委员会副组长，选举时负责唱票。很多工人选佐罗、许文强、江姐、包公，唱得烦了，将这些废票一律唱为霍秀丽霍秀丽，耳朵清静了不少。负责监票的陈主任不说什么。台下的选民“尔尔”起哄拍凳子喊作弊，我不管，叫小刘通知老王关上厂门，不许进出。陈主任代表选举委员会宣布，第二次选举再不成功，委屈大家晚一点吃夜饭，直至选举成功。选民无奈，为了早点回家，选举结果只好由我们说了算。

人保科的事务繁琐：组织看门的巡察各部门，看有无违反厂纪厂规；控制图纸，复印科长签字；给工人做思想工作。吴光汤回厂，宝囡不敢开除，照发工资，叫我找他谈话。他一套一套的给我洗脑，说，祖父是历史反革命，自己是苦大仇深的插青，忘本对不起列祖列宗。还说我是鹰犬，霍秀丽的打手狗腿子。一边跟我捣浆糊，一边喝我的上等绿茶，还径自抽我桌上的红中华。

此外，我还要选择培养各部门线人，以入党做官为诱饵。有的答应，却不爽快，明显虚与委蛇。有了名字可向上交差，线人的质量我是不管的，哪怕身在曹营心在汉。我还去工业局参加人保科长会议，接受内保指示，对涉及风波事件的，尤其上街助威打横.幅的，进行监.控观察，掌握思想动态，定期向内保科汇报，把一个合格的油漆工，搞得像一个特工、情报分析员。

我向为首打横.幅的下手。一个吴光汤，他叫吴竹岩，一个技术科

里的大学生。找吴光汤谈话，想想又是一番唇枪舌剑，我都怕，知道无法转化，担心加重脑震荡，于是找大学生。开了录音，谈了一次话。对他说时间能医治创伤，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不要计较一城一地得失，历史自有公论。珍惜改革开放成果，珍惜前程，过好小日子。非常时期，政府为难，国家稳定是重中之重，不要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。他用不解的眼神看着我，沉默无语，后来说了血流成河，尸骨累累，镇.压.暴.政……这些字眼，我听得头都大了，晓得他是《红楼梦》中的焦大，不好用马粪堵他的嘴，说政.权便是镇.压之权，法律执行党的意志，人的性命财富都是人家的。他语言之流畅，就像一口气喝牛奶。又说，德德，并不缺德，只是被功利绑架，你当人保科长，我深表同情。我不管他话中有刺，向上面交差，不出事就行。谈话结束，跟他握手，拒绝。我笑了，晓得碰到一个不可救药的书呆子。担心事情搞大，损人不利己的事，我不干。关照小刘整理录音时，有的地方推托录音不清不必记录。我逐字逐句审核了定稿，隔了几天交了差。上面来电话，说找吴竹岩警告一下。没法，硬着头皮叫他来人保科。担心情绪失控吞了镇静片，又叫小刘在场。这次姓吴的蛮识相，大概明白风声紧，以及对抗的后果，洗耳恭听，没跟我针锋相对，可能经过上次交手，晓得我是老江湖，久经考验的苦插青，也可能晓得我开了录音机。我说什么都点头称是。还表达他只想住大监狱，不想住小监狱，我听不懂意思，只好含糊了事。这次我老手，没给他泡茶，红中华放在抽屉里。

小圆娘来信，对女儿说，海外资产汇来一部分，也没啥投资渠道，叫铢泉改姓，趁房价便宜，她准备北京买一套，房主写上母子俩的名字。小圆跟我与姐姐商量，我说没问题，不知铢泉愿不愿意。惠娣说，儿子的事，娘与寄娘都可作主，管他愿不愿意。小圆笑了，说，孩子大了，有主张，征求他一下。惠娣说，只要德德愿意，事情就这么定了。我说，征求儿子意见有必要。

究竟叫朱赵泉，还是朱泉赵，讨论了一会。儿子不姓赵，我姓排第二第三无所谓，我提议叫朱钱赵。觉得不雅，想叫朱泉赵，担心惠娣不舒服，没说出口。惠娣很开心，对小圆说，德德不容易。他这么上路（慷慨），就叫朱赵泉吧，泉水的泉，我当尾巴习惯了。

那夜三个相亲相爱，三颗心靠得紧。惠娣对小圆的感激之心洋溢脸面，说话声调都变了，仿佛小圆是公主皇妃，还说了句肉麻丧失尊严的

话：今生做妹妹的丫头，来世做妹妹的侍女。我蛮惊奇，不知惠娣何时掌握侍女这词眼。我也深为内疚，说，当年一时糊涂，成了情场上的失足青年，误以为肾盂肾炎是爱情的死敌，苦了妹妹。惠娣说，我早说过，德德睡了我，再去跟妹妹结婚，毫无怨言，只要不抛弃我，让我做丫头。临睡前，惠娣还说我们三个一起睡，让小圆睡中间。德德把小圆当妹妹，姐姐把妹妹当女儿。小圆笑了，德德是流氓，姐姐是流氓，这样下去，妹妹迟早被拖下水。惠娣说，姆妈以前不是流氓，嫁了流氓成了流氓。小圆吃了一惊，她第一次听到惠娣自称姆妈。我说，我承认以前是流氓，小圆也知道，现在摇身一变是党员、人保科长，脱胎换骨哉。这时，我情不自禁，脑子里冒出“双飞”这个字眼，下面顿时有了反应。啊，我的自信心回来了！不过，想想小圆是我灵魂、林黛玉、心灵净土，自己脑子受了伤，休养一段时间为妥，于是浇灭了这淫邪的念头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没放过小圆。那晚已睡在惠娣的床上，她指指隔壁，于是过去跟小圆睡了。小圆很投入，也放松，嘴里不自觉的发出声音。事后悄悄说，明天下午到甸桥陪我。惠娣第二天告诉我，听她的叫声，心都乱了，恨不得过来玩双飞。德德，你要一碗水端平，不要瞒着我只跟她玩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29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45 节

铢泉一头长发，手提吉他回家。态度鲜明说，继承朱家家产，就该姓寄娘家的姓，这是起码的道义。关心、帮助、养老、送终是儿子份内之事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叫寄娘，叫姆妈，我有两个姆妈。我跟新姆妈带户口簿去改名换姓，顺便户口迁入状元坊。

铢泉继承我感恩戴德的基因。当年我站在大师兄一边，不站在师傅一边，实出于无奈。因为师傅是名义上的，传授油漆技术，给我饭碗的却是大师兄。师徒勾心斗角，站在大师兄一边，属于形格势禁。因此当时参加葬礼难为情，觉得愧对九泉之下的师傅。拿宝囡来说，尽管骂我白眼狼，扬言党内警告，也不会抛弃，此所谓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宝囡墮落情网，欲罢不能，不能让她一片真情付之东流，以为人生路上碰到负心汉。

过了年关，父亲死了，死于突发的心肌梗塞。父亲懂养生之道，单位学习毛选，打瞌睡。两耳不闻窗外事，退休后晚上八点睡觉，有事没事嘴里嚼西洋参。吃水考究，骑自行车去山间用塑料桶灌泉水。小菜上桌还用鼻子嗅，仿佛菜碗里给他下了老虫药。五十岁时就跟妻子分床睡。有一次争吵，骂老婆：女人是祸水。可能母亲在街道厂跟一个单身的好了一阵子，父亲才有此感慨。其实也没啥，统计下来顶多三十个夜晚没回家睡。父亲对鸟情有独钟，具体说是画眉。不过他对画眉的生死漠不关心，死了就死了，鸟笼里再换一只，他可能只喜欢听它的叫声，而不是它自身。父亲把画眉的叫声制成录音带，翻来覆去床上听，又像把它当作安眠药。我娘敌不过画眉，不，画眉的叫声，只好与半导体收音机相伴，听评弹，听相声，听广播连续剧。

人死了，一了百了，毕竟生身父亲，插队时期送了我一批批的 S 酥开口笑，还有味精皮蛋四川榨菜，我也没忘集资买房掏了两千元，尽管赖了我的婚礼费用。我和弟弟想帮他找一块好的坟地，母亲不许，说，花两千元算了，省得扔河里给鱼吃，三千五千的省了。关照：死了不跟他葬一块。是个伪君子，是只老虫（老鼠）！谁同他过日子，谁就知道他的齷齪。

我清楚记得 1997 年中秋节期间双喜临门，为此隆重操办了姐妹俩

的生日酒。上了饭店，请了娘与弟弟弟媳一家子，小圆请了一位初中女同学，叫黄静霞的。双喜临门，一是，60 平方的住房，发了房产证，这意味着可以自由买卖。梦想成真的话，儿子成婚于甸桥，这套住房其实是不必留的。二是，宝囡对我说有人收购红旗股份，是谁不需多问，叫她做中间人，已拍了胸脯。每股三元。这次不答应，她厂长不做了，跟我拼命，说不信玩不过我。我关在牢房里很久，听到有放风越狱的机会，当然高兴。说，宝囡，跟你作对，找死！她告诉我，你目前持有股份是 169000 股，而不是以前的 130000 股，说十送三股。我没思索，马上答应。尽管明知这股份远远不止这个钱，因为沈科长说，照这种算法，每股净资产达 5.8 元。国资局无偿占有 50% 的股份，净资产亦达到 2.9 元。我说，你跟仓库里的老简说一声，他也跟着我投资一万元。

没有几天，签字交割，支票到手，手续是在工业局资产管理科办的。小刘说，仓库里的简学俭送来两包香烟，我帮你放在抽屉里。

听了这喜讯，惠娣欣喜若狂，小圆弹《二泉映月》抖了音。惠娣起先不相信，看了银行支票，想亲我抱我，觉得在小圆面前不好意思，才换了对象，抱住了妹妹。大概抱得太紧，小圆涨红脸，挣脱了说，姐姐，我不是你男人。我冒出个念头，可能居功自傲，我说，三个一床睡一夜，像兄弟姐妹一样，保证不动手动脚。不知她俩哪根神经搭错默许了。我说话算数，睡在她俩中间，睡在小圆的花雕床上，搂搂这个，摸摸那个，玩得她俩魂不守舍，却一夜太平无事。

这次主动跟宝囡约会，选了姑苏一家五星级宾馆，灵岩山附近，跟宝囡坐出租车去的。宝囡那天越发漂亮，涂了口红，穿了高跟鞋。宝囡对我说，做爱不是做贼，今夜不回去了，住姑苏。宝囡没说原因，这涉及人的隐私，我没问下去。只是想，她怎么有勇气今夜不回家？会不会女儿念大学，老周利用星期天去上海探望，给她钻了空子。

我说，你敢不回家，人保科长也敢，你的胆那儿来的？为你这个胆，也要给你两万红包，我扬了扬手里的塑料袋。宝囡激动地抱住我，说，回扣？都说男人肯在女人身上花钱是爱的表现。我以前生怕被你利用，完了，一脚踢开，看来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不要你的钱，有钱，有一笔横财。不刁难，不搭架子，主动找我，不要让我求你，比给我钱开心。

我不敢用宝囡的移动电话，在宾馆打了惠娣店里电话，告诉她，我在吴江吃同学生日饭，晚上回不来了。

两人吃了瓶红酒，吃了四只大闸蟹，阳澄湖的，一只近四两。酒后，宝囡诗情画意带我去咖啡馆小坐。我不喜咖啡，点了杯 12 元的绿茶。宝囡与我对面坐，桌子底下夹我的腿，桌子上面握我的手。问：什么时候带我乡下去钓鱼？我喜欢柳树底下你凝视我的感觉，饿吼吼，像黄鼠狼。不做厂长，会不会继续爱我？我说：会的，有恩于我，至死不渝。只要嘴紧，不让你哥老周知道。宝囡说：老周知道也不怕，死老虫，我要跟他离婚。

心一沉，不知她家出了啥事，不便多问，只好沉默。宝囡抓住我的手，情意绵绵的。我说，我去柜台叫他们放《小城故事》，轻音乐听腻了。宝囡说，不要，这时吃咖啡跟吃田沟水一样，坐咖啡馆跟坐牢房一样，与环境无关，尽管我捉摸不透你，可眼里只有你。我说，今夜不做武则天啦，这么低眉顺眼、小鸟依人？宝囡，喜欢我什么呢？是啥地方吸引你？宝囡咕咕笑了，说，善解人意，懂人情世故，看上去眉清目秀，像白面书生，骨子里像流氓，我不好意思说流氓。你喜欢我啥呢？我答：多情，闷骚，动了情，蛮专一。

我问宝囡，为何死保陶忠良，非亲非故，代价可不小。我是老手，吃黑三千元不会告诉她，反正不是她的，小金库的，不拿，别人花。宝囡说，娘要翻建灶间，请他叫几个泥水匠。泥水匠来了，钢筋水泥砖头黄沙来了，钱不收，一笔糊涂帐，估计人工材料都算在二期工程上。自此欠了人情债，成了心病。担心他出事，吃不消压力，把这件事坦白。

我问，你刚才说，不要红包，有一笔横财，什么意思？宝囡说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都让你知道，会被控制，我要留一手。我说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，从仓库小组长，主任，入党，后勤、人保科长，一步步爬上来，都出于你的提拔，爱情包括肉体都给了我。这样的人都戒备，不被信任，可以信任谁？我看你只能相信父母兄妹丈夫女儿。宝囡说，丈夫也不能相信。

一晃夜十点，我和宝囡回宾馆进房间。这次来姑苏，宝囡还像以前抢着付账，我说，从今天起由我付账，不要跟我争了。宝囡说，不行，

你付了，我是你的小蜜，我付了，你是我的情人。我说，不管谁付，反正是我的蜜，是你的情人。这么计较，骨子里把自己当武则天。武则天养两个三个情夫，你有吗？你只有一个，只有德德。宝囡笑了，说，油嘴滑舌。

宝囡提起我在状元坊跟她洗鸳鸯浴的事，于是跟她又洗了一遍。这次时间很长，热水龙头放了三次水。在我怀里似乎睡着了，我摸脸蛋很久，还亲酒窝。头靠在我胸前，眼睛闭了，一动不动，真的睡着了。我想抱着她离开浴缸，不忍打扰她的美梦。宝囡太累了，她在我怀里获得了安宁和休憩。此刻，两个老脚色鞭长莫及，没法逼着她签字做杨白劳了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30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46 节

把吃奶的劲使出来了，爬在我身上，跨在我身上，头发在眼前飞舞，乳房在面前晃荡，眼睛闭住忘乎所以，完全重现了《肉蒲团》里面的场景，我有点忍不住，可还是忍住了。我早明白她是武则天，我是她苦心栽培的面首，否则何必如此巴结逢迎，也明白只要她对我仍有秘密，我的角色便不变。

你不知什么叫贪得无厌，什么叫诡计多端，哪儿有什么试点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！40%的股份被国资局拿去了，10%的股份，被所谓的国投公司占有，都没花钱，我怀疑国投公司是政府的小金库，其余的不知在谁手里，给了我三十万的管理费，签个字就行了，叫我持有别人的三百万股，作为法人代表，自己一股都没有。难怪不调动我职务，我是他们的挡风墙，理想的代理人，海虞人所谓的冲头、洋葱头。跟南通上市公司合作，说收购，资产重组上市，增发股份三年后解禁，股价起码在十元以上。你的股份是以原始股的形式出让给了人家。

都跟你说了吧，冤家。跟老周闹翻了，以前只听说他跟女同事有一腿，没当回事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隔了一段时间总会风平浪静，反正有你这个安慰。我性欲不强，忙于工作，情感上有你支撑，倒没觉得什么痛苦。况且他是小气鬼，家财不可能外流。没想到去年给对方老公捉住，打了一顿，写了一万元的欠条。自此不行了，起先以为器质性毛病，检查正常，后来明白是心理疾病。平时好好的，神气活现，动刀动枪就不行了。也绝望，同意我外面玩，只要不跟他离婚。你都知道了，冤家，还说不信任你？

我说，心理疾病有强迫特征，老周玩的时候想被抓的一幕，自然不行了。在你办公室，我被人踩了裤裆，跟老婆睡也发现这现象，总算克服，只要不往那儿想，启动没问题。双方裸体做爱，多说脏话，可以消解此毛病。宝因说，你老婆这么漂亮没出过事？我愣了愣照直说，以前出过事，给人睡了两年，被人扔了，不是秘密，村里人都知道，结婚后没发生。我常说，只要敢，打个半死，她可能怕了。我贪她的长相，床上功夫好。宝因说，不是怕，没看见理想的男人，看见没有不动心的。我以前是规矩人，看见你就身不由己了。

我说，自从你提拔，觉得自己变坏，起先拿四百元红包，想跟小陈分，追赃用剩的钱想上缴，陶忠良出事，就懂揩油雁过拔毛，没给赵所三千，说给了，没让人家旅游，说旅游了，那品性，多么像典当朝奉我父亲的翻版，连情人的钱都要揩油，此人不可救药。冯又祥打我一拳，在看守所打得死去活来，扶着墙壁小便，长期病假，我一无同情，我自己也被他打得头昏脑胀，说不定脑震荡。宝囡嚷了起来，文革武斗，他手里有人命，活该，报应。宝囡又说，我没看错人，情愿被你剥皮，被你揩油，哪怕绑我跟我玩性虐待。无话不谈，心心相印的情侣有几对？冯程程跟许文强也各奔东西！我不是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对我好，听我话，决不会将你抛弃。哥哥早年跟我们说，他偷婆娘，叫你望风，你守了一夜没离岗，我就对你产生好感，晓得你是规矩人。还有一次，你掬了原箱油漆到我家，看见你，躲进房，没跟你打招呼，你的外貌蛮讨人喜欢的。

我不明白怎么会深深爱上宝囡，我生命中第三个女人，还昏头昏脑，说了我引以为生命的老婆的坏话。我以前将其定位于恩人贵人，一直把她当作爱情的临时工，或者说编外人员。同时爱上三个女人，是艳福，还是老天眷顾？我何德何能，获得三个女性的垂青，获得非同寻常的财富。这财富典当朝奉梦寐以求，结果仍是在S酥开口笑和画眉之间打转。他心狠手辣，可以见死不救父亲，我和风细雨，知足知止，不也获得了爱情与财富？

爱宝囡的力度，有点过份，为了一碗水端平，我带姐妹也去了姑苏，下午去的，在北寺塔那儿转了一圈，又走了桃花坞，大概想找唐伯虎，再往齐门下塘，走到小圆当年垃圾船的停靠处。水上不见船只，河水比以前脏，有三三两两的菜叶子和红白塑料袋在水面上浮沉。我蛮伤感，一晃多年，我的体型再也穿不上包屁裤的涤纶裤了，而似花似玉的两位佳人也成了风光不再的半老徐娘。我想哭，流不出泪，想笑，想起小圆托住腰部，在寒风中挣扎于垃圾船，笑不出。当年，小圆站在垃圾船上，痴痴地目送我远去，而之前我和刘姐鬼混，一丢十多年，不敢设想她无数孤独的夜晚是如何度过的。

晚饭新聚丰小酌，面目全非，找不到原来的座位，幸好清蒸桂鱼还在，鸡笃面筋依然，三人分了一瓶红酒，我被幸福震荡得头重脚轻起来。我对姐妹俩说，宾馆同意我们开三人房间，夜里住姑苏，睡肉弄堂，不

同意，坐出租回家。

以为一男两女开三人房难，没想到宾馆没当一回事，用了我的身份证办成了，房租一夜 180 元，惠娣很肉疼，我说形格势禁，小圆皱了眉头，也不知厌烦我的陈词滥调，还是觉得我出格。

跟宝囡姑苏开房比较谨慎，担心出事，白天逗留几个钟头，也花钱开一天房，前一后进入，睡在床上的时间不长，基本速战速决。晚上开房一定开两间。宝囡告诉我，他哥哥姑苏买了房子空关，不好意思问他拿钥匙，否则可以省房间费。我说问他拿钥匙，等于坦白交待。

轮番洗了澡，已近十点半，姐妹俩毫无睡意，还在泡茶喝，我有点累，再加上喝了酒，就睡在小床上闭目养神。惠娣原想开电视，小圆阻住了。我朦胧醒来，房间仅亮一盏灯，两人并头睡在大床上，不知睡着没有。不知怎的，我昏了头，可能由于酒精原因，蹑手蹑脚爬到大床上，睡到小圆身边。小圆察觉我上来，让了铺位。我摸了胸脯，拉她的内裤，她悄声说，吃了酒玩，要死人的。说完指指惠娣，我不管她的意思，是指惠娣没睡着，还是叫我跟她玩，就扑到惠娣身上。惠娣不说话，任由我玩。我发现她一只手拉住小圆，大概发觉妹妹想离开。我越玩越起劲，不知那儿来的能量，可能有人观战的原因。荷尔蒙似乎像石油像阳光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斜眼看小圆，小圆面色绯红，闭上了眼睛，原来惠娣的手伸进妹妹内衣里。事情完了，她把我的手放在小圆胸脯上，没推开，隔了一会，紧紧抱住她，亲她的脸，也没拒绝。第二天起床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家都难为情。我摸摸惠娣，惠娣很享受，捏捏小圆，她挣脱了，咕咕笑，说流氓。后来惠娣说了句，睡了，德德捣乱，下次不让他一起睡。

这次玩的蛮舒畅，蛮刺激，三人性关系没有距离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小圆和惠娣的关系亦有点暧昧不清。我觉得惠娣出格，是看黄带的原因。否则作为老党员，宣传队一流报幕员，不可能这么放荡不羁。

不过，完事后头昏。第二天去厂医务室量了血压，上压 140，下压 100。厂医说，高血压，要吃药，多睡，荤腥少碰。我不知是因为房事过度，还是本来有高血压，还是被冯又祥打了留下的后遗症。担心姐妹担忧，以后不让我多玩，没告诉病情，将医务室配的降压药偷偷吞了。

自从姑苏住了三人房，惠娣没啥异样，小圆显得极不正常。除了依然喜欢与我裸睡，时不时主动跟我玩（她不吃红酒不洗澡，久而渐之，成了做爱的暗号）。有时坐出租，有时农村班车，同我走很远的路，到塘市镇看石板老街。我以前吃茶的茶馆，幽暗潮湿的茶馆，她可以逗留两小时。还想去钱家村，看老闸口，看小泾河，甚至睡一夜惠娣家的花板床，我担心村人看出眉目没答应。她还说，我要与你走很远很远的路，看大千世界，爬泰山华山，游长江黄河。我说睡觉比旅游好，小圆笑了，说，你又流氓，你没少睡。我说，跟你睡，千睡万睡不厌倦。小圆说，你说的，那么这时睡一次。事后她说，现在不敢想，跟你分手后的十多年如何度过的，假如时光倒流，重头再来，不知能否坚持。香港有个单身三流歌星，为了生计拍A片，晚上接客做妓女，做妓女可不是为了赚钱，是为了解除寂寞啊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5、31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47 节

那些日子有个奇怪现象，一个人的时候，下面隐隐作痛，有一次跟惠娣玩，力不从心，我明白这是被人踩了裤裆的强迫臆想后遗症，并非真的是器质性疾病，只要不往那方面想，万事大吉。可明明知道，有时还往那方面想，自我复制重现被踩一脚的情景。不过，发现一边玩，一边看黄带，或说脏话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有个奇怪现象，以前跟小圆裸体睡，下面总有反应，现在玩的时候才有反应。跟惠娣睡在一起马上有反应，跟宝囡一起更不必提了。汇报工作也走神，想她吟诵“红豆生南国……此物最相思”的情景，觉得她躺在浴缸里，既像美人鱼，又像睡美人。我关照自己年龄不饶人，资源有限，可是看到三位楚楚动人的佳丽又熬不住。

资金躺在存折上，惠娣建议存定期，利息多一点，小圆说无所谓。我说你俩的钱，一个十万，一个两万，要不要放在你们的存折上。小圆说不必要，说不定后面还有赚钱机会。惠娣说，要么给我五万，我把钱家村的房子维修一下。我说，你还想住那个鬼地方，我不想住。惠娣想想也对，说，可惜那片竹园，房子不值钱，竹园值钱呐，每年那么多的竹笋不知给谁挖去了。

过了严查风波这一关，姓吴的又惹事，呆在金工车间不干活，调他到食堂做炊事员，不去，一屁股坐在工会办公室，跟姚主席叫板，要做副主席。姚主席趁他上厕所，锁了门溜之大吉。他把矛头对准我，坐到我办公室，说要当人保科副科长，还把两只脚抬到办公桌上，门外站着几个人，看我出洋相。我前面跟读者说过，我是老江湖，尽管没做到临危不乱、处变不惊，对付这种街路底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他不过是青面兽杨志碰到的牛二，斗湖南地主的乡村无赖。我有时间跟他磨，不想劳动赵所大驾。

因此跟我搭讪时，我就说，识时务为俊杰，韩信落难，钻过地痞裤裆，身处底层，两只脚举到办公桌上成何体统，有哪个愿意做你同僚？脚放在办公桌上，我不会跟你说话。曹操兵权在握，才对汉献帝这么嚣张。瘦猴一个，横挑领导，冯又祥下场，你知道。不要逼我走极端，劳教的名额我放弃了。羊头上搔搔，狗头上摸摸，一会儿想做工会副主席，一会儿想做人保副科长，没个定论，跟水性杨花朝秦暮楚者有啥两样？

奉劝你，不要到处搜索领导把柄。外地有个敲诈勒索团伙，专吃这碗饭，结果不论主从、男女、年龄，共十名，挂了胸牌，插了斩旗，两个一组，分五组，嘭嘭，嘭嘭，嘭嘭，嘭嘭，嘭嘭，排队集体处决。听口令，凑近脑后一（木仓），血从前脑喷出来，刽子手戴了墨镜，开（木仓）后马上转身。

光汤说，捞那么多黑心钱，想不想请全厂吃一顿？我答，不想，你没有能力吃大户，轮不到你打土豪分田地。我赚钱时，你袖手旁观。简学俭比你聪明，跟我赚了钱。光汤蛮有耐心，坐了两天，我照样吃茶看报纸，不把他当回事，只好无趣走了。

没隔几天，厂职工大楼的张家媳妇，夜里摸黑走到李四家卧室里，李四老婆上夜班肚皮痛，请假回家一锅端了。安抚，调解，忙了两天。李四老婆要叫张家媳妇赔两千元精神损失费，张家丈夫要叫李四赔三千元肉体占有费。我孤陋寡闻没听见这字眼，认为至多磨损、揩油，谈不上占有，于是翻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没找到该词语的出处，又翻《辞海》也没有，请图书馆里的同学查《江南方言汇释》，查《辞源》，都无功而返。也不深究了，对他们说，付两千三千，相差一千，我来付，就算我走错了门。他们不好意思，说，怎么能叫赵科出血。就此偃旗息鼓。

元旦，刘姐到状元坊，头发花白，瘪嘴，但手脚利落，精神尚可，衣裳亦整洁。看见我，有点难为情，没正眼看我一眼，似乎记得以前的风流韵事。见我们住在一起很惊奇。小圆说，德德一家没地方住，反正这儿宽敞，就住在一起了，他们儿子叫我寄娘。刘姐说，你福气。两个儿子不管我，猪养不起，蚀本，种的蔬菜没人要，生活没来源。村头开了外国人的化工厂，整天昏头昏脑，夜里关窗睡觉，井里的水不能吃了。大家吃不消，推翻化工厂围墙，警察出场，打了一顿，喊爹叫娘朝家里躲，仍有七个捉进拘留所。有一个逃得慢，打得惨，打在脑袋上，不久就死了。想到城里做佣人，不知哪户人家肯收留乡下老太。一边说，一边掉眼泪。想起娘年老力衰想找佣人的事，我说，只要愿意，可以到我娘那儿试一个月，吃住没问题，零花钱也有。刘姐千恩万谢，我叫惠娣落实，当场给了当年的红娘两百元。刘姐不好意思，经不起小圆惠娣的劝还是拿了，饭后她跟惠娣去了。小圆说，你左右逢源，怜香惜玉。我听了蛮尴尬蛮羞愧。

隔了几天探望娘。娘对刘姐蛮满意，我说每月贴你五百元，三百刘姐伙食费，两百零花钱。娘嘴说不用，还是收下了两个月的一千元费用。刘姐看见我既喜悦又尴尬。我说，一家人了，有话尽管说。娘有一口，你有一口，也算我俩相识了一场。你以前看得起我不会忘记，只怪不懂事，错过机会，蛮后悔。刘姐说，有缘无份，高攀不起你啊，你留我，感激不尽。我没什么谢你，只保证把你的娘当我的娘，永无二心。岁月不饶人，我看她憔悴苍老的脸，心里想，假使她现在叫我摸，肯定不情愿了。

1998年清明节前几天，简学俭上吊死了，死于厂里仓库房。他把身体悬在大梁上。大梁很高，没有竹梯的辅助，肯定不能吊在那个地方。我承认即使工具相助，其寻死的难度，也远远超过吊死在我两间破屋里的那对地主夫妇。简学俭死于下班后，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命赴黄泉，连临死拍屁股的挣扎声也被空气吞没了。上吊保密工作做得极好，第二天上班的同事才发现，待我赶到现场，尸体已僵硬，地上的尿液已干了，裤子里有一堆大便。老简蛮重视这次自杀，穿西装，戴领带，套皮鞋，还梳了小分头。小木梳插在口袋里，黄酒瓶放在工作桌上。

找不到自杀动机，法医鉴定，排除他杀，赵所同意开死亡证。死者单身，大家以为连个相好都没有。他以前曾告诉我那位嫁给生产队长的女友，抽调回城后，仍不时探望他，给他睡。他的住屋让给哥哥做新房，厨房隔了一间，铺一张床。两人在里面将就。这个情况我没跟赵所说，担心节外生枝，害了那位被人空降的女人。我想会不会对方不给他玩了，或因病不能玩了，简学俭觉得活着没意思才看破红尘。老简生前曾对我说，女友睡梦中惊醒，想喊救命，被捂住嘴，拼命挣扎，床凳倒了，竹榻塌了，帐子卷住了两个，就这样成了。

老简的兄嫂及其亲友前来闹事，烧纸，洒纸钱，送花圈，搭灵棚，哭天抢地，还在厂门上糊了个大大的“奠”。开价五万，最后三万，外加抚恤金丧葬费成交。宝囡想请道士驱邪，我担心授人以柄阻止了。

简学俭之死，跟金娣的自杀一样蹊跷，自杀理由不足，带有突如其来的性质。钱家村是个鬼唱歌的地方，红旗仓库同样是不祥之地。以前是坟地，民国时曾在这儿枪毙过湖圩里的强盗，有一个谋杀亲夫的，跟姘头一同死在这里。按理只斩首动手的姘头，因谋杀亲夫者出的主意，

把她一起斩了。县志说，三从四德不能放弃，大家希望斩，真的斩了，又为谋杀亲夫者惋惜，毕竟相貌不输潘金莲，活着还有利用价值。写县志的加了个评语：人心难测。阴雨天有鬼哭，哭声细细的，若断又续。曾看见白衣少女脚不踮地在我面前飘忽，时隐时现，还痴痴的望我一眼，让我怦然心惊，电灯为此熄灭，隔一会又亮了。女鬼脸上有泪痕，有胭脂。由于长裙遮盖，大脚三寸金莲不得而知。老简说，他见过无头僵死鬼，手里拿了算盘。说出来不信，六十年代初，有女职工在这儿用剪刀朝自己的腿上戳，一边戳，一边说，奴死的冤枉啊，死了，让你跟她睡。同事抢了她的剪刀，她说，哥哥，你这么狠心，把奴抛弃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6、1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48 节

过了清明节，宝因带了副科以上的干部，去烈士陵园祭奠烈士。陵园前“浩气长存”四个金字映入眼底，远远看见三条并肩的石板桥、连绵的石阶，以及高耸的烈士纪念塔，我一颗流氓的心顿时安顿，或者说净化起来，晓得自己是光汤，混进党内的流氓，与党员的标准尚有距离。能否脱胎换骨，一颗红心，还要靠霍秀丽打造，自己修行。

烈士们躺在松柏绿化之中，躺了好多年了。有的刑场受死，有的整风而死，有的摩擦而死，有的落水而死，现在一视同仁，享受大家祭拜，也不管衣冠冢，还是尸骨坟。厂内播音员柳华带领大家三鞠躬，读入党宣誓，喊口号：革命烈士永垂不朽！红旗机械厂一帆风顺！人群中有人笑，霍秀丽说严肃点，领大家重新喊了这两句口号。

宝因告诉我，哥哥搞房地产，批了地建服装社区。她订了两套，投资保值，建议我订两套，每套一百多平方，三室一厅。哥哥说优惠你，你的价为 13 万 8。宝因说，能赚多少没把握，蚀本是不可能的。我同意她观点，付钱订了两套。这次先斩后奏没跟姐妹俩商量。事后告诉也同意，小圆说，反正付出去的是利润，亏损不肉疼。你懂投资肯冒险，我喜欢。惠娣说，不消几年，我们也是有钱人了。还有一年退休，跟妹妹游山玩水。我说，你们出门玩，我也要去，办个留职停薪手续就可以，反正厂里没油水。小圆说，我盼这一天，我不想老死海虞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

过了五一节，赵所请大师兄吃饭，请了我和宝因。老周、翠娣没请。赵所带云儿，还有云儿的两个闺蜜。闺蜜一身香气，服装考究，样子像有钱人家的家眷，其中一个可能是公务员。酒桌气氛极其活泼，我吃了两杯红酒，头有点晕晕乎乎，可能老周不在场的缘故，也可能受了香水的刺激。赵所请客原因，原来也跟大师兄订了两套住房，云儿和她的两个闺蜜各订了一套。酒后，赵所说唱卡拉 OK，云儿说好，大师兄积极响应，我和宝因推托有事告辞了。

送宝因回家。一路上，宝因说，前个礼拜，姚主席嫖娼被抓住，路上跟野鸡谈价钱，被联防队员跟踪，待完事从鸡窝里走出来，联防队员守在外面，当场擒获。听说野鸡没罚，可能诱饵。城南派出所抓的，向

我求救，只好保他。打了赵所电话，一口答应跟同行通融。照罚三千元，假名笔录，不留案底。否则开除党籍，撤销职务。要是不打我电话，就犯不着救他。工人闹事，吃里扒外，坐山观虎斗。买烧锅搪瓷缸，回扣数字吓煞人，还对商家说价格大一点没问题。

宝囡说，工业局新来领导，我马上要调动，心灰意冷，还有三年退休，不找关系，听天由命，退休后到哥哥那儿混口饭吃。据说调任我为局的统计科长，虚衔，名升暗降。我走了，你识相，上班时间不要老是溜出去，没人护，要丢乌纱帽。厂医说，你血压高，怎么搞的？才48岁，这毛病得了没法根治，要天天服药。翻了医书，说过一段时间要换药，以免无效。时间还早，我们咖啡馆坐一会。生怕宝囡过意不去，我没好意思说，冯又祥打了一拳，跌坏了后脑壳，常头昏，血压高，病因恐怕是他引起的。走在幽暗的人行道上，宝囡情意缠绵握住我的手。说买个手机，联系方便，这个钱不能省。我有强迫症，分别后仍想起你。你没电话，没法跟你说话。德德，你说，离开红旗，我会不会被其他男人诱惑？我说有这个可能，毕竟我不是全世界最好的，再者，见面不多，关系容易疏远。你想我才行，我拉不住你。男想女，隔座山，女想男，隔层衣嘛。这次叫我买房，给我财路，在我心中你不仅是我的女人，还是我的恩人、财神菩萨。你把我扔了，不跟我睡了，无怨无悔，睡你一生，担心没这个福份，除非你前世欠我风流债，甘心情愿让我睡。宝囡呵呵笑了，说，这个看你表现，我不见异思迁，能给你，还是给你的，让你尖胜（沾便宜）。哥哥成了人精，我一套12万8，赵所一套13万3千，你一套13万8。不平衡，给你一万，我只当两套都是13万3千买入。我说，心领了，又想倒贴，太痴情了，男人喝你蜜糖容易。赚多赚少而已，你哥哥不容易，不看你面，不会卖我房子。以前看见惠娣不三不四，有一次露骨挑逗，说惠娣上了我的床，搭搭怎么办？忍气吞声做乌龟，还是跟我拼性命，或者玩我的翠娣？我脸红一阵白一阵，不好发作。幸好没后续动作，够朋友了。我给惠娣打了预防针，说给我戴绿帽，打你个半死。要是晓得跟你好，你哥哥不会善罢甘休，肯定不择手段，把惠娣一口吃了。如果真的吃了，得到你，算补偿。宝囡说，哥哥女人多，两个售楼小姐刚上钩，他喜欢老牛吃嫩草，不至于吧。风吹草动我通知。我是他妹妹，不是老婆，知道跟你的事，跟你作对不可能。他自己拈花惹草，妹妹有一份爱情怎么啦。最有理由吃醋的是老周，他没用，不能怪我。你叫老周做乌龟，他知道不会打你个半死，他认命。

隔了几天，有一天惠娣叫我掌勺烧晚饭，姐妹两个在楼上弹筝演唱，热情蛮高涨，忘了吃晚饭，还是我上楼请的。吃了，又上楼继续弹唱，留下一桌碗筷由我收拾。还说，没叫你，不准上楼，不知葫芦卖啥药。收拾整理完毕，隔了刻把钟，请我上楼。哇，房间一片明亮，吊灯开了，床灯开了，台灯开了，所有的灯都开了。两人穿了戏装，在楼梯口迎接唯一的观众。小圆一身白裙，上身还穿了件紧身绣花蓝褂，耳朵上还有两个耳环。惠娣穿的是小圆常穿的绣花红衣长裙，耳朵上两个耳钉。两人化了淡妆，举行家庭音乐会。惠娣叫我坐在房间中间，一张红木太师椅上，小圆撩起长裙，上了一次厕所，吃了一半杯水，才款款坐在古筝前。

惠娣双重角色，报幕并演唱，小圆伴奏，总共弹唱了三首邓丽君歌曲：《梅花》、《君在前哨》、《微风细雨》，这是我平生听到的最优秀的音乐会。筝艺之精湛，歌喉之悦耳，我们三个出门一路卖唱，尽可挣得盘缠，我可以吃软饭。小圆之脸容，之打扮，活脱脱一个林黛玉，惠娣之玉颜，之身面，不是杨玉环，便是薛宝钗。说姐妹两个艳压群芳，技艺盖世，绝不会过。惠娣唱到“微风吹着浮云，细雨漫漫飘落大地。淋着我，淋着你，淋的世界充满诗意……”我的心被打动，如七彩花瓣飘进爱情的池塘，愉悦的泪滴流淌于情意绵绵的溪谷。

惠娣见我高兴，画蛇添足，想叫小圆伴奏，跳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忠字舞。我急忙制止。我说，这曲子这舞蹈适合低血压患者欣赏，血压正常的，听了看了高血压。

正如宝囡所说，我儿子放暑假前，她果然调离红旗，去工业局担任所谓的统计科长，随后一个叫李雄的前来接任。交接班时，厂方在食堂办了两桌酒，算是送别和接风。宝囡那神情好像脱离了苦海，只是扫我一眼时，我读到她内心的惆怅，从此再也不能朝夕相处，眉来眼去了。

李雄此人瘦削，目光似蛇，年近五十，刚从部队专业，正团级，习惯性剔牙，开口妈拉个逼，一只耳朵半豁，有消息说被吃醋的老婆撕坏。宝囡提醒同他搞好关系，外界传说有（木仓），说不定还有手.榴.弹。大师兄跟我说过，有些人私藏（木仓）支，凭公安局证明可购买气（木仓），并合法持有，筑有高围墙的门户，非富即贵，大多非善良之辈。不知他听了啥消息，可能晓得我是宝囡的亲信，反正关系疏远，见面都

是空话套话没人味。有一次公然冒犯，问入党誓词记得吗？我装作心虚，退后三步，看了他腰间是否膨鼓鼓，然后递红中华，叫李厂长。还有一次找我谈话，说，赵科，口碑不好，工人说你蛀虫工贼吸血鬼……还有人说，功名利禄之徒，胸无大志，官场混混，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。我看了他腰间一眼，小心翼翼说，被人所骗，不敢投资，不能因此怀疑恶评我的冒险，富贵险中求，愿赌服输。李雄说，两个老工人因你拘留，你没向他俩道歉，一个是金工车间的技术尖子，带徒二十多个，一个是红铜车间的钣金权威，没有他俩，有的产品只好下马。自从出了拘留所，胡言乱语，胆小如鼠，两人疯病不见好。我说，他俩学黄世仁逼杨白劳按血手印，使用暴力胁迫霍厂长就范，作为人保科长不该见死不救吧。要是他们胁迫你，我也会这么做，维护工厂秩序，保护干群人身安全，是我的职责。我吃准他腰间没有货色，理直气壮解释。李雄说，把工人比作黄世仁，严重丧失阶级立场，无产阶级一直是我党的依靠对象，你好好反思。干群严重对立，跟鲁莽蛮干、工作粗糙有关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6、2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49 节

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没有靠山，我下午不再出厂跟小圆盘桓。小刘压抑，说，以失去自由为代价，获得生存稳定、社会名声，满足父母愿望，娶个好媳妇，我宁可做和尚。我说，呆不下去，我要留职停薪，花钱买工龄，虚岁 49，人生有限，不能把有限时光浪费在这儿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我血压高在服药，不知活到啥时候。冯又祥打了一拳，经常头昏脑胀，怀疑随时要倒掉。有消息调动我的职务，那里来那里去，叫我依然看仓库。小刘，照顾自己，我帮不上你了。小刘说，要不要请我父亲出场？做官的没有不贪财的，保住你的位置没问题。我说算了，不能拿你父亲的肉馒头去喂狗。

那段时间，人保科门庭冷落，姚主席不来，沈科不来，陶忠良亦路过不入，两位技术副厂长更不来了，连看守的老王也不对我点头哈腰。只有厂医偶然来，既像观察我的病情，又像监视我的动静，我怀疑她是李厂长的耳目。我孤家寡人，眼前只有一个大臣，就是小刘，跟崇祯帝上吊前只有一个太监陪伴一样。

一天上午，我在办公室看报纸时，小刘急冲冲闯进来，说，厂大门口有个陌生大块头在骂你。说你抢了她老婆，叫他做乌龟，见缝插针，落井下石，朋友妻都要欺。我出去一看，原来是小郑，发福，像肥猪，头发蓬乱，短裤背心拖鞋，一只黑包斜挂身侧，像流浪汉，其神态不正常。看见我大声嚷，惠娣肚脐那儿有粒痣，黄豆大，红里有白颜色，我没瞎说吧。我没砍你的头！你的老婆是公主，我的老婆是侍女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不能一窝占。还我老婆！我冷冷的看着他，不说话。他声音软了下来，说，驸马爷，还我老婆吧，惠娣是我的。我现在没老婆，还我老婆。你本事大，能讨老婆，算我求你了，让给我吧，给十块钱，德德。我想，我的头轮得到你砍？公主侍女驸马爷胡说八道！你捷足先登，捣破我老婆的处女膜，白玩两年，没问你讨肉体占有费，还反客为主，认为我的老婆是你的，没天理了。我吃了多大的苦，才获得绝代佳人、稀世之珍！这是我一生的心血，岂能奉送他人？为了武汉那只饭碗，放弃绿珠式的佳人，傻瓜才这么干！你该向小老板要回老婆，或者去找没主的女人。脑子有病，不跟你多计较。

厂门口涌了十多个人，财务科沈科也在人群中，厂医也在，李厂长

在楼上走廊上旁观，陈主任偷偷张望。光汤闻讯而来，他在人群中说，我早说过，衣冠楚楚，人面兽心，不过是流氓呗。

我打赵所电话，赵所说兄弟的事也是我的事，马上出警。一会儿，小常就带两个人把小郑抓了去。小常进来跟我打个照面，我塞了三包红中华。小常推却，经不住我劝只好收下。

这个厂子不能呆了，一个老江湖在此威风扫地洋相百出，并且正常的发票都推三托四不让报销，出厂开会办事，下属老王都要问我拿出门证，还关照小刘注意我的动向，随时向厂部汇报。最让我恐惧的，怀有敌意的人有（木仓），一有风吹草动，说不定动手，就像那个失控的摸石头。一头羊活在金钱豹的脚爪下，可谓生不如死。因此第二天我打了留职停薪报告，远离这头金钱豹。正中他下怀，假意挽留了一下，隔了三天便签字同意。

我没把此事告诉惠娣，她知道小郑老婆跟小老板走了，小郑一个人过。脑子出了问题她不知道。我担心他会不会到惠娣的柜台上无理取闹。宝囡听说，打我 BP 机。估计赵所告诉大师兄，大师兄告诉妹妹。当然也有可能陈主任姚主席陶忠良打电话告诉她的。我反正不做人保科长，没必要装模作样，便在隅城宾馆开了房间，邀其幽会，这儿反正是赵所的地盘。

宝囡来了，告诉我消息源是赵所那头。那疯子逃离武汉精神病院，来海虞找你算帐，现被收容。照这么说，惠娣嫁你时候不是处女罗。我说，上次跟你说过，惠娣婚前曾上当受骗，被人睡了两年。只要有爱，处不处女无所谓，不要把处女膜当回事。杨玉环不是处女，霍秀丽不是处女，是半老徐娘，跟老周玩了无数次，仍不减我对你的爱。我粗暴地剥了她衣服，大概把她弄痛了，或伤了她的自尊心，她苦笑说，你不是人保科长，是强奸犯。下次玩性虐待，就用这种风格。只要不打耳光，捆绑，吐唾沫，夹乳头，拧屁股、骂臭逼都可以。我笑了，说，我是流氓，不是强奸犯，不是虐待狂。宝囡说，你滑稽，逗人笑，老婆给人睡了，都难过，你理直气壮。

暑假里，朱赵泉跟小圆学古筝，惠娣跟着学。儿子进步蛮快，可能有弹吉它基础，毕竟音乐系作曲的。小圆说，关键指法娴熟，指到心到，

弹的好坏取决于领悟与天赋。要上进，天天弹，日日悟，别无它法。作曲有所成就，把《梁祝》《葬花吟》《江河水》非要听得耳朵起老茧。见儿子大有长进，小圆给他买了架古筝，还买了一台 386 电脑。当时一台 386 价值五千五，惠娣很高兴，说，有小圆这个姆妈，是儿子福气。赵泉大概过意不去，给娘作了两首曲子。一首叫《汨罗江》，一首叫《五丈原》。前首描写屈原投江，忧国忧民的绝望，后首叙述孔明命丧五丈原，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愤。曲谱完成，还没写歌词。小圆如获至宝，说，儿子，过年姑苏举办文艺汇演，刚好用来出风头，不要老是《梁祝》《葬花吟》《二泉映月》了。

静下心来，血压在服药之后正常，不过仍时不时头昏，虽不天旋地转，但走路有时打斜，有时一阵昏晕，语言不连贯，发音吃力，幸好没影响性欲。我也没跟姐妹俩细说，担心她俩担惊受怕。

我不怕因高血压突然倒毙，最怕中风，不死不活，歪嘴，瘸腿，躺在床上，拉屎撒尿不能自理，吃饭要有人喂。性功能丧失，让女人绝望，还要拖累姐妹俩。如果这样，我宁可安乐死，吞安眠药，一了百了。

一般早上，惠娣上班之后，小圆弹一会筝，出门买菜。九点半左右，我和她到读书台茶馆喝茶，十一点后回家。惠娣休息，三个一起去。下午往往跟小圆去甸桥别墅休息，要睡一个多小时。惠娣有空，则是去打打扫卫生，即便看见我俩睡在床上，也若无其事，从不挤上来睡，而且轻轻关上房门。由于身体原因，我跟小圆吃酒少了。尽管桌上仍放酒杯，只是潮潮嘴唇，惠娣依然故我。家里红酒不多，惠娣便提醒，我就顺路买六瓶或十二瓶带回家。小圆嘱咐惠娣抽屉里拿钱尽管用，惠娣不敢，问我拿钱，或叫我拿了给她用。小圆有一条贵妇人挂的金项链，可能是娘给她的，做工精致，光彩夺目，沉甸甸的，放在首饰盒里。惠娣不敢碰。为了讨她喜欢，有一次当着小圆的面，我帮她挂上。她怯怯地看小圆，小圆说戴了吧，她高兴得想亲我，又想亲小圆，弄得无所适从。小圆大度的手一挥，说，从此是你的。惠娣模仿戏剧，走了一个台步，屈了一下膝，作了一个揖，微笑说，谢小姐！不，谢公主！然后坐都不坐，站在小圆身旁。小圆笑了，说姐姐演戏有天赋。

噢，有件事忘了说，惠娣想把兴兴介绍给刘姐，刘姐听了兴兴的处境，一口拒绝，说帮我介绍退休老干部，离婚的，死了老婆的，都要，

我不想晚年受苦。

听宝囡吩咐，买了摩托罗拉 8900 手机，又在状元坊安装固定电话，开支浩大，每月还要付刘姐的雇佣费五百元。入不敷出，坐吃山空，为此忧虑，小圆安慰我，每年有海外五千美元进账，怕什么，你股份上所赚的钱，总计已超过了从现在到退休时的工资。安心陪我，钱放在梳妆台抽屉里，该花的照花，不要心事重重。一对乾隆梅花瓶，就够一家子吃几年。还有一件元代鎏金铜观音，一尺高，不知娘藏在哪儿。照我的弹筝技艺，收学生挣钱不在话下。有个打算，教会儿子，教会姐姐，教会你，今后办个古筝培训学校。说实话，你不干啥，养活你也有能力，你是未来古筝学校的校长，凭一张嘴，宣传鼓动，招收学员，上古筝乐理课。何况，投资的住房在上涨，你前几天还在说，目前已值 14 万 3。我说，住房建在服装市场，生意人多，需要量大，容易上涨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6、3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50 节

有一天，惠娣回职工大楼收拾房间，门底下有一封厂党组织来函，要求离职的我每星期参加一次党支部会议，并及时上缴党费。我没理它，我明白这群众组织由红烧肉掌握，摸石头生不如死，由摸石头掌握，摸石头如鱼得水。不管站在哪一边，时间会证明都站错队。目前党被我榨干油水，或者说我被党榨干油水，理应好聚好散，相敬如宾，敬而远之。

年前小圆参加姑苏文艺汇演，由县文化局组织接送，门票紧张，家属没法亲临现场，只得早早吃了晚饭，坐在电视机前等待演出。小圆原打算演奏儿子的两首作品，权衡再三，放弃《五丈原》，报了她拿手的《葬花吟》，和观众闻所未闻的《汨罗江》。我问，为什么不全盘托出？她说，舍不得，准备在有奖大赛中大显身手。

小圆在《葬花吟》演奏完毕的掌声中，报幕员宣告，朱小圆演奏的下一曲是儿子朱赵泉的作品《汨罗江》，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。这曲子长达有六分钟，分为几个部分：江边徘徊，问天询地、家国忧愤、无奈绝望，毅然投江。曲调悠扬，悲怆，激烈，随之淡然，舒缓，直至余音袅袅。其曲质地，直逼《梁祝》《葬花吟》。不能设想，假使小圆生有惠娣仙女般的相貌，舞台效果会怎样。

让人惊呆的是，曲终，朱赵泉登台亮相，由一藏族女子，名叫卓玛的陪同。报幕人介绍双方是同学，《汨罗江》作品合作者。我好像今天刚认识一身牛仔服，披长发的儿子，感觉青春洋溢，活力四射，貌如潘安，才似相如，而以前的感觉，是一个骂一声躲到娘背后，成绩不及格只会哭，嚷着要吃巧克力的小屁孩。噢，我眉清目秀，聪慧过人，娣天姿国色，善解人意，生的孩子自然是人中龙凤呗。

儿子没回南京，带卓玛跟娘当夜回到家里。卓玛普通话一流，向我们问好，说了声“扎西德勒”，手腕套了几串绿松石、檀香木、风眼菩提之类的珠子。儿子告诉我，卓玛家有牦牛一百多头，还有十多匹马。卓玛有藏族姑娘的漂亮，嗓音响亮，身体健康，脸上还有微微的高原红。惠娣以为儿媳妇，百般殷勤，还握住卓玛的手称女儿。卓玛笑盈盈的接受了，叫了声伯母。惠娣眼睛忽闪忽闪，小圆用海虞话说，姐姐不动好脑筋，想媳妇想疯了。说是这么说，小圆也忍不住握卓玛的手，似乎一

颗心被高山上的雪莲融化。

临睡前小圆拿出红包，内有两百元，说是文化局今夜演出报酬，递给惠娣，说一百给刘姐，一百明天添两只菜，慰劳一下儿子。又拿出一千元给惠娣，说谱了曲，给报酬，不收，你是亲娘，他会收下的。跟儿子说一声，《汨罗江》《五丈原》，我登台正式演奏了，才让别人使用。

小圆凯旋归来，按我激动的心情，想拥抱亲吻，可惜形格势禁，只好打消亲昵的念头，帮她把古筝搬到楼上，担心肚饿，早烧了半锅赤豆粥。

当夜，儿子没住状元坊，带了卓玛去厂职工大楼。我也不管他俩是同学、情侣，还是合作者，只要儿子开心，我也开心。我当年也是这样一步步摸索过来的。我体贴入微，想给套子，以免怀孕，担心本来同学，污染纯洁的同窗情谊，又像暗示怂恿儿子作案似的，只得打消了这念头。

我好几次决定带小圆出门旅游，小圆不忍姐姐孤独，迟迟不作决定。后来催得急了，说再等几个月，姐姐就要退休。惠娣蛮大度，说，你俩出门玩好了，时间不要长，一星期左右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白天玩了，晚上不要玩。晚上玩了，白天不要玩。小圆笑了，说，多承姐姐关照。

于是跟小圆出门玩了七天，玩了浙江桐庐、郁达夫故居和严子陵钓鱼台。小圆大概弹《汨罗江》进入角色，对水，无论大江大河，还是溪水泉水，有特殊的喜爱，一到水边，不想离开，还不许我多话。望着青青河边草，沉思冥想，时时走神，还喃喃自语，“漫步青青草地，小草在轻轻低语”，抬起头来望我的时候，又说“看着我看着你，这世界多美丽。”跟惠娣一个腔调。若是岸边有竹筏木船，她就缠着老农，顺势飘流一段路，老农得了十元眉开眼笑，说，姑娘再飘一程，前面是仙女崖，风景还要好。至仙女崖，望着端坐崖顶的美人儿，小圆说药农进天台遇仙女的典故，进入神话世界，当着船主狂吻，说，德德是我的阮郎，分离几十年又碰头了。我措手不及，幸好反应灵敏，配合了她的亲吻，嘴里也乱说，圆，我的公主，我的仙女。还说，生生世世与你做夫妻，在天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小圆说，你像背台词，跟姐姐也这么说？我犹豫一下，硬着头皮招认，是的，他是大周后，你是小周后，本身是一对姐妹。小圆一本正经说，不是，我是白娘娘，她是小青青。

临睡前，我总是洗两人的衣服。小圆爱清洁，胸罩内裤袜子天天换，裤脚管溅了泥水也要换。惠娣不在身边，这活我来干。可没想到洗了两天，小圆抢着干。说，我是你的女人，不，老婆，家务该由我做，脏衣该我洗，姐姐不在，这是我的活。

严格按惠娣指令操作，白天玩，晚上不玩，晚上玩了，白天不玩。有两个白天呆在宾馆里，没有出去。在宾馆小圆坐在我身上，一边吃绿茶，一边翻《醒世恒言》，在野外背着她走了几百米，说德德是我的轿夫我的马。小圆除了多喝水多撒尿，倒没啥异常。顶多睡不着时，这儿摸摸，那儿捏捏，给我感觉她想那件事，待挑逗得忍不住，又咕咕笑，背转身子不理我，叫我跪在床下求，说小圆是我的心肝！我的宝贝！如此反复，一夜有两次。待玩够了，睡得像死猪，搔她的脚底心都不醒。我时不时头昏，还有两次轻微的呕吐。小圆以为酒喝多了，又以为晕车，不知道我有病，我明白高血压似死蛇紧紧缠住了我。

回家，惠娣被窝里告诉我，走了第三天，大师兄打电话邀请我吃酒，没提起你，不正常，推托有事拒绝了。我心一沉，问，假使他今后瞒着我，再次邀请会不会去。惠娣答，不去，我怕，我晓得他不转好念头。这种事不能随意起头，起了头刹不住车。我不是怕你打我个半死，而是生怕小圆知道骂我个半死，不让我住状元坊，还生怕你对我死心。没有你，我不行，我的魂灵早被你勾去了。明明打定主意去武汉，到火车站仍身不由己跟你回家，我怀疑你有啥法道，你隔着眼镜片看我，我吓得不敢说假话。说实话，要是你同意我做坏事，瞒着小圆，我倒愿意，也玩三次，你有小圆有宝囡，我玩一个不过份。你不许，我不敢轧姘头。我笑了，想起她肚脐那儿的痣，我问自己有没有能力一生赢得她的芳心。如此天姿国色，给我占有二十多年，莫非是我前世修的福份？我前生是否唐僧，是否得道的高僧？我说，哪个丈夫同意老婆轧姘头？惠娣说，只好不轧，生闷气，看男人轧姘头。我说，我死了，你再轧姘头不迟。惠娣说，你怎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？情愿不轧姘头，也不让你死。你说典当朝奉一毛不拔，你其实跟他差不多，到手的没一样放弃的，鱼肉都吃光，就剩鱼架子。对小圆说有机会找男朋友，假惺惺，真的找了也打个半死。不过，我从没听见你对她说打个半死，你没胆，你只好跟我说，我是打个半死的命！德德，用良心说话，你有没有一碗水端平。反正我觉得她是大老婆，我是小老婆。我现在见她有点怕，只想讨好她，她用

软麻绳捆我。不用吩咐，我烧饭洗碗洗衣服，还到甸桥扫地拖地板擦玻璃，我是丫头的命。得罪你，问题不大，你疼我，需要我，得罪她，肯定没好日子过，结局是扫地出门，失去丈夫，失去儿子。我说，晓得自己的命，讨我喜欢，帮你遮风雨。瞒着我轧姘头，只好回钱家村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6、4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51 节

大师兄通过赵所晓得惠娣底细，认为她是有缝的蛋才这么试探的。因此五一节大师兄二女儿出嫁请吃喜酒，我没带惠娣去，借口她身子不适。我也是老江湖，我不信玩不过大师兄，毕竟我足智多谋，体内还有典当朝奉贼头贼脑的基因。我想好了惠娣失控，或者说有婚外恋倾向，我要将背叛扼杀于萌芽之中。作风问题以经济手段解决，甚至扬言扫地出门，没收她的儿子，小圆取而代之。我还可以跟小圆摊牌，动员她做耳目，监控惠娣一举一动。惠娣肯定害怕做情场上的难民，只好安分守己。

喜宴上碰到赵所，谢了他出手相助。赵所说，隔了三天收容所就送疯子去了武汉。听他说还要到你老婆店里，劝她回家。你辞职离厂，我从未去过红旗。上次召开消防安全会议，有几张就餐发票不肯报销，姓李的铁公鸡，只吃别人不吃自。不得了！外界沸沸扬扬说他有那个，听说酒桌上亮过，大家吓了一跳，就这样草草散了，像鸿门宴。我们不敢调查，县委副书记、组织部长都是他战友。又说，德德，房子涨价了，已到 14 万 6。

喜宴主桌上敬酒，敬了新娘新郎，又敬大师兄翠娣夫妇，后敬宝囡老周，寒暄了一通，我说，兄妹俩是我今生的恩人，大师兄不是父母胜似父母。大师兄喜得眉开眼笑，说德德马屁精，嘴甜，我是女人也被他睡了。宝囡捂住嘴笑，大概做贼心虚，后来不笑了。借着酒劲，贴着身子，脉脉含情看我，我若无其事。几位师兄赶过来，又逐一敬酒。冷眼看翠娣，发觉她越发憔悴，不知身子有毛病，还是精神有创伤。离桌时宝囡跟我干了小半杯，悄悄说后天有事只好取消。我说反正有时间，随时听你召唤。宝囡笑了。

惠娣退休，我们三个吃了生日酒，准备出门旅游一个月。原想叫刘姐照看状元坊，惠娣不赞成，说关掉电闸算了，我和小圆听从了。娘对刘姐满意，勤快，不揩油菜金，晚上陪娘说话，专拣她喜欢听的。每次到娘处，她眼睛亮，惠娣看在眼里，像抓住把柄，有一次当着小圆的面，问，探望刘姐有啥念头？我答，看看娘，与刘姐无关，关心一下，毕竟七十多岁了。惠娣说，看娘看刘姐还不是一回事。小圆打圆场，笑着说，这个也要吃醋，这么大年龄，还是瘪嘴啊。

我们从姑苏出发，第一站镇江，游金山寺，听小圆讲解“水漫金山”的典故，当日乘车去南京，住三人房。夜游秦淮河，第二天上午走乌衣巷，下午去中山陵明孝陵。明孝陵感觉很好，破败，荒凉，满目沧桑，皇家昔日的繁华烟消云散，徒留下石碑石兽，供后人凭吊。惠娣在那儿像没头苍蝇走来走去，还在草地上坐了一会，念了几句我不知出处的台词：妾想你，解罗衫……三更寒，孤灯独宿守天明。

下午二点半，我们至四方城。四方城乃明代城楼，朱元璋皇陵一部份，楼顶已毁，徒剩四壁，内有石龟石碑。石碑长度近九米，上有朱棣颂扬其父文字。报幕员摸着高大的石碑泪水直流，身子一股劲地颤抖，像中了邪，小圆搂着她的肩膀，劝姐姐莫哭，嘴说莫哭也哭了起来，我看了害怕，想劝她俩莫哭，谁知抱住她俩，跟着泪流满面，还觉得头晕，颈项一阵疼痛，眼前出现血光，像雾像雨又像风。两个游客嚷鬼魂，拔脚逃了出去。看看四周，太阳朗照，天空飘来云彩，石碑石兽上有一些斑驳的阴影，哪儿有什么鬼影子！不过片刻有怪风刮过，卷起一团灰尘，天色顿时暗了下来，气温似乎降了几度，太阳也不见了。这时候看姐妹俩穿金戴银，端的一身珠光宝气。一对玉人儿，身上一无岁月留下的痕迹，依然妙龄女郎，显得我似一位父亲携女儿出门游玩。姐妹两个含泪吟《葬花吟》，又唱了一首我不知名目的曲调。后来问小圆，她说叫《霓裳羽衣曲》，俗称“玉堂金莲谣”。惠娣摇头晃脑的不能自己。我用小圆的相机帮她俩留影。惠娣想跟我照相，小圆拿了相机不动手，冷冰冰地看着她，惠娣内怯只好息了这念头。

之后，直达洛阳，游龙门石窟白马寺，参加旅游团去了嵩山少林寺。游龙门石窟，走近最高的露天坐佛——卢舍那大佛时，不知怎的热泪盈眶，难为情，想忍住不流，泪水脱眶而出，偷看小圆，亦泪流满面，而惠娣笑容满面，一无感触。自那以后，我觉得跟小圆与龙门有不解之缘，缘，来自何处？我想起早年第一次进小圆书房，看到她的蝇头小楷：“缘，缘，缘，无缘不成亲，不打不相识”。我叫惠娣帮我俩拍个照，与卢舍那大佛合个影，惠娣咔嚓了一张。她叫小圆帮我与她合个影，小圆忍住泪水，咔嚓了三张。我想叫游客帮我们三个合个影，惠娣兴致勃勃的，小圆却走远了。

小圆觉得吃力，在洛阳休息两天。她呆在宾馆里，我跟惠娣出去晃

荡，主要走饮食街，两人在露天大排档对脚板吃啤酒羊肉串，惠娣食量大，还吃了一碗鱼丸子。最后三只鱼丸子吃不下，想剩下，我说想想你的娘，几个月吃不上荤腥，最后一块咸鱼，宝阳娘舍不得扔进嘴里。勉强吃下最后两只鱼丸子，还有一只我吃了，惠娣桌下拧了我一记大腿，还猥亵了一下，说，德德，姆妈欢喜你。晓得小圆喜欢吃蛋糕面包，惠娣给她买了几块小蛋糕，一只大面包。

去西安，坐的也是硬座，反正路途不远。小圆身体累的时候，我让了位子，让她伸脚躺在惠娣怀里，惠娣搂住她，仿佛护住自己的女儿。或者让她伏在我的大腿上。我曾抱着她，让她横躺了一会。小圆右手勾住我的脖子，闭目养神，我闻了她一下头发，乘客朝我们笑，大概以为躺着的是老汉的情人。小圆不好意思，又倒在惠娣的怀里。我有个原则，只要小圆说不舒服，想下车，我们三个马上下车。

在西安走的是游客的常规路线，华清池、兵马俑，还有武则天与丈夫合葬的乾陵。乾陵那儿逗留了许久，看无字碑，看石人石兽。石人高大，我们站在旁边照相，像小人儿。晚饭后，看夜色中的钟楼和鼓楼。中间有个小插曲，姐妹俩吃了西安特产肉夹馍拉肚子，抢便坑。我说，在钱家村这种事不会发生，因为露天粪坑多。惠娣听我介绍华山，想去那儿玩。我晓得小圆身体不适宜，不想去。小圆说，去吧，让姐姐高兴，我可以在华山脚下宾馆等你们。

华山的风景名不虚传，可惜山高路陡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俩没走远。记得在北峰，惠娣似乎变了个人，多情善感起来，依偎在我怀里，说，德德，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叫我姆妈，我叫你爸爸，你叫我女儿，像疼小圆那样疼我，我也是你的心肝宝贝肉。一天到夜烧饭洗衣做家务，服侍你，你不说声谢，为了搓麻将，跟我板面孔，让我在小圆面前脸面扫地。什么事都是妹妹优先，睡觉也是她优先，状元坊睡，甸桥睡，出门游浙江，不见得不睡。为了小圆，不让她难过，我牺牲了婚礼。哪个女人不希望出嫁有一次婚礼？尽管有结婚证，没人知道，等于姘居。只要妹妹在，姐姐没有婚礼，儿子也是她的了，我还剩下什么，无产阶级，贫下中农，你的一半也是她的。我抚着妻的头发，摸着她的脸蛋，说，与你患难与共，生死相依，这种爱情不是用言语所能形容的。我每一寸肉，每一滴血，每一滴泪，每一分钱，都是你的。其实小圆也是你的，她把朱家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你儿子，爱我像爱你的丈夫一样。她是你的贤内

助，你的风光和开心离不开小圆奉献。你说无产阶级贫下中农，其实你已共产了小圆所有的财产，一件衣服一双鞋子都不剩，金项链也挂在你的颈上。有没有想想，有了小圆，你对我的爱才不知厌倦，才这么疯狂。惠娣说，当年农忙这么累，我夜夜跟你睡，现在睡得这么少，是担心你吃不消，也为了省给小圆睡。你不能跟人家睡了，我怀疑你跟宝囡有一腿，有时回家，从你身上闻到女人脂粉味，气味蛮陌生，肯定不是小圆的。我笑了，摸着她的屁股，说，老夫老妻了，还这么多疑！想睡就睡呗，你不睡，也是小圆睡，肥水没流外人田。关照你，不能后院起火，捣蛋，轧姘头，在小圆面前提起宝囡。假使想这样做，还不如先喂我老虫药。惠娣说，跟小圆提起宝囡，你不会放过我。我有色心，没贼胆，你不要不放心。小圆像狗一样看住我，她是你的狗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6、5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52 节

离开华山，离开西安，去成都。由于提前购票这次睡硬卧。小圆睡下铺，惠娣中铺，我上铺，聊到熄灯才睡。今夜小圆多上了两次厕所，我也不舒服，有一瞬间天旋地转，想呕吐，流口水，吐不出什么。惠娣听我干咳，不放心，问怎么啦。我说要喝水，她想下去拿水给我，小圆递了上来。小圆起床去厕所，惠娣不放心到厕所门口等。后来又坐在她床边，好长一段时间，直至她说，姐姐，睡吧。才放心去睡。

成都的风景，大家知道，有杜甫草堂、都江堰、青城山、峨眉山与乐山大佛。山，我们不玩了，就玩杜甫草堂和近水的乐山大佛。小圆渐渐失去玩的兴致，念叨她的古筝。我身体欠佳，老是头昏，白相也力不从心。惠娣倒兴致勃勃，看我们无精打采，不好意思独自游玩，最后三个在宾馆房间里吃酒打牌唱歌，就这样在成都呆了五天。原计划去重庆和昆明，看来去不成了。

这次出门，住的都是三人房，一张大床，一张小床。我不想冷落谁，所以一直睡小床。有时半夜爬到大床上睡一会，不是想那件事，只是让姐妹花感受我的温暖，我的多情。只有一次，拉开架势，嘻皮笑脸，样子像叫小圆不太平。小圆拉住内裤，叫了起来，对姐姐说，德德耍流氓，不顾我死活。惠娣笑着说，滚一边去，妹妹晚上吃了酒。于是我说，裤裆有个摇铃珠，走来走去没好处，故作灰溜溜的睡到小床上。

有一天临睡，小圆撒娇叫我帮她剪趾甲，于是用旅行剪刀帮她剪了。小圆的脚小巧玲珑，有点畸形，脚尖脚板厚，趾甲之间密不透风，刀插不进。剪完，担心冷落惠娣，顺便一起剪了。惠娣的脚，我印象深刻，趾缝宽大，脚板厚且宽，右脚大脚趾受过伤，曾被碎玻璃划掉一块肉。可今夜剪到那儿，发现皮肉完整，一无伤痕，甚至肤色无异样。吃了一惊，抬头看惠娣，朝我傻笑。觉得奇怪，真以为她给右脚大脚趾做了修复手术。我原想以前那样舔一下，小圆在旁注视放弃了。

乐不思蜀，一点不错。失去旅游目标，我们三个仍呆在成都，不想挪窝。小圆有点怪异。一般来说，我们通常喝点酒，所以惠娣的拉竿箱常备两瓶红酒。离开成都前一天，小圆中午没喝红酒，晚上也没喝，一天没离开宾馆几步，惠娣望望我，吃晚饭时在桌子底下踩了我一脚。饭

后说一个人出去晃，看成都夜色，担心小圆听不懂，说不要等我，你们先睡。

惠娣走后，我动小圆脑筋，她说不想。我不勉强，明白身体不同往日，这种事不能积极。其实想想插青尚且不顾命下水捞集体财产、一根被洪水冲走的木头，而丢了性命，何况为自己为老婆，应该不怕苦不怕累出力出汗的。近九点，惠娣进房，后来知道，人地生疏，晚上不敢上街，在宾馆大厅坐了一个多钟头。惠娣以为我们睡了，所以没跟我俩多聊，洗了澡上床睡觉。小圆不洗澡，脱了衣服上了床，翻来覆去，惠娣以为不舒服，跟她说话不答应。下床问我怎么回事，惠娣明白，拉我睡到大床上。

不拒绝，不挣扎，蛮配合，忍不住嗯哼几声。惠娣仰面装睡，小圆明白她装睡，高潮时摸了她胸脯，惠娣不作声，小圆叫了两声姐姐，依然装聋作哑。小圆咕咕笑了，我跟着摸了惠娣那儿，她也不说话。

这次睡了，严重头昏，可以说眼冒金星、天旋地转，忍不住去卫生间吐了。不敢告诉姐妹花，强打精神去小床睡了。估计某条血管出了毛病，造成堵塞供血不足。不知此血管的确切位置，在大脑，在心脏，还是肝脏附近。奇怪的是，运动强烈时，无丝毫不适，休息闲坐时明显发作，要是卧床休息个把小时，病症则不治自愈。乘车到长沙，到省博物馆看马王堆古尸后，发生同一症状。那次跟惠娣玩得很开心，惠娣故意叫床，小圆闷声不响摸我屁股。过后也头昏，脚底软，这次倒没有呕吐，只觉得口渴，浑身是汗，虚汗。两只眼睛迷糊，擦了眼镜片，眼目才清亮。

这次出门感受，第一感受万里河山壮美，第二感受毛病越来越重，第三感受姐妹俩坦诚相见，性娱乐有合作倾向，至少乐意做对方的旁观者，也乐意做对方眼中的当事人。当然鱼水交融玩比翼双飞还任重道远。想到令人心焦的头晕目眩，没完没了的车轮战，有点畏惧。

我祖上历史并不清白：有胆大妄为的，到学校睡住校女教师，呻吟之声传达十余米，引起民愤，被警察捉住打个半死的；有一个骑在马上，躺在担架上做徐霞客，一路上让女人多次怀孕的；还有一个到大户人家偷婆娘，从墙上摔下来，跌断了腿，被抓住活活打死；祖父说，很远时

候，有一个做强盗，落草野毛山，打劫客商，被官兵擒获斩首；明代，赵家有一位做驸马，朱棣动乱时，被乱兵一刀砍了头；清代，有一个做官，私放江洋大盗，三年任上得了十万雪花银，还得了一顶万民伞。

家丑，亲人口口相传，不过有规定，不准攻击族长，不准将丑闻写进族谱，不准说祖宗毒杀俘虏唐后主，睡了他的老婆小周后，不准在祠堂里贴大字报……总共有七个不准，三个不行。赵家有个避讳，提起陈桥兵变，都说祖宗无奈，是下属逼他做皇帝，不做也得做。宋仁宗时期改口说，不做，也是别人做，别人做，不如我做。后来有一朝，噢，宋徽宗那朝说，幸亏老祖宗当机立断做了，否则山河破碎民不聊生，易子而食。有个探花，入朝见皇上时，三呼万岁，说活在吾朝，纵做鬼也幸福。赵家不许用烛影斧声这个成语，还有孤儿寡母这个字眼。

赵家没有高血压病史，肺癆，因肺病而死有几个，也有为吸鸦片而死的，父亲因心肌梗塞而死，不能说死于高血压。他跟我的病情，有一个共同点：血管有毛病。

医院检查，检查不出什么，说脂肪肝。上压 130，下压 90，亦是普遍现象，每天服药，不能说大病。可我担心某一天昏厥，没来由的撒手人寰。这心病摧残我的心情，使我不能尽情欢畅，尽兴作爱，感觉人似蝼蚁，朝不保夕。我不知下一步，是及时行乐，迎接死亡，还是禁欲自律，延年益寿。

我问上天，为何对我刻薄，我年仅 49，按理离死亡遥远，活到 98 的也有的是，难道我的寿命只及人家一半？难道跨不过世纪这个坎？活过二千年有这么难！平时锻炼身体，散步做家务，性生活亦克制，平均五到七天一次，如果这算性生活过度，皇帝恐怕活不到三十岁。也没有胡搞，尽管早年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摸过女人奶子，流氓行为仅一次。是的，对惠娣开始亦流氓，就像富人用钱买小蜜，采用了物质贿赂，但已明媒正娶，进入婚姻的轨道，作为丈夫具有对妻子流氓的权利，妻子也认可，一纸婚姻抹去了流氓的齷齪。对小圆不能说胡搞，她的心、灵魂是我的，她娘也默认。再者，小圆是无主的花，采摘天经地义，小圆是荒野里的泉，饱饮无可非议，因为这并没侵犯谁的利益。我只是在宝囡问题上有点歉疚，名花有主，有夫之妇，费尽心机挑逗勾引。当然没有投怀送抱，关系不会发展到这地步。就算现在想刹车，形格势禁，宝囡

也不会放过。

有了自信心，认为老天没有理由作弄，疾病退避三舍，头昏症状消失了，饮酒过量，头也不昏，血压保持上压 130，下压 90 左右，尽管是在服药的状态下测量的。有一天连续换两髻煤气，一髻给娘，一髻送状元坊，不觉得头昏。有一天下午睡了小圆，第三天晚上玩了惠娣，也不觉得身体有啥异样。当然总体而言，性生活还是收敛的，基本被动应付姐妹花的欲求，宝囡不主动提出幽会，我不会打电话邀请。黄色 VCD 不偷偷买着看了。惠娣假传圣旨，说小圆要看，不当一回事，还讽刺一个没了月经，一个兔子尾巴长不了，看什么黄片？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6、6

电子信箱: 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53 节

年底某一天，确切说 1999 年 12 月 30 号，我清楚记得那天星期四，跨新世纪前夜，大家担心千年虫的时候。上午接到宝囡来自姑苏的电话，邀我马上去，开好房间请回电。语言蛮简洁，仿佛旁边有人，担心偷听似的。原来她开会，会散抓时间与我幽会。开好房间，与她通了电话，吃了饭中午到，让她洗澡，自己出宾馆吃藏书羊肉面。待进房间，她躺在床上看书，书名叫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。

宝囡说，服装社区房子已造好，验收结束，钥匙房产证，哥哥说最近几天给住户，说出租的话，可帮助寻找客户。房子又涨了，过 15 万。听到这好消息，我不由亲了宝囡。的确，宝囡有旺夫相，有帮夫命，可惜没有能力纳入婚姻的编制，只好让她做临时工，或者说编外人员。宝囡说女儿 24 岁，大学毕业，学的是艺术设计，广告公司呆了一阵子，老板老是动她脑筋，加工资，游说她嫁给他的傻儿子，觉得没前途，于是安排进了街道办事处做办事员，落实了编制。叫我留个心，帮她找男朋友。我说，好的。我儿子小了点，22 岁，其实可以介绍他们认识。宝囡笑了，说，你想亲上加亲，不知孩子们有没有缘？

哥哥最近倒霉，集资被人骗了 50 万，物流抢生意打群架，出了人命赔了 10 万，炒股输了 22 万，不服气补仓，又输了 13 万，见跌跌不休，最后一刀割了，由浮亏变成真输，骂自己搭搭 13 点。叫我也买，害我输了两万，吓得不敢炒了。哥哥一个朋友家大业大，上了炒股这条贼船，输得精光，听说杠杆，证券公司吃螃蟹主动给融资，股价下跌到平仓线，证券公司一刀割了。老婆跑了，命都没了，平时开玩笑跳楼，最后上吊死的。

自从老周不行后，宝囡偷情减弱了浪漫成份，喜欢直奔主题，大概憋不住了，毕竟自从她调离，我辞职，来往不多，每月不过一次。宝囡电话少，可能工作忙，可能有新朋友，当然这是猜测，就她欲念迫切的样子，不能这么断定。也许我自卑，觉得一个失业壮年与工业局统计科长双方身份不相配，被遗弃是迟早的事，尽管目前还没有各奔东西的迹象。

与宝囡睡觉，有点例行公事，不知热情减退，还是身体有了毛病。

宝囡仍像以前那样热情洋溢，有时被感染，忘乎所以，发挥了早年流氓的劲头，惠娣就因为这个对我顶礼膜拜的。这更加剧了宝囡疯狂，她像一个目光短浅的石油挖掘者，短线思维，今日有酒今日醉，恨不得一朝一夕吸个够。

今天娱乐超出常规：卿卿我我前戏半小时，问，赤骨力（赤膊）在树林里奔跑是啥感觉，下雨天露天牌九（野合）是啥感觉。我说，我没试过，没跑没玩，怎么知道？听朋友说，岩石上露天牌九，岩石在燃烧，日月在勾搭，整个身心被天地融化，人不知何处，返朴归真，成了野兽。你走火入魔，自从看了黄书黄片明显不对劲，大概跟我学坏了。

从提包里拿出塑料绳，叫我绑她两只手，不知哪儿学的，《肉蒲团》里可没有。说，把我当犯人，揪头发，撕胸罩，扯内裤，可以拖我到床下，逼我下跪，舔你的脚趾，把自己当作绑架者。我没试过，生怕弄痛她的手，只是象征性的绑了。她是我的恩人，我的心上人啊！我宁可绑自己，也不想绑我所宠爱的情妇。她嚷，紧一点，凶一点，刺激一点，这样性奴要挣脱逃跑的，没有被强奸的快感。只得照办，堆起满脸横肉。绳子捆紧两只手后，叫我揪头发，孔子的原话记不得了，只好说头发是父母给的，哪怕老公也不能动分毫，更不用说情人，谁动你的头发，都该拼性命。被满清剪掉头发的，苟活于世的，其实不能算人。宝囡说，那么扯胸罩。宝囡的胸罩缕花，从网眼能看到里面的细皮嫩肉，其质地跟小圆惠娣的一样好，价钱不小，这个我知道，帮她俩解纽扣，我都小心翼翼的，舍不得扯坏。我想，为啥有纽扣不解，有船有桥，偏要摸着石头过河？她嚷，扯扯扯。我仍然不动，嘴里说，要么松开你的手，自己扯，自己扯裤子，或者你绑我，强奸我，我配合你的强奸，决不刁难。她笑了，说，怜香惜玉，窝囊废，不成大器。做出用头撞我的样子，还想用脚踢我的肚皮，嘴里说跟你拼了，骂流氓，警告再不放要报警。不像演戏，就像我真的想强奸，弄得我一无做爱的兴趣，下面软了。见玩不下去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，德德，你不是流氓，是假流氓。我分辨，我是真流氓，我会玩得你叫爸爸，会把你的双腿架到肩胛上。性虐待是变态的西方性文化，我的性爱理念符合阴阳五行，采阴补阳，吸阳壮阴，是国粹国学，《离骚》《诗经》，的的刮刮东方传统文化。

按我国国情，不被西方文化所惑，坚定走自己的路，以东方性爱文化的理念操作，到底成了。她像离水的鲫鱼跳了两下，身子软了下来，

不过两条玉腿仍架在我的肩膀上。突然呕吐，吐了她一脸。都是国粹，四书五经，还有中午吃下去的面条，像浆糊，其中还有一股难闻的羊骚气。晓得粮食是宝中宝浪费粮食是极大的犯罪忙时吃干闲时吃稀，可由不得我啊！随之天旋地转，撇了她的玉腿，滚翻在她的身旁。

手足无措，一边叫德德，一边用枕巾擦面孔，幸好马上醒了过来，但说不出话，只能盯着她看，指指嘴巴，摇摇手。以为还要呕吐，用枕巾放近我的下巴。其实告诉她老天不让说话，不是政府不让开口，摇摇手的意思，叫她莫慌，暴风雨总会过去，风雨过后见彩虹。

宝囡扶我对面的床头躺下，清洗床上的呕吐物，又到卫生间，大概洗脸洗枕巾。这时我神智清醒，耳朵灵敏，仍能听到卫生间传来的水声。宝囡走出卫生间，面孔失了血色，帮我洗了脸，擦了手，问，头昏否？想不想呕吐！马上送你去医院，还是回家进医院？我说不出口，呜呜呜了几个音节。宝囡说，说话呢。我又咕哝了几声，晓得说话成了问题。我说，你放心，没问题。吐音成了这样：“泥佛晴，莫坟去”。指指她的提包，做了个写字的姿势。她从提包里拿出纸笔，我写：你回家，我想回家，不要打电话，等我电话。字迹歪歪斜斜。宝囡坐在我身边，握住我的手。病急之中，挣脱了她的手，摸她，还想摸那个地方，这跟有人临死还要扑碉堡一样。到底不是时候，被她推开。我怀疑自己脑神经紊乱，手脚不受控制。她说，回去吧。于是起床穿衣，裤子刚帮我套好，穿衬衣时又倒在地上，我神智清醒，想爬起来，身子软，爬不起来，哭着叫“宝囡”，声音成了“破儿”。挥挥手，推开她的身子，指指门，意思叫她先回家。奇迹出现了，宝囡抱住我，居然把我挪倒床上。哪儿像玩签字笔的厂长，气力大得像翻砂工。拿起电话，想叫救护车。我摇摇手，写了“私情败露，声败名裂。”宝囡那神情也想说，德德，事情弄僵，脸往哪儿放？可又不好意思说。我写了“有愧于你，你走吧，我有办法。”

宝囡离去，在门口看了我几眼，又奔到我床边亲了一下，叫德德。我挥挥手，她三步一回头，叫德德，带哭腔，好像生离死别，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房门又关上了，我挣扎想起床，明白无论如何不能死在这儿，哪怕离开宾馆，一头倒在大街上。四肢疲软，但能支配，语言不清，但神智清楚。可能某一根血管暴断，淤血压迫脑神经。我要尽早回家，止血，接受治疗。努力刻把钟，终于穿上外衣，整理好物件，

准备下楼退房。

走出房门，走了几步，宝囡出现，原来她坐出租行了一段路，叫司机返程回宾馆。我俩相拥，叫宝囡走了音，成“跑南”，叫第二声宝囡，音成了“破儿”。我有了力气，可以独自走到电梯口。

车子里，不顾司机注视，亲她，摸她，尽管丧失语言功能，不能说我爱你，但我两只手蛮活泼。我想告诉她，一痴情女凌晨五点半骑车赴约会，快到约会处，横穿马路时，被一卡车撞了，血肉模糊，男友眼看情人倒地，不管死活一溜烟逃了。

下午四点半，叫车子到状元坊，宝囡明白意思跟司机说了，就这样与其分手。她奇怪，为何不回职工大楼，我语言不清，无法告诉她，再者，不能说出我跟小圆的隐私。下车，车子启动，宝囡探出车窗向我张望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6、7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54 节

摇摇晃晃进门，话都不说，一屁股坐在客厅红木圆凳上，坚持不住，倒在大方砖地上，叫，姆妈小圆救救我！声音却是，母吧巧远求求唔！姐妹俩慌了，晓得出了毛病，要紧叫出租送医院。走出家门时，抱住惠娣，又吊住脖颈，叫母吧母吧母吧（姆妈），唔晓祠财，唔晓祠财（我要死哉），声调带哭腔，精神崩溃。小圆见我不成体统，把惠娣当救命稻草，皱了眉头。惠娣说，姆妈在，妹妹在，德德不死！

《海虞日报》文艺副刊上，一首《今夜很黑》，作者为翁立平的诗很吻合我当时的心境。

今夜很黑

今夜很黑，生命谜语一样曲折
我在深不见底的失望中飘荡
天空挤进门缝
我的呼吸在天边卷起乌云
仿佛只有在最无助时才想起你
想起你美好的模样，你的爱
比皮肤和头发还真实
象额头那样触手可及

今夜很黑，弦月割伤了我的眼睛
泪水是蝴蝶的翅膀
远方的胸中或已掀起巨浪
在你的注视下我走向死亡
路上撒着疼痛的碎石
寂静中
孤独照亮了所有的黑
世界太冷，姆妈，我只想在你怀中安睡

进急救室，医生看不能说话，晓得中风，马上挂盐水止血，进行全身检查，量血压，测心跳，翻眼皮，照脑 CT。我头脑清醒，视力无碍，看惠娣随着我的活动床进出，小圆脸色憔悴，两只脚走不动，惠娣叫她

在病房靠墙休息。小圆逞强，惠娣只得叫她回去拿毛巾漱具热水瓶日用品，担心钱不够，又叫她把抽屉里的钱拿来应急。

脑 CT 检查，有淤血阴影，无扩大迹象，看来已止血，可能是毛细血管破裂。挂了一天盐水，医生认为无危险性，能否恢复语言功能，要看淤血消退到什么程度。

已跨进新世纪，今天是新世纪第一天，我松了口气。夜八点，弟弟弟媳走了。娘陪了我一天走了（娘哭丧着脸，犹如我马上离开这个世界），刘姐跟着走了。盐水挂第三瓶，小圆累得靠在墙上闭住了眼睛。惠娣用毛巾给我洗脸，又用另一条毛巾给我擦身子。擦下身的时候，她像狗一样低头往那儿闻，面孔变色。我顿时想起瘫在床上宝囡只顾给我擦脸，忘了给我擦下面。而我百密一疏撕了手写，忘了叫她帮我处理一下。可能我重病在床，可能不想让小圆知道，惠娣没刺激我，相反朝我笑笑，一脸奸笑，生怕我不理解，朝我翘起大拇指，我装傻赶紧闭住眼睛，心里七上八下，晓得完了。

夜十点，挂完盐水，惠娣对憔悴失神的小圆说，回家睡觉，明天上午来替我。小圆不愿，叫姐姐回家。惠娣说回家睡不着。小圆说也睡不着。于是姐妹俩在我床边似睡非睡陪了我一夜。我最幸福的时候，惠娣握住我左边的手，小圆握住我右边的手。我担心生命终结，舍不得两位佳人，不顾体统摸她俩，伸进去摸那儿，亦理解，配合我天长之久的缠绵。

挂完盐水之后，曾指指屋顶，指指地面，再指指我的胸口和她俩。惠娣对小圆说，天下之大，女人之多，德德可惜只占有姐妹俩。小圆对惠娣说，不是，德德意思，天下之大，美女如云，他心中只有我们俩。惠娣笑了，说，等身体好了，问问他啥意思。不是吹牛，他心里想啥姆妈都晓得。我有点怕了，不敢正眼看惠娣。我的意思，天地之间，唯有我才是姐妹俩幸福的源泉。

一星期后出院，依然口齿不清，跟姐妹俩交流只好用笔墨辅助。我想，会不会口齿伶俐，舌吐莲花，深受异性喜爱，幸福全靠三寸不烂之舌，老天妒忌才割我的舌头。幸好其他正常，头脑清醒，手脚活络，面部器官并不畸形。让人高兴的是，性功能正常，且有变态的旺盛。这让

我明白中风并非性生活过度引起，很可能是由于冯又祥打了一拳，后脑壳着地的原因。不过，关于性欲状态，我忍住不说，大病初愈，姐妹俩亦不好意思探索我的隐私，可能心底以为我成了太监。

我想跟宝囡通个平安的信息，可惜舌头短了一段，没法跟她通话，只好发了条信息，告诉目前病况，宝囡回信愿我平安珍重。三言两语，没有什么热情。

惠娣曾以打电话的方式，翻我手机通讯录，我反正理不亏心不虚，没怎么越轨，不怕检查隐私，况且电话记录和短信息删了。只恨没及时擦除下身的异味，留下作案的蛛丝马迹。

到处求偏方，有人说吃知了壳能响亮人的喉咙，还有人说，蒜头捣泥，每天涂在患者的牙根上，哪有不能说话的？涂得我满嘴大蒜味，姐妹俩不肯与我亲嘴。小圆的偏方是，枸杞子加人参片，泡少许热水，再加牛奶，每天早上一杯。惠娣笑着说，这是强身壮阳，不能治疗德德的哑巴。小圆不听，忍受我的大蒜臭，每天灌我一杯。有一次抵抗，拧了耳朵，以为自己是姆妈。

服装社区售楼处，来信寄职工大楼，叫我们去领住宅钥匙房产证，建议我们出租房屋，由他们出面召租，答应每套住宅每月五百元，一年一次性支付。我觉得蛮合算，就这么办了。房产证上只写朱赵泉的名字，姐妹俩同意。此事由惠娣出面处理，担心马大哈，碰到大师兄中了圈套，叫小圆跟了去。小圆看我的眼色，点了点头，心领神会。

小中风一个月，语言功能没恢复。除了笔墨，我还用其它方式表达，比如摇头、点头、凝视、微笑、重重踩脚，还有咳嗽。咳嗽往往是一种呼唤。我生活能自理，呼唤其实是一种情感需要，表明我需要她俩，需要她俩跟我在一起，也以此证明我的存在。有时候听弹筝演唱烦了，用咳嗽制止。她俩乖乖的走到我身边，但不像走到丈夫身边，像走到她们父辈或病人的身边，惠娣还故作高兴的样子亲了我一下。是因为我容颜憔悴，病情难以恢复，还是对我性功能疑虑，不得而知，我亦不愿轻易暴露自己的底牌，以免重点狼烟。我变得多疑谨慎起来，不像潇洒随意的老流氓，而像畏首畏尾的小市民，甚至睡觉身子蜷曲，背对着她们，洗澡锁上浴室的门。

姐妹俩晚上一床睡，叽里咕噜聊个没完，我隔着板壁能听到。有时走到她们房里，坐在床边，她们从床上坐起来，似乎准备接受什么。我只是抚摸再默默离开，而不是睡在她们中间，让她们空欢喜一场。其实我外强中干，不是指语言与性功能，而是给惠娣抓住把柄，她闻我的裤裆真相大白，慧眼已看透我偷情的迷雾。是的，在她面前偷野食的事瞒不下去，我情愿坦白，放弃隐私的包袱，任其宰割。因为我不愿在心心相印的爱情中存在隔阂与猜疑，我珍惜跟惠娣这份爱情。若是报复，自认倒霉。不错，假使叫我在惠娣宝囡之中选择一个，真的要我的命。奇怪的是，这么多天她不与我算账。她的急性子，是早该算账的，莫非她在等待我身体复原，晓得一个口齿不清的，面对盘问，可以装聋作哑。

身体还没复原，生理上不仅持续反应，还有强烈的冲动。担心冲动一根血管暴断，想寻找一种“平心静气”的性生活，换句话说，既让姐妹俩愉悦，自己快乐，血管又不受伤害，从而获得家庭的稳定与和谐。所谓平心静气，是非急躁暴动式的，和风细雨，润物无声，让情欲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，就像千米之外的狙击手，耐着性子，一枪消灭一个敌人，不出汗，有成果。

两个月后，姐妹俩同意我出门散步，但要有人陪，还要拄老年拐杖，说医生关照，担心突然昏倒起不来。拐杖，我拒绝，我写，我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陪，蛮好，一个人陪，或者你俩轮流陪。

第一次出门，姐妹俩小题大作，左右扶着我。我既难为情，又感到荣耀。两个迟暮的美人儿，丰韵不减当年，要身段有身段，要乳房有乳房，要姿色有姿色，乍看依然是妙龄女郎，一路引来路人的目光。我一会儿搂住左面的腰肢，一会儿搭住右面的肩膀，反正现在没有县工纠，没人说流氓。大街上跟异性肉麻亲昵，至多有伤风化，不能说嫖娼，趁机罚我的款。我哪怕轮流亲左右两位的脸蛋，摸她俩的乳房，五讲四美也拿我没办法，总不能说精神污染吧。况且，我有赵所护着呢。

那天我们玩了燕园。燕园原是私家园林，收归国有后，成了公共园林，内有太湖石堆砌的，还有黄山建筑的假山，以及竹子石榴白皮松各色植物。燕园虽小，曲径通幽，有亭台楼阁。小圆迷住了，留连忘返，说以前来过，没什么印象，可能因为不像曾园，曾园有荷花。“天际归

舟”船坊处坐了好久。惠娣在旁不说话，由我一知半解跟小圆谈燕园的来龙去脉，她只是时不时叫小圆喝口水，并催她上厕所。小圆习惯由着她。她说待牡丹开时，德德，我们再来，中秋节也来。离开燕园时，她随口吟了晏殊的《浣溪沙》：

一曲新词酒一杯，去年天气旧亭台。夕阳西下几时回？
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小园香径独徘徊。

说明：《今夜很黑》，作者翁立平，诗人，国际肛肠科专家，多年密友。经授权借用于此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6、8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55 节

惠娣没饶我，一天下午小圆去甸桥图清静，她坐在我对面跟我拉清单。知道不能说话，把笔记本油笔放到我手里。笔记本红封面，纸质泛黄，首页有毛主席语录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，千条万绪，归根结底，就是一句话，造反有理。估计是早年文艺演出时得到的奖品。面孔严肃，不过她哪怕对我不自然的微笑，也透露那难以言说的美，26 年来我一直为此着迷，曾为此用血汗钱，给她买高统套鞋和雨衣。我也喜欢她肚脐那儿的一粒痣，不仅亲，还舔，尽管不知道这粒痣来自何处，有什么故事。说真的，惠娣的美，一直让我自卑，觉得她前世身份之高贵，非我所能亲近，说不定皇后公主，反正不会是侍女。她右脚大脚趾完好无损，也是一个谜，让我心存敬畏，不敢问她是何原因。我曾问小圆，小圆笑笑也不给答案。我一直不让她跟我朋友见面，恨不能金屋藏娇，我多么担心被人夺了去啊！

惠娣问，说老实话，我可不是好惹的。你在小圆面前有没有说我坏话？一看她来者不善，加上心虚，我只得写：说过两次。抱怨你搓麻将，说你骚，农忙起早摸黑干 12 小时，仍不减你的劲头，把男人当饭吃。起初蛮开心，抽调回城后，尤其跟小圆睡了之后，有点力不从心。还写，像你睡我，不像我睡你。

你是党员，还是流氓。我写：你知道的。我不算党员，我是混进党内的流氓，但我不是阶级异己分子，我对阶级无偏见，贫富一视同仁。惠娣又问：第一次惹我，是玩我，还是想讨我做老婆？我答，明知故问，想玩你，大家知道你有小郑，不敢娶你。不过玩了不想丢掉你，想一直玩下去，不管后果，玩了再说，被你美色诱惑。惠娣说，不管小郑，还是阿根，跟我玩，都是想娶我当老婆，你目的只是跟我玩，吃我的豆腐，玩我的肉体，证明你的确是流氓。一边玩一边刁难侮辱我，你以为我是谁？跟人玩得生了病，没廉耻地叫姆妈救你服侍你，好福气！我前世欠你什么债？你为什么不叫姘头救你？姘头哪儿去了？姘头是谁！叫你的姘头赔我一个男人！

我招招手，惠娣把脸凑过来，狠狠一记耳光，这是我有生以来，第一次打吾妻耳光，我的心在滴血。惠娣摸住自己的脸，倒没有恼羞成怒，相反有点畏惧，显然明白阿根的克星决非等闲之辈，况且做过人保科长。

她莫名其妙问了句：卿，奴做错了啥？像戏剧台词，眼神异样，春眠刚醒的样子。又不解问，打我是不是报复，因为以前打了你耳光？姆妈不计较，人都给你睡了这么多年，不在乎一记耳光。你敢在小圆面前打我耳光，我割你的肉，放你的血，把你打个半死！继续写。姆妈不相信收拾不了流氓！惠娣那模样像审讯，叫我写坦白书。我不敢过度发火，生怕暴了血管，只得忍气吞声继续在笔记本上涂写：小郑爱你，抛弃了你。阿根爱你，用欺骗手段，耍流氓，等他老婆死后，叫你去填窝。我睡你，出于骚，最终爱你，结果于情，救你出苦海，成了夫妻，让你做城里人。写完，闭目养神，不想噜嗦了。此刻我明白当初宝因跟我说的话，不跟你吃酒，不同你玩了，是因为鸡同鸭讲，话不投机。如果我的妻趁夫之危窝里反，我认命，只当救了一条冻僵的蛇。看我不动笔，她问，为啥不写下去？我写“救了一条冻僵的蛇”。

蛮吃惊，估计不想做冻僵的蛇，因此没盘问裤裆里有异味的事，我逃过一劫。我想反正要知道，但目前不该让她知道。我要养好身体，避免激动，养精蓄锐以对付她可能的后院起火。她可能吃醋，也可能在寻找背叛我的理由。有一点我吃准，找不到背叛的理由，她不敢背叛。《三国演义》上说，孔明身体不适，魏延蠢蠢欲动，孔明吃准他背后有反骨，也吃准他不死，魏延不敢造反。我有小圆，纵然惠娣背叛，还有一份爱。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只要她不跟小圆联手，煽动不明真相群众起哄寻事，问我行踪，查我隐私，我仍有能力维护一夫两妻制的稳定。经济没问题，用不着发国债，也有能力维持家庭的运行。

呆在状元坊窒息，小圆马大哈，不晓得我被惠娣步步进逼。又不能对她说，老手偷野食给察觉了。你要帮我，她提出离婚，我跟你结婚，我不能没有女人，不要逼着我嫖娼，找瘪嘴刘姐。我想离家出走一段时间，静静心，养养生，顺便抬高自己的身价，于是想起云泉寺。

云泉寺在隅山纵深处，寺前有奇石，一间屋大，不知何年来临，称之为“飞来石”，还有两棵银杏树，树龄五百年。一个蓝球大的池塘座落于寺庙的右前方，池塘边筑有一凉亭，题名“望山亭”。寺的四周则是成片的竹林、樟树、广玉兰，还是一条溪流长年流淌在寺后的山坡上。

云泉寺方丈是二师兄的伯父，文革被迫还俗种田，生了两个孩子，避孕失败，肚子里又有，被计生干部阻止。明示缴罚款可以生，数目可

以商量，他没钱，只好由人家给老婆打了一针，让第三个孩子胎死腹中。改革开放重新当了和尚。由二师兄介绍，我送了一条红中华，他热诚欢迎。安排我入住寺后竹林旁的一间厢房。一日三餐素斋，由于言语含糊，倒省了与小和尚应酬。

方丈像鲁智深，能吃肉能喝酒能抽烟，肉食躲着吃，白酒当白开水明着喝，抽烟不间断，起码每天一包，还有特异功能，提五十斤稻谷，三里不歇脚，且不拘礼节，身上热即宽衣解带，不管男女在场与否，还不因为遁入空门禁言女色。口头禅：酒肉穿肠过，女色心中留。蛮健谈，谈济公，谈八仙过海，谈县宗教局领导之间的勾心斗角，都是党员干部，境界不如出家人。他说党员不如和尚，我蛮反感，毕竟我是党员，不是和尚，尽管是混进党内的流氓。我不能说话，能说话也不批驳，因为是他的客人，这倒成了他理想的听众。他说，节育，生育，再节育；出世，入世，再出世；空门，还俗，再空门，像走马灯。一会儿大雄宝殿养牛做猪圈，一会儿供三世如来佛。目睹沧桑，笨人也明白何谓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几次聆听，我不知方丈是得道高僧，还是农民大俗人。

带了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四大名著，还有李宗吾的《厚黑学》，来这儿休养。家里留言，说住一星期，其实打算长期抗战，至少坚持一个月，来对付妄图叛逆的惠娣。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小圆的困惑与孤单顾不得了。要是她接受蛊惑，加入惠娣反叛的阵营，我认命，另起炉灶，大不了重上井冈山。

夜晚感受深山古刹的宁静，白天欣赏奇石银杏的宏伟。晨钟暮鼓，诵经功课，耳濡目染，虽不坐蒲团，不读黄卷，一颗红尘的心亦渐趋平淡，似乎理解了弘一法师毅然出家的缘由。我坐在竹林旁，池塘边，清茶一杯，拿起书打瞌睡，老是幻想小圆惠娣白衣素服双双来云泉寺哭泣哀告，甚至求饶：法海大师傅，与你无怨无仇，放许仙回家吧，他是我俩的夫君。宝囡经不起她俩的煽动，也在寺门口磕头、静坐，说念多年相爱，委身于你，人保科长跟霍秀丽回家吧。雨打松针，水滴竹叶，夜阑人静时，我在厢房里，学祖父用肥皂刻了一枚艺名为“云泉居士”的印章，隔了一夜，屏息敛气，学弘一法师写了“悲欣交集”四个毛笔字。胸无丘壑，字如蚯蚓，晓得东施效颦，连写了三张都撕了。不死心，又写“厚德载物”，结果写成了“厚德栽物”，又写“德德发福”、“德德享福”、“德德艳福”、“德德厚福”，字倒不错，可惜太俗气，珍惜羽毛，

没写上书写者的名字，也没盖上“云泉居士”的印章。

住了十多天，期间小圆一天两只电话，关怀、问候、倾诉、恳求，自言自语，还念了打油诗：郎君无赖云泉寺，犹是素贞梦里人。我打哈哈，嘴里呜呜呜，发不出声。她来了信，一张白纸，一束黑发，内有一半桔红色花瓣。我感情粗糙不知何意。莫非她想遁入佛门，落发做尼姑？惠娣搭足架子不打一只电话，第13天终于耐不住来找我。记得我写了“去云泉寺静养一星期”的字给她看，不阻止，还说你去啊，让我跟小圆清静清静。

惠娣出现，引起小和尚骚动，有搭讪的，拍照的，窗外偷窥的，我走出房门一哄而散，隔一会又来了，弄得我心猿意马，哭笑不得。难怪小和尚春心荡漾，惠娣长发，牛仔裤，休闲鞋，上身皮短装，酥胸半露，挂金项链，花枝招展，媚眼惑人，见小和尚失态，搔首弄姿，嘻嘻笑，全然忘记自己是优秀的老党员、一流报幕员，估计想刺激我，扮潘金莲。

叫回家，没理她，我可没忘记她的盘问，我要刁难刁难，让她明白我是家中的中流砥柱，缺我地球不转。清廷疑忌袁世凯，将其罢官，后形格势禁，征召启用，袁也是搭足架子的。她说，不回家，我住在这儿，跟你一起睡，还发骚，让老和尚赶你走。这时小圆来电话，惠娣接了，说，不肯回家，没办法。小圆叽哩咕噜三分钟，惠娣不断说噢，说嗯，说好的，说知道，态度很恭敬，有点畏惧。我更来劲了，写道，不回去了，出家了，你们两个一起过，看你俩没有男人怎么过？我做弘一法师，斩断情根，摒弃尘缘，立地成佛，修正果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6、9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56 节

起先咯咯笑，没当一回事，见我床上一躺，挥挥手叫她走，急了。求我，老夫老妻了，给你生了儿子，打我耳光，没跟你算账，帆扯足，不给脸，姆妈不是好欺负的，姆妈不怕流氓。隔了一会，软了下来，说，爸爸，女儿求你，给我脸。我在小圆面前要有个交代，我拍了胸脯，你不回去，我怎么回去？我假装睡觉，惠娣发飙，说，不信玩不过老流氓。一把将我从床上拉起来，说，你不走，喊救命，闹得六江水浑（翻天覆地），叫老和尚赶你走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给你吃，给狗吃了！

我头昏脑胀，经不住折腾，说实话，她叫我爸爸，吃不消。我俩正如兴兴所说的，钱泾河边的两棵大樟树，一棵是我，一棵是她。船坊倒了，水花生少了，兴兴哨子不吹了，大樟树仍在。多少年来，不为风雨所动，不向冰雪低头，相濡以沫，患难与共，我怎么会忘记风雨之夜，与她第一次发生关系的情景！她说，我是破鞋，你玩我，情愿给你玩。当时尽管自我感觉良好，其实也没女人给我玩，只好自慰！就这样与方丈道别，离开寺庙。方丈执意跟我老婆握手，惠娣蛮大度，满足了他的要求。背着方丈调戏我，贼和尚想抱，也给他抱，比你轧姘头好。

路上，惠娣告诉我，著名画家章平，就是文化馆那个常来买油画颜料油画笔的，路上遇到她，说刚退休，独身，钱多没处花，想请她吃饭，还暗示买衣服，被她委婉谢绝。惠娣说，人蛮斯文，一表人才，是个脚色，可是小圆三衣柜的衣服任我穿，没必要接受人家的礼物？我又不想离婚嫁人，换老公。你黑心，倒可叫他填窝。

有一天下午，我在甸桥动小圆脑筋。担心我身体，不让。说姐姐知道不得了。我写：我不是她的私有财产，我是你的，我是你的男人，你怕啥？你不过把我借给她二十年。你用生命爱我，我当然用生命报答。反正没月经，不用套，今天与你肉贴肉肉夹馍，不，肉夹肉，让你第一次感受肉贴肉肉夹肉。我叫她爬在身上，让我坐享其成。小圆说，羞死了，爬在你身上成男人了。起床时，小圆仍羞答答的不好意思正眼看我。待平静，给我看了她写的《回文》诗：

今古说爱情，
心痴吾独竞。

幽幽伤春逝，
依依梦魂惊！

按她的指点，我顺着读，倒着读，读了三遍，果然顺畅。但觉得不对劲，里面似乎有不祥之兆。

隔了一会，小圆整衣，凝神屏息，弹奏《五丈原》，时长六分钟。箏音悠悠，悲怆，凄婉，无奈，把诸葛孔明壮志未酬，仰天长叹的绝望都刻划出来了。此所谓，天欲灭蜀，先灭掐指神算的蜀国神相也。

一星期后，熬不住把惠娣睡了。惠娣惊慌失措，说小圆知道不得了，我没脸了，我答应她不让你睡的，裤带打死结，除非用剪刀剪，强奸，喊救命。我呵呵笑，说，也把她睡了，还叫她爬到我身上。

兔子尾巴长不了，因为事后头疼欲裂，欲望明显减退，这不能用高血压病所能解释。有一次独自散步，一阵昏迷，跌倒于人行道上，很长时间才爬起来，身边已围了一群人。我真担心，什么时候爬不起来，就这样生命终结。看了一位作者叫陆文的诗，多少有点安慰。

落叶

既然离开母枝
只得随波逐流
或陷于渠沟
或踩入尘土
纵有好风送你上青云
腐败的肉身，风光也不持久
这像临刑前的羹饭
大鱼大肉，食之也无味

你恨园丁
是他的修剪
请你提前离开生命
但既然动了杀戮
总有一批伙伴要遭殃

就若大群角马过河
注定几只命丧于鳄鱼

迟早的死亡
只得以微笑接受

我对生命的忧虑，明显写在脸上，并落实于行动上，我给儿子写了封信。提起儿子，有个奇怪现象，不知怎么，上初中他的面相在惠娣小圆之间徘徊，进了大学，模样越来越象小圆，眼睛小了，嘴唇也薄，姐妹俩也有这感觉，并且有事与小圆商量，而不跟亲生娘，惠娣偷偷对我说没她的份，儿子白养了。我在信中勉励，期望，嘱托，暗示，甚至存款帐号密码，两套房产，还有我的临终嘱托都跟他说了。

趁我身体稍稍好转，又盘问，这次像好奇，带有虐待寻衅滋事的性质，说的难听点，痛打落水狗。笔录仍用上次的笔记本。她问，出事那天，你去了哪儿，裤裆里什么味道？你老实写！骗我没好处。我写，坦白过后撕掉，不跟小圆说，我坦白。惠娣同意。我写，在宝囡家玩了，玩了第二次。想多玩，没地方，又觉得对不起你，所以没玩。我跟你俩睡，没多余精力与人家睡。这坦白按我以前说的路子，真话中有假话，不能全盘说假话。惠娣说，这么玩，寻找理由玩，我有没有理由玩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农忙时，兴兴带头干活，大家才不偷懒，你带头轧姘头，我也有理由轧！还要动员小圆轧，让你不太平。我写：你不能教唆小圆做坏事！求求你！你轧，拦不住你，不会打你半死，不过以后不会跟你睡，做名义夫妻。来世与你做夫妻的诺言收回，至多跟你轧姘头。惠娣听我说收回诺言，软了语气说，那么只好原谅你，不轧姘头，只要你不跟宝囡玩第三次，来世依然跟我做夫妻。我写，我答应。惠娣又问，你有没有发誓来世跟小圆做夫妻？我写，发过誓，不要多心，你俩是同一人，银洋的正反面，缺了一面，就不成其为银洋。假使我先你离开这世界，请你善待她，欺负她，等于欺负自己。小圆大度，说多亏你帮她照顾了我二十年，还帮她生了儿子。临结束，惠娣再次警告：今后不准对我说打个半死。你这只病老虎，我两只牛角顶死你。不信，你试试！我怕小圆，可不怕你！

尽管生之欲望强烈，但头痛欲裂，生不如死，这多少减弱了我对尘世的留恋。我把惠娣的五块银洋，连同那块红布拍了照片，并以笔墨告

诉姐妹俩：两封信、照片与红布放在我死后的口袋里，穿西装茄克无妨，只要系上那条紫红领带。骨灰撒于云泉寺的古银杏树下，留一点给院子里的两棵茶花。播放哀乐用妹妹的《葬花吟》录音带，《五丈原》也放几遍。在世，忠诚专一，死了，你俩嫁人，名人都是这样处理后事的。姐妹俩看了，笑了。小圆说，寻死觅活，小病大养，像长征渡江干部。惠娣说，大清早，触啥霉头。你不辜负姐妹俩，我俩不会让你死。

居委来登记外来人员暂住人口，小圆说，一家人，朱赵泉是我的寄儿子。另两位是寄儿子的父母。来人看了儿子的住房，想往楼上闯，试图清点里面有几张床铺，被小圆阻止。来人没法，说，晚上早点休息，不要影响邻居，有人反映十点还不睡，弹筝唱歌闹乡邻，像搞什么非法集会。

儿子写毕业论文和作品时，随卓玛去四川贡嘎山，到她家学骑马，放牦牛，后因流鼻血高原反应回了成都。小圆说，儿子咬破手指表忠心，两人仍然不欢而散，儿子电话里哭了。儿子说，有个情敌叫扎西的，钱一叠叠放在皮包里，追得紧，父亲当官的，估计难以挽回。儿子说，卓玛是独生女，叫他做她的哥哥，到她家放马放牦牛，她嫁给扎西，回娘家跟他睡，做他的秘密夫人，保证一个月有十天待在娘家，扎西知道不会说二话，她那儿一女嫁二夫三夫有的是。要是不平衡，再找个藏族姑娘做老婆，她不说啥。卓玛爹娘蒙在鼓里，临别送他一匹马，儿子不收。现躺在小旅馆里不想回家，等卓玛回心转意，把《汨罗江》的版权制作权给了她。我上午刚寄三千元，想叫他买个手机，他嫌贵，不要，乖儿子。

我给宝因打短消息，有时回：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有时回：若是两情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有时回：春蚕至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有时不回，石沉大海。看来晓得我毛病仍无好转，不想加重我的负担。我明确告诉她，想碰个头，她不作答复，估计她的心淡了，也可能由于出事吓坏了，想让爱情无疾而终，我不好勉强。原想把儿子介绍给她的女儿，正如她所说的亲上加亲，考虑儿子年龄比她女儿小，又有攀高枝的嫌疑就算了。

说明：此节回文诗，乃常熟女词人李琼所作，授权借用于此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6、10

电子信箱: 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57 节

2001 年中秋，给姐妹俩过生日，小圆收到娘寄来的两盒广式月饼，转送给了我的娘和弟弟。儿子从四川打电话给小圆，祝娘生日，叫小圆代他向惠娣问好。惠娣明明在场，没机会跟儿子说话，电话就挂了。惠娣沉着脸，斜眼白了小圆一下。小圆看见，故作没看见，还笑了。我由于给惠娣收拾了两下，也跟着暗笑。

一天下半夜，我起床小便，之后想大便，可又拉不出，坐在瓷马桶上用了力，大便倾泻而出，先硬后稀，没完没了，像退赔搞四清，又像吃了泻药。躺到床上，不久心口痛，头里昏，似有勺子搅拌我的脑浆，其中夹杂混凝土搅拌机的咯咯响，还有镰刀斧头挥舞的霍霍声。喉咙发出咕噜声，一口痰里面翻滚。隔了一会，放了个响屁，两只脚用力踢蹬了几下，头一侧不动了。不动前喊救命，可是喊不出，就算喊出来估计也是“求瓶”两字。惠娣见我异动，开了台灯，推推我，喊德德，见无回应，喊小圆。朦胧中惊醒，小圆赶到床边。我嘴里冒出大闸蟹般的泡沫，面孔苍白，已无血色。惠娣摸我心口，又闻鼻息，一无动静。慌了神，掐人中，捏脖颈，又扶我坐直，拍我背脊，我的头一无支撑晃来晃去。德德，德德……小圆不断叫，拧我耳朵，用鞋底拍了我两记脚底心。之后惠娣改变主意，启动应急预案，跟我瞎搞，可能以为自己是赤脚医生，将我身子摆平，做人工呼吸。蹲在我身上，用力按心脏，呼我的口，吸我的嘴，气没吸进，一口痰倒给她吸了去，顾不上吐，又将我翻身，拍我背脊，咚咚咚的，床被她摇得吱吱咯咯响。

折腾十分钟，无起死回生迹象，身子渐渐冷却，惠娣一身是汗。不死心，打算送医院，死马当活马医。小圆想了想，说，人都冷了，活转没希望，缘啊，让他去吧，急了点，反正还要跟他碰头。给他清洗，楼下设灵堂。说不定洗澡时，缘份未尽，受热水刺激起死回生。惠娣坚持送医院，说即使不送医院，也要送职工大楼设灵堂。你毕竟寄娘，不是老婆，死在这儿，影响不好，我没面子。小圆嚷了起来，他是我男人，为啥不能在这儿设灵堂？我可不管影响不影响！你的面子不面子！今生不会嫁人。口口声声说是我的佣人，我的丫头，就该听我的。你是朱家的人，德德是朱家的人，儿子也是朱家的人。惠娣急了，说：该照顾照顾自己了，死去的男人，还给我吧，你不会坏名声，我图个虚名，还不是跟你一起玩？你没少玩！我不瞎说，是个花贼，跟你初次碰头摸刘姐，

天知道是否主动摸，在钱家村耐心钓鱼，抓牢我软档，变着法儿骗我上床，玩得我魂灵出窍，你糊里糊涂被他睡了，跟女厂长有一腿，至少玩了两次，他说的。小圆说，我不管，我情愿被他睡，任他玩多少次，任他有多少女人，他跟你孩子，我也没二话。宝玉给袭人玩了，跟晴雯也暧昧。惠娣说：妹妹依你，我认命，做你丫头，我惹不起你。德德听你的，儿子听你的，我不敢得罪你！德德曾经说，得罪你，找死。

我宁可离开，回厂职工大楼，哪怕回钱家村，在三间草屋里没灵堂，也不愿在状元坊，坏小圆名节。惠娣认为有了小圆没法吃独食，没法补办婚礼，一直耿耿于怀，小圆眼里，有了惠娣，抱憾终身，只占德德一半，没有一个为妻的名份。她今天在挣妻子的名份。

小圆用布条将我与惠娣捆了。惠娣以挑河泥石水担的劲头，背着重达130斤的死人，下楼走了三十九级台阶。这让我想起了过去背着裸体的宝囡爬楼梯的情形。听到急促的呼吸声，不是我的，是惠娣的。我的头东倒西歪，两只脚摇摇摆摆，重心实在不稳，惠娣吃不消，在楼梯转角处站立休息了两分钟。喃喃自语：德德，姆妈受累，心给了你，有了小圆，分了一半，还偷野食，我恨死你了。到楼下，叫我躺在折叠藤榻上，脱衣服帮我擦洗身子。小圆浴缸里放好热水，她建议洗澡。于是惠娣脱了我的衣服，背着我到卫生间。将我放进浴缸费了一番功夫。小圆赤脚，仅穿内裤，先站在浴缸里接应。待我进了水中，两人松了口气。让我半躺于浴缸里，小圆擦上半身，惠娣擦下半身，擦完，换了位置，惠娣擦上半身，小圆擦下半身。结束时惠娣帮我洗头，小圆帮我刷牙齿。惠娣说德德瘦了，屁股没有肉，胳膊也细。惠娣说着说着，小圆哭了出来，惠娣也忍不住流泪。惠娣毕竟有过办丧事经验，她说，等来了人再哭。小圆说，忍不住啊，姐姐。

洗好澡，抱离浴缸时，咚的一声，两人不小心，耷拉的头碰在浴缸沿上。小圆揉我的头，仿佛我还有一口气。姐妹俩又喊德德，对不起，撞痛你了。躺在藤榻上，擦干身子，担心尸体僵硬要紧给我穿寿衣。内裤、棉毛衫、棉毛裤、白衬衣、细羊毛背心、黑西装，按我生前嘱咐，系了姐妹俩不知出处的紫红领带。小圆原想给我穿小翻领紫红绒线衫，惠娣说不适合，小圆死了心，给我穿了细羊毛背心。左口袋放了小圆早年寄给我的两封信，我写给她的道歉信也一并放了进去。右口袋放了五只银洋的照片，连同那块包银洋的红布。给我穿皮鞋还是穿登山鞋，姐

妹俩有一番商议。惠娣说，穿登山鞋，几十年后，叫德德踏遍千山万水找我们。小圆说，一身西装登山鞋不匹配，还是穿皮鞋。德德真心，纵然相隔千山万水，也愿意赤着脚找我们。惠娣没坚持，说，妹妹，你说了算。

惠娣快速利落卸了儿子房门，作为我的灵床。门板放在客堂中间，原红木桌和八只红木圆凳移到了墙角，灵床上铺了草席棉毯与床单，把她的嫁妆，那条绿缎面被子盖在我身上。“状元本是布衣，梅花来自苦寒”，客堂墙上的挂联，小圆叫惠娣拿下，准备书写一个“奠”字贴在上面。小圆用木梳帮我梳小分头，化淡妆，脸颊上粉了点浅红。惠娣用小剪刀帮我剪掉几根鼻毛，还剪指甲和趾甲。小圆想把汉代玉知了塞我嘴里，惠娣认为这是古代死人用过的冥器，又担心火化时，火葬场工作人员顺手牵羊，小圆听了她意见没坚持。

安顿结束天快亮了。小圆打儿子住的旅馆电话，电话通了，传达噩耗，儿子答应坐飞机回。惠娣通知我弟弟，叫他转告娘，并叫弟媳与刘姐过来帮忙。清早六点，惠娣打电话大师兄，叫他通知妹妹、师兄弟，并叫他妹妹通知红旗机械厂领导。小圆想通知娘，被惠娣劝住了。说：娘年龄大了，不要让她伤心，为此而奔波。

惠娣按我生前说的做，不准备请和尚道士和帮工，只准备买花圈冥币丧服黑纱，哀乐用的是小圆《葬花吟》《五丈原》录音带。惠娣对小圆有个请求：哭的时候，称德德，哥哥，不要称老公、丈夫、小官人、我男人。小圆说，我也有个恳求，哭的时候，称德德，哥哥，不要称老公、丈夫、小官人、我男人。惠娣哑口无言，犹豫一番说，好的。或者这样吧，谁都可以这么说，谁也不管谁。小圆对惠娣说，丧葬费我负责。惠娣说，丧葬费由德德厂里付，不够我来添，毕竟是我男人。小圆瞪了一眼，惠娣改口我俩男人，小圆又看了她一眼，她怯怯地说，你男人。

上午七点，大师兄领众兄弟都来了，一会儿他订的花圈也送来。送了三只，一只以服装市场，一只以物流公司，另一只则是以他兄妹俩的名义送的。排了守灵名单，两人一组，又想叫公司员工来打杂，还问要否派小车，请道士，惠娣谢辞了。大师兄伸出手，对我妻子说节哀保重，生死各安天命。惠娣强颜欢笑，没伸出手，只是对大师兄说谢谢。小圆低下了头，坐在我身边，没与来客应酬。大师兄送了礼金 1001 元，其

他师兄弟都是 201 元，赵所托大师兄也送了 201 元。

八点，拿礼金去办丧事物品的二师兄三师兄回来，弟弟弟媳来了，宝囡来了。我躺在灵床上起不来，不能跟她打招呼。宝囡握住惠娣的手，说节哀珍重，泪水却在眼眶里打滑。她盯住呆在我身边的小圆看，惠娣说，儿子的寄娘。小圆抬起头来，说，德德是我男人。我在宝囡面前脸面扫地，想从灵床上竖起来制止，可身体硬在那儿不听使唤，话已传播于空气中，进入宝囡的耳朵。脸色变了，身子摇晃了一下。大家面面相觑不说话，气氛煞是沉闷和尴尬。惠娣想说什么，看着小圆低垂的头颅，不敢开口。大师兄盯惠娣的脸想说话，惠娣避开了“男人的目光”（翁立平语）。这是小圆第二次叫我尴尬，上次赵泉在甸桥看见我跟小圆在姑苏园林的合影，小圆当着我面，对儿子说，你爸是我男人。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6、11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

第 58 节

呆不下去，宝囡放了 1001 元礼金想走，犹豫一下，走近跟小圆握手，可能出于好奇心，想看她长什么模样。小圆梨花一枝春带雨，看得宝囡心都软了，握住手久久不放。想揭开我脸上的白布看最后一眼，没勇气，不过掀了我身上的绿被面。发现脖子上的紫红领带，泪水脱眶而出，喊了声德德。大师兄见其失态，若有所悟，要紧扶住妹妹离开我的灵床。

惠娣当着小圆的面，对我说，本来是你的，等了好长时间，当年你帮我清除蚂蝗，我帮你搭帐子就激动。德德，给你生儿子，服侍到死，与你两清，欠的还你了。你孤单也不能拖我走，妹妹儿子需要我。

九点，小刘陪陈主任送来丧葬费抚恤金，以及花圈，还有众人礼金。有三十多人，小刘送了 1001 元。其他送 51 元、101 元、201 元不等。送 201 元的是陈主任，书记一分没送。送 101 元的，两个技术副厂长，各车间主任副主任，及供销财务生产后勤各科长。姚主席，陶忠良送了 101 元。技术科大学生和吴光汤、司务长送了 101 元。两个跟大学生吴光汤扯横幅的各送了 51 元。

陈主任给我写的讣告，说我热爱党，热爱国家，任劳任怨，埋头苦干，一心为公，爱厂如家，还说我因病逝世是红旗机械厂的重大损失。

讣告弄虚作假，掩盖了我流氓的本质，我对党没啥感情，它不过是我上升途中的工具，发财的手段而已。我宁愿清清白白离开这个世界，称我流氓。三位佳人都知道我是流氓，仍然一往情深爱我，因此我乐意做流氓。流氓，才是我一生的概括。

惠娣全盘统筹，安排丧事井井有条，待儿子晚上到家，接了办丧事的班，她才松了口气。小圆悲伤有所减轻，上楼休息，喝水，弹《葬花吟》。

守灵三天，期间有三位初中同学和两个同大队插青闻讯前来吊唁。其中有位女同学，中等姿色，短发，原是邻居，“严.打”时陪枪毙受了刺激，脑子有点糊涂，也可能三天三夜不让睡，审讯玩车轮战，把脑子

搞糊涂了。糊涂前，她的肚皮曾是男朋友的牌桌，乳房也共享，谁打牌赢了就摸一把。送礼金 600 元，旁边男同学朝我妻眨眼睛，惠娣因此不收。推来推去，收了 101 元。女同学说，德德抄我的数学英语作业，看我的面孔，捏我的手，还想摸奶子……再想说下去，被同来的男同学拉走了。没走的同学说，单身，病得不轻，没人照顾，班级凑钱，原先的恋人在照顾她。冤枉啊，记忆中我可能捏过她的手，但从没想过摸她的奶子。可能摸奶的太多了，以为我也摸了她。

赵所百忙之中抽空来了，送来我的死亡证与火化证，还以湖甸派出所名义送花圈。状元坊居委见状，跟进送花圈。

所有花圈都说千古，只有云泉寺方丈的花圈上，写着“生死轮回，死如生；阴阳相隔，生似死”。估计这花圈的出现，托二师兄的福。花圈挽联都不说永垂不朽，可见永垂不朽多么难。我蛮满足，就千古吧。

三顿六水都在附近启明饭店解决，具体事务交给我弟弟和二师兄打理。二师兄已有好多年不做漆匠，他靠出租服装市场的三间店面过活，另外还开了一家装饰材料店。多年来，他跟我贴心，没事常请我吃饭。弟媳照看小圆，以防她有啥意外。刘姐负责打杂和照看我娘，刘姐出了 101 元礼金，惠娣事后补偿了她，还信口安慰帮她寻找离退休老干部，作终身伴侣。楼上惠娣住的一间，惠娣叫刘姐陪我娘休息。娘嗓子哭哑，没了力气。楼下儿子住的一间由众人休息。

连续两天，惠娣不睡觉，打几个瞌睡，师兄们用打牌来消磨守灵的时间。小圆除了吃饭吃水上厕所，不是上楼，就是坐在灵前。起先还哭，后来哭不出声，我听见她自言自语：“相逢笑嘻嘻，离散两依依。轮回数百年，再见四十春。”大概想起私情和我的收留，刘姐想哭，可又不好意思哭，只好哭丧着脸，陪小圆守灵。小刘守了两次灵，半夜 12 点才回。与赵泉相处蛮融洽，儿子叫哥，小刘难为情，说，我是你爸一手培养，现在当人保科长。

第三天送葬，师兄弟将我从灵床塞进五颜六色的纸棺材。起身时，惠娣拧大了《葬花吟》的音量，众亲人又哭了起来。小圆嚷着要去，惠娣不让，赵泉不同意，小圆喊，不让去，今天撞死在德德棺材旁。大师兄担心事情闹大，一锤定音，惠娣儿子只得让她去了。

推进焚尸炉时，我突然想到怎么没关照穿初恋时小圆给我买的尼龙袜。我情愿穿一双带一双，若干年后以肉身走遍人间，寻找再次转世的小圆惠娣这两位玉人儿。

由于在我之前烧了死人，铁板发烫，还没点火，进炉就烧坏了西装，烫烂了皮肉。点火片刻，神经抽搐，可能反应过度，瞬间竖了起来，头咚的一声碰到炉顶，又马上倒下，接受烈火的焚烧。头发烧掉，眼镜架融化，镜片碎了，眼珠子烧坏，两只耳朵马上成了油煎馄饨，肚皮一鼓一胀，有股气体欲突围而出，身上的油脂噼磁作响，泛着油沫，像水的沸腾，这让我想起了“烈火烹油”这个成语。哗哗、哗哗、笃笃笃的响声吓坏了姐妹俩，两人忍不住嚎啕大哭。

赵泉说，父亲信上说，不要坟地，骨灰洒于云泉寺银杏树下，分一勺给院子里的两棵茶花树，说日夜陪着你们。姐妹俩依从了。小圆说，反正他无处可去，陪我们蛮好。

小圆没去吃豆腐饭，一切由儿子和惠娣张罗。豆腐饭办了八桌，只坐了七桌。宝囡老周赵所方丈没去，四个扯横幅的也没去，居委主任副主任去了，女同学跟男同学去了，嘻嘻哈哈，倒没有胡言乱语。师兄弟坐了近两桌，大师兄翠娣夫妇、二师兄夫妇、三师兄夫妇跟惠娣赵泉坐一桌。大师兄几次敬酒，惠娣不吃，只干笑不说话，都叫儿子代吃了。

火化，送葬，吃豆腐直忙到夜九点才结束。我娘由刘姐陪着回家。弟弟弟媳累得没力气也回家了。还多一条香烟，叫弟弟带走了。赵泉在楼下打扫收拾，把我的一包衣服，连同枕头一起扔进垃圾箱。扔几双鞋子时，那双登山鞋也在其中，给惠娣阻止，说，赵泉，这鞋子爸爸没舍得穿，你试试脚。惠娣提议手机让儿子使用，小圆同意。

尽管累，姐妹俩不想睡。小圆弹，惠娣唱，不管邻居对这种丧葬仪式有啥看法。她俩弹唱了一曲《葬花吟》，隔了一会，又弹唱我喜欢的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。

夜色茫茫
罩四周，天边新月如钩

回忆往事恍如梦
重寻梦境何处求
人隔千里路悠悠
未曾遥问星已稀
请明月带问候
思念的人儿泪常流

没有坟墓，无从户口居住登记，不想入免费的地狱，没有银两不让进天堂，魂魄成了黑户，只好在阴阳两界徘徊。当然，我亦情愿以孤魂野鬼的身份在此区域漂泊，直至小圆惠娣离开尘世那一天。

爱情财富化为乌有，沦为雪地里奔跑的赤贫，其中甘苦，做了三天的新鬼就知晓。没有躯壳，固然不要为一日三餐忧愁，也不要为过剩的爱情疲于奔命，但面对漫漫黑夜，游荡于虚无的时空中，那刻骨的忧伤，还有那孤独，仍然像雾霭一样弥漫开来。

夜深人静，秋雨淅沥，我不好意思说老天为我的早逝而哭泣，因为毕竟流氓，非社会精英，非文天祥，非史可法，也没有拉过横幅。一个只顾自己的疾病受害者，老天犯不着为我流一滴泪。

儿子的房间还亮着灯光。儿子长大了，自从晓得我跟小圆关系，自从失恋，去了四川藏区，他一下子成熟，有男人的坚毅，完美的心智。送葬途中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他手捧我的照片，不忘关心两个娘，担心她俩有啥闪失，我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。

此刻，姐妹俩睡了，一同睡在惠娣的床上。台灯亮了，原来小圆想吃水小便。惠娣起床给妹妹倒了杯温开水，又陪着她下楼上厕所。隔了一会，房间复归黑暗。黑暗之中，不久听到她俩的鼻息，还看到她俩胸脯的一起一伏，我怀疑姐妹俩梦中又哭了。当然没有根据，我认为女人为男人哭泣，是爱的表现，才这么猜测的。我想亲姐妹的脸，感受她俩的体温，想到自己冰冷刺骨，没了人形，就息了这念头。我想装神弄鬼，显示魂灵的存在，把虚无的书信和红布幻现在惠娣的床头柜上，担心惊吓了姐妹，于是也息了这念头。我原打算住骨灰盒，住冰冷的骨灰盒，后来决定还是跟庭院里的被雨淋湿的两棵茶花同眠。

长篇小说《肾盂肾炎》完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6、12

电子信箱: luwensm@vip.sina.com

陆文：《肾盂肾炎》写作随想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我开始写小说，不久就发现写小说是条死胡同。原因是，人心恒古不变，喜怒哀乐照旧，故事排到组合不管如何千变万化，结局，尤其情爱作品，都逃离不了那几种模式：团圆，死亡（或分离），或不了了之。比如《早春二月》以一方死亡解决，《廊桥遗梦》以一方离开结束。《红与黑》，于连以寄生异性失败为结局，《俊友》，杜洛阿以成功依靠女人向上爬为结尾。《罗马假日》以离别终止，《金玉盟》以团圆结束。就我所见，《情迷六月花》成功处理了可信的三角关系，其作者借助的则是同性恋因素。

而且小说已有不可逾越的样板，就是《金瓶梅》，无论形式内容，还是作者的视野格局，都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。就拿《柳毅传书》、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来说，性格之刻划，情节之编制，亦是上乘的。这些作品，尤其《金瓶梅》，是作家眼前的高峰，跨越谈何容易，我能在《金瓶梅》的脚下转悠亦心满意足。在此，为兰陵笑笑生叫一声屈，世道不公，让《红楼梦》出尽风头，内行都明白，没有《金梅瓶》，哪儿有《红楼梦》！

就拿小说修辞样式来说，白描、铺垫、渲染、反复、冷嘲、对比、倒叙、插叙、草蛇灰线……古已有之，在古典作品中随处可见。在西方现代派作品中，象征、隐喻、意识流、冷嘲热讽、做痴不癫、语义颠覆、含沙射影、喜怒倒置……，还有新小说，也似乎将写作的表现形式一网打尽。

我觉得当代作家除了旧瓶装新酒，利用原有的修辞样式，蛮难有大的作为。假使再有禁区，看体制的脸色写作，王顾左右而言它，成功概率肯定为零，作品至多成为沙龙里摆设的塑料花。好看，无可挑剔，但没有香味，没有生命。在我眼里，作品中渗透的情感、勇气、视野，以及所表达的，和语言组合才能说是作者自己的。我追求的，是张国荣把自己当作程蝶衣，而不是演程蝶衣。

本文写作路子：叙述口语化，与世界和解的同时，坚持普世价值立场。运用古典文学白描修辞，借以《金瓶梅》的情色和叙事风格，体裁

使用的西方流浪汉小说。现代派写作元素，反叛、对抗、自由、荒诞、感伤、浪漫、神秘、幻想、激情……则贯注其中。康诺利、伯吉斯这两位文艺评论，和《金蔷薇》、《小说修辞学》、《小说面面观》三位作者，也帮我校准了写作的航向。我试图在写实和虚构中穿插，现实与幻想中行走，找到合适的立足点，掌握一个度，以展示小人物的生活，用经年累积的金属，打造自己的金蔷薇。

我的小说宗旨：自娱娱人、激荡人心，提供幻想，刻划人性，揭示人的潜意识里的隐秘，同时提供尘世的笑料。我认为，激情与价值观是作品的灵魂。情节与情色是小说的肉体，菜肴的五色与调味。

我的写作方式：早上或上午拟一节初稿，下午修改补充，晚上润色。在平板手机上写作。写作大多在路上，还有在采衣堂、燕园、西城楼阁和小石洞。产生灵感，来不及或不方便记录，则使用录音备忘。为了让构思行文连贯，基本断绝与外界交往，除非跟同道或知己切磋吃酒。我整天背着背包在外晃荡，累了在草地上铺地席铝箔垫小睡。包内备有充电宝、茶水和老婆帮我准备的干粮。我的稿酬，便是每天一百多元的退休金。

我的写作志向：如果世界漆黑，也要在漆黑中寻找光亮。如果世界瞒骗，也要在瞒骗中寻找诚实。如果世界野蛮，也要在野蛮中寻找文明。我认为在专制钳制高压之下，只要作者不屈服于纸质发表、金钱的诱惑，作者表现的空间，比西方作家来得广阔。

写作本小说有点鬼使神差，开始想写一中篇知青小说，写到第 29 节刹不住车，写成了一长篇小说，计 16 万字，费时三个月。我每完成一节，即发表于微信朋友圈，与读者互动，随时听取意见，纠正失误失真。其中几位朋友：章平、潘吉、李笛、九亚、王清波、樱桃园主……的指教，让我获益非浅。翁立平、李琼慷慨奉献他俩的诗歌，装点我的小说，以及我老婆并不因为我写边缘化作品，没有收入而心生怨言，相反让我摆脱家务，全身心投入写作，在此一并感谢！

江苏 / 陆文

2018、6、25

电子信箱：luwensm@vip.sina.com